

西
原
誼
新
書

譯
註

于
智
榮

图书在版编
贾谊新书译注
民出版社,2002.
(二十二子详
ISBN 7-207-
I.贾… II.于
时代②新书—译
中国版本图书

4.2

责任编辑:李文
装帧设计:叶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贾 谊 新 书 译 注

JiaYixinshu Yizhu
于 智 荣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 240 毫米 1/32·印张 11
字 数 316 800
印 数 2 501~4 700 册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4394-5/B·134

定价:17.60元 (全套定价:509.1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151102



总 序

子书,泛指我国古代学者阐发个人学术观点的著作。《文心雕龙·诸子》:“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原本是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可以用来称呼有名望、有地位的官员,也可以用来称呼有学问、有德行的师长,于是,许多学者的著作也以“某子”作为书名,如《老子》、《庄子》、《管子》、《墨子》等。我国古代第一个子书创作高峰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生齿繁而竞争烈,交通便而知见深,腐败深而衅漏见,五帝三王之陈迹渐不足以约束当时之社会,于是聪明睿知之士,李耳、孔丘、墨翟诸人相继迭起,而学术思想之发展遂达于全盛时代”(钱玄同《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序》)。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是其时诸子之学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及其相关著作。后世文人继承发扬了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注时政,潜心钻研,著书立说,撰写出大量个人学术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这些子书,在我国浩繁的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理皇室秘府藏书,分别撰有书目文献《别录》、《七略》。东汉班固删取刘歆《七略》成《汉书·艺文志》,其中《诸子略》著录当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类著作共“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兵书略》著录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术数略》著录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等类著作“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著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类著作“三十六家,八百



六十八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子部”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共著录当时存世子书“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对子书均有详细著录，王应麟《玉海》、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含有宏观评述前代子书内容的著作亦历代有之。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馆臣将子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收录子书 924 部，17 893 卷；子书存目 2 008 部，41 318 卷，从中可以反映出乾隆年间我国子书的基本规模及大致内容。

为了更好地提高研读实效，古代学者尝试在卷帙浩繁的子书中选编精华。他们或摘取诸子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汇编成诸子语录之书，如梁庾仲容《子钞》、梁沈约《子钞》、唐马总《意林》、明陈深《诸子品节》之类；或选录数子、数十子全文编辑成一部诸子丛书，如宋汪氏《曾思二子全书》、明许宗鲁《六子书》、明周子义《子汇》、清崇文书局《子书百家》之类。在现存的古入编辑的诸子丛书中，浙江书局于清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分册辑刊而成的《二十二子》较有特色。

首先，该书所收子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中国古代子书内容宏富，真可谓“博、大、精、深”。其中，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兼及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医学等等。研读子书，应该从先秦子书入手，方能理清诸多学派的各自源头。《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书，如《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均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范畴。同时，《二十二子》还收录了《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列子》、《文中子》、《孔子集语》等后人完成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主张。这样，通过《二十二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子书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较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中国古代文化。

其次，该书对于今人研读中国子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我国古代子书数量太多，今人在汗牛充栋般的子书中择取精华实属不易。为了



方便读者,《二十二子》尽量做到精中选精。如法家著作收录了《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则不收《慎子》;兵家著作收录了《孙子》,则不收《吴子》。同时,该书尽量保持了较宽的学术覆盖面,不仅收录了儒、道、法、墨、兵、杂诸家与思想史、文化史关系密切的重要著作,还收录了《黄帝内经》、《山海经》、《竹书纪年》这些其它诸子丛书一般不收的重要著作。这样,《二十二子》博而不杂,分量适中,便于今人研读与收藏。

第三,该书刻校精良,在文字内容上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古书流传至今,多有衍脱误倒之类的讹误。为此,浙江书局对于各种子书的底本选择甚严,所用底本均为精刻精校本。如《老子》选用华亭张氏本、《庄子》选用明世德堂本、《管子》选用明吴郡赵氏本等。在此基础上,浙江书局组织人力认真校勘。除《韩非子》与《春秋繁露》由董慎行一人校勘外,其余诸书均设一名主校,两名分校。其中,担任主校的有:王诒寿,字眉子,浙江山阴人,曾任武康训导,好古文,精骈文,撰有《缙雅堂文》、《笙月词》等;黄以周,字元问,浙江定海人,同治举人,曾任分水训导、南箐书院主讲、处州教授、内阁中书等,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杨文莹,字雪渔,浙江钱塘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之职,等等。邀请如此众多学者从事一部数百万字书籍的校勘,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实属罕见。正是这些知名学者的直接参与,为《二十二子》的刊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二十二子》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将《论语》、《孟子》视为经书而未予收录;受《汉书·艺文志》及《四库全书》的图书分类影响,将地理类著作《山海经》以小说类子书收录该书;将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收录该书;各部子书未按其流派排序,稍显杂乱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二十二子》仍然是目前较为实用的一部诸子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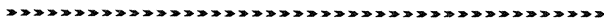
目前,许多青年朋友直接阅读子书古文原著比较困难,有鉴于此,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对《二十二子》进行了注释与今译。四年来,注译者们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劳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吕观仁先生认真审阅书稿,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本书近日甫告杀青。限于学识水平,本书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作为古籍所现任领导,我们忝列主编,理



应承担接受各方批评之责。如果本书能够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子书风貌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些许欣慰。

韩格平 董莲池

二〇〇二年八月于长春



目 录

前 言 (1)

贾谊新书卷第一

过秦上 (1)

过秦中 (9)

过秦下 (14)

宗首 (19)

数宁 (22)

藩伤 (27)

藩疆 (30)

大都 (32)

等齐 (35)

服疑 (39)

益壤 (43)

贾谊新书卷第二

权重 (48)

五美 (50)

制不定 (54)

审微 (57)

阶级 (63)



贾谊新书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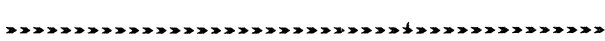
俗激	(72)
时变	(76)
瑰玮	(81)
孽产子	(86)
铜布	(89)
壹通	(92)
属远	(94)
新疏危乱	(98)
忧民	(102)
解县	(105)
威不信	(108)

贾谊新书卷第四

匈奴	(110)
势卑	(123)
淮难	(125)
无蓄	(131)
铸钱	(134)

贾谊新书卷第五

傅职	(138)
保傅	(146)
连语	(155)
辅佐	(161)
问孝(阙)	(167)



贾谊新书卷第六

礼····· (168)
容经····· (177)
春秋····· (192)

贾谊新书卷第七

先醒····· (204)
耳痹····· (210)
谕诚····· (216)
退让····· (220)
君道····· (223)

贾谊新书卷第八

官人····· (227)
劝学····· (230)
道术····· (233)
六术····· (240)
道德说····· (245)

贾谊新书卷第九

大政上····· (256)
大政下····· (266)
修政语上····· (275)
修政语下····· (285)

贾谊新书卷第十

礼容语上(阙)····· (297)
礼容语下····· (297)



胎教····· (305)
立后义····· (317)

附录一

传····· (322)
旧跋····· (323)

附录二

贾子序····· (325)
新书序····· (326)
重刻贾谊新书序····· (328)



前言

《新书》又称《贾子》，是西汉初年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的论文总集。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汉初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贾谊青少年时便以才气闻名乡里，“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于郡中”，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至门下。后，汉文帝即位，征召吴公为廷尉，吴公便向汉文帝举荐贾谊，于是贾谊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当时的博士属皇帝身边供咨询政事的官职，在诸博士中贾谊仅二十馀岁，年龄最少，但却显出优异才能。每当汉文帝下诏令交诸博士讨论时，诸老先生未及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先生于是以为能”。对此文帝也极为赏识，因此谊一年之内竟被升迁为太中大夫。之后，贾谊又向文帝提出对法令及其它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的主张，文帝拟任贾谊以公卿之位，却遭到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权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诋毁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汉文帝渐渐疏远了贾谊，并将他左迁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贾谊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追伤屈原，亦因以自喻。

长沙地处偏远，低洼潮湿，贾谊很不适应，这更加重了被贬谪的愁苦抑郁之情。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鸛鸟飞入室中，止于坐隅。因鸛被视为不祥之鸟，贾谊便以为其寿不得长，遂作《鸛鸟赋》自我宽慰。期间他曾用道家“无贵无贱”的学说来自我慰藉，以求得解脱。

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贾谊重新被征召回长安，文帝在未央宫中会见了她，二人一直谈到深夜，但却只问一些鬼神本源问题，未涉及治国方略和民生大计等事。此后不久，文帝乃拜贾谊为其少子梁怀王刘揖太傅。贾谊由异姓侯王的太傅一变成为文帝爱子的太傅，地位



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其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朝廷亦“数问以得失”,足见汉文帝对他的器重。在他被召回长安四年后,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不慎坠马而死,身为刘揖太傅的贾谊,自觉未尽到责任,便常常哭泣,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在梁怀王死后的第二年亦于抑郁中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短暂的一生写过许多文章,其中《新书》中的五十八篇多为梁怀王太傅时所写。《新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多为有关治国安邦及民生大计的政论文章。作为汉初政治家的贾谊,他所关心和要解决的首先是汉王朝在巩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在《过秦》篇总结了秦朝兴盛和衰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约法省刑”“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苦穷困”,对百姓广施仁义的主张,这便是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在《大政上》篇中甚至说出“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的观点。为了解决人民生计和国家安定问题,他还提倡“以农为本”思想,主张让更多的人转向农耕而背弃工商末业,这种观念在其《无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贾谊还把重积粟同防止社会出现侈靡风俗及抵御匈奴侵扰、防止诸侯王反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根本。为了使国势强盛,贾谊还在《铜布》一文中提出把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铸钱大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并深刻而详细地分析了私人铸钱的一系列弊端,和铸钱为国所有的种种好处。他的抑制通货膨胀和用货币来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鉴于汉朝初年诸侯王反叛迭起,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现实,贾谊在《藩强》篇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建议,想通过多封建诸侯,化大为小的办法,来逐渐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以减轻其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对于巩固汉王朝的统治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贾谊为了使诸侯王不致反叛,让百姓服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还在《阶级》等篇章中阐述了建立和健全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他强调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君王要以礼义对待臣下,臣下以死效忠君王。他主张



君王要“亲民如子”，要重民、爱民、富民、教民（《大政上》），尤其重视礼教的作用，把“礼、义、廉、耻”作为处理君、臣、百姓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认为礼教同封建等级制度制约具有相同的作用。《连语》《礼》《春秋》《君道》《修政语》诸篇还阐述了君王须守道慎行、宽厚仁爱、广教化、行仁政，尊崇先王善政，尚贤爱民及重视人才广纳忠言的思想。

对于汉初匈奴不断崛起，且多次侵扰汉朝边疆、杀虏边民的情况，贾谊反对同匈奴和亲的做法，主张以德召其民众，以物质利益引诱其归附，这种主张主要体现在《匈奴》《势卑》诸篇中。这种主张虽多理想主义成分，但其与匈奴争夺民心、争夺民众的主张，对汉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消除边患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胎教》《傅职》《保傅》诸篇对如何以美言善行培养、教育太子、如何慎选贤士以辅佐太子以及辅佐者的具体职事进行了充分论述。《礼容语》等阐释了君臣间及各自应遵行的礼仪制度，说明违背这些礼仪制度会出现的恶果。

此外，《道术》《道德说》诸篇为贾生的重要哲学论文，文章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他的道为万物之本源，道为虚、术为用等重要哲学命题，渗透着道家学说的影响。

总之，贾谊《新书》中所表现的关于巩固集权制封建王朝的思想，关于民本思想及君明臣贤、尚贤用能的主张和礼教制度并重的观念，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新书》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书》中的一些篇章具备磅礴恢宏的气势，这种气势首先得益于贾谊激越丰富的思想感情，其次得益于其铺陈夸饰，排比对偶等表达手法的使用，比如他的《过秦论》中便较多地运用了正反对比、层层铺叙、极力渲染等论说方式，体现了战国纵横家和汉赋中共有的语意畅达，语势充沛、辞采华美骈丽，既恢宏严谨又汪洋恣肆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其次,《新书》的一些篇章注重多方论证,层层推进,使文章既重点突出,又说理翔实,颇具逻辑性和说服力。

再次,一些篇章用历史故事和形象的比喻来说理,把抽象的道理叙述得形象具体、生动可感。《连语》《杂事》《春秋》《先醒》都引用了诸多历史故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结论水到渠成。

总之,贾谊探索问题的深刻性及广泛性,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为那个时代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在散文史上的建树,尤其是骈散的结合,辞采的华美,亦可谓开一代之风。

关于《新书》的真伪问题,自宋代以来就其说不一。从《汉书》本传赞:“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于世者,著于《传》”的说明和汉末应劭《汉书注》于《过秦论》下,将其视为《贾谊书》第一篇名,及后人注《汉书》所提《贾谊书》诸说法中,以及《大戴礼记》之《礼察》《保傅》直接采录《新书》有关篇章、《群书治要》大量摘录《连语》、《春秋》、《先醒》、《退让》、《大政》诸篇文字情况,可以断定《新书》绝非伪书,这也是多数近现代学者的一致看法。《新书》亦非贾谊本人编定,而是相去贾谊时代不远的人所编定。当初《新书》当为五十八篇,后经散佚再行辑录,成为今天所见之本子,今本《新书》之《问孝》和《礼容语上》有目无文,故只有五十六篇,这五十六篇也有残缺失次者,且文字错讹较多,给人们阅读带来诸多不便,故对其整理和译注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此次译注,把贾谊《新书》现存五十六篇文章全部作了译注,(其中《修政语》下至《胎教》为王彩云作)译注以清卢文弨抱经堂(《四库备要》)本为底本,以其它版本作为校勘本,校勘本有:明成化乔缙刻本即乔本;明弘治沈颐刻本即沈本;明万历程荣刻本即程本。凡卢文弨已出校记者则径直引用,不再查验所引版本。另外,译注时还参考了《史记》《汉书》的有关内容,以及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之《保傅》篇、韦昭注《国语》相关内容,同时注文中还引用了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等前贤的研究成果;在标点校释方面还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贾谊集》和一些单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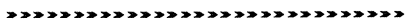


《新书》文字错讹较多，须加以校勘才能译注，校记多出于注文中，或先校后注，或只校不注，个别错误非常明显之字词径在原文中改为正字再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形式灵活，不拘一格。

《译注》在注释方面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每篇文题加一注释，简要概括各篇主旨，以使读者对文章内容有个大致了解，这对读者阅读正文时进一步理解文章具体内容则大有裨益。二是正文疑难词语的注释，遵循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原则。在词语注释中，除通假字使用“×通×”的方式作注外，其它文字现象如古今字“景”和“影”、“没”和“殁”、“垂”和“陲”，同义词如“上”和“尚”、“倍”和“背”、“阨”和“隘”，以及今人误作通假字，而实际是本字本用的文字现象，如接内(nà)的“内”、从(zòng)横的“从”、称伯(bà)的“伯”和异体字，均以“×同×”为注。为了方便各文化层次的读者阅读，文中难词、难句的注释，不作大段引述和烦琐考证，只以最简略、晓畅词句直接诠释。若注文涉及先贤、时贤观点，亦以精炼字句点到为止。

译文方面，为使各阶层读者均感兴趣，在力求保持原文特色、风格、神韵前提下，力求以生动流畅的典范白话译出，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古今句式等方面的差异，个别句子很难求得同原文的字字对应，只好选用生动畅达的意译了。

由于至今尚无《新书》全注本问世，没有现成资料可供参考，又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对贾谊缺少研究，更重要的是《新书》中很多文章语言艰涩古奥，不易读懂，尤其是几篇哲学著作，非但文字深奥难以索解，而且某些概念尤为生涩，颇难理解，译注之艰难便可想而知了。译注中的错误和疏失，还望读者及同仁不吝指正。



贾谊新书卷第一

过秦上^①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②，拥雍州之地^③，君臣固守，以窥周室^④。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⑤。当是时也，商君佐之^⑥，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⑦。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⑧。

【注 释】

- ① 《过秦上》叙述了秦朝由兴盛到灭亡的全过程，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② 秦孝公(前 381——前 338)：姓嬴，名渠梁。前 361——前 338 年在位。曾于前 356 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由此走上富强之路。崤(xiáo)：崤山，在今河南省西部。字亦作“穀”。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东北部。
- ③ 雍州：古九州之一，当时秦国主要地域，今陕西东部北部及甘肃部分地区。
- ④ 窥：偷看。这里有伺机攻取之意。周室：东周王朝。
- ⑤ 八荒：四周荒远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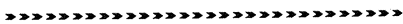


- ⑥ 商君(约前 390—前 338):姓公孙,名鞅,战国卫人,又称卫鞅。秦孝公三年(前 359)在秦孝公支持下实行变法,使秦国富强。孝公封他商於之地十五邑,故又称商君。
- ⑦ 连衡:亦作连横,是秦国分别同东方六国结盟,从而各个击破的一种斗争策略。斗:使动用法。
- ⑧ 拱手:形容极容易。西河:指当时秦魏交界的黄河西岸地区,在今陕西宜川一带。公元前 340 年,商鞅使秦攻魏,魏割西河地区予秦。然后秦又逐渐东扩,故言取西河之外。

【译 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函谷关这些险要地势,拥有雍州的广大地区,君臣牢牢地坚守,以便伺机夺取东周王朝江山。他们怀有占领天下,攻取各国、兼并四海之意,以及吞并八方的雄心。正在这个时候,商君辅佐秦王,在国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农业和纺织业,修整攻守的战具装备;对外实行连横的战略,使诸侯王相争斗。因此秦国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魏国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

孝公既没^①,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②,因遗策,南取汉中^③,西举巴蜀^④,东割膏腴之地^⑤,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⑥,合从缔交^⑦,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⑧,赵有平原^⑨,楚有春申^⑩,魏有信陵^⑪。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⑫,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⑬。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⑭,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⑮,吴起、孙臆、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⑯,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⑰。秦人开关而延敌^⑱,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⑲。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⑳。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㉑,伏尸百万,流血漂橹^㉒。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注 释】

- ① 没:同“歿”,死。
- ② 惠文:秦惠文王,名驪,秦孝公之子。武:秦武王,名荡,秦惠文王之子。
昭襄王:名则,秦武王之异母弟,又称“昭”。
- ③ 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
- ④ 巴、蜀:皆古国名,在今四川省境内。
- ⑤ 膏腴(yú):本为脂肪,这里是肥沃的意思。
- ⑥ 致:使……到来,招致、招徕。
- ⑦ 合从:即合纵,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的策略。
- ⑧ 孟尝:即孟尝君田文,齐国贵族靖郭君田婴之子,曾为齐相。
- ⑨ 平原:即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的弟弟。
- ⑩ 春申:即春申君黄歇,楚国贵族,曾为楚令尹。
- ⑪ 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魏安釐王之异母弟。
- ⑫ 约从离衡:缔结合纵盟约,拆散东方诸侯国同秦国的连横。从:同“纵”,
衡:同“横”。
- ⑬ 兼:聚集,全部拥有。韩、魏、燕、赵、宋、卫、中山:战国时诸侯国名。其中
宋、卫、中山最小,为它国之附属。
- ⑭ 宁越:赵国人。徐尚:宋国人。苏秦(前?——前 317)东周洛阳人。初以
连横说秦王,不用。据《史记》其以合纵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共同抗秦,
佩六国相印,为纵约之长。实为燕昭王私使间谍。杜赫:周人。
- ⑮ 齐明:东周臣,后事秦楚韩,周最:东周君之子,事秦。陈轸(zhén):楚人。
召滑(shào gǔ):楚臣。楼缓:赵人,曾任魏相。翟景:魏人。苏厉:苏秦之
弟。乐毅:中山人,燕昭王时曾任燕将,大胜齐国。
- ⑯ 吴起(前?——前 378):卫人,受学于曾参。仕魏,魏文侯用为将,守西河
拒秦。战国前期著名军事家。孙臆(bìn):战国齐人,孙武的后代,受刑刑
后为齐威王师,攻魏,大败庞涓,名显天下,成为著名军事家。带佗(tuó):
楚将。佗:一作“朋”。倪良、王廖:皆当时名将。田忌:齐将。廉颇、赵
奢:皆赵国名将。
- ⑰ 叩关:指诸侯兵直指函谷关。叩:一作“仰”。
- ⑱ 延:迎接,接纳。



- ① 亡矢遗镞：言极小的损失。镞：箭头。
 ② 赂：以财物与人，此为奉送义。
 ③ 亡、北：指失败逃跑之兵。
 ④ 櫓：大盾牌。

【译 文】

秦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承前辈遗业，遵循前代国策，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向北占领了险要州郡。诸侯惊恐，聚会结盟，谋划削弱秦国的势力，不惜以贵重的珍宝和肥沃的土地招徕天下贤士，诸国合纵缔结盟约，互相联合为一体。此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君子，都明智诚信，宽厚仁爱，爱护他人，尊敬贤者重用士人，约定合纵来离散与秦国的连横，拥有了韩、魏、燕、赵、宋、卫、中山诸国的军队。此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之出谋划策，又有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类为他们彼此勾通，更有吴起、孙臆、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诸人统领军队。六国曾以十倍于秦国的土地，百万军队直抵函谷关攻打秦国。秦国开关迎击敌军，九国军队溃退流散竟不敢前进。秦国未耗费一箭一矢，可是天下诸侯却已疲困。因此，合纵离散，盟约瓦解，诸侯争相割让土地给秦国。秦国有充足的力量制服破败的诸侯，追逐各国逃兵败将，使各国百万军队横尸疆场，所流之血漂起盾牌。秦国乘此大好形势，宰割诸侯国，分别割取各国山河。强国请求臣服，弱国前来朝拜。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①，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②，奋六世之余烈^③，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④，履至尊而制六合^⑤，执敲朴以鞭笞天下^⑥，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⑦，以桂林、象郡、百越之君^⑧，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⑨，却匈奴七百余里^⑩。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⑪，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主



之道，燔百家之言^⑫，以愚黔首^⑬；隳名城^⑭，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⑮，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⑯，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⑱。

【注 释】

- ① 施(yì)及:延续到。孝文王:秦昭襄王之子,名柱。庄襄王:孝文王之子,名子楚。
- ② 始皇:即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公元前 221 年灭掉六国,自为始皇帝,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信方术邪说,求神仙,侈修宫殿,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 ③ 奋:发扬。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帝王。余烈:遗留下的功业。
- ④ 二周:战国时河南洛阳附近和巩地附近的两个小国即东周西周。
- ⑤ 至尊:指帝位。六合:上下四方。
- ⑥ 敲朴:棍棒类刑具,短的为敲,长的为朴。
- ⑦ 百越:当时东南越族各部落之总称。
- ⑧ 桂林、象郡:均当时郡名,皆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 ⑨ 蒙恬:秦始皇时主要将领。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他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拒匈奴,后为秦二世及赵高所害。
- ⑩ 匈奴:当时北方部族名,同秦、汉为不同国家实体,常对秦、汉进行骚扰掠夺。
- ⑪ 胡人:指匈奴,中原人常称外族为胡人。
- ⑫ 燔百家之言:指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著作、史书、诸子百家之事。燔(fán):焚烧。
- ⑬ 黔(qián)首:老百姓,秦时称无职无爵者为黔首。
- ⑭ 隳(huī):毁坏。
- ⑮ 锋镝(dì):泛指兵器。镝:箭头。
- ⑯ 华(huà):华山。



- ⑰ 何:同“呵”,询问。
 ⑱ 没:同“歿”,死。殊俗:不同风俗之方国。

【译 文】

秦国的天下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时,他们在位时间短暂,国家没发生重大事变。直至秦始皇,发扬光大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长鞭驱使天下,吞并东周西周,翦灭诸侯各国,登上帝位,统治全国,用严刑镇压全国人民,威势震动四海。往南夺取了百越的土地,把桂林、和象地作为朝廷一郡,百越之君低头受缚,把性命交给秦朝小吏。于是又委派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并固守着北部边关,促使匈奴北退七百里,令他们不敢向南侵扰,诸侯残余也不敢拿起武器报仇。于是废止了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了儒学及诸子著作,以使百姓愚昧无知。毁坏名城,杀害豪杰俊士,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这些武器铸成十二个金属人,以便削弱天下的力量。然后雄踞华山把它作为城墙,又以黄河为护城河,固守亿丈的高城,下临不测之深水,把这些当作坚固防线。派遣优秀将士手执锐兵利器,守卫住险要之地。让那些忠诚臣下和精良的士兵,排出锋利的武器往来盘查。天下已经平定,秦始皇的内心以为关中险要坚固,犹如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秦始皇已死之后,留下的威势还能震慑到习俗不同的遥远四方。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①,氓隶之人^②,而迁徙之徒也^③,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④,陶朱、猗顿之富^⑤,蹶足行伍之间^⑥,俯起阡陌之中^⑦,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⑧,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⑨。

【注 释】

① 陈涉(前?——前208),名胜。秦二世元年(前209)同吴广一起率戍卒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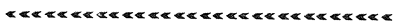
百人于大泽乡起义反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瓮牖(yǒu)绳枢：用破瓮做窗户，以绳索拴门轴，形容家境贫寒。

- ② 氓隶：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
- ③ 迁徙之徒：指陈胜等被征戍边之人。
- ④ 仲尼：即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人)。晚年聚徒授学，整理古代典籍，创立儒家学派。墨翟即墨子(前 478——前 392)，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提倡节俭。
- ⑤ 陶朱：即范蠡(ǐ)，春秋末年越国大夫，他帮勾践灭吴后，便隐居陶(今山东定陶)地经商，后成巨富，号陶朱公。猗(yī)顿：春秋时鲁国人，亦为当时巨富。
- ⑥ 行(háng)伍：指军队。
- ⑦ 阡陌：田间小道，此指农村。
- ⑧ 嬴：肩挑，背扛。景：同“影”，此用为状语。
- ⑨ 秦族：指秦朝政权。

【译 文】

然而陈胜这个贫穷得连一寸土地都没有，靠为人耕田维持生计的人，而且又是被征调戍边的役夫，他的才能赶不上普通的人。既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贤能，又没有陶朱、猗顿富裕，栖身于戍卒队列内，起身于村野之中，带领疲困戍卒几百名，反戈而攻秦。斩断树木做武器，高举竹竿当旗帜，而天下民众竟如乌云一样聚拢而来，如同回声相应合。他们身背粮食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陈胜，崤山以东六国豪杰同时起而响应，终于灭掉了秦王朝。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①；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②，不铄于钩、戟、长铍也^③；谪戍之众^④，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⑤，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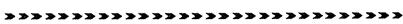
万乘之势^⑥，招八州而朝同列^⑦，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⑧，崑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⑨，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⑩，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 释】

- ① 自若：依旧，如故。
- ② 耰(yōu)：一种平整土地的农具。棘矜：枣木棍，此泛指棍棒。
- ③ 铍(xiān)：锋利。铍(shā)：一种长柄武器。
- ④ 谪戍之众：指陈胜等被征调戍边之人。谪：被贬流放之人。
- ⑤ 度长絜大：比较长短大小。絜(xié)：用绳子量物体粗细。
- ⑥ 万乘：周制天子兵车万乘，故以万乘代帝王。
- ⑦ 八州：古时中国分为九州，八州指秦国以外的各地。朝同列：使以前平等的六国前来朝拜。同列：指平等并列的六国。朝：用作使动。
- ⑧ 六合：天地四方。此指当时七国所有地方。
- ⑨ 一夫：指陈胜。七庙：国家政权。周制天子宗庙奉祀七代祖先，故以为国家之代称。
- ⑩ 仁心：一作“仁义”，当以“仁义”为长。

【译 文】

再说秦王朝的势力并没有削弱，雍州的地势、崑山及函谷关的险要也同从前一样；陈胜的地位，更比不上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诸国国君的地位尊贵；锄头、耰和棍棒之类的武器，也比不上钩戟、长矛锋利；被流放戍边之人，又不是九国大军的对手；而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更比不上战国时六国将士。然而，成败结局却变得不同了，成就的功业也正好相反。如果山东六国与陈胜比试长短优劣，其实力相比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可是秦国凭借它小小的关中之地，壮大成万辆兵车的实力，夺取了八州的土地，又让诸侯入朝称臣，已有百余年了。此后秦以整个天下为己所有，把崑山、函谷关以内作为自己的宫殿。然而一个陈胜起事发



难,秦王朝就遭灭亡,秦二世皇帝被杀身死,让天下人讥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施仁政,攻和守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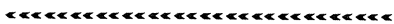
过秦中^①

秦灭周祀^②,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③,天下之士斐然向风^④。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⑤,命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⑥,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⑦,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⑧,冀得安其性命^⑨,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注 释】

- ① 该篇首先肯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认为这时为“专威定功”的大好时机;接着指出了秦王行政的弊端——“先诈力而后仁义”,终致二世身死国亡。文中还为秦二世设想了一系列治国措施,体现了贾谊的政治主张。
- ② 周祀:东周国。祀:宗庙祭祀活动,亦指宗庙,宗庙祭祀中断,为国家灭亡之代称。
- ③ 此句《史记·贾谊列传》作“以养四海”,句读亦通。
- ④ 斐然向风:皆顺风而归附。斐然:一致倒向的样子。向风:顺风归向。
- ⑤ 五霸: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王,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 ⑥ 政:通“征”,征伐,讨伐。
- ⑦ 罢:通“疲”,疲惫。
- ⑧ 元元:古代指百姓,或称黎元。
- ⑨ 冀:通“冀”,盼望,希望。

【译 文】



秦国灭亡了东周王朝，吞并四海之内的广大土地，兼并诸侯各国，面向南称帝，蓄养天下之人，天下士人纷纷归附。出现这样的情形，又是什么原因呢？回答道：近来很久没有统一天下的君主了。周王室衰落，五霸也已灭亡，王命不能在天下施行，因此诸侯间以武力互相征伐，强国欺凌弱国，实力大的国家欺压实力小的国家，征战不休，百姓疲惫困顿，现在秦朝面向南称王于天下，这是上有天子，使得百姓希望安宁地生活保全性命有了保障，百姓没有不虚心敬仰皇帝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树立朝廷威望，成就功业，国家是安定还是危急的根本正在于此。

秦王怀贪鄙之心^①，行自奋之智^②，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③，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④；安危者，贵顺权^⑤。推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⑥。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⑦，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⑧，故其人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⑨，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⑩，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注 释】

- ① 贪鄙：过分地贪求财物，这里指对土地的贪求。鄙：通“鄙”。
- ② 自奋：自以为高于人。
- ③ 文书：书籍。秦始皇三十四年曾焚儒学及诸子之书。酷刑法：指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敢言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 ④ 高诈力：崇尚诈术和强力。
- ⑤ 贵顺权：以通过强权使人顺从为贵。
- ⑥ 此句亦作“取与守不同术也”。
- ⑦ 《史记》“离”前无“虽”字。离：离散。
- ⑧ 孤独：指权力集于皇帝一人。
- ⑨ 借使：假如。并：同“傍”，遵循、沿着。



⑩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译 文】

秦始皇包藏贪求土地的祸心,依仗自以为高超过人的智慧,不相信功臣,不亲近士兵百姓,废弃王道而实行自己喜好的暴政。焚烧诗书及百家著作,实行酷刑,先行权诈和暴力而轻视仁义礼法,开创用暴虐治理天下的先例。凡进行兼并战争,必然崇尚欺诈和暴力;安定危困形势,一定尊崇用强权使人顺从的法则。以此推言,这是取、与和攻、守策略的不同。秦国虽然以离散战国诸侯的连横而称王于天下,但它的治国之道却没有变化,它的政策也没有改变,这是它夺取天下时所使用的手段。独行霸道而占有了天下,所以六国人很快见到了秦的灭亡。假如秦王能够研究历代治国历史,遵循商周王朝的方略治理国家,后代即使有淫逸骄横的君主出现,仍然不会出现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建国之后,名声显赫受到赞美,所建功业长久流传原因正在于此。

今秦二世立^①,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②,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器器^③,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④,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⑤,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⑥,去收孥污秽之罪^⑦,使各反其乡里。发仓禀^⑧,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⑨,约法省刑以持其后^⑩,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⑪,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⑫。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⑬,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⑭。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⑮,繁刑严诛,吏治刻深^⑯,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⑰,百姓困穷而主不收务^⑱,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⑲,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



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⑳,其民危也。

【注 释】

- ① 秦二世:即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
- ② 褴褐(lán hè):粗布衣服。
- ③ 噍噍(jiào jiào):怨愤的声音。
- ④ 庸主:一般君主,平常君王。
- ⑤ 缟(gǎo)素:白色衣服,此指丧服,因秦始皇刚死,胡亥新即位,故如是说。
先帝:指秦始皇。
- ⑥ 圜圜(lín yǔ):监狱。
- ⑦ 收孥(nú):指将犯罪人家属治罪为奴婢的刑律。
- ⑧ 发仓廩:开放粮仓。
- ⑨ 事:指徭役戍边之事。佐:解救,帮助。
- ⑩ 持:继续进行。
- ⑪ 循:又作“脩”或“修”,当以“修”为长。
- ⑫ 望:怨恨、积愤。
- ⑬ 狡害:狡诈,狡猾。
- ⑭ 弭:消除,被止息。
- ⑮ 阿房(ē páng)之宫:即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至秦始皇死尚未建成,二世元年四月,下令“复作阿房宫”,因其规模宏大,至秦朝灭亡时尚未建成,后为项羽烧毁,故址在西安市西阿房村。
- ⑯ 刻深:苛刻严酷。
- ⑰ 纪:治理。
- ⑱ 收务:聚集而抚卹。
- ⑲ 相遁:互相欺骗蒙蔽。
- ⑳ “奋”下一本有“臂”字。大泽:即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县西南。公元前209年,陈胜等九百人在此起义。



【译 文】

现在秦二世即位，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观察他的治国之政的。那些受冻之人以粗布短衣为最好，而挨饿之人觉得糟糠都甜美。天下怨声鼎沸，正是新君主行德政取悦民心的大好时机。这就是说，对那些辛劳困苦的百姓最容易行仁政。假如秦二世具有一般君主的品行而又任用忠贞贤明之臣，大臣和君主并力一心为国家忧患而担忧，在除丧之前就纠正先帝的过错，分割土地和百姓以封功臣的后代，建立侯国封立诸王，并在天下普行礼义，释放狱中犯人，免除严酷刑法，除去收取犯人妻儿为奴和其它过滥的法令，让那些因受株连而获罪的奴隶返回到他们的乡里。打开粮仓府库，发放粮食钱物，以赈济孤儿和无子女老人以及贫困百姓，减轻赋税徭役，以救百姓的危难。继之以减轻法令刑律之事，使天下百姓都能重新悔过，更改以前做法，遵守新的规章，并谨慎地立身行事，消除百姓的怨愤，而用盛德布施于天下，天下就会安定了。全国人民就会欢喜且安居乐业，这样百姓唯恐发生变乱。即使有狡诈欲危害他人之人，也不会有背叛君王的思想。如此，那种有不轨之行的臣下也没有办法施展其计谋，那些图谋暴乱的人也会消声匿迹了。秦二世不实行这些政策措施，反而更加无道，毁坏宗庙，残害百姓，又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严酷繁复，诛戮更加严厉，官吏治狱也更苛刻严酷，赏罚不当，赋税滥而无节制，天下徭役军事繁多，官吏都没法治理清楚，百姓贫困无依，而君主又不宽容救助。如此一来，奸佞诡诈之事并作，上下互相欺瞒，获罪的人很多，遭刑残被杀戮者随处可见，天下百姓皆以为苦。上从朝廷众臣下至黎民百姓，各怀自危不安之心，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实在都不安于此苦境中，所以国家极易发生动乱。因此，陈胜用不着商汤、周武王的贤明，不用凭借王侯那样的尊位，于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人却立即响应，其原因就是人们处于深深的危困之中啊！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①，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②，是二世之过也。

【注 释】

- ① 牧之：统治百姓。《史记》作“牧民之道”。
② 正：通“政”，治国的政令、方法等。

【译 文】

因此，前代圣明君王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过程，便知道国家存亡的原因之所在。所以他们统治百姓使用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百姓安定罢了。若坚决这样做，下面即使有叛逆行为的大臣，也一定没有人响应协助。所以说，生活安定的人民可以跟他们做合于正义之事，而那些处于困危中的人则极易让他做错事，说的正是这个理啊。秦二世贵为天子，富贵的领有天下，自身却不免于被杀戮，是其治理国家的政策不对，这便是秦二世的过错了。

过 秦 下^①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②，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③。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旌^④，望屋而食^⑤，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沛深入^⑥，战于鸿门^⑦，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⑧。章邯因其三军之从，要市于外以谋其二^⑨，群臣之不相信可于此矣。



【注 释】

- ① 此篇进一步分析了秦灭亡的原因,并把秦王朝的治国之政同先王加以比较,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是为西汉统治者应吸取的历史教训。
- ② 循津关:修整重要交通关隘。“循”:当为“脩”字之误,脩通“修”,修整。津:渡口。关:关隘、要塞。
- ③ 缮(shàn):修缮,修整。甲兵:铠甲武器。
- ④ 耜:锄的初文。耰(yōu):古代一种碎土平地的长柄农具。白梃:没经过漆饰的木棒。此四字皆用为动词。
- ⑤ 望屋而食:意为行军不用带粮食,行军到何处就在何处吃饭,比喻横行天下。
- ⑥ 楚沛:当为“楚师”之误,《史记》即作“楚师”。此指陈胜起义军中周文的军队。
- ⑦ 鸿门:即新丰鸿门坡,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 ⑧ 章邯:秦二世所任命之大将,后投降楚将项羽,于楚汉战争中兵败自杀而死。
- ⑨ 要市:约定交易。指章邯投降项羽时跟项羽订立共破秦分王其地之契约。二:当为“上”字之误,《史记》即作“上”。

【译 文】

秦国兼并崤山以东六国的三十余郡,修整险要关隘,占据险峻边塞,修缮铠甲兵器,派兵将驻守在那里。然而陈胜率领几百名散乱戍卒,振臂高呼,没有使用弓弩箭戈等兵器,只凭锄头棍棒等便可横行天下。秦军对险要关塞都把守不住,关隘桥梁均通行无阻,有长戈却不能用它搏击,有强弓利箭却不用它射击抵抗。楚国军队深入秦国故地,与秦军战于鸿门坡,秦军竟然连篱笆的作用都没起到。这时,山东诸侯一同起而反抗,豪杰俊士并立,秦王派章邯率劲兵东征。章邯利用所率三军之众,竟同项羽订立契约,从外面



一起进攻秦朝，群臣对秦二世不讲信义竟到了这种地步。

子婴立^①，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②，而仅得中佐^③，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④，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⑤。自缪公以来^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⑦，诸侯起于匹夫^⑧，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⑨。其交未亲，其名未附^⑩，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士息民以待其弊^⑪，承解诛罢以命国君^⑫，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⑬，救败非也。

【注 释】

- ① 子婴：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儿子，赵高杀胡亥后，于二世三年（前 207）立他为秦王，秦亡后投降刘邦，后为项羽所杀。
- ② 借使：假使，假如。
- ③ 中佐：一般辅佐者、平常辅佐者。
- ④ 三秦：秦关中故地。项羽灭秦后，曾将秦国故地分别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故称关中为三秦。
- ⑤ 四塞：四周均有天然险固关隘。
- ⑥ 缪公：即秦穆公任好。缪：同“穆”。
- ⑦ 阨塞：险要关隘，阨：同“隘”，险要之地。
- ⑧ 匹夫：百姓，没有爵位者。
- ⑨ 素王：指有帝王之德行却没有帝王之位和威望的人。《庄子·天道》：“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行也。”
- ⑩ 名：一本作“民”当以“民”为是。
- ⑪ 案：同“安”，使……安。
- ⑫ 此句《史记》亦作“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罢：通“疲”，疲惫、疲困。
- ⑬ 禽：同“擒”，被俘获。



【译 文】

子婴被立为秦王后,仍然不觉悟。假如子婴有一般君王的才能,又得到有一般才能的人辅佐,山东各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关中之地也可保全领有,对祖宗的祭祀也不会断绝。秦国故地以山河作屏障地形险固可守,是四周都有天然关隘的国家。自从秦穆公以来,至到秦始皇二十余代君王,常常称雄于诸侯,难道因为历代国君都贤明吗?是秦国所踞地势使它这样的。而且天下侯国又曾经齐心合力地进攻过秦国,然而也都被险要地势所困而不能前进,难道是六国勇气力量及智慧不够吗?是由于形势和地势对六国不利呀。秦国城邑虽小,却攻取了六国的大城池,并择取险关要隘而据守着。诸侯都是从百姓中兴起的,是由于某种好处才联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具有帝王的品行。他们互相结盟并非出于真正的友好,老百姓也不归附他们,名义上说是为了消灭秦国,实际上是自己谋私利。因此,他们看到秦国地势险要难以进攻,必然要退兵。秦国便可借机让国家安定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等待诸侯疲困,趁机接纳弱小国家,扶助疲惫之国,以此来让大国君主屈服,不怕不在天下称心如意。可是秦子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被人擒获,是拯救危局的政策不对头啊。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①。二世受之因而不^②,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③,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④,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⑤。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⑥,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⑦,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⑧。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



绝^⑨，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注 释】

- ① 遂过：一直坚持错误。
- ② 因：因循，继续。
- ③ 三主：指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三人。
- ④ 指：当为“拂”字之误。拂(bì)：通“弼”，纠正。
- ⑤ 糜(mí)没：死亡。没：同“歿”。
- ⑥ 重(chóng)足：双脚叠在一起，形容因怕触犯刑律而不敢前进。
- ⑦ 壅蔽：堵塞下臣的进言之路。
- ⑧ 饰法：整饬法度。饰：通饬，修治，整治。
- ⑨ 王：一作“五”。序：政治上有次第。千余载：极言统治时间长，实乃虚指。

【译 文】

秦始皇固执己见而不征询他人意见，一直坚持错误而不改正。秦二世遵循其暴虐统治不改变，因而加重了灾祸。子婴孤独没有近臣，孤危暗弱无人辅佐。三代君王皆这样昏庸，终了一生也不醒悟，秦朝的灭亡不是很正常的吗？在那时，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洞悉世事变化的人，可是这种人不肯竭忠补过的原因，是秦朝多令人忌讳的禁律，那些想尽忠的人话还没说出口，自己便被人杀死了。因此致使天下忠臣志士只能对所有事情都尽心倾听，裹足不前，不敢有丝毫举动，紧闭嘴巴不说话。所以三代君主都丧失道义，忠臣不敢直言进谏，智士不为之设谋。及至天下已乱，奸邪之事又传不到皇帝的耳朵里，难道不很可悲吗？前代圣明国君深谙堵塞忠臣的进言之路会伤害国家的道理，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让他们整饬法度，建立刑事律令，而使天下安定。当国势强盛时，禁止暴行讨伐祸乱，天下百姓顺服；当国势衰弱时，五霸便来征伐，诸侯因而服从；当国势被削弱时，国内坚守，外部亲附，国家也能存在下去。而秦朝强盛时，法令繁复，刑律严酷，天下人受到强



烈威慑；在秦衰落时，百姓怨愤，天下背叛。所以周王朝统治按章行事，它的统治流传千余年，秦朝治国大政和具体措施都不对，所以其统治不能长久。

由是观之，安危之统^①，相去远矣。鄙谚曰^②：“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③，去就有序^④，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注 释】

- ① 统：规律，法则，根本。
- ② 鄙谚：民间流传的不知出处的格言、谚语。
- ③ 权势：威权和情势。
- ④ 去就有序：取舍按客观规律行事。

【译 文】

由此看来，安定和危难的根本相差甚远。谚语说：“牢记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未来之事的老师啊。”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要观察上古之事，并用当世之事加以检验，还要用人事进行参证，明察兴盛和衰亡的道理，审察威权和情势是否合宜，取舍要符合客观规律，治国之政及法令等的变化要顺应时势，这样就能国运长久社会安定。

宗 首^①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②，亲兄之子西向而击^③，今吴又见告矣^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若此，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



乎⑤？

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衽⑥，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⑦，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⑧，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⑨？此时而乃欲为治安，虽尧舜不能⑩。

【注 释】

- ① 此篇在淮南王等图谋不轨之时，向汉文帝建议及各大诸侯国之王尚未成年有与朝廷分庭抗礼实力之时，及早采取措施，以图汉朝长治久安。
- ② “亲弟”句：指淮南厉王刘长不遵汉典，对汉文帝傲慢无礼，肆意妄为自称“东帝”事，因淮南位于汉都长安以东故称“谋为东帝”。
- ③ “亲兄之子”句：指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兴居为济北王时，兴兵反汉欲攻荏阳之事。因齐悼惠王乃汉文帝异母兄，故曰“亲兄之子”。
- ④ 吴：指吴王刘濞，当时他被告为谋反，后果反叛汉朝。见：被动助词，相当于“被”。
- ⑤ 莫大：指最大的诸侯。十此：相当于这种情况的十倍。
- ⑥ 幼在怀衽：形容年纪尚幼。怀衽：怀抱之中。
- ⑦ 大抵：大概。冠(guàn)：指成年。古人二十岁行冠行，以示成年，故以冠代成年。
- ⑧ 赐罢：因所谓疫病而被免职。
- ⑨ 淮南：指淮南厉王刘长。济北：指济北刘兴居。
- ⑩ 尧舜：皆传说中的古代圣明君主。尧：古帝陶唐氏有天下之号，名放勋。舜：即有虞氏，姚姓，名重华，史称虞舜。

【译 文】

今有皇帝的亲弟弟图谋自立为东帝，又有皇帝亲兄长的儿子谋反向西攻取荏阳之事，现在吴王又被告发谋反。天子正盛壮之年，品行合于道义而毫无过错，恩惠遍施于天下，在此情况下尚且有如此之事发生，况且最大的诸侯权位势力还有十倍于此的呢？



然而天下却出现短暂的安定,是为什么呢?那些稍大的侯国的国王,年纪尚小,汉朝廷所任之太傅、宰相正掌握着诸侯大权,再过几年之后,大国诸侯王大概要成年,变得血气方刚了,朝廷所派去的太傅就会被遣返回京城,不再呆在各国了,朝廷所委任的国相也会称病而遭免黜了,他们(即王侯们)从丞、尉以上的官职就会都任用自己的心腹之人,如果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淮南厉王和济北王又有什么不同呢?到了这种时候,想要天下安宁,即使是尧舜那样的明君也做不到。

黄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①。今命此道顺而全安甚易,弗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刳之^②,岂有异秦之季世乎^③?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④,将不合诸侯匡天下乎?

【注 释】

- ① 黄帝: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号轩辕氏,姓公孙,曾战胜炎帝、杀蚩尤,被诸侯尊为天子,因有土德之瑞,故称黄帝。此句见《六韬·文韬》,言做事当适时,不能贻误时机。昃(wèi):暴晒。
- ② 抗刳:提举其头而割其颈。
- ③ 秦之季世:指秦二世诛杀诸公子之事。季世:末世。
- ④ 齐桓:即齐桓公小白,即位后任管仲为相,齐国大治,为诸侯盟主,管仲死后,被监禁而死。

【译 文】

黄帝说:“太阳到中天一定要曝晒,拿起刀子一定要宰割。”趁此机会使用这种做法就会让诸侯听命,保全国家使之安定,是很容易的,如果不肯及早去做,及至族内诸侯叛乱,就会出现毁坏骨肉至亲而又杀害他们的情况,又哪里同秦朝末年诛杀诸公子之事有所不同呢?凭借天子的尊位,使用整个天下的力量,趁此大好时



机,借助上天的帮助,尚且害怕由安宁转为困危,由秩序井然变为动乱,假如陛下您处在齐桓公的位置上,能够不会盟诸侯纠正天的纷乱吗?

数 宁^①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②,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③。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④。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谏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⑤。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焦^⑥,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⑦,首尾横决^⑧,国制抢攘^⑨,非有纪也^⑩,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命臣得熟数之于前^⑪,因陈治安之策,陛下试择焉。

【注 释】

- ① 本篇主要阐述了对当时形势的基本看法,并提出了应对的措施,希望汉文帝能采纳。数宁:一一陈述治国方略。
- ② 大息:长长地叹息。大:同“太”。
- ③ 疏举:逐一列举。
- ④ 敢:岂敢。昧(mèi)死:冒死罪。昧:通“冒”。以闻:使闻知,禀告。
- ⑤ 体:根本、关键、症结所在。
- ⑥ 焦(rán):燃的古字。
- ⑦ 舛(chuǎn)逆:背逆,背离。
- ⑧ 横(hèng)决:悖乱无条理。
- ⑨ 抢攘:乱纷纷的样子。
- ⑩ 纪:条理,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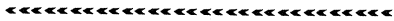


⑪ 熟数：详尽地说出，一一述说。

【译 文】

我私下里考虑当前国家形势，觉得让人痛惜的问题有一个，令人流泪的情况有两则，令人深为叹息的情况有六个，至于其它违背事理有悖正道的事情，更是难以逐一列举了。向陛下进献意见的人都认为国势已安定了，我偏说天下并未安定；也有人说天下已太平了，我偏说天下并未太平。我唯恐自己这样说会违背陛下的意思而犯死罪，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国家的确并不安定，的确并不太平。因此，我不能顾及性命，冒死罪向陛下陈述愚见。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的人，不是特别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之徒罢了，都不是从事实出发了解治乱本质的人。比如把火放在堆积的木柴下面，人睡在上面，火尚未燃烧起来时，认为平安无事，这是苟安罢了。如今的情势，同这种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本末倒置，头尾割裂，国家政体纷乱，毫无条理和秩序，怎么能说是安宁呢？陛下何不让我向您详尽地陈述我的看法？我便趁此机会述说使国家太平安定的方略，请您加以选择。

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也？臣闻之，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①，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②，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③。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圣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终于无状^④。及今，天下集于陛下，臣观在知通，窃曰是以掺乱业握危势^⑤。若今之贤也，明通以足，天纪又当，天宜，请陛下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将谁须也^⑥？使为治，劳知虑苦身体，乏驰骋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无患^⑦，因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无族罪^⑧，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耳。因德穷至远，近者匈奴，远者四荒^⑨，苟人迹之所能及，皆乡风慕义^⑩，乐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顺而乐从命耳。



因官事甚约,狱讼盗贼可令尠有耳^①。大数既得则天下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晏子曰^②:“唯以政顺乎神为可以益寿”。发子曰^③:“至治之极,父无死子,兄无死弟,途无襁褓之葬^④,各以其顺终。”谷食之法,固百以足,则至尊之寿轻百年耳^⑤。古者五帝皆逾百岁^⑥,以此言信之。因生为明帝,没则为明神^⑦,名誉之美,垂无穷耳。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观成之庙为天下太宗^⑧,承太祖,与天下汉长亡极^⑨。尊卑贵贱,明若白黑,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⑩。因经纪本于天地^⑪,政法倚于四时,后世无变故,无易常,袭迹而长久耳^⑫。

【注 释】

- ① 禹:即夏禹,夏朝的第一位君主。汤:即商汤,殷商王朝的开国之君。
- ② 武王:即周武王,本为商朝一个方伯,姬姓,率侯起兵反商,灭商后建立周王朝。
- ③ 纪:周期。
- ④ 无状:没有功绩。
- ⑤ 是:当为“足”字之误(据程本)。掺:驾驭。
- ⑥ 须:通“颀”,等待。
- ⑦ 四望:此指四周边境。
- ⑧ 族罪:灭族之罪。
- ⑨ 四荒:四面极边远之地。
- ⑩ 乡:同“向”,向往。
- ⑪ 尠(xiǎo)有:少有。尠:同“鲜”。
- ⑫ 晏子:即春秋时齐大夫晏婴,字平仲,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后人辑其言行录成《晏子春秋》。
- ⑬ 发子:未详,疑即《列子·周穆王》之华子。
- ⑭ 襁褓:包裹婴儿的背带布包,此指婴儿。
- ⑮ 至尊:指皇上。耳:此“耳”同以上诸“耳”,皆相当于“矣”。
- ⑯ 五帝:传说中上古的五个帝王,其说不一,《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 ⑰ 没:同“歿”,死。
⑱ 观:当为“顾”字之误,“顾成之庙”是汉文帝所建庙之名。
⑲ 天下:此二字当为衍文。亡极:没有尽头。亡,通“无”。
⑳ 疑眩:疑惑不知所措。
㉑ 经纪:治国的纲纪,法度。
㉒ 袭迹:因袭旧的制度,法规。

【译 文】

狩猎的欢快同国家的安危哪一个更紧急呢?我听说夏禹以后五百年商汤兴起,自商汤以后五百多年又出现了周武王,因而说圣明君主的出现大概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自周武王至今已经超过五百年了,圣明的君主仍然没有产生,多么怪异啊!直到秦始皇好像是个圣王,但终究并不是,因其最终没有取得业绩。如今天下的一切都集于陛下一身,我看您明智通达,所以我私下里说,您能驾驭混乱而危急的局势。如今圣上贤德明智而通达,又合于圣王五百年产生的周期,这是合于天意的,所以请您按圣王的举措去施行。可是您又没有采取行动,又要等待什么呢?假如从事治理国政的事,徒耗费精力,劳累身体,缺少钟鼓游猎的欢乐,不去做也是可以的,但治理国政成功的欢乐同今天的诸事是一样的。因为那样会使国家长期安定,四周没有忧患,又由于诸侯亲附遵行法度,且都为国尽忠信任皇上。又由于皇上对臣下信而不疑,废除灭族之罪,战争不起,老百姓的生命也因此有了保障。由于皇上的恩德施及至极远之地,近处的匈奴,远处的四方荒远之地,凡人迹所能达到的地方,都仰慕大义如风刮过一样纷纷甘愿做您的臣子。因为国家富足,资财有余,人民有了足够十年吃的粮食。又因为百姓崇尚朴素之风,驯顺乐于服从命令。再加之国家政事很简约,诉讼偷窃抢掠案件便很少发生。有了治国的大政方针,国家就会太平安定,社会风气也会清平和顺,条理井然,一切生物也会畅茂充满生机。晏子说:“只有治国的大政方针合于天意,人才能长寿。”发



子说：“国家治理得好到极点了，父母就不会有夭折的子女，兄长也不会有早亡的弟弟，道路也不会有死了的婴儿被埋葬的现象，每个人都会享尽天年而寿终正寝。”以粮食为食的人类，活到百岁就是高寿了，而天子却不以一百岁为高寿。古代五帝的寿命都超过了一百岁，以此推论，上面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生前是圣明的帝王，死后就会成为神明之神，美好的名誉也因此而万古传诵。据礼法，称为祖的要有功，称作宗的要有德，最先取得天下的就是功，最先治理好国家的就是德。因此顾成之庙的神主就是太宗，其上承太祖之业，应同汉朝天下永存。如果尊卑贵贱，如同黑白一样分明不混，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不会疑惑不清了。

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①，至孝也；以宰天下^②，以治群生，神民咸忆，社稷久飨，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周得，后可以为万世法^③，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寿并五帝，泽施至远^④，于陛下何损哉？以上之明通，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⑤，致此治非有难也，陛下何不一为之？其具可素陈于前^⑥，愿幸无忽^⑦。

臣谨稽之天地^⑧，验之往古，案之当时之务，日夜念至孰也^⑨。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无以易此。

【注 释】

- ① 六亲：有多种说法，此“六亲”《汉书·贾谊传》颜注引应劭为：父母、兄弟、妻子。
- ② 宰：《汉书·贾谊传》作“幸”。
- ③ 法：仿效的楷模。
- ④ 施(yì)：及，延续。
- ⑤ 佐下风：在下面辅佐。下风：地位低者。
- ⑥ 具：想法，办法，意见。素陈：真诚地陈述。
- ⑦ 忽：忘怀，忽略。



⑧ 稽：考察，考校，核查。

⑨ 孰：同“熟”，成熟。

【译 文】

我私下里认为，创立长治久安的形势和功业，来使祖宗功业延续下去，来奉养六亲，是最大的孝；以此来主宰天下、统治百姓，让神和人都安乐，让国家长存，是最大的仁；建立的制度法纪对方方面面都适合恰当，然后才可以作为子孙万代仿效的楷模；后世即使有愚昧幼稚不成器的继承人，也会因为承袭祖上故业而使国家安宁，这是最大的圣明。年寿同五帝相等，恩惠施及到极远之处，对陛下又有什么损害呢？凭您的圣明通达，再加上那些稍通治国方略之人从下面辅佐，实现这样的安定局面并没有困难，陛下为什么不试一下呢？这些治国方略能够坦诚地对您说出来，希望您不要忽略了。

我谨慎地考察了天地万物，又用历史经验加以验证，对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加以判断，加之不分昼夜地思考，这些意见已很成熟了。即使禹、舜复生替您谋划，其计谋也不会和这些有什么不同。

藩 伤^①

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②，下数被其殃^③，上数爽其忧^④，凶饥数动，彼必将有怪者生焉。祸之所罹^⑤，岂可豫知^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

【注 释】

① 此篇言封建诸侯一定要限制其实力，以使不能威胁汉王朝统治。藩伤：



藩王势力过大会威胁朝廷。

- ② 树国:建立诸侯国。疑(nǐ):通“拟”,指侯国实力能同中央政权相比并、抗衡。
- ③ 数(shuò):屡次,多次。被:遭受。
- ④ 爽:担忧,担心。
- ⑤ 罹(lì):遭受。罹:一作杂。
- ⑥ 豫知:事先知道。豫:同“预”。

【译 文】

建立侯国一定要审察侯国是否实力强大同朝廷形成抗衡局势的情形,臣下为此而多次遭到祸害,圣上也不断地为此而忧虑。灾荒多次发生,那表明一定会有怪异的情况出现。灾祸临头,怎么可以事先知道呢?因而这确实不是安定朝廷和保全大臣的办法,也实在不是保全亲爱的子女的办法。

既已令之为藩臣矣^①,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镞而予射子^②,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梁肉之味^③,玩金石之声^④,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徼幸^⑤,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命,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

【注 释】

- ① 藩臣:即诸侯王或地方长官。因其对中央政权有藩屏保护作用,故称。
- ② 砥:磨砺。镞:一种特别锋利的宝剑。射子:一作“邪子”。
- ③ 梁肉:指精美的食物。梁:通“粱”,米之精者。
- ④ 金石:指钟磬类乐器。
- ⑤ 徼幸:意外地取得成功。

【译 文】



既然已经被任命为诸侯王或地方长官,就已成为天子的臣下了,这时却要增加他们实力,加重他们的权势,就致使他们产生骄纵之心而不服从朝廷节制。这同把磨得锋利的镆铍剑交给邪恶之人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自取灾殃。对所爱之藩臣要让他们吃精美的食物,让他们听优美的音乐,让其臣民众多,土地的广博,足以奉养和宿卫他们本身,可是权势和力量不能使他们达到行不轨能意外地获得成功的地步,势力也不足以让他们作叛逆之事,所以他们就不会产生骄纵之心和邪僻的举动。奉公守法惧怕皇上的命令,顺从朝廷听候王命,就会安乐地生活而终其一生,皇上和藩臣也没有因彼此怀疑而产生的祸患,颐养大臣,保全爱子,又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且藩国与制,力非独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之^①,子生而立^②,其身以子,夫将何失?于实无丧而葆国无患,子孙世世与汉相须,皆如长沙可以久矣^③,所谓生死而肉骨^④,何以厚此?

【注 释】

- ① 分:谓庶子。须:通“颀”,等待。
- ② “子生而立”二句,卢文弨“疑当作‘共身而夭,子将何失’”今从。
- ③ 长沙:即长沙王吴芮(ruì),因其在汉初诸侯中实力最小,一直很安分,直到汉文帝时其子孙仍袭爵为王。
- ④ 生死:使死者复生。肉骨:使白骨长肉。

【译 文】

而且藩国要遵从朝廷制度,其制令曰:如果藩臣有嫡子,就让其嫡子做藩国之王,如果没有嫡子,也要建立藩国来等待,嫡子出生再予封立,那又有什么损失呢?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害,并永保其国不致有什么祸患,藩臣的子孙世世代代同汉王朝相依靠,



都像长沙王那样可以长期为王,这种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使死者复生让枯骨长肉,有什么比这恩惠更大呢?

藩 疆^①

窃迹前事^②,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③,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④,则又反;贯高因赵资^⑤,则又反;陈豨兵精强^⑥,则又反;彭越用梁^⑦,则又反;黥布用淮南^⑧,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⑨,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⑩,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⑪,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注 释】

- ① 本篇针对诸侯国强者先反的事实,向汉文帝提出限制藩王势力的建议,并提出具体的限制措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疆:藩国强大。
- ② 迹:稽查、考察、检验。
- ③ 淮阴:指淮阴侯韩信,曾辅佐刘邦灭楚,先被封为齐王,后改封为楚王,又贬为淮阴侯,公元前 196 年被吕后杀害。楚:今江苏徐州等地。
- ④ 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之孙,曾被刘邦封为韩王,因勾结匈奴贵族反叛,兵败被杀。
- ⑤ 贯高:赵王张敖之相,曾阴谋刺杀刘邦,败露后自杀。因其主为赵王,故曰“因赵资”。
- ⑥ 陈豨(xī):汉初被封为阳夏侯,公元前 197 年勾结匈奴反叛,自立为代王,兵败被杀。
- ⑦ 彭越:汉初被封为梁王,后反汉兵败被杀。梁:今河南商丘附近。
- ⑧ 黥(qíng)布:即英布。因犯罪脸上被刺字涂墨故称黥布。黥布归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公元前 196 年起兵反汉被杀。淮南:今安徽淮南一带。
- ⑨ 卢绾(wǎn):汉初封为燕王。公元前 195 年反汉,后投降匈奴。比:一作“此”。



- ⑩ 长沙:故长沙王吴芮之玄孙,或作吴产或作吴著或作吴羌。
⑪ 势疏:实力弱。

【译 文】

我私下里考察以往的情况,大概实力强大的诸侯王首先反叛。淮阴侯韩信为楚王时实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仗匈奴的力量,接着反叛;贯高凭借着赵国的力量,又反叛;陈豨军力精锐强盛,就又反叛;彭越依恃梁国的实力,就又反叛;黥布利用淮南的势力,也又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才反叛。长沙王封地内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不足以做反叛之事,功劳也最小,故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势力最弱却最忠诚,因此能够保全住自身和家人。当时长沙王没有反叛,并不是他的性情跟别的诸侯王不同,而是形势使他这样的。

曩令樊、郢、绛、灌据数十城而王^①,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②,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③:欲诸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菹醢^④,则莫若命樊、郢、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⑤。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注 释】

- ① 樊:即樊哙,汉初曾被封舞阳侯。郢:即郢商,曾被封为曲阳侯。绛(jiàng):即绛侯周勃,在诛诸吕、拥汉中功劳最大。灌:即灌婴,被封为颍阴侯。四人皆为汉初列侯。
② 伦:辈,类,诸人。彻侯:秦汉时爵位名,是当时二十级爵位的最高一级。多为异姓有大功者。
③ 已:同“矣”,句末语气词,表陈述。
④ 菹醢(zū hǎi):把人杀死剁成肉酱的酷刑。
⑤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更多地分封诸侯而削减其力量,即把一个诸侯国分



为更多小侯国。

【译 文】

如果让樊哙、郦商、绛侯周勃、灌婴领有几十座城池而称王，现在即使已经败亡了也是可能的。假如韩信、黥布、彭越之类只是被封为列侯，即使至今还存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治理国家的大政就可以知道了：要想让所有诸侯王都忠心归附中央政权，那么莫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国小力弱；如果要臣下不至于被剁成肉酱，那么莫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绛侯周勃及灌婴那样使其为侯不封王；如果要想天下太平安定，要皇上没有臣下反叛之忧，莫如更多地分封诸侯来削减诸侯的力量。诸侯国势力弱就容易按道义调遣他们，诸侯国小，就不会产生邪恶的想法。

大 都^①

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②：“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③，赋车各千乘焉^④，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无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⑤，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⑥，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⑦，是轻本而重末也^⑧。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⑨，楚国云乱^⑩，王遂死于乾溪芊尹申亥之井^⑪。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弛必至心^⑫。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



【注 释】

- ① 此文针对诸侯势力过大威胁汉朝统治的弊端,以楚灵王大城陈蔡等,终致其势力过大而为乱,灵王身死的故事及人患脚肿病使身体失去支撑为喻,劝说汉文帝要尽快削藩。大都,使都邑过大。
- ② 楚灵王:春秋时楚王,楚共王之子,康王之弟,名围,鲁昭公元年杀其侄郢敖自立,在位十二年,楚内乱自杀而死。范无宇:即《左传·襄公三十年》及《昭公四年》之“申无宇”,楚臣。
- ③ 大城:扩大城池。陈、蔡、叶(shè)、不羹(láng):皆春秋时楚国城邑名,可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 ④ 赋车:兵车。古时按田赋多少出兵,故赋可为兵(军队)代称。乘(shèng):车一辆为一乘。
- ⑤ 疑:通“拟”,对等、并列。
- ⑥ 并令:同号令,指大臣也如同君王一样发号施令。
- ⑦ 重禄之臣:指权臣、重臣。
- ⑧ 本:指中央政权。末:指诸侯国。
- ⑨ 公子弃疾:即楚平王,楚灵王之弟,鲁昭公十四年(前 528)即位,在位十三年。
- ⑩ 云乱:纷乱如云,形容大乱之甚。
- ⑪ 乾溪: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芊尹:当为“芊尹”之讹,何本作“芊尹”,驰兽之官名。申亥:人名。《史记·楚世家》说:“(灵)王死申亥家”。《左传·昭十三》:“王缙于芊尹申亥氏。”
- ⑫ 驰必至心:比喻将危害国家政权的关键。

【译 文】

从前,楚灵王问范无宇说:“我打算扩建陈、蔡、叶和不羹四座城池,使它们的兵车发展到千辆,也就足以抵挡晋国了。再加上楚国原有的力量,诸侯也许会前来朝拜吧。”范无宇说:“不可以,我听说大夫的都邑太大了与国都相仿后,大臣就会同君王分庭抗礼,这是产生祸乱的开端。都邑同国都相等了,就会引起争权夺势,大臣权势若同君王等同了,就会同君王一样发号施令,那是祸端深重的



源头。现在要扩建陈、蔡、叶和不羹的城池，如果实力不够，就不足以威慑晋国；如果给予充实的资财，又委派握有重权的大臣，便是减少中央权力增强地方实力的做法。我听说‘尾巴大了就摇不动，树梢大了一定会折断’，这样做难道不是想向诸侯施加威严吗？可是最终成为楚国祸患的一定是这四座城吧啊。”楚灵王不接受范无宇的意见，果然扩建了陈、蔡、叶与不羹四个城邑，增加了军队，派遣了重臣。这一年，诸侯果然前来朝拜。过了不几年，陈、蔡、叶与羹四城中人，有的拥戴公子弃疾于内部向朝廷发难，楚国大乱，楚灵王因而死在乾溪芋尹申亥家的井中。这样来治理国家，不是很令人痛惜的吗？可悲啊，中央力量小而地方力量大，必然危害到朝廷。时事啊时事，竟让人如此痛惜！

天下之势方病大尪^①，一胫之大几如要^②，一指之大几如股^③，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④，一二指搐^⑤，身固无聊也^⑥。失今弗治，必为锢疾^⑦，后虽有扁鹊^⑧，弗能为已。此所以窃为陛下患也。病非徒尪也，又苦蹠戾^⑨。元王之子^⑩，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⑪。惠王之子^⑫，亲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⑬。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⑭。臣故曰“非徒病尪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注 释】

- ① 尪(zhǒng):同“瘡”，脚肿病。文中“尪”字比喻诸侯实力太大威胁朝廷的危机局势。
- ② 胫:小腿。要:同“腰”。
- ③ 指:同“趾”，脚趾。股:大腿。
- ④ 平居:平时，平常。信(shēn):通“伸”，伸展。
- ⑤ 搐(chù):抽动、抽搐。
- ⑥ 无聊:没有依靠，无法支撑。聊:赖，依恃。
- ⑦ 锢疾:顽症，难治之疾。锢:通“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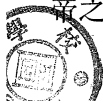
- ⑧ 扁鹊：战国时名医，姓秦，名越人。
- ⑨ 蹠戾(zhí lì)：又作“跖戾”等，脚掌扭曲变形。
- ⑩ 元王：楚元王刘交。
- ⑪ 从弟之子：指楚王刘戊。
- ⑫ 惠王：齐悼惠王刘肥，汉文帝的兄长。
- ⑬ “今之”句是说齐王刘则乃汉文帝兄长刘襄之子。
- ⑭ 疏者：关系远的，此指元王、惠王的后代。

【译 文】

目前天下的形势就如同一个人患脚肿病，一只小腿粗得几乎像腰一样，一个脚趾肿得几乎有大腿粗，这是一种极可怕的病。平时不能屈伸，一两个脚趾抽动，身体就像失去支撑。如果错过日前的治疗机会，以后一定会成为顽症，日后即使出现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这便是我为陛下担忧的原因。国家的形势不仅仅像患脚肿病那样，而且还苦于脚掌扭伤之痛。楚元王的儿子刘郢，是当今皇帝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当今皇上的堂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襄，又是陛下亲哥哥刘肥的儿子；现在继承齐王之位的刘则，又是陛下亲哥哥儿子的儿子。在陛下的至亲当中有的尚没有分封到一块土地，来维持国家的安定，而那些关系不太近的诸侯王却掌握着大权威胁天子。所以我才说“国家不仅患了脚肿病，而且又苦于脚掌被扭伤”，能让人痛哭的，正是这种病啊。

等 齐^①

诸侯王所在之宫卫^②，织履蹲夷^③，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④，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⑤，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则，诸侯王乃埒至





尊也^⑥。然则,天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⑦?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⑧。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 天子卫御^⑨,号为大仆^⑩,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 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 妻既已同,则夫何以异? 天子宫门曰司马^⑪,阑入者为城旦^⑫;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⑬。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⑭,罪已均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令言是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注 释】

- ① 此篇言诸侯在称谓、适用制度及所用服饰名号用度诸方面与皇帝等齐无差,就会造成下僭拟其上的变乱,意在劝汉文帝制定区分尊卑贵贱的制度。等齐:指君臣相等无差。
- ② 宫卫:即宫禁。指皇帝或诸侯王居住之宫殿,因其警卫森严,臣下不得擅自出入,故称。
- ③ 织履蹲夷:铺上草席蹲坐,这里指拜见诸侯王的仪式。夷:亦作“蹠”。下句“在所”,潭本作“所在”,以“所在”合于文义。
- ④ 郎中:官职名,即郎中令,掌管宫殿掖门户,下属有大夫、郎、谒者。取告:听取命令。
- ⑤ 平端:指行为端庄合于身份。
- ⑥ 埒(liè):等同,与……平等。至尊:指皇帝。
- ⑦ 撰:刘师培《贾谊新书斟补》认为当作“选”。选,齐等。然:这样,如此。
- ⑧ 秩:俸禄,秩俸。二千石: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郡尉的俸禄均为二千石。
- ⑨ 卫御:警卫及侍御之人。



- ⑩ 大(tài)仆:即太仆,官职名,汉代为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马及牧畜之事。大:同“太”。
- ⑪ 司马:这里指汉代掌管宫门之官。
- ⑫ 阑入:擅自进入。城旦:秦汉时对犯人进行的一种白昼守卫御敌,夜间筑城的刑罚。
- ⑬ 弃市:古代的一种刑罚,在集市上斩杀罪人。
- ⑭ 一等:一样,相同。

【译 文】

诸侯王所居住的宫殿,受人拜见的仪式及各种设施,都用皇帝所在宫殿的情况比并之,即中令、谒者来拜谒听取诏令,也都用事奉皇帝的规则形式接见,臣下和民众对诸侯王若不廉洁或行为不恭谨敬重,也用臣下事奉皇帝不敬的法规处罚之。有人对此解释说同样使用汉朝法令,事奉诸侯王就是事奉皇帝。这样做就是把诸侯王等同于皇帝了。可是天子同诸侯,臣子对于他的属下,能够如此地等同吗?天子的相,号称丞相,佩黄金之印;诸侯的相,也号曰丞相,佩黄金之印,他们的尊贵程度并无不同,年俸都在二千石以上。天子的众卿年俸二千石,诸侯的众卿年俸亦二千石,那么天子之臣和诸侯之臣便地位相等了。做君主的高于臣子而尊贵,现在为臣子的地位相等了,那么对待天子之臣和诸侯之臣的法则又怎么不相同呢?天子的侍卫人员号曰太仆,佩银印,年俸二千石;诸侯王的侍御者也号曰太仆,佩银印,年俸二千石,这样诸侯的侍御同天子的侍御便相同了。侍御者待遇既然已经相同了,那么车马及用具又怎么不相同呢?天子的母亲号曰太后,诸侯的母亲也号曰太后,天子的妃子号曰皇后,诸侯的妃子亦号曰皇后。那么诸侯贬损什么而天子又能提高什么呢?诸侯的妻妾同天子的妻妾既然已经名位相同,他们的丈夫还有什么不同的呢?掌管天子宫门的官员叫司马,擅自进入之人要治城旦罪;掌管诸侯宫门的官员也叫司马,擅自进入诸侯宫门之人亦治城旦罪。诸侯同天子的宫门



都叫官门,擅自闯入者也都治弃市罪。宫殿门禁的名称都一样,其禁卫森严程度也都一样,擅入者的罪行也相同了。天子的话叫做诏令,诏令甲诏令乙就是这样;诸侯王的话也叫诏令,诏令之言辞也叫甲乙,这样相同的称谓。天子的谦称自称陛下,诸侯的谦称亦自称陛下。天子的车辇叫做乘舆,诸侯的车辇也叫乘舆,乘舆的名称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什么是君主,什么是臣下呢?

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①。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乱且不息,滑曼无纪^②。天理则同,人事无别。然则,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特面形而异之耳^③。近习乎形貌^④,然后能识,则疏远无所放^⑤,众庶无以期,则下恶能不疑其上^⑥? 君臣同伦^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 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⑧,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⑨:“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孔子曰^⑩:“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⑪,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而此之不行,沐淩无界^⑫,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注 释】

- ① 天根:人的自然禀赋。形容:面目容貌。
- ② 乱且不息,滑曼无纪:陶鸿庆《读诸子札记》认为此二句互倒,今从。滑(gǔ)曼:混乱,纷乱。
- ③ 特:只是。面形:相貌。
- ④ 近习:亲近熟悉。
- ⑤ 放:同“仿”,相同,相近。
- ⑥ 恶(wù):怎么,哪里。疑:通“拟”,比拟。
- ⑦ 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⑧ 从容:举动,行为,行动。
- ⑨ “《诗》云”以下四句引自《诗经·小雅·都人士》,“黄裳”原作“黄黄”。“之望”原诗作“所望”。



- ⑩ 两孔子曰之文，见于《礼记·缙衣》。
⑪ “下可类而志也”之“类”，乔木、沈本作“述”。
⑫ 沐浹：轻慢无规矩，纷乱不成体统。

【译 文】

人们的情状并无不同，人的面貌长相相似，人与人间贵贱的区别并不是由天然禀赋呈现在面容上。所用来区别贵贱、明了尊卑的，是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人与人之间混乱而无规矩，就会动乱不止。天理相同，人事没有区别。可是所谓人臣和君主的不同，并不是靠有统治天下的办法和辨识尊卑的规则，只是人的面貌长相不一样而已。亲近熟悉了身形面目以后，之后才能熟识，如此就会使疏远不亲近的人不相识，民众们失去希望，那么属下就不能不越分自比之于其上司。君臣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方式相同，地位不同的人服饰相同，那么地位高的人怎能不对其下属感到迷乱呢？孔子说：“统治百姓的人，衣服不能变换不定，行为举止有一定的定规，以便让人民行为一致，那么百姓之德就会整齐划一。”《诗经》说：“那个宗周镐京的人，身着狐皮之裘和黄色下衣。”“他将要回到镐京去了，那镐京是众百姓敬仰的地方。”孔子说：“地位在上者能够一接触就了解他的为人，地位在下的人可以通过言行表现出其意向，这样国君对其臣下就不会疑虑，而臣下对其君就不迷惑。”可是这种情况若得不到遵行，便可轻慢混乱没有边际，可以深深忧叹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服 疑^①

衣服疑者^②，是谓争先；泽厚疑者^③，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限，是谓争尊。彼人者，近则冀幸^④，疑则比争。是以等级分



明,则下不得疑;权力绝尤^⑤,则臣无冀志。故天子之于其下也,加五等已往^⑥,则以为臣,臣之于下也,加五等已往,则以为仆,仆亦臣礼也。然称仆不敢称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

【注 释】

- ① 此篇贾子言从制定有关服饰制度入手,规度君臣、上下级名号用度,让人们各守尊卑本分伦纪,不得僭越,以达到臣不拟主,贱不冒贵,社会安定的目的。
- ② 衣服疑:在服饰上超越本分,违反制度。疑:通“拟”。
- ③ 泽厚:禄位高。
- ④ 冀幸:希望侥幸得到好处。
- ⑤ 尤:同“尤”,突出,优异,特别高于他人。
- ⑥ 加:超过。五等:五种爵位,即公、侯、伯、子、男。对诸侯来说,则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爵禄之人为其下。

【译 文】

地位低的人服饰越过本分同地位高的人相同,就叫做抢先;禄位超越本分,叫做争赏;权力超越职位,叫做争强;等级待遇没有限制,就叫做争夺尊位。凡这种人,靠近地位高的人就希望意外地得到好处,做事超越本分就要争着和他人等同。因此如果人们间等级分明,则属下不能超越本分行事;为上者如果权力突出,那么臣下就不会有非分之想。所以天子对于其属下超过五个爵位以下的,都当作臣子;臣子对于属下,超过五个爵位以下的都称为仆人。称仆也是称臣之礼节,然而之所以称为仆人而不称作臣子,是因为尊崇天子,避免嫌疑。

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①,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②,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



章异^③，则符瑞异^④，则礼宠异，则秩禄异^⑤，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⑥，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故高则此品周高^⑦，下则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临之^⑧，埤人者品此承之^⑨，迁则品此者进，绌则品此者损^⑩。贵周丰，贱周谦^⑪。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⑫，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⑬。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

【注 释】

- ① 至适至和；潭本作“至粗”。上句“制服”即制定服饰制度之义。
- ② 依文意“名号异”当于下句重现一次，以下各句同此。
- ③ 旗章：旗帜和名号。
- ④ 符瑞：当指符节珪璧印章之类代表身份之物。
- ⑤ 秩禄：俸禄。
- ⑥ 环佩：标志身份的佩玉。
- ⑦ 此品：种类，各类东西。周：全，全部。
- ⑧ 加人：高于他人，超过他人，指升迁。品此：依照这个标准。
- ⑨ 埤(bēi)人：低于他人。埤：低下。
- ⑩ 绌：通“黜”，贬斥，降职。损：贬谪。上文之“加”指升迁。
- ⑪ 谦：通“歉”，缺少，减损。
- ⑫ 检：法度。
- ⑬ 僭(jiàn)：超越职分，冒用在上者之权行事。

【译 文】

制定服饰规则的原则是，取合适身体肌肤的服饰给百姓，把最好最神灵活现的服饰献给帝王。并为之裁缝出带有奇特花纹之服饰，来区别上下贵贱的不同。因此地位高低不同，则名号就不同，名号不同，则权力也不同，权力不同，则做事方式不同，做事方式不同，则旗帜和名章不同，旗帜和名章不同，则符瑞不同，符瑞不同，



则所用礼节不同,所用礼节不同,则俸禄也不同,俸禄不同,则冠履不同,冠履不同,则衣带不同,衣带不同,则佩玉不同,佩玉不同,则车马也不同,车马不同,则妻妾名号不同,妻妾名号不同,则禄位不同,禄位不同,则宫室不同,宫室不同,则床席被褥也不同,床席被褥不同,则所用器皿也不同,所用器皿不同,则饮食不同,饮食不同,则祭祀对象不同,祭祀对象不同,则死丧之事处理方式也不同。所以地位高这一切普遍都高,地位低则这一切普遍都低。地位高于人者依此办理,地位低于人者则遵从这一切;地位升迁则这一切增进,被贬斥则这一切都减损。地位显贵则这一切普遍加强,地位卑下则这一切普遍减弱。人的贵贱要在这些事物上分出等级,服饰标志也要分出等别,人们间的等级制度既然已经设立,人们就要各自处于应在的位置,人们都遵循其规则。对擅自减损者要责难,对越权行事者要惩罚。建立法纪要使人精熟之,设立官职来管理民众。这样天下人看到人们的服饰便知道他的贵贱,看到他的旗帜徽章便知道他的权位,这样就会让人安分守己,把目标定在自己的位置上。

故众多而天下不眩,传远而天下识祗^①。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②。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③,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④,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

【注 释】

- ① 识祗:知道恭敬。祗:恭敬,敬奉。
 ② 人伦:人与人之等级。
 ③ 几(jī):同“冀”,希望。下“几”字同此。疑:通“拟”,等同,比拟。
 ④ 凌:超越。等:与……齐等。

【译 文】



因此尽管服饰差别众多可是天下人不疑惑,即使到了遥远处而天下人也知道恭顺。尊卑情况既已明确,上下已经分明,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遵行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对于臣下,就如同太阳和星辰一样区分明显。臣下不侥幸地希望与君主等同,卑贱者不希望侥幸地冒犯尊贵者。在下的不图谋超越或与上位者等同,那么在上者就地位尊贵,做臣下的不超越等级位置,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安定。各人谨守伦常法规,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因由。

益 壤^①

陛下即不为千载之治安^②,知今之势^③,岂过一传再传哉? 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④,豪横而大强也,至其相与,特以纵横之约相亲耳^⑤。汉法令不可得行矣,犹且槁立而服强也。今淮阳之比大诸侯^⑥,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楚御哉^⑦! 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⑧,以代、淮阳耳^⑨。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⑩,亦以之二国耳。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⑪。方今制在陛下,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⑫!

【注 释】

- ① 此篇贾谊向汉文帝建议通过增加诸王子的土地的办法,来藩卫捍御汉王朝中央政权。益壤:增加封地。
- ② 即:如果,假如。
- ③ 知今之势:“知”《汉书·贾谊传》作“如”,当以“如”为是。
- ④ 犹且:将要。
- ⑤ 纵横之约:即诸侯王间同中央政权彼此的约定。
- ⑥ 淮阳:汉侯国名,汉高祖刘邦所置,地在河南淮阳。
- ⑦ 楚:当为“禁”字之误,沈本、程本均作“禁”。



- ⑧ 藩捍：藩屏保卫者。
- ⑨ 代：汉侯国名，最初汉文帝即封于此，故地在山西东北部。文帝即皇位后，分代为两国，封其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当时代王是刘参。
- ⑩ “唯皇太子”二句：依文意当与上句互倒。
- ⑪ 饵：被吞食者。
- ⑫ 工：通“功”，功劳，功绩。

【译 文】

陛下如果不创立可以延续千万载的安定形势，按照现在的情势，天下怎能超过承传一代两代呢？诸侯们将要人人放纵不易控制，至于那些实力强大能横行无忌的郡国，仍然行动一致，听从指挥，只是因为中央的相互约定而已。否则汉朝廷的法令就不会在他们那里得到执行了，是因为他们自恃实力强大不屈服啊。现在淮阳国同那些实力大的诸侯相比，只不过是脸上的斑点同脸相比，哪里值得有所禁止和防范呢？陛下所侍仗可以作为藩屏者，只有代和淮阳二国而已，皇太子所依靠的，也只是这两个侯国。代国北边同匈奴为邻，能自我保护不被侵害就够了，现在淮阳的情况，恰恰足以成为大国吞食的对象而已。现在设立侯国的法规政令都为陛下所出，统治国家任命太子，也恰恰容易成为引起大国的发难的借口，怎能称作千载之功呢？

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黄帝者^①，炎帝之兄也^②。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③，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螬毛而起^④。高皇帝以为不可，剽去不义诸侯^⑤，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⑥，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⑦。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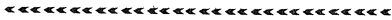


- ① 黄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姓公孙,号轩辕氏。后又改姓姬,号有熊氏。史载他曾败炎帝于阪泉,杀蚩尤于涿鹿之野。
- ② 炎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姜姓,因以炎德而王,故称。黄帝、炎帝之关系不见史传。另此黄帝杀炎帝之处所亦与史传记载不同。
- ③ 涿鹿:古山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相传为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
- ④ 蝥:同“猬”即刺猬。
- ⑤ 剽:削。诸侯:当为“诸子”之误。
- ⑥ 上东门:东向之门中最北面的门。诸子被封之地皆在关东,故在上东门立之。
- ⑦ 大便:大志,大旨,大的方面。

【译 文】

做君主的行为同百姓不同。百姓注重小事,讲究细微末节,以便在家乡邻里中立身显名。做君主的关心的是天下是否安定、政权是否稳固。从前黄帝是炎帝的哥哥,炎帝无道,黄帝在涿鹿之野向他进攻,鲜血流淌得漂没了盾牌,黄帝杀死了炎帝而占有了他的土地,天下才安定。汉高祖皇帝瓜分天下,来分封功臣,反叛的人犹如刺猬之毛纷纷兴起。高祖皇帝认为这样不行,剥夺了不义诸子的土地,让其国王暂时空缺。然后选择吉日良辰,在洛阳上东门之外立各位太子为王,诸太子全部被封为王,天下因此安定。所以说大人不被小事所诱导,不被细微末节所牵制,而是要在大事上立志而成就大功业。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①,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类良有^②,所至逋走而归诸侯,殆不少矣。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③。陛下岂如早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令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④,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⑤,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⑥。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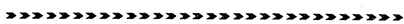
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终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县属汉，特以资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注 释】

- ① 越：经过，超过。两诸侯：即梁和淮阳两侯国。县：同“悬”。悬挂无所依。
- ② 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此二句义不可解，程本连下二句依《汉书》作：“使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中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其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今且从之。
- ③ 奉地：为皇上进献物品之地，此指朝廷直接辖地。
- ④ 睢(suī)阳：汉时梁国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 ⑤ 新郑：《汉书·贾谊传》作“新郟”。
- ⑥ 陈：春秋时陈国故地，在今河南淮阳。包：取，取道。键(jiàn)：连接，相连。江：长江。

【译 文】

现在淮南之地距都城远者有几千里，经过两个诸侯国如同汉中央政权之悬地，百姓之苦难是很严重的。那里的官吏和百姓们来往于长安者，倾尽家财做衣服，走到半路上衣服便破败不堪了，各种钱财费用都用在在这方面，他们都苦于为汉之悬地而想要自立为侯国，至于那种逃跑投奔其他诸侯的人已经很多了。这里终究不可为朝廷直接管辖之地。陛下哪里如尽早顺应这种情况，与其让他人人为此郡县之长官，哪里比得让自己的子弟为其侯王呢！依臣之愚计，希望陛下把全淮南之地赐给淮阳王，梁国如果有后代为王，可割除淮阳北边两三个县和东郡赐给梁国，如此则无后患了；代王可以迁都到睢阳，梁从新郑以北到黄河，淮阳直至陈地南边和长江相连。如此一来，实力大的诸侯存有不轨之心者，即使吓破胆也不敢图谋反叛。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代国和淮阳两国而已，皇太子也依靠这两国。依臣之计，梁国足以抵御齐、赵两国，淮阳也



足以抵挡吴、楚两国,陛下可以高枕而卧,终究没有山东诸国反叛的忧虑了。我私下里认为这便是两代人(即皇帝和太子)安宁之计。如果让淮南长久地为汉之一郡县,那只是让它成为奸人图谋不轨之资本罢了,希望陛下稍稍留意一下此言!



贾谊新书卷第二

权 重^①

诸侯势足以专制^②，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③，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④，有仇讎之怨，犹之无伤也^⑤。然天下当今恬然者^⑥，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⑦，陛下且见之矣^⑧。

【注 释】

- ① 此文言诸侯权势实力过大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提醒汉文帝若不及时做出削藩决断，日后会终成子孙之患。
- ② 专制：不听节制，专断专行。
- ③ 令冠：指少年男子。处女：少女。
- ④ 生：同“性”，性情、性格。夏育：周时卫国勇士，力大无比。
- ⑤ 犹之：还是，也是。无伤：没有妨害，没有关系。
- ⑥ 恬然：安然，安宁无事。
- ⑦ 偕冠：普遍进入壮年。
- ⑧ 陛下见之矣：此句下乔本、沈本有“岂不苦哉！力能当为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诸字。



【译 文】

诸侯的势力达到足以不听节制专断专行的程度,其力量到了足以做叛逆之事的程度,即使是少男少女,也不能说他们不敢做叛逆之事;如果他们的势力未达到专断专行,不听节制的程度,力量没达到可以做叛逆之事的的地步,即使性情有如夏育,又怀有深仇大怨,也没有妨害。然而天下如今平静无事的原因,是由于诸侯王都尚年青。今后不过几年,诸侯们都年盛力壮了,陛下将要很快看到这种情况了。

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颀指如意^①,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②。苟身常无意^③,但为祸未在所制也^④。乱媒日长^⑤,孰视而不定^⑥,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⑦,可谓仁乎?

【注 释】

- ① 颀指如意:言指使一切均如其意。颀指:用面部表情示意指挥人。颀:下颌。
- ② 知:同“智”,智慧,智谋,明智。
- ③ 无意:陶鸿庆以为“无患”之误,今从。无患:无事,无忧,无灾祸。
- ④ 制: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认为乃“形”字之误,今从。
- ⑤ 媒:指根源,酝酿过程。
- ⑥ 孰:同“熟”,熟习,习惯。
- ⑦ 曹、勃:指曹参、周勃,二人均汉初功臣。曹参:汉初沛县人,佐刘邦灭秦,封平阳侯。惠帝时任相职,一仍萧何规章制度。周勃:汉初沛县人,从刘邦反秦,以军功为将军。刘邦领有天下后,封为绛侯。惠帝时曾任太尉之职,吕雉死后,与陈平诛诸吕,迎立汉文帝即位。

【译 文】

那秦朝统治者日夜深切地思虑,竭尽心力地除去六国给他们



带来的忧患。如今陛下控制天下局势，指挥一切都称心如意，却因故积成了六国那样的祸患，很难说是明智了。即使自身没有意外，但是灾祸常常在未露端倪时便已经酝酿了。变乱的根源每天都在增长，陛下却熟视无睹，不能作出决断，待陛下万年之后，江山传给老母和幼子，即使曹参、周勃也不会使国家安定，这能够算是仁吗？

五 美^①

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②，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③。天子无可以徼幸之权^④，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⑤，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注 释】

- ① 此篇论述了如果采取“割地定治”一项措施后，就会取得“明”“廉”“仁”“义”“圣”五种美誉的功效。这里仍然体现了贾谊在此前几篇中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
- ② 菹醢(zū hǎi):古代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 ③ 辐凑:亦作“辐辏”，像车辐聚于轴心那样从周围聚集而至。辐:车轮上的辐条。
- ④ “子”一作“下”，沈本、乔本作“下”，当从。徼幸:同“侥幸”，意外地取得成功。
- ⑤ 细民:指平民百姓。

【译 文】

国内的形势，就如同身体指使胳膊，胳膊指使手指一样，没有



不服从指挥的。诸侯国的君主敢于自杀却不敢反叛，因为他们心里知道如果反叛就一定会被剁成肉酱而已，所以他们不敢怀有不轨之心，而是如同车辐齐聚于车毂一样而并归于天子。如果天下没有靠侥幸获取政权的情况，没有引起祸端导致动乱根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知道安分守己，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圣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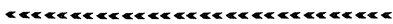
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①，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②，举使君之^③。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④，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⑤，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注 释】

- ① 赵幽王：即刘邦的儿子刘友，初封淮阳王，后徙赵王。楚元王：即刘邦之异母弟刘交。
- ② 须：通“颀”，等待。
- ③ 举：皆，全部。
- ④ “为徙”句：《汉书·贾谊传》无“于彼”二字。
- ⑤ 诚：姑且。定治：又作“定制”“定地”。

【译 文】

分割侯国土地建立制度，齐国可分为若干国，赵国、楚国亦分成若干国，其割地之制皆有条理章法。在这种情况下，齐悼惠王的子孙就要按次序分到祖上的一份土地而称王，一直到土地分完为止；赵幽王及楚元王的子孙也都依长幼次序得到其祖上的一份封地；燕、赵、淮南诸国及其它侯国也都如此。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侯王，也要在他的封地内建立若干小国，先把王位国土空在那里，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后再都让他们去做国王。诸侯的爵位土



地被削减而归入汉王朝的，或者改迁其侯国的，要把这些地方如数分给他们的子孙，作为补偿。所以对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均不会从中获得好处，只是为了国家太平罢了，这样国人就会都知道陛下廉洁。

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①。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②，上无诛伐之志，上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注 释】

- ① 虑：大概。
② 背：一作“倍”。

【译 文】

分割土地建立侯国的制度一经确立，宗室子孙大概没有谁不被封为王的。此制度确立之后，臣下就没有了背叛朝廷的想法，皇上也就没有讨伐臣下的意思，上下皆互相欣喜友爱，诸侯也归顺亲附于天子，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仁惠。

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命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①，柴奇、启章之计不萌^②，细民乡善^③，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

【注 释】

- ① 贯高：赵王张敖之相，因欲暗杀刘邦，事败自杀。利几：本为项羽部将，归汉后封为颍川侯，后因反汉被杀。
② 柴奇、启章：二人皆淮南王刘长谋士，都参与了淮南王的反叛。柴奇亦作“棧奇”，启章亦作“开章”。
③ 乡：同“向”，向往，归向。



【译 文】

分割土地建立侯国的制度一经确立,为帝之道就恢复圣明,为臣之心也会恢复到公正无邪,法制确立了没有人触犯,朝廷的命令就会通行无阻无人违抗,贯高、利几之类的阴谋就无法产生,柴奇、启章之类的诡计就不会再度萌发,百姓都一心向善,大臣也都顺从效忠,这是圣上的制度使社会这样的,如此,天下之人便都知道陛下的大义。

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①,待遗腹^②,朝委裘^③,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

一动而五美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五美^④?

【注 释】

- ① 赤子:幼儿。此指年幼的皇帝。天下:据文意“天下”当在“安”字前为其陈述对象。
- ② 待:一作“植”,植,通“置”。
- ③ 委裘:指已故皇帝的衣冠。委:置放。裘:衣裳,衣服。
- ④ 谁:同“孰”“何”,怎么,什么。《汉书·贾谊传》无句末“五美”二字,今从。

【译 文】

分割土地封王的制度一经确立,即使是出生不久的幼儿临朝,国家也会安宁太平,即使待立遗腹子为皇上,让群臣朝拜先皇的衣冠,天下也不致于动乱,这样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宗庙也会一直被供奉,江山就会世代承传,没有断绝之时。因而当代能太平,后代也会称颂陛下圣明。

实行这一项措施,却能建立五种美好功业,陛下您又忧虑什么而不长期实行下去呢?



制不定^①

炎帝者^②，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③，血流漂杵^④。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

【注 释】

- ① 此文借黄炎二帝之战及汉高祖、汉文帝时诸侯相继叛乱的史实，说明地制不定便引发诸侯叛逆，又以屠牛坦解牛为喻，说明“权势法制”为“人主之斧斤”的道理，劝说文帝使用权势法制，限制诸侯的势力，然后再施以仁义恩泽，以巩固中央集权。
- ② 炎帝：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姜姓。据传发祥于姜水流域，后一直发展到中原地区，曾与黄帝大战于河北涿鹿，被打败。
- ③ 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
- ④ 杵(chǔ)：盾牌。

【译 文】

炎帝是黄帝的同父母兄弟，二人各占有天下的一半。黄帝行为君之道而炎帝不听从，因而二人大战于涿鹿的郊野，鲜血横流连盾牌都能漂浮起来。那是分割土地的制度不合适，从黄帝时就因此而受到困扰了。

以高皇帝之明圣威武也^①，既抚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以帝之势，身劳于兵间，纷然几无天下者数矣。淮阴侯、韩王信、陈豨、彭越、黥布及卢绾皆功臣也，所尝爱信也^②，所爱化而为仇，所信反而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③，岂有此变！



【注 释】

- ① 高皇帝:指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秦末沛县丰邑人,字季。秦二世元年(即前209)在陈胜起义军的影响亦于沛县起兵反秦,号沛公。与项羽共受怀王熊心之命分兵入关破秦,先入咸阳。项羽入关后,封刘邦为汉王,后与项羽相持五年,终灭项羽,建立汉朝,在位十二年。
- ② 爱信:宠爱信任。
- ③ 地里:犹地治、地制。蚤:通“早”。

【译 文】

凭借高皇帝圣明威武,已经安抚天下,登上天子的宝座之后,大臣进行反叛的竟达几十起。凭借天子的威势,却要亲自在战场上奔波劳顿,纷纷然差点多次丢掉天下。淮阴侯韩信、韩王韩信、陈豨、彭越、黥布和卢绾都是功臣,都曾为汉高帝宠信的人,汉高帝当年宠爱的人转而变作仇人,所信任的人反而变成了作乱的人,不是很奇怪吗?如果分封土地的制度早些确定下来,怎会有这样的变乱呢!

陛下即位以来,济北一反,淮南为逆,今吴又见告,皆其薄者也^①。莫大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②,天下非有固安之术也,特赖其尚幼,偷猥之数也^③。且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④。同姓袭是迹而处^⑤,骨肉相动,又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长此安穷!明帝尚不能以安,后世奈何!

【注 释】

- ① 薄:指实力弱小,言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皆势力小者。
- ② 澹(dàn)然:平静的样子。故:变乱、叛乱。
- ③ 偷猥:应作“伦猥”,指伦侯和猥侯,这两种侯都是只有封爵没有食邑的地位比列侯更低的封侯。
- ④ 易其所以然:更改法制,使其不能这样。



⑤ 袭:因袭承袭。

【译 文】

自陛下即位以来,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淮南王刘长亦发动叛乱,现在吴王刘濞对抗汉法又遭告发,他们都是势力弱小的侯王。势力最大的诸侯之所以至今天没有举动,并不是朝廷有安定他们的办法,只是因为这些诸侯王年纪尚小,又属于地位低的诸侯之流。而且那些异姓侯王依恃其力量强大而反叛,朝廷幸而战胜了他们,而朝廷又不改变造成这种局势的状况使其不至如此。同姓侯王因循异姓侯王的做法,骨肉相残的征兆已经产生,其情势也会如异姓王那样发动叛乱。对灾祸变乱,又不知如何改变,长此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当今的圣明君主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太平,后世又将如何处置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①,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②。然至髀髀之所^③,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④。今诸侯王皆众髀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⑤,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注 释】

- ① 屠牛坦:相传为春秋时善于宰牛的屠夫。坦是他的名,屠牛是其从事的职业。
- ② 象理:依据骨缝、纹理。
- ③ 髀髀(kuān bì):指大的骨头。髀:骨盆。髀:大腿之骨。
- ④ 慕志:向往投奔之意。
- ⑤ 婴:加,用。

【译 文】



屠牛坦一天宰杀十二头牛而刀刃照样锋利如初，因其敲击、切割都按骨之缝隙肉之纹理进行。然而一遇到大骨头，不是用斤就是用斧了。仁义恩惠，这是帝王的刃锋；权势法制，这是帝王的斧斤。势力已经确定，权力已经够用之后，就要施以仁义恩惠让臣民受益，因此恩德广施于天下，百姓就有思慕向往之心。现在的诸侯王都是大骨头，放弃斧斤，而要用刀锋去削割，我认为刀刃如果不断便是出现缺口。为什么不对淮南王、济北王施以德泽呢？因为形势不允那样做。

审 微^①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②，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③。

【注 释】

- ① 本文通过卫侯朝周、晋文复周襄之位、叔孙于奚败齐、宓子禁民割麦等历史故事中各人物所提非分之求不被恩准情节的叙述，劝说汉文帝要建立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制度，杜绝超越本分的现象，使人人守上下之分，遵度向道。
- ② 当：同“倘”，倘若。轻始而傲微：对事情的开端和细微之处不在乎。
- ③ 子民者：指统治者。

【译 文】

“不能因为善事小就认为它没有好处而不去做，也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就认为它没有害处就去做。”但也不是说做了一点好事就足以给国家带来好处，做了一点不好的事就足以给国家带来祸乱。



可是如果对于事情的开始和萌芽状态放任自流,那么最终一定会出现大的祸乱,因此做统治者的一定要慎重对待。

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遂奸^①,势有召祸。老聃曰^②:“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③:“备患于未形^④,上也。”语曰:“焰焰弗灭^⑤,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⑥。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⑦,悲一跬而缪千里也^⑧。

【注 释】

- ① 遂奸:引起邪恶之事。遂:一作“起”。
- ② 老聃(dān):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据说今本《老子》八十一章为其所著。下文见《老子》第六十四章。
- ③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人,曾任齐相,辅佐齐桓公成为诸侯盟主。下句化自《管子·牧民》“惟有道者备患于未形”。
- ④ 未形:未出现之时。
- ⑤ 焰焰:火初燃时之火光。
- ⑥ 斧柯:斧柄。
- ⑦ 墨子(前478—前392)名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卒于楚。衢(qú)路:四通八达的路。
- ⑧ 跬(kuǐ):古时半步,即现在的一步。

【译 文】

人们登到高处总是要向远处眺望,下临深溪总要向下窥视,人的本性并不是具有远望或窥探的特性,是所面临的地势使他们这样的。某些事情有能引发奸邪之情的,某些情势有时能招致祸患。老子说:“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采取防范措施,在没出现动乱前就进行整治。”管仲说:“防患于灾祸形成之前,是上策。”俗话说:“火



势才发生时不予扑灭,到了大火熊熊时又将怎样呢?树木萌芽时不予砍伐,长成参天大树后再砍伐,将会折断斧柄。用智谋把事情扼杀在刚出现时,是其次的。”情势引起混乱,如同地形能让人迷惑。逐渐前行,忽而东忽而西改变了方向,人们自己却未察觉。所以墨子遇到岔路就哭泣,感到悲伤的是走错一步就会走错千里。

昔者,卫侯朝于周^①,周行人问其名^②。曰:“卫侯辟疆”^③。周行人还之,曰:“启疆、辟疆^④,天子之号也,诸侯弗得用。”卫侯更其名曰燬,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虽空名弗使逾焉。

【注 释】

- ① 卫侯:春秋时卫文公。
- ② 行人:外交官员。
- ③ 疆:一作“與”,又作“疆”。当以作“疆”为是。
- ④ 启疆、辟疆:开辟疆土。此言开辟疆土是天子的权力,所以说是天子所用之名号。

【译 文】

从前卫文侯去朝见周天子,周朝外交人员询问其名字,卫文侯回答:“卫侯辟疆。”周朝外交人员退去后,说:“启疆、辟疆是天子才用的名号,诸侯不能用。”卫文侯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作“燬”,之后周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拜。所以即使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名,也不能超越礼义名分。

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①,诸侯县下^②。周襄王出逃伯斗^③,晋文公率师诛贼^④,定周国之乱,复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⑤。文公辞南阳,请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听^⑥,曰:“周国虽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⑦,是二天子也。以地为少,余请益之。”文公



乃退。

【注 释】

- ① 隧：凿隧道为墓穴。
- ② 县(xuán)下：用绳子把棺椁吊入木穴。
- ③ 周襄王：名郑，惠王之子。襄是其谥号。周襄王出逃事载《史记·周本纪》。伯斗：不详。或当为“叔带”之误。
- ④ 晋文公(前? 一前 628)名重耳，献公之子，曾因骊姬之乱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在秦国帮助下返国为君。晋文公尊周室，叔带为乱，他纳周襄王，帮助平定叔带之乱，曾霸诸侯。共在位九年。
- ⑤ 南阳：在今河南省新乡。
- ⑥ 听：应允，答应，准许。
- ⑦ 伯父：指晋文公。周天子称势力强的同姓国君。

【译 文】

从前周代礼节，天子葬礼是挖隧道将灵柩送入墓穴中，诸侯的葬礼是用绳子把灵柩吊着放入墓穴。周襄王因叔带叛乱而出逃，晋文公率兵征讨叛乱者，平定了周的叛乱，恢复了襄王的皇位。因此周襄王封赏给他南阳的土地，晋文公对南阳之地辞而不受，而是请求襄王允许他死后按天子葬礼挖隧道将棺木送入墓穴。周襄王不答应，说：“周朝虽然已经衰落了，但还没有谁能代替他。天子才用挖隧道方式放棺材于墓穴，您如果也用这种葬礼，这是天子变成两个了。如果您认为赏您的地少，可以增加赏赐的土地。”晋文公于是退下了。

礼，天子之乐宫县^①，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者^②，卫之大夫也。曲县者^③，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④，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⑤，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缨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



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⑥。”

【注 释】

- ① 宫县(xuán):古代据人物的身份不同,所悬挂于乐器的形式也不同,四面皆悬的叫“宫县(悬)”,用于天子;南面不挂,只挂其它三面的叫“轩县(悬)”,为诸侯所用;南北均不挂,只挂在左右两面的,叫“判县(悬)”,大夫用;只一面悬挂的叫“直县(悬)”,用于士。
- ② 叔孙于奚:《左传·成公二年》作“仲叔于奚”。
- ③ 曲县:轩县之别称。
- ④ 繁缨:马鬃毛上的装饰,为诸侯所用。
- ⑤ 温:古邑名,在今河南温县。
- ⑥ 文中所载之事及孔子语均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及《孔子家语·正论解》,文字多有不同。

【译 文】

周礼规定,天子用乐用的是宫悬,诸侯用乐是轩悬,大夫所用乐为直悬,士用的是琴瑟。叔孙于奚是卫国的大夫,曲悬是卫国国君才可使用的乐制;繁缨,是君王才用的马饰。齐国人进攻卫国,卫叔孙于奚率军队迎击齐军,大败齐军。卫君因此把温地赏赐给他,叔孙于奚推辞而不接受,却请求使用曲悬的乐制,并请求朝拜时用繁缨作马饰,卫国国君答应了这种请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赏给他一些土地。音乐是国家存在的象征,国家是君王的象征。乐制被破坏了,礼制也就不存在了;礼制不存在了,政令也就跟着灭亡了;政令没有了,国家也会跟着灭亡了;国家灭亡了,国君也就没有了。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土地。”

必子治亶父^①。于是齐人攻鲁,道亶父^②。始,父老请曰:“麦已熟矣,今迫齐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归^③,可以益食,且不资寇。”三请,必



子弗听。俄而，麦毕资乎齐寇。季孙闻之^④，怒，使人让宓子。曰：“岂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热耘，曾弗得食也^⑤。弗知犹可，闻或以告，而夫子弗听。”宓子蹴然曰^⑥：“今年无麦，明年可树^⑦，令不耕者得获，是乐有寇也。且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⑧，丧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年不息。”季孙闻之，惭曰：“使穴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⑨，其除乱谋也远^⑩，故邪不前达。

【注 释】

- ① 宓(fú)子:即宓不齐,字子贱,春秋时鲁人,孔子弟子。亶父(shàn fǔ):即单父,为鲁邑,在今山东省单县。以下载宓子之事《史记·孔子弟子列传》有所记载。
- ② 道:取道于。
- ③ 艾(yì):同“刈”,割。傅郭:近郊的土地。
- ④ 季孙:即季孙氏,鲁国大夫,几代人在鲁国执掌政权,此指鲁昭公时重臣。
- ⑤ 曾:竟然,却。
- ⑥ 蹴(cù)然:恭敬有礼的样子。
- ⑦ 树:种植,栽种。
- ⑧ 加:变,变得。
- ⑨ 奸由:形成坏事的缘由。奸:奸:奸邪之事。蚤:同“早”。
- ⑩ 谋:一作“媒”。

【译 文】

从前宓子治理亶父之时,当时齐国人进攻鲁国,取道亶父。当初,父老请求说:“麦子已经成熟了,现在齐国进攻我国,百姓们各自割回近郊的麦子,可以增加粮食,而且也不会让这些麦子资助侵略者。”父老再三请求,宓子始终不答应。不久,麦子全部被齐国入侵者收割去了。季孙氏闻听此事后很愤怒,派人谴责宓子说:“不是很可惜吗!百姓们春耕夏锄,竟然未能吃到这些粮食。如果事先不知道还情有可原,听说有人把情况告诉了您,可是您却不



听。”宓子恭顺地说：“今年没有麦子，来年还可以重新种植，如果那些没有耕种的人也收获麦子，这便是让百姓为有侵略者而高兴。而且，收这一季麦子也不会使鲁国变得更强大，不收这一季麦子也不会使它变弱。如果让百姓们有了不劳而获的心理，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一定多年不愈。”季孙氏听了这番话，惭愧地说：“假如地下有洞可以钻进去，我怎么忍心再见到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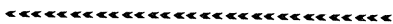
因此，明智的人觉察产生坏事的缘由会很及时，根除动乱的根源也会远在其出现前，所以邪恶的事不会出现在防范之前。

阶 级^①

人主之尊，辟无异堂^②。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③，廉远地则堂高^④；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⑤，施及庶人^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⑦，故其尊不可及也。

【注 释】

- ① 此文论述了建立等级严密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分明的伦理关系的主张，并阐述了君王以廉耻激励群臣、礼遇群臣，群臣以死报国效君及君臣和谐相处的主张。
- ② 辟(pi)：同“譬”，比如。下文“此其辟”之“辟”同。堂：殿堂。“堂”字下原有“陛”字，据《汉书·贾谊传》删。
- ③ 堂之上：《汉书》作“陛之上”。
- ④ 廉：殿堂之侧地。
- ⑤ 官师：官吏之低者。



- ⑥ 施(yì)及:延及,直至。
 ⑦ 加焉:高出其上,凌驾其上。

【译 文】

人主的尊贵如同殿堂。如果堂下台阶多至九级,殿堂就高达六尺。如果堂下没有台阶,堂高距地不超过一尺。天子就如同殿堂,群臣就如同堂下台阶,百姓就如同台阶下面的土地,这便是对尊卑的比喻。所以台阶上的侧边同地面的距离远,殿堂就高;距地面近,殿堂就矮小。殿堂高大就难攀登,若低矮就容易登临,道理情势就是这样。因而古代圣贤之君制定出表示等级的规章,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百姓,等级分别甚明,天子远远高出其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及的。

鄙谚曰^①:“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②,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③,不及士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④,蹴其刍者有罪,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⑤,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⑥。今自王、侯、三公之贵^⑦,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髡、弃市之法^⑧,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⑨?夫望夷之事^⑩,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无忌器之习也。

【注 释】

① 鄙谚:俗语,谚语。



- ② 戮辱:遭受肉刑的侮辱。戮一作“僇”,僇亦辱也。
- ③ 系、缚:因犯法而捆绑。榜、笞:用杖、鞭等击打。髡(kūn)、劓(yuè)、黥、劓(yì):古代剃去毛发、砍去脚、以刀刺面涂墨及割去鼻子四种刑罚。
- ④ 齿:齿列,同列。路马:君王拉车之马。齿路马:与君之马并列,为不敬之举。路:通“辂”,车子。
- ⑤ 豫远:事先躲开。远:远离。
- ⑥ 体貌:以礼相待。厉:同“励”,激励,鼓励。
- ⑦ 三公:历代所指不一。秦汉时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 ⑧ 馾(mà):同“骂”。弃市:杀人后暴尸街头。
- ⑨ 无乃:副词性固定结构,表反问或揣度语气。徒隶:服役的犯人。
- ⑩ 望夷之事:指秦二世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之事。望夷:秦望夷宫。

【译 文】

俗话说:“要投掷东西打老鼠,又担心砸坏旁边的器具。”这是个比喻。老鼠靠近器具尚且担心打坏器具而不敢打,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尊贵大臣呢?用廉耻礼节来教化君子,就会有被赐死的君子而没有遭受刑戮之辱的君子。因此捆绑、鞭笞、剃发、砍脚、墨刑、割鼻等刑罚,不会加到士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离君王很近。按礼节,不敢把其它马同给天子驾车的马相比并,践踏君马所食草料有罪;看到君王的几案、手杖也要站起以示恭敬;遇到君王的车马要下车,进入正门要细步疾走;君王的宠臣即使有罪,也不要施以刑戮,是要遵从君主的权势。这便是事先避开能引起对主上不敬的一切根源,也是为了对大臣以礼相待,从而激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王侯三公等显贵以上,都是天子恭敬礼遇之人。古代天子所称作“伯父”、“伯舅”的同姓及异姓长辈侯王,现在却同一般服役的犯人一样,一并被处以墨刑、劓刑、剃发、砍脚、鞭笞、辱骂、弃市等刑罚。这样一来,那么不就如同堂下没有台阶了吗?遭受刑戮之辱的人不是太接近君王了吗?廉耻之操守得不到遵行,大臣难道不是徒握重权却同一般服役犯人一样有一颗不知廉耻之



心了吗？那望夷官所发生的事情，秦二世被处以最重的刑罚，皆因平时养成的“投鼠不忌器”之恶习所致。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直履^①。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继之，输之司空^②，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③，殆非所以命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④，非所以习天下也^⑤，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⑥，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⑦！

【注 释】

- ① 直(jū)履：用鞋垫垫鞋。此二句言尊卑不可颠倒。
- ② 若夫：表示另起一话题的连词，至于司空：此为主管囚徒之官。
- ③ 徒官：管理徒役的官员。司寇：当指主管刑狱之官。汉无司寇之官，疑即司空。牢正：监狱长。徒长：徒卒之长。骂詈(ì)：辱骂。
- ④ 加：指施刑。
- ⑤ 习天下：让天下人习知。
- ⑥ 尔：而已，语气词。
- ⑦ 顿辱：凌辱。句中“此”前当有“如”字，《汉书·贾谊传》即有“如”字。

【译 文】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鞋子即使再新，也不可放在枕头上；帽子就是再破旧也不能用来垫鞋。”那些曾经处于高位受宠之人，天子曾对他们恭敬而礼遇之，下级官员和百姓也曾对他俯首恭顺。如果现在有了过错，皇上下令免去其官职是可以的，革除其职务是可以的，对他们赐死也是可以的。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用绳子牵引着，交给司空，按次序编制到犯人中，让司寇、牢正、徒长、小狱卒辱骂甚至鞭打他们，大概不当由百姓看得。如果地位低的人详细了



解到尊贵者的这些遭遇,就觉得一旦处高位的人获罪,我们也可以对他们施刑,这不是在天下实行尊崇高贵之人教化的方式。那些天子曾经恭敬过的、百姓曾尊崇过的人,一旦获罪,是不该让天下人知道的,只有让其死罢了,地位卑贱的人怎可对他们进行如此的凌辱呢!

豫让事中之君^①,智伯伐中行灭之^②,豫让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③,豫让衅面变容,吸炭变声,必报襄子^④,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问豫让,让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之事;智伯国士遇我,故为之国士用。”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折节致忠,行出乎烈士^⑤,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⑥,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⑦,隳苟无节^⑧,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⑨,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因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⑩。俱无耻^⑪,俱苟安,则主上最病^⑫。

【注 释】

- ① 豫让:春秋末年晋国人。中行(háng):本为晋国所设中行、右行、左行之军事官长,荀林父做中行之长后以为氏,后为复姓,成为晋国一个大夫家族。
- ② 智伯:春秋末晋国大夫。
- ③ 赵:春秋末年晋国大夫家族。此指赵襄子。赵灭智伯事在赵襄子四年,智伯灭中行氏之后,向赵提出土地要求,赵不与,智伯欲同韩魏攻赵,赵襄子暗中与韩魏合谋,灭智伯,分其地。
- ④ 报襄子:向赵襄子报仇。
- ⑤ 烈士:壮烈拼死之人。
- ⑥ 官徒:宠爱的属吏。
- ⑦ 顽顿:毫无节操义气。



- ⑧ 隄(xiāo)苟无节:毫无骨气意志。
 ⑨ 苟若:苟且。
 ⑩ 职业:官位,权势。率:大都、大凡。
 ⑪ 俱:一作“但”,下“俱”同。《汉书·贾谊传》作“俱”。
 ⑫ 最:一作“罢”。病:担忧、忧虑。

【译 文】

豫让事奉中行氏,智伯攻打中行氏并灭亡它,豫让又转而事奉智伯。及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便以漆涂面,变其容颜,又吞下炭火,改变了声音,一定向赵襄报灭智伯之仇,但几次均未得手,赵襄子也因此一夜更换好几次睡觉的地方。有人问豫让为什么对以前所事之人态度截然不同,豫让回答说:“中行氏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对待我,我也以待奉一般人的态度对待他;智伯以对待国士的态度对待我,我也以一个国士的身份报答他。”因此,同是一个豫让,开始变换主人去事奉仇人,其行为如同猪狗;不久变其前行而尽忠于主子,其行为超过了那种刚烈死节之人,是君主态度不同使他这样的。所以君主如果用对待犬马的态度对待他的大臣,那么臣下就会像犬马一样行事;如果像对待宠爱的官属一样对待大臣,臣下也会像官属一样行事。毫无气节和廉耻之心,苟且偷安,廉耻之心不能确立,就不会洁身自好,而是苟且迁就,见到好处就前去争夺,遇到便利就攫取,如果君主有败乱之事,就会趁机捞取好处;如果君主有灾患,只想到自己要幸免灾祸,便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而已。如果有对自己有利的事,便以欺诈手法从中获利,君主将怎样处理好这种情况呢?群臣人数众多,可是君主只有一个,君主所托付的资财、器物、官职等都是针对众臣下属的。如果众臣下皆无廉耻、都苟且偷安,那是最令君主忧虑的事。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①,不谓曰不廉,曰“簠簋不饰”②;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



谓污秽，曰“帷簿不修”^③；坐罢软不胜任者^④，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⑤，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⑥，闻谴诃则白冠整纓^⑦，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⑧，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⑨，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⑩。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

【注 释】

- ① 坐：因为。下同。废：被免除职务。
- ② 簠簋(fǔ guǐ)不饰：即不廉洁之义。簠、簋：皆盛祭品之器具，簠为圆形，簋为方形。
- ③ 帷簿不脩：即淫乱的婉曲说法。帷簿：即帷幕和门帘。
- ④ 罢软：软弱不称职。罢(pi)通“疲”。
- ⑤ 斥：直指言之。正以呼之：直称其罪名。
- ⑥ 诃：同“呵”，呵斥、斥责。
- ⑦ 白冠整纓：戴白帽用犛牛尾做帽带。此句及下面“盘水加剑”等两句皆言请罪方式。
- ⑧ 中罪：犯中等之罪，获中等罪恶。
- ⑨ 捽抑：揪住头发往下按脑袋。
- ⑩ 务：《汉书·贾谊传》作“矜”，尊崇。

【译 文】

所以古代礼不被用于平民百姓身上，刑罚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这是为了激励宠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犯有不廉洁罪行而被免职的，不叫做犯不廉洁罪，而是说“簠簋之类祭器没有整飭”；因男女淫乱之罪而被定罪时，不说行为丑陋，而说“帷帐窗帘没有修整”；对被确定为没有能力不胜任工作的，不说能力低下



不胜任工作,而是说“属下不能克尽职守”。因此地位显赫的大臣如果确实犯有罪行,仍然要不直斥其名姓和罪名,而是予以婉曲变更说法的方式为之避讳。如果那种属于应该成为谴责对象的人,一旦听到谴责,就戴上白帽,并用犛牛毛做成帽带,以盘盛水置剑其上,亲往请室(犯人反省请罪之处)请罪,这样就免去了君王派使者前往绑缚牵引之累;对那些犯有中等罪行之人,他们听到处罚之令,便自缚,免去了君王派人掐其颈项加以扭送之累;对那些犯有重大罪行之人,当他们听到命令时,就面向北叩头再拜,跪着自杀,也不致于让君王派人揪其头发,按住脑袋,施以刑罚,这就是所谓“你做大夫的虽有罪过,我对你是依礼法行事的”。君王对他们以礼相待,因而众大臣都自爱自重,并用廉耻来激励自己,所以人人都崇尚有节操有义行。君王用廉耻礼义来对待群臣,可群臣如果不用怀有节操义行之心来回报君王的,就不能算作人了。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丑忘身^①,国丑忘家,公丑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②,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③,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④,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⑤,可以托五尺之孤^⑥。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⑦,而顾彼之行^⑧,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

【注 释】

- ① 丑:一作“尔”。丑:耻。亡:同“忘”。
 ② 父兄之臣:本姓之大臣。
 ③ 金城:金属铸就的城墙。形容城墙之坚固。
 ④ 顾行:保全品行。



- ⑤ 不御之权:无需加以控制的权力。
- ⑥ 五尺之孤:年幼的皇帝。
- ⑦ “此之不为”二句,言不行投鼠忌器之道,反而实行无尊卑相别之法。
- ⑧ 顾:反而,反倒。

【译 文】

如果教化形成了,美好风俗确立了,那么做臣子的就会为了国君的事业而忘掉个人的事情,为了国家大事而忘掉自家之事,为了公事而忘掉个人私事,有好处不没有原则去捞取,有了灾祸不苟且躲避,所作所为全依道义,这全是君王教化的结果。因而与君王同姓的臣下,确然为捍卫宗庙而死;执法大臣,为国家之事而死;君王周围辅佐君王的大臣,一定为保卫国君而死;负责守边御敌的大臣,一定为卫守城池疆土而死。所以才说“圣明君主拥有金筑的城”啊,比方的正是这种情况。他们要为我去死,但我却能跟他们一起活下来;他们要为我而舍身,我却能同他们共存;他们将为我遭受危难,可是我却同他们共享安定。他们能为顾全品行而忘掉私利,为保守气节而服从正义,所以可以把大权交给他们而不必加以控制,也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们,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激励大臣守廉耻、遵循礼义的结果。这对君主又有什么损害?这样的事君王不去做,却只顾做一些不激励臣下区别尊卑、保持节操的事情,所以说这才是令人为之深深叹息的啊。



贾谊新书卷第三

俗 激^①

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②，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坏败矣，因恬弗知怪^③，大故也。加刀笔之吏^④，务在筐箱^⑤，而不知大体。陛下又弗自忧，故如此哉^⑥！

【注 释】

- ① 此篇通过邪俗泛滥造成的危害陈述，说明建立封建纲常制度的重要性；这种封建纲常制度一经建立，就会“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人人守上下之分，不得僭越。
- ② 特：只，只是。牍书：臣下互相报告地方情况的简牍奏章或来往书信。
- ③ 恬：安然的样子。
- ④ 刀笔之吏：指主办文案的官吏。因汉以前字是用刀刻在竹简上或用笔写在竹简上，且出现错讹又可以刀刮掉重写，故称办文案之吏为刀笔吏。
- ⑤ 筐箱：泛指盛装书卷文案之器，此指法令条文等。
- ⑥ 如此：一本无“此”字。

【译 文】



做大臣的风俗,只是把来往书简和每月每年的相聚之期不予答复,当做大事非做不可。天下习俗的要旨,是要改变、亟待纠正人们的不良风俗,端正其行为。那些好的风俗逐渐失去、世时败坏的情况日复一日,可是大臣却心安理得地不以为怪,这才是最大弊端。又加之刀笔吏们只关心案卷文书,而不识关系社会安危的要务。而陛下自身对此不深以为忧,因此才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情况!

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①。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 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 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 管子曰:“四维^②,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 今世以侈靡相竞^③,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损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④,贼大母矣^⑤,踝姬矣^⑥,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撝两庙之器^⑦,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⑧,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⑨,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⑩,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⑪。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欤? 窃为陛下惜之。

【注 释】

- ① 行义:一作“礼义”,据下文看,以作“礼义”为长。循:遵行。
- ② 四维:为《管子·牧民》的说法,指礼、义、廉、耻。此句及下句均出自《牧民》篇。维:本网之总纲,此四者为立国之本,故称四维。
- ③ 侈靡相竞:在奢侈靡费方面相攀比。
- ④ 大父:祖父。
- ⑤ 大母:祖母。
- ⑥ 踝(huái)姬:伤害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妇人。踝:本指小腿和足的交接处,此为“剽”之通假字,割,伤害。



- ⑦ 撻(qiān)两庙之器:窃取两庙的祭器。两庙:汉高祖、汉惠帝之庙。
 ⑧ 矫伪:假托朝廷名义。石(dàn):容积单位,十斗为一石。
 ⑨ 乘(shèng)传:古代驿站所备为传达朝廷意旨之专用车马。
 ⑩ 其:一作“靡”。
 ⑪ 乃:若,如同。

【译 文】

那邪僻风俗每天都在滋长,平民百姓对不讲廉耻的情况都不以为非而是习以为常,礼义得不到遵循,难道当儿子的背叛父亲,他为臣下时却忠于他的君主吗?难道当弟弟的欺骗自己的哥哥,作了别人的属下反而对他的上司讲诚信吗?陛下虽然握有权势建有功业,又能把它们寄托给什么人呢?管子说:“四维之中,第一叫做礼,第二叫做义,第三叫做廉,第四叫做耻。”又说:“四维如果得不到遵行,国家就要灭亡。”如果管子是愚昧无知之人,没有礼义廉耻也就算了,如果管子是略知治理国家根本的人,那么难道能不为此种情况而忧心吗?当今社会在奢侈浪费方面相攀比,可是朝廷又无相应的法令礼俗规定;人们抛弃礼义,毁损廉耻的情况,一天甚于一天,可以说是每月每年都不相同了。人们所追逐的只有利益而已,所计虑的不管自身之行是否合于道德。现在这种追逐利益最严重者,发展到杀害祖父、残害祖母,甚或有伤害养母,刺伤兄长。偷窃者思虑探究柱下之金,割取陵寝窗户之帘簿,抢掠两庙之祭器,甚至青天白日在大都闹市中劫掠官吏而抢夺其金钱。还有诈称以朝廷之令来骗取国家粮仓近十万石粮谷,又诈以朝廷诏令骗取六百余万赋税钱,并诈以乘传巡行于诸侯郡国中,这便是他们破坏礼义而出现的最严重情况。其余任意胡为而跟从的,如同猪羊等牧畜之类被驱赶一样。这便是管子所说的“四维不张”的情况啊!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痛惜。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



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①,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②,不循则坏。秦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而相攘^③,上下乱僭而无差^④,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⑤,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⑥,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

【注 释】

- ① 六亲:其说不一,唐颜师古以为父母、兄弟、妻儿。纪:纲常。
- ② 僵:仆倒、倒地。
- ③ 乖:相违背。攘:排斥;侵夺。
- ④ 乱僭(jiàn):做事超越职分乱来。差(cī):次第、等级。
- ⑤ 畔:通“叛”。
- ⑥ 冀幸:希望意外成功或免罚。冀:通“颺”,希望。

【译 文】

依臣之愚意,大概官吏们不肯亲自做合于义的事,却认为这样是理所应当的。那种移风易俗,让天下臣民改变思想一心向道之事,大概不是以世俗为是的官员们所能办到的。而陛下又不能深以为忧,这是我深为陛下惋惜的。那建立君臣、上下的尊卑秩序,让父子间有礼义,让六亲间遵行纲常秩序,这些并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人世间建立的,正由于这些都是由人类社会所建立的,人如果不建立它就立不起来,如果建立以后不加以扶植也会毁掉,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不遵守就会败坏废弃。当年秦朝毁弃四维,四维未能在天下建立,君臣间离心离德相排斥,上级和下属间超越职分不遵秩序,父子兄弟夫妻等相残杀失去应循之义,于是奸佞之人一同起事,百姓纷纷叛离,秦朝共存在十三年,宗庙便变成丘墟。现在四维尚不完善,所以那些奸佞之人寄希望于肆意胡为而意外成



功或免于惩罚,而一般平民百姓也对这种情况心存疑惑。哪如现在制定法则制度,让君主臣下、上级下属各有等级次序,父子六亲各循其礼行事,奸佞之人不再寄希望于胡作非为而不受惩处,众百姓信奉朝廷而不疑惑呢!

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①,中流而遇风波也^②,船必覆矣。悲夫! 备不预具之也^③,可不察乎?

【注 释】

- ① 维楫:系船的大绳和船桨。
 ② 而:若,如果。
 ③ 预具:事先做为准备。之:一作“乏”。

【译 文】

这种法规制度一经定立,汉家天下就会代代安定,然后又有可遵守的章法。如果法规制度不制定,就如同渡长江黄河而没有维系大船之缆绳和船桨,如果到了江河的中间而遇到风浪,那么船一定会翻倒。可悲啊! 做事不事先做好准备,用具又缺少,能够不加以审察吗?

时 变^①

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②,善突盗者为哲^③;诸侯设谄而相饬,设辇而相绍者为知^④,天下乱至矣! 是以大贤起之,威振海内,德从天下^⑤。曩之为秦者,今转而



汉矣。

【注 释】

- ① 此篇极言秦以来社会秩序和家庭伦常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社会上人们尊重和羡慕奸邪贪欲，在家庭中人们以不孝父母为常。
- ② 工击：擅长攻击。工：一作“攻”或“功”。
- ③ 善突盗者为哲：此句句首原有“贵人”二字，“哲”原作“忻”，据清·俞樾《诸子平议》删改。
- ④ 輶(fu)：车下连接车轴和车厢的方木，此处为相诈伪饰之义。绍：一作“给”或“诏”。给：欺诈之语。知：同“智”。“知欺愚”之“知”同此。
- ⑤ 德从天下：言天下人皆从其德。上句“大贤”指汉刘邦，此言天下从刘邦之德。

【译 文】

秦朝乱天下之道，天下道德败坏，人多者侵袭人少者，智者欺侮愚者，勇敢者劫掠懦弱者，体壮者侵袭体弱者，善于攻击和侵夺他人被认为是贤者，善于偷袭和偷窃者被称作贤哲，诸侯王们又编造谎言相欺瞒，或制造伪饰巧言彼此吹捧而作为明智之举，天下动乱到了极点！因此大贤汉高祖出现，他的威势震动海内，德行让天下人顺从。以前秦朝的天下，现在转而属于汉朝了。

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①？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②，黥劓者攘臂而为政^③。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④。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⑤，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⑥，车马严也^⑦，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⑧，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⑨；取妇嫁子^⑩，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伦逾等相骄^⑩，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⑪。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注 释】

- ① 上文“今者”之“者”，建本潭本作“有”。胡以：介宾倒置，为什么。孝弟：即孝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循顺：顺从。为：句末语气词，表反问。
- ② 祭尊：祭酒的地位。
- ③ 黥(qíng)劓(yì)：古代在脸上刺字和割掉鼻子的刑罚。
- ④ 盱(xū)视：瞪大眼睛注视，此指窥视。
- ⑤ 欺突：欺骗冲撞。上句“唯”字同“虽”，虽然。
- ⑥ 循：乃“脩”字之误。脩：同“修”，华美漂亮。
- ⑦ 严：备好，齐整，齐备。
- ⑧ 矫诬：以是为非，是非颠倒。美：一作“羨”，据文义以“羨”为是，家羨即家有余财。
- ⑨ 使：结交。
- ⑩ 取：同“娶”。子：女儿，姑娘。
- ⑪ “以出”句原作“以出相骄出伦逾等”，今据俞樾《诸子平议》及文义改。句子大意以为以超过同类人相炫耀。
- ⑫ 为利：通过不正当手段谋私利。材士：壮年男子。

【译 文】

现在的情形又怎样呢？进取的时光已成为过去，相兼并的情势也已时过境迁。在此情形下，人们怎么还孝敬父母敬爱兄长顺从官长？当今善于书写便可作法吏，人们怎么还遵行节操道义和各种礼节？家中财富多便可入朝做官，傲慢无廉耻却能获得祭酒之类的尊位，那些被处肉刑的人捋起衣袖露出手臂而执掌权柄。那些行为举止猪狗一般的人，只要家中富有，就隐藏起险恶居心暗



中盯着天子手中的权柄。那些出卖兄弟、欺瞒辱没伯父、抗命父母的人，却钱财多，衣服华美，车马齐备，走狗精良。以是为非行为不轨者家中钱财有余，偷窃抢掠更是钱财多得不可计量。行为不轨有什么妨害呢？想与人交往，就选择那种有地位者受宠幸者与之交往；想有权势，就要选取掌握政权的现任官员与之结交；娶媳妇和嫁女儿，如果不是有权势者则不与之结亲；如果不是有权势地位者，则不与其称兄道弟；若不是富庶之家，则不与之来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现在的风俗是一味奢侈淫靡，现在人们都把超过以往同等者作为炫耀的资本，都以富裕超过应有的限度来相攀比。当今社会都看重徒有虚名的爵位而轻视贤良之举，世俗皆崇尚侈靡之风而尊崇奸佞之人，富庶人家不为奸邪之事而陷入贫穷便被乡里所讥骂，廉洁之官辞官归家后便被乡邻耻笑，当官者居官时因敢于做奸邪之事而变富就被尊为好官吏，不做官的大户人家因为图财利而犯法便被奉为壮士，所以在做奸佞之事方面，兄长鼓励弟弟，父亲鼓励儿子，风俗已经败坏到如此地步。

商君违礼义^①，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②，家贫子壮则出赘^③。假父耰锄杖彗耳^④，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箒，虑立谗语^⑤，抱哺其子，与公并踞^⑥，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⑦。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⑧，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⑨。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⑩，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⑪，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⑫，悲夫！

【注 释】

- ① 商君：即商鞅，姓公孙，战国时卫人，亦称卫鞅。因辅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强盛，被封于商，故称商君。
- ② 出分：从原家分出另立门户，自成一家。
- ③ 出赘(zhuì)：出到女方家做女婿。



- ④ 假:借。彗:同“簣”,扫帚。此连同前面“耰锄杖”皆农具名。
- ⑤ 诎(sui)语:骂人的话。诎:责骂。
- ⑥ 公:指公爹。踞:蹲坐。一作“倨”,表示无礼之状。
- ⑦ 反唇:即反唇相讥。睨(ni):斜视,不正眼看,此言怒目相视。上文“姑”指婆母。
- ⑧ 慈子:爱子女。轻简:轻慢,不重视。
- ⑨ “其不同禽兽”句:言仅在这一点上与禽兽不同。
- ⑩ 蹶:颠覆。
- ⑪ 反:同“返”,返还,归还,使之归。
- ⑫ 数:规律,法则。得之:一作“得失”,以“得失”为长。术:方法,手段。

【译 文】

秦国商君违背礼义,背弃伦理,把心思全部用到做好耕战之事上,这种情况在秦国推行了两年,秦国习俗一天比一天坏。秦国人了儿子后,如果家境富裕,儿子长大后就分立门户,如果家境贫寒,儿子长大后就到女方家中入赘。儿子借给父亲耕耘农具等,就显出对父辈有恩德的容色;若母亲从儿子处借取瓢碗簸箕扫帚等用具,儿子就觉得对母亲有了责骂的资本。媳妇抱婴儿哺育之,却与公爹一同蹲坐一处;媳妇婆母不能和睦相处,反而反唇相稽怒目而视。上述诸等人都爱其子女贪取财利却轻慢父母,他们还能认识到自己不讲伦理,他们仅仅在这一点上与禽兽有所不同罢了。然而他们还是能一心趋向这种弃礼义的时尚,并认为事业成功礼义上就会受到破坏。秦国确实拔取了六国,兼并了天下,所希求的攻战之业果真取得了成功,可是功成之后却不知道重新恢复廉耻节操和敦厚的礼义,仍然一味笃信兼并之法,故而统一功业完成之后,共计十三年宗庙便变为丘墟了。这便是不懂得坚守事业成功的规律和所求必得的方法的恶果,可悲啊!

瑰 玮^①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②，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③，甚可瑰也^④。今有玮术于此^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县网^⑥。陛下无意少听其数乎^⑦？

【注 释】

- ① 此篇用正反对比的手法，论述了“瑰政”使民贫、寒、苦，违法犯上，行奸邪的状况；而“玮术”却能使民众足食暖衣、安居乐业、遵法守纪的情况。表现了贾谊反对工商游民，主张驱民归农，反对侈靡之风，主张节俭及建立严格等级制度的思想。
- ② 衣(yì)民：给百姓衣服穿。
- ③ 知(zhì)同“智”。县(xuán)网：指法规、法律。
- ④ 瑰：奇异，奇特，奇怪。
- ⑤ 玮术：奇特的方法。
- ⑥ 罹(lí)：遭受，遭遇。
- ⑦ 数：方法，道理。

【译 文】

天下有这样奇特的治国之政：赏赐老百姓东西，老百姓却越贫穷，给百姓衣服穿，百姓却越寒冷，想让人民快乐，人民却越痛苦，要让人民聪明，人民却越不知道奉公守法，这真是很值得奇怪的事。如今还有这样一种治国方法：剥夺百姓获取财物时机，百姓却越富裕，不给百姓衣服穿，百姓却越发温暖，给百姓苦头吃，百姓却越发快乐，越愚弄百姓可是百姓却越不触犯法律。陛下您毫无听这种治理国家方法的意思吗？



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①，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②，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③，今半岁而弊。作之费日，用之易弊。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④，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⑤，民大贫；以本予民^⑥，民大富。

【注 释】

- ① 周：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当为“害”字之误，据文意以作“害”为长。
- ② 苦窳(yǔ)：亦作“楛窳”，质量低劣不结实。
- ③ 用一岁：俞樾认为当作“用之宜一岁”，义为长。
- ④ 挟巧：依靠巧妙技艺。此二字原在上句“费日”下，今据《诸子平议》改移至此。
- ⑤ 末：指工商业。
- ⑥ 本：指农耕。

【译 文】

如果那种雕琢花纹之饰不耐使用的器物太多，纤细质量低劣的器具每天都不断制造出来，百姓们就会放弃制造结实耐用的器物而追求雕琢花饰的纤细精巧器物来争比高下。制造这种器具本可用一天，现在却十天也制造不出来；这种器具本应使用一年，现在使用半年就破碎不能再用了。制作起来浪费时日，使用起来却极易坏。这样依靠雕镂之技而不耕种却大多都依靠种地人才有饭吃，这便是天下贫困财用不足的原因。因而要百姓通过从事工商谋生，百姓就十分贫困；让百姓通过从事农耕过活，百姓便特别殷富。

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①，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②，势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③，



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④，而夫人务侈也^⑤。冒主务侈，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⑥，民必暖而有余布帛之饶矣^⑦。

【注 释】

- ① 黼黻(fǔ fú):古代礼服上刺绣的花纹。纂组:本为红色丝带,此泛指丝织品。
- ② “方且”句当有讹误,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主张“不轻能具”应在“天下之力”下,意为:今汉家方且万里,虽以天下之力从事于工织,恐仍未必能具。
- ③ 刑余:受过肉刑又存活下来的人。鬻妾:指娼妓。
- ④ 公:公然。冒主:冒犯其主上,此指服饰上越分。
- ⑤ 夫人:人人,每个人。
- ⑥ 褫(chī):剥去衣服。
- ⑦ 余:刘师培以为“饶”之注文误入正文,今从。

【译 文】

各种丝绸锦绣服饰的生产太费人力,而且一百人生产的织物,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穿着所需,再说中国有万里之广大,即使集天下所有人的力量来纺织恐怕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此的情势,百姓又怎能不挨冻呢?况且当今的风俗,人们又以奢侈竞相夸耀,人人都羡慕自己赶不上者,人们又因时俗所迫而恐惧惊慌,便想在自己达不到的方面来竞相比高下,可是国家在这方面却没有制定制度。如今即使是受过刑戮的人和娼妓之类的下贱人,他们的衣饰都能超诸侯,且同天子相比。如此一来,就使得全国百姓都公然冒犯其主上,人人刻意追求生活侈靡。冒犯主上,追求生活侈靡,那么就自然使得天下人受冻,衣服就变得不够用了。所以说,把华丽衣服给人民穿,人民就越受冻;不让人民穿华美衣服,人民却越穿得暖,且有充裕的布帛丝绸。



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①，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②，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③，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

【注 释】

- ① 县愆(xuán qiān):放纵邪念。
 ② 缘南亩:附著于农田上,即从事农业生产。南亩:指农田。
 ③ 劝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

【译 文】

那些依靠工巧技艺的工商业者及到处游历谋生的人,他们安逸享乐,心存邪念,一心想求取不该得到的东西,还追求过度奢侈的生活,那么就会财用不足而积蓄又少;如果遇到灾荒和干旱,百姓就一定会穷困窘迫,那样就会饥饿难忍、痛苦万分了。现在如果把百姓都驱赶到农业生产上去,让他们都尽力于农耕,那么天下百姓就会都靠自己的辛勤耕作来养活自己。工商业者和靠流动谋生之人都回归到农田中去,那样人民就安定性情一心务农而没有邪心杂念,不再有意外获取财物的非分之想,行事恭谨节俭,则财物有蓄积,人人安于所从事的职守了。所以才说“让百姓受苦,可是百姓反倒越加快乐”了。

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①,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②。故邪人务而日起^③,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君臣相冒,上下无辨^④,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⑤。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



矣^⑥。擅退则让^⑦，上僭者诛^⑧，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知巧诈谋不起，所谓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⑨。

【注 释】

- ① 知(zhi):同“智”。智慧,智谋。巧:一作“乃”。
- ② 昧:冒犯,触犯。
- ③ 务:指专从事诈谋犯奸之事。起:一作“形”。
- ④ 辨:分别。
- ⑤ 制数:规定,一定的规则。
- ⑥ 绝尤:绝对不同,相差明显。
- ⑦ 让:责备。
- ⑧ 僭(jiàn):超过职守,超越本分。
- ⑨ 一本无“民”字,当以有“民”字为长。

【译 文】

当今世俗奢侈无度,利用智谋机巧来诈取物质利益的人被看作智士,敢于违犯法纪行奸邪之事的人被认为懂得事理。因而奸邪之人便一心从事伪诈之事便与日俱增,奸邪之事频频发生而不能禁止,触犯刑律之人日益增加而没有完结之时。臣下冒犯君王,上级同下属没有分别,这都是没有严格的制度所致。如今要荡除奢靡无度的习俗,推行节俭的政策法令,就要让不同地位之人车马服饰及各种器械有一定的规定、章法。这些规定章法一经确定之后,君臣就会因此截然尊卑有序,上下级也会等级分明了。应当做的事擅自不做就要予以责罚,不当去做的超越职权去做就要予以惩处,如此一来奢靡无度之事就不会再发生了,用智谋欺诈手段获取财利的情况也就无由产生了,奸邪之行和偷盗残害他人的人也就自行消失了,百姓也就远离犯罪罹法了。以智谋欺诈手法谋利之事不再发生了,便是我听说的使民“愚”。因此说“让百姓愚笨而



百姓反倒越不触犯法律”。

孽产子^①

民卖产子^②，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③，入之闲中^④，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⑤，而众庶得以衣孽妾^⑥。白縠之表^⑦，薄纨之里^⑧，纒偏诸^⑨，美者黼绣^⑩，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⑪，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绋^⑫，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此臣之所谓踳也^⑬。

【注 释】

- ① 此篇论述了衣食方面的侈靡之风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并批评了对此危机情形熟视无睹，无所作为的观点。
- ② 产子：刘师培以为“童子”之误，即婢妾。今从。
- ③ 编经履：织有丝边的鞋。偏诸缘：衣服、鞋及帘帷的花边。
- ④ 闲中：出卖子女僮仆奴婢的场所，四边设有围栏。
- ⑤ 后之所以句：意为此种服饰只有入宗庙祭祀时才穿，平时不穿，以示其贵重。庙：用为动词，祭祀宗庙。燕：又作“宴”，闲居时。
- ⑥ 孽妾：庶妻或奴婢。孽：亦作“孽”。
- ⑦ 縠(hù)：带有绉纹的细纱。
- ⑧ 纨：一种轻细的绢。
- ⑨ 纒(qī)：缝织。
- ⑩ 黼(fù)绣：绣有斧形花纹的服装。
- ⑪ 节适：一本作“适节”，言其节制合宜。
- ⑫ 皂绋(tí)：黑色粗厚而有光泽的丝织品。一说“皂”为“帛”字之讹。
- ⑬ 踳(chǔn)：驳杂错乱，相背离。



【译 文】

百姓卖其婢妾，给他们穿着带有刺绣的衣服和精心编织的鞋，并在衣服和鞋的边缘处绣上花边，把他们带到人口买卖处，这些将被出卖者的服饰是古代帝王和皇后才穿的衣服。帝王穿些种服装是用来祭祀宗庙而平时并不穿它，可是如今平常百姓却让庶妻小妾来穿它，而且以白縠做衣服面，用轻薄的细纨做衣服里，且把这此服装织上花边，其中最美丽的衣服上还绣有斧形花纹，这可是古代天子的服饰啊。可是现在豪富人家和大商巨贾请客时，却用它来覆盖在墙上。古代以整个天下侍奉一个皇帝一个皇后尚且讲究节俭适度，现在豪富和臣商大贾屋墙却用古代帝王服装来装饰，富商大贾的妻妾及倡优和庶子下等之人都能穿着古代皇后的服饰，这样，天下财物却不竭尽，大概是不会有有的。况且以帝王之身，尚且要穿黑色粗厚丝帛之衣，可是那些奢靡的商贾富贵之人，他们的墙壁却要覆盖绢绣，古代皇后领口才饰有丝帛花边，而如今庶人的婢妾却用它装饰鞋的边缘，这些便是臣下我所说的上下乖互错乱的情况啊。

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饥肤^①，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国已素屈矣^②，奸邪盗贼特须时尔，岁适不为^③，如云而起耳。若夫不为见室满^④，胡可胜抚也？夫徼此而有安上者^⑤，殆未有也。

【注 释】

- ① 饥肤：一作“肌肤”，当从《汉书》以作“肌肤”为是。
- ② 素屈：即大屈，完全竭尽。
- ③ 岁适不为：这一年恰好没有收成。不为：不成，荒年无收成。上文“须”为



“颀”之通假字。为“等待”义。

- ④ “若夫”句：此句意窒碍难通，疑有讹误。
- ⑤ 辍(dūn)此：达到这种程度。

【译 文】

且请看看下面的情况吧：一百人缫丝织帛，尚且不够一个人穿衣所用，要想让天下人都不受冻，又如何能做到呢？一个人耕田，他的农事收获却有一百个人食用，要想让天下人都不挨饿，又怎么能办得到呢？老百姓倍受饥寒之苦，要想让他们不做恶事及偷窃抢劫之事，是不能做到的。国家财力早已完全竭尽，行凶作恶偷窃行抢只是等待时机而已，如果年成不好没有收成，偷窃行抢之事就会风起云涌地发生。至于全国家家家户户都饱受灾荒的惨状，国家又怎么抚卹得了呢？情况糟糕到这种程度，皇上却能安宁如常，恐怕是不可能的。

今也平居则无莛施^①，不敬而素宽，有故必困。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②。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③？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④，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⑤。

【注 释】

- ① 平居：平时。莛(chái)施：参差不齐的样子(取刘师培说)。
- ② 类：全，都。无动：沉寂不要采取行动。
- ③ 何等：什么，什么样的情形。
- ④ 无等：没有上下尊卑之别。
- ⑤ 大息：叹息。大：同“太”。

【译 文】



如今平常朝廷没有上下尊卑相区别的制，且对待下面的不敬之事平常却又宽泛过当，如果一旦发生变故，朝廷定会处于困境中。尽管这样，献计仍要说“静观不采取行动是上策。”不采取行动却又能拯救天下败亡的情况，又是什么状况呢？可悲啊！世俗对上不甚敬重，直到没有上下尊卑之分，甚至公然冒犯朝廷，献计者却仍然说“不要去管它”，最值得叹息的就是这种态度啊。

铜 布^①

铜布于下^②，为天下灾。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铅铁焉^③，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④，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⑤，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灾^⑥，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⑦；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

【注 释】

- ① 此文深刻论述了铜散落民间、私人铸钱的危害和朝廷收铜禁私铸的诸多好处。文中阐述了贾谊对国家掌握铸钱大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国家秩序重要作用的经济学说。
- ② 铜布：铸铜钱之事散存于民间。
- ③ 石：《汉书·贾谊传》作“以”，当以“以”字为是。
- ④ 田畴：田地，耕地。
- ⑤ 谷不为：五谷不熟。邻：濒临，接近。
- ⑥ 有：同“又”。疑：担心，恐怕。



⑦ 重:指钱的币值提高。

【译 文】

铜散存在民间,就会成为国家的灾祸。为什么这样说呢?铜散存于民间,则民间铸钱的人大概一定会往里掺杂铅铁,如此一来,被判墨刑的人就会与日俱增,这是第一条灾祸。铜分散在民间,假币就不能禁止,货币的信誉就降低,百姓就更疑虑丛生,这是第二条灾祸。铜分散在民间,采铜的人就会放弃耕田之事,家庭铸铜钱者也会耽误农耕,如此则使庄稼失去收成,人们就会挨饿,这是第三条灾祸。如果不禁止民间铸钱,那么钱币总是混乱的,被判墨刑的人也会逐日加多,这是害人的陷阱啊。而且不从事耕种,又恐怕造成新的灾害,因此民间铸钱不能不禁止。皇上禁止私自铸钱就不能不判处私铸者死罪。私自盗铸的事禁止住了,那么币值就相对提高了,币值提高了,私自铸钱的事又重新兴起,那样判死罪者又重新多起来,这是铜散落在民间才造成的恶果。所以说,铜散存在民间,那灾祸可太大啊。

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①,三。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②,钱轻则以术敛之^③,钱重则以术散之^④,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四。上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⑤,则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⑥,以调盈虚,以收奇羨^⑦,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⑧,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

【注 释】

① 反:同“返”,返回,回归。



- ② 御:控制,调节。轻重:货币币值的下降和提高。
- ③ 敛之:回笼货币。
- ④ 散之:投放货币。
- ⑤ 差(chā):区别,分等次。
- ⑥ 临:控制,驾驭。
- ⑦ 奇(qí)羨:赢余。奇:一作二倍。
- ⑧ 末民:指工商业者及其游民。

【译 文】

如今大祸能够根除,七件福事可以得到。什么是七件福事呢?朝廷把铜收集上去,不要让它散落在民间,那么老百姓就不会再盗铸铜钱,被判墨刑者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件福事。铜不流散在民间,那么盗铸的铜钱就少了,百姓也不会对钱币再有疑惧了,这是第二件福事。铜不在民间流散,私人不得采铜,也不准私自铸钱,百姓就会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这是第三件福事。铜不散落在民间,而是全部归朝廷所有,朝廷就能够依靠积蓄的铜来调节币值的高低,币值低了国家就设法回笼货币,币值高了国家就设法投放货币,那么货币数量就可以得到控制,货物交易也会平稳有序,这是第四件福事。朝廷用积蓄的铜来制造兵器,把兵器赐予显贵之臣,赐予的多少大小都有规章制度,以此来分别贵贱,以显示尊卑上下,就会等级分明,这是第五件福事。依靠对铜的积蓄,来驾驭各种物品,来调剂有余和不足,收回剩余的,如此一来官府一定富足,而那些工商游食之民就会贫困了,这是第六件福事。依靠对铜的积蓄,控制住闲弃的资财来与匈奴争夺百姓,那么敌人一定会失败。这些就是七件福事。

故善为天下者^①,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②,可为长大息者,此其一也。



【注 释】

- ① 为:治理,统治。
② 顾:反而,反倒。

【译 文】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把灾祸转化为福,把失败转化为成功。如今反而抛弃七件福事而招来大祸,令人深深叹息的事情中,这便是其中的一件啊。

壹 通^①

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②,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③,今大诸侯多其力^④,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岂若定地势使无可备之患,因行兼爱无私之道,罢关一通,示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者^⑤。所为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⑥,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于臣之计,疏山东,孽诸侯^⑦,不令似一家者,其积于此矣^⑧。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今不定大理^⑨,数起禁^⑩,不服人心,害兼覆之义^⑪,不便。

【注 释】

- ① “壹通”阐述了“小诸侯”“定地制”,使诸侯互相制约,撤除天下一切关隘,让天下相通达,以示广施恩泽的思想。壹通:撤除关隘,一概通行之义。
② 武关:关隘名,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为故秦国南关即南面门户。函谷:关隘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故秦国东关。临晋:古关隘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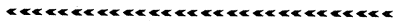


- ③ 天子:依文意当作“天下”。
- ④ 大诸侯:封地广、实力大的诸侯。
- ⑤ “示”字原无,据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补。关中:故秦地,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
- ⑥ 众车骑:车马众多。
- ⑦ 孽(niè)诸侯:使诸侯互相疑虑为害。
- ⑧ 积:一作“精”,当以作“精”为是。精:甚。
- ⑨ 定大理:在关键问题上定出规则。
- ⑩ 起禁:制定禁忌。
- ⑪ 兼覆:本为广为覆盖,此为恩泽广施无所不包之义。

【译 文】

所说的建立武关、函谷、临晋诸关隘的目的,大概是为了防备崤山以东诸侯的侵扰。天下制度的确立在皇帝一人,现在大诸侯因为实力大,所以要建立关隘加以防备,如同秦国防备当时六国。这样做哪里比得上确定封国地制使诸侯没有不设防备的祸患,趁势推行广泛地爱所有的人没有私欲之道,罢除关隘,让各地都能互相畅通无阻,以此表示天下不再是只有小小的关中之地了。所用来禁止到外地诸侯中做官及高头大马出关隘的,那不因为怕诸侯得到民众权势过大,诸侯国车马多了实力越大吗,所以才明确设立法禁,不让游宦者资助诸侯。以臣之计,倒不如分散山东各郡,让各诸侯相猜忌,不让他们像一家人那样友好,把让诸侯疏远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如果严格限制诸侯的地域,即使诸侯辖下的百姓,每个人有两匹马也不值得忧虑,增加上万的男人也不足为害。如今关键问题确定不了,却多方设立禁令,使人心不服,其毛病就在于对广施恩泽有所妨害,有碍于施恩泽,自然是不适宜的。

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①,弥道数千,不轻输致^②。郡或乃越诸侯而有免侯之地,于远方调均发征,又且必同。大国包小国



为境,小国阔大国而为都^③,小大驳蹠^④,远近无衰。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⑤,至无状也^⑥。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⑦,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

【注 释】

- ① 淮南:指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广大区域。奉地:专门为皇上或诸侯王生产贡品的土地。
- ② 输致:运输,运往,送达。
- ③ 阔:同“廓”,扩展。
- ④ 驳蹠(luò):交杂错落。
- ⑤ 封畔:分封疆土。经:原则,标椎。
- ⑥ 无状:不成体统,不像样。
- ⑦ 列侯:秦汉十二级爵位之最高者。篡夫:用强力夺取权力者。

【译 文】

天子的都城建在长安,却把远在淮南东南边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奉地,两地相距达数千里,货物很难运送。朝廷所设郡中有的须越过一些诸侯国、有的甚至远到隔侯国不易管辖的土地,而要到这些地方调节征收赋税,且所征赋税还一定同样多。大诸侯国包含了小的侯国把它作为边境,小国把含在大国领土的土地内作国都,小国大国错杂交叉,远近没有次序。天子给诸侯的封疆没有准则,有的甚至不像样子。这样就形成了用周围藩国资助强敌(指反叛诸侯),把列侯当作篡权者的食物的状况了,这是万万不行的,陛下为什么长时间不对这种情况进行纠正呢?

属 远^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②,其远者不在五百里



而至^③；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④，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其土^⑤，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注 释】

- ① 此文极言远方之人为汉廷输运货物及来汉都服役之苦等等危害，建议把这些奉地划归邻近郡国。
- ② 输将：运送，转运。徭使：服徭役的人。
- ③ 不在五百里：依文意“在”当为“出”或“过”，下同。
- ④ 劳：一本作“徭”。
- ⑤ 有：卢文弨认为是衍文。土：一作“上”。

【译 文】

古代天子周围土地各有千里远近，中间建国都，这样运送贡物和征发徭役，那最远的不出五百里就到了；公侯的土地四周均百里，中间建都城，运送贡物、征发徭役，最远的不出五十里就到了。这样运送货物的人不受劳累，出徭役的人也不耗费钱财，因此远方的人都安心地居住在那里，士人庶民也都对朝廷高兴拥戴，这便是王朝能长治久安的原因。

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①，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②，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③。

【注 释】

- ① 海：泛指四周极荒远之地。
- ② 毒苦：所受极大苦难。
- ③ 天下振：天下人民奋臂响应。“天下”下各本皆有“不”字，今据俞樾《诸子



平议》删改。

【译 文】

到了秦朝时便不这样了，秦朝不能分封尺寸之地给别人，而是全部自己占有，运送贡赋的人从极荒远之地而来，一文钱的贡赋，花十文钱的费用还运送不到。朝廷得到的东西很少，可是百姓们所受劳顿之苦却极深，所以陈胜一起事，天下民众都挥臂响应。

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①，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②，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令此不输将、不奉主，非奉地义也，尚安用此而久县其心哉^③？若命此如奉地之义，是复秦之迹也，我以为不便。夫淮南羸民贫乡也^④，徭使长安者，自悉以补，行中道而衣、行胜已羸弊矣^⑤，强提荷弊衣而至。虑非假贷自诣^⑥，非有以所闻也^⑦。履屩不数易不足以至^⑧，钱用之费称此，苦甚。窃以所闻县令丞相归休者^⑨，虑非甚强也，不见得从者^⑩。夫行数千里绝诸侯之地，而县属汉，其势终不可久。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⑪，其来徭使者，家号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属汉而欲王^⑫，类至甚也；逋遁而归诸侯者^⑬，类不少矣^⑭。陛下不如早定，毋以资奸人。

【注 释】

- ① 两诸侯：指梁和淮阳。中分：在中间分开。
- ② 庐江：汉时郡名，在今安徽合肥市附近。
- ③ 县(xuán)：同“悬”，悬挂；悬吊；悬起。
- ④ 羸(yǔ)民：羸弱之人。一说为懒惰之人。
- ⑤ 行中道而衣：“衣”下当脱“弊”字。行胜：依清卢文弨说当为“行滕”，犹今之绑腿。羸弊：残破，烂。
- ⑥ 虑：大概。
- ⑦ 非有以句：依俞樾《诸子平议》“以所闻”三字乃衍文。
- ⑧ 履屩：穿草鞋，此指草鞋。



- ⑨ 归休:退休归家。
⑩ 见:依《诸子平议》此“见”字为衍文。
⑪ 汉:指汉都城长安。
⑫ 欲王:欲归诸侯王所辖。
⑬ 逋遁:逃遁,逃逸。
⑭ 类:大概,大约。上“类”字同。

【译 文】

现在汉王朝越过梁和淮南两个诸侯之间,把庐江作为奉地,即使秦王朝遥远的边境,也不会超过这个距离很远的。如果此地不向朝廷运送财物不向皇上贡奉物品,就没有尽到奉地之义,朝廷哪里用得着这样对它忧心牵挂呢?如果让这里尽奉地之义,那便是恢复秦以往的做法,窃以为那是不妥当的。那淮南之地是羸弱者所在贫困区域,那里的民众到长安来服徭役,须竭尽家中全部资财缝作衣服,可是路程只走了一半,他们的衣服绑腿就都残破不堪了,他们只得提着这些破烂衣服勉强前来。大概这些行装都是通过借贷才备办齐的,这种情况从未听说过。草鞋若不更换多次则不能到达长安,一路要付出如此的费用,实在是太苦了。我也暗中听说过县令丞相离职退休回淮南家乡的,大概如果不是强令,是不会有跟从前往的。行程几千里,穿越诸侯的封地才能到达的郡县仍直接隶属于汉朝廷,这种情势终究不会长久的。自己前往朝廷的,家人哭泣着前来送行,那些自淮南到长安出徭役的,家人哭泣着送出乡里,两种情况都是不情愿的。由于对这些地方直接为汉朝廷管辖而倍感痛苦而要归属诸侯王者,大概其欲望会很强的,民众逃跑而投奔诸侯的大概也不会很少吧。陛下不如早作定夺,不要让他们资助奸邪之人。



亲疏危乱^①

陛下有所不为矣，臣将不敢不毕陈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②，淮阴侯尚王楚^③，黥布王淮南^④，彭越王梁^⑤，韩信王韩^⑥，张敖王赵^⑦，贯高为相^⑧，卢绾王燕^⑨，陈豨在代^⑩，令六七诸公皆无恙^⑪，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试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⑫。天下殽乱^⑬，高皇帝与诸侯并肩而起，非有侧室之势以豫席之也^⑭。诸侯率幸者乃得为中涓^⑮，年次仅得为舍人^⑯。高皇帝南面称帝，诸公皆为臣，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⑰。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⑱，几无天下者五六。陛下之与诸公也，非亲角材而臣之也^⑲，又非身封王之也，在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⑳，陛下独安，能以是自安也？

【注 释】

- ① 此文据汉初异姓王相继反叛的事实及给汉王朝带来的危难，推知同姓王也必奖僭越职位，比拟天子，以及给汉王朝造成更大危害，意在劝汉文帝定制削藩，以限制诸侯的权力，维护朝廷的绝对权威。
- ② 曩：从前，指汉高祖刘邦初立国时。
- ③ 淮阴侯：即韩信，曾先后被封齐王、楚王，后贬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前196）被害。楚：汉代侯国，在今江苏徐州、铜山一带。
- ④ 黥（qíng）布：即英布，因其受过墨刑，故称。汉初封为淮南王，因谋反于公元前196年被杀。淮南：今安徽淮南市一带。
- ⑤ 彭越：汉初被封为梁王，后因反汉被杀。梁：今河南商丘一带。
- ⑥ 韩信：指韩王韩信，汉初被封韩王，后降匈奴击汉，兵败而死。
- ⑦ 张敖：赵王张耳之子，张耳死，继立赵王，后曾谋刺刘邦。赵：今河北邯郸附近。



- ⑧ 贯高:赵王张敖之相,因参与谋刺刘邦被捕自杀。
- ⑨ 卢绾(wǎn):汉初被封为燕王,后投降匈奴。燕:今北京附近地区。
- ⑩ 陈豨(xī):汉初被封为阳夏侯,后叛汉,兵败被杀。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
- ⑪ 诸公:《汉书·贾谊传》作“公者”,以《汉书》为是。无羌:没有病患,这里指还像当初那样掌权。
- ⑫ 有以:有理由,有根据。
- ⑬ 殽乱:即淆乱,混乱。
- ⑭ 侧室:《汉书·贾谊传》作“仄室”。非正妻所生之子,这里指可靠的亲属。席:凭借,依靠。
- ⑮ 诸侯率幸句:《汉书》无“率”字。中涓:皇帝近侍官员,此指皇帝依重的大臣。
- ⑯ 舍人:地位较低的近侍官员。
- ⑰ 渥(wò):优厚,广布。
- ⑱ 反者九起:指黥布、彭越、韩王信、卢绾、陈豨、淮阴侯、贯高与藏荼、利几九起反汉之事。上句“十年”当为“七年”之讹,刘邦在位七年而歿。
- ⑲ 角:较,争斗。
- ⑳ 在:虽然。

【译 文】

尽管陛下有些事可以不做,但臣下却不能不完全陈说事情的缘由。假如国家的形势如同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仍做楚王,黥布仍为淮南王,彭越还做梁王,韩王韩信还做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为赵之相,卢绾尚为燕王,陈豨还在代国,如果这六七个人还在执掌大权,各居其国,在那个时候,陛下您登上天子之位,能自我觉得很安稳吗?臣下我有理由知道陛下不能。在天下混乱时,高祖皇帝同这些诸侯共同起事发难,且高祖事先并没有亲族的势力作依靠。这些诸侯的幸运者做了中涓之官,其次的都做了舍人。高祖皇帝面向南称帝,一起起事的各位都做了臣子,因为他们的才能比不上高祖且相差甚远。高祖皇帝争斗了五年而登上天子的宝座,分



割肥沃的土地，分封给这些有功之臣做诸侯王，封地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封地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已经很厚了。然而在此后的七年里，反叛之事竟有九起，汉王朝几乎失去天下五六次。陛下跟这些诸侯的关系，并不是亲自同他争斗过才使他们心悦称臣的，又不是亲自对他们分封的。高祖皇帝都不能因此有一年的安宁，陛下要自我安宁，就能因此而做到吗？

然尚有可诿者^①，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②，元王王楚^③，中子王赵^④，幽王王淮阳^⑤，共王王梁^⑥，灵王王燕^⑦，厉王王淮南^⑧，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⑨，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⑩。擅爵人^⑪，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⑫，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⑬！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⑭，适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⑮？

【注 释】

- ① 诿(wěi):推托,推诿。
- ② 悼惠王:即齐悼惠王,刘邦长子刘肥。齐:今山东淄博一带。
- ③ 元王:即楚元王,刘邦的弟弟刘交。
- ④ 中子:即赵隐王,刘邦的第三子刘如意,此句《汉书·贾谊传》作“中子王赵”,《新书》作“中山王王赵”。以《汉书》为是。
- ⑤ 幽王:即赵幽王,刘邦之子刘友。原封淮阳王,后徙为赵王。淮阳:在河南周口地区。
- ⑥ 共(gōng)王:刘邦之子刘恢,原为梁王,后徙为赵共王。
- ⑦ 灵王:即燕灵王,刘邦之子刘建。
- ⑧ 厉王:即淮南厉王,刘邦之子刘长。
- ⑨ 布衣:平民。昆弟:兄弟。



- ⑩ 虑：大抵，大略。宰制：实行帝王之制。
- ⑪ 爵人：授爵位于人。
- ⑫ 黄屋：皇帝所乘之专车，因车盖以黄繒为之，故称。
- ⑬ 天下：一说当作“天子”。
- ⑭ 冯敬：汉时为御史大夫，因揭发淮南王刘长谋反事，被刺客杀死。
- ⑮ 领此：治理这种情况。

【译 文】

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说辞，就是韩信等异姓王侯因为关系疏远才反叛的。我请允许我试说一下那些关系亲密的同姓王吧，如果齐悼惠王仍在齐国做王，楚元王仍在楚地为王，中子还在赵国为王，赵幽王还在淮阳为王，赵共王仍在梁地做王，燕灵王仍在燕地为王，淮南厉王仍在淮南为王，这六七位贵人都健在，并统治着各自的封国。在这个时候陛下即天子之位，天下能太平无事吗？我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因为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下，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自己与陛下就如同平民百姓兄弟间关系一样的心情，他们大概没有谁不想通过现行制度来当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封给别人，赦免犯死罪的人，更有甚者他们还乘坐天子专有的黄屋车，汉朝的法规在他们那建立不起来，汉朝的命令在他们那得不到推行。即使有违反正道如同淮南王那样的人，朝廷的命令他又怎么能听从！召见他哪能就来晋见呢！就是幸而来了，法律又如何能施到他身上！对一个亲戚施刑，天下诸侯就都瞪圆眼睛起来反叛，天下又怎么能安宁呢！陛下的臣子中，即使有勇悍如冯敬那样的人，他才一张口，刺客的匕首早已刺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很贤明，谁又能和您一起治理这些关系亲密的侯王呢？

故疏必危，亲必乱，陛下之因今以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乱也？然且吟呻而坚控守之^①，为何如制，以辮相悬^②！



【注 释】

- ① 吟齟:通“噤齟”,依卢文弨说,强忍愤怒不发作出来。此及下二句义不可解,疑有讹误。
- ② 縶(mì):“籥”的讹字,此当为丝绳义。

【译 文】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异姓侯王一定会对国家造成危害,关系亲密的同姓侯王也必然会发动叛乱,陛下依据现在的情势认为国家会太平安定,又怎么知道将来会发生危乱呢!尽管这样还要强忍着勉强地维持现状,又怎能维持以往成规,致使为国家安危而放心不下呢!

忧 民^①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②,犹禁陈耕^③。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④。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注 释】

- ① “忧民”阐述了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对国家安定和政权稳定的威胁,表现了贾谊对汉王朝缺少粮食积蓄的忧虑,文中提醒汉文帝要引起足够重视。
- ② 岁复:年成好了,收成恢复。



- ③ 陈耕:当为古代耕作之法。
④ 具:才能,办法。

【译 文】

先王的法规,百姓耕种三年便让他们剩余够一年吃的粮食,耕作九年就要剩余能吃三年的粮食,耕作三十年,百姓就要有十年的粮食储备。因此,夏禹时连续九年的水涝,商汤时连续七年的旱灾,灾害最严重时,野外连青草都不生,可是老百姓却无饥色,道路上亦无行乞之人,年成变好以后,仍然禁止陈耕。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确实有办法。按古代帝王的法规,国家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就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叫做急,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那就是国家不成其为国家了。

今汉兴三十年矣^①,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②?未获年^③,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一雨尔,虑若更生^④。天下无蓄若此^⑤,甚极也。其在王法谓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⑥乎?窃伏念之,愈使人悲。

【注 释】

- ① 三十:《汉书》及《无蓄》篇作“四十”。
② 省(xíng):明白,知晓,懂得。
③ 年:一本作“耳”。
④ 更生:再生,复生,重生。
⑤ 蓄:此指粮食储备。
⑥ 不亦……乎:反问句式,相当于“岂不……吗”或“不是……吗”。

【译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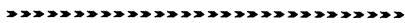
如今汉朝已建立三十年了，可是国家却更加贫困，粮食更少了，陛下不知道这种情况吗？如果出现歉年，富人不往外借贷，穷人将要挨饿；如果因为天灾没有收成，百姓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出卖爵级和子女，这种情况也许偶或被陛下了解的。有时一段时间不下雨，就让人心惊胆寒，一旦下了雨，便如同死而复生一样高兴。国家缺少粮食储备达到这种程度，真是太糟了。这在王法上又叫做什么呢？一定要困顿到极点才想拯救办法，窘迫到极点才图谋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太晚了吗？我想到这些，更加使人感到悲哀。

然则，所谓国无人者何谓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岂不在于陛下者哉？上弗自忧，将以谁偷^①？五岁小康^②，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③，盖曰大数也^④。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边境有数十万之众^⑤，天下将何以馈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⑥，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为人上弗自忧，魄然事困^⑦，乃惊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无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时，可善为，陛下少闲，可使臣从丞相、御史计之^⑧。

【注 释】

- ① 偷：苟且。俞樾《诸子平议》认为此“偷”应读为“输”。
- ② 小康：小的饥荒。
- ③ 大康：谓粮食全面歉收。上文“凶”亦指荒年。
- ④ 大数：自然规律。
- ⑤ 卒：同“猝”。数十万之众：指军队。
- ⑥ 骇：当为“骇之”之省，即使汉朝骇，指外敌人侵骚扰。
- ⑦ 魄然：突然。
- ⑧ 周本“臣”下有“诩”字，又作“议”。

【译 文】



即使如此,那么所说的国家无人又是什么意思呢?领有天下而又想让它安定的,难道不是陛下吗?陛下如果对国事不忧虑,又同谁得过且过呢?五年一小饥荒,十年一歉收,三十年一大饥荒,大概是自然规律吧。从人相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不幸发生纵横各两三千里的旱,国家用什么来抚恤百姓?突然国家把几十万军队征调到边境上,国家将拿什么供应他们吃用?兵祸旱灾相继而至,饿死的百姓就会填满沟壑,抢劫偷窃武力袭击的情况也会接连发生,国家对这些情况无法制止,外敌就会趁机入侵骚扰,这些不幸会很快一齐袭来,这是势所必然。况且掌管政权的官员不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做皇上的又自身不为此担忧,如果突然发生危难之事,却惊恐地对下面官员说:“这是天意,又能怎么样呢?”事情既然已经无法拯救,何不趁现在才到秋天之际,好自为之。陛下若有少许闲暇,可以让我跟丞相、御史大夫认真计议此事。

解 县^①

天下之势方倒县^②,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③,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④,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犹为国有入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蹙^⑤,且病痲^⑥。夫蹙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⑦,五尺已上不轻得息^⑧,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愧饷至难也^⑨。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⑩,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⑪,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信威广德难^⑫,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县甚苦矣,窃为陛下惜之。

【注 释】



- ① 此文贾谊以“天子，天下之首”“蛮夷天下之足”为喻，说明汉王朝应使匈奴臣服之理，可是现在汉朝不断受到匈奴侵扰，是贾谊深感痛心的，所以贾谊向文帝提出采用强力制服匈奴，以解汉百姓于倒悬的建议。
- ② 倒县(xuán)：脚上头下吊起来，比喻处境危机。
- ③ 共(gōng)：同“供”，供给。
- ④ 顾：反而，反倒。
- ⑤ 类：大略，大率。臂(bì)：足病。
- ⑥ 痲(féi)：中风病。
- ⑦ 长爵：级别高的爵位。复：恢复平静安定局面。
- ⑧ 五尺：指儿童。此句言无论老少皆得备战。
- ⑨ 愧饷(kuì xiǎng)：供应军队粮草。上文“左戍”指发闾左之人戍边者。
- ⑩ 斥候：侦察，放哨。烽燧(suì)：古代报警的烽火烟雾。古代边疆遇敌情，在所筑报警高台上烧柴点火，夜间所燃之火叫烽，白天烧的烟叫燧。
- ⑪ 介胄：盔甲，这里用作动词披戴铠甲。介：同“甲”。
- ⑫ 信：通“伸”，伸展。

【译 文】

当今天下的形势正如人刚被倒吊起来，我希望陛下能了解这种情况。凡是做天子的，是天下的主脑，为什么呢？因为它居于上部。蛮夷诸族，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呢？因为它处于下部。对蛮夷的征召和政令，是主上的权柄；对天子供奉贡礼，是臣下应尽的礼节。如今腿脚反而居于上面，脑袋反倒处于下边，这便是倒吊着呈现的情势。天下这样倒吊着，没有人能解救下来，能算是国家有人才吗？不仅仅被倒着吊起来，又像患了脚病和中风病。那患脚病的只是一个方面的病，而中风病却是大面积的更重的病。现在西面和北面的边郡，即使许以高级别的爵位，也不能让那里恢复太平和安逸，就是五尺的儿童也因战备之事得不到歇息，其痛苦是那样严重。其它地域戍守的平民百姓，也要顺边境巡行数千里，粮食及各种军饷的供应也极为困难。放哨巡察者看到报警的烟火不敢躺下休息，将校戍卒则身披铠甲坐着打瞌睡，可是却不知道匈奴欺侮



侵扰掠夺何时何地才停止,如此一来,要伸展威势广布恩德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说“是一个全方位的病痛”。我能够医治这种病,可是陛下却不肯让我去医治。天下人被倒吊着实在太痛苦了,我私下里为陛下痛惜。

进谏者类以为是,固不可解也,无具甚矣^①。陛下肯幸听臣之计,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②,中国乘其岁而富强^③,匈奴伏其辜而残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④,伏中行说而笞其背^⑤,举匈奴之众唯上之命。杀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惮大信^⑥,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⑦,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后退斋三日以报高庙^⑧,令天下无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圣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若此?可谓国无人矣。

【注 释】

- ① 具:治国方略。上文“谏”《汉书》本传作“谋”。
- ② 从(zòng):放纵,为祸。匈奴: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
- ③ 岁:俞樾《诸子平议》认为是“威”字之误。何本亦作“威”,今从。
- ④ 单(chán)于:匈奴君长的称号。
- ⑤ 中行说(zhōng háng yuè):汉侍臣(太监),汉朝派他送汉公主往匈奴和亲,因叛汉,以汉朝情况告匈奴。中行:复姓,说:名。
- ⑥ 信:通“伸”。
- ⑦ 高号:尊号。指帝王之号。
- ⑧ 高庙:祖庙,指汉高祖寝庙。

【译 文】

进谏的人大都认为国家大政方针正确,真是不可理解,没有安定国家的才能的情况是很严重的。陛下若肯听我的计策,就请陛下把中国的祸患移向匈奴,汉朝便趁这种威势而富强起来,匈奴伏罪而败亡,捆绑上单于而制服他,捕获中行说而鞭打他的后背,让



全体匈奴民众都听从陛下的命令。是让他们活，还是杀掉他们，都是其次的。这样陛下的威望得到了伸张，德惠信义也广播到远方，领有江山一定会坚不可破，称天子之号也确实很适宜，那时俯视中原地区，远望四周各族，没有不称心如意的。然后回朝，斋戒三日，再向祖庙汇报，这样就使天下无论智愚、无论男女都说陛下果然非常圣明。怎么能忍心凭陛下的圣明，又加上天下的资财，却长期地被戎狄欺凌到这种程度呢？可以说国家确实没有人才啊。

威 不 信^①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②，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③，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④，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⑤，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且事势有甚逆者焉。

【注 释】

- ① “威不信”论述汉文帝威望权势不能远达，尤其是反遭匈奴威胁的情况，表现了贾谊对汉国势不够强大的忧虑。威不信：威势得不到伸展。
- ② 率服：服从，宾服。
- ③ 湛：浓厚，浓重，深厚。
- ④ 边长：边远之地，即距国都极远之边疆。下文“中长”指较近之处。
- ⑤ 九州：此泛指中国，即当时汉人居住之地。

【译 文】

古代公正的道理，东西南北，凡舟车所能通达之处，人的足迹



所到过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然后才称为天子;恩德厚重,恩泽广布,之后才可称帝;又加之有美名,之后才可称皇。现在天子称号很美可是其实力超不出长城以外,长城以外的人不但不宾服,而且又大不敬。因而边远地区不安宁,边疆同国都之间的区域也不宁静,比如要降服老虎看到有利时机就要有所举动,那将到何时才能完事?从前高祖皇帝从平民百姓起事可是全国都顺服,现在陛下能统治全中国,但德泽不能达到匈奴。我以为陛下这是不够的,况且情势严重的则更有违情理。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国有人乎?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舟车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扞然数百里^①,而威令不信^②,可为流涕者,此也。

【注 释】

- ① 扞(mén)然:指微小。
② 信:通“伸”。

【译 文】

天子是天下的首脑,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在上边。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位于下边。对蛮夷的征召命令,是主上的权柄;对天子所供奉的贡品,是臣下应尽之礼。现在脚却居于上面,首脑反而位于下边,这是上下互倒的情势。天下情势互相颠倒,没有人能理顺它,还能算国中有人才吗?恩德可以施加到远方,威势也可以达到远处,车船所能到达的之处陛下的意旨都应该在那里通行,如今小小的数百里之外,威信命令却不能在那里伸展,可为之流涕的就是这种情况。



贾谊新书卷第四

匈 奴^①

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②，五口而出介卒一人^③，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④。而敢岁言侵盗，屡欲亢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用此，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⑤，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诚能此者，虽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听其事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富^⑥，匈奴适亡。叱犬马行，理势然也。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麻之变^⑦，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⑧，帝之威德内行外信^⑨，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⑩。窃闻匈奴当今遂羸^⑪，此其示武昧利之时也^⑫，而隆义渠、东胡诸国又颇来降^⑬。以臣之愚，匈奴且动，疑将一材而出奇，厚贖以责汉^⑭，不大兴不已。旁午走急数十万之众^⑮，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临事而重困则难为工矣。陛下何不蚤图^⑯？

【注 释】



- ① 这里贾谊有感于匈奴的连年侵扰给汉朝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战胜匈奴的种种措施。主要是用物质利益与匈奴君主争夺民众——即所谓“三表”“五饵”,而这财物取自富比朝廷的“二族”。争夺民众的核心为德义影响。
- ② 控弦:指能开弓放箭者。大率:大概,大约。
- ③ 介卒:即甲兵。介:同“甲”,铠甲。
- ④ 千石大县:即万户以上的大县,汉制万户以上大县,县令年俸六百石至千石,故以此称大县。石(dàn):容积单位,一般为十斗。
- ⑤ 耀蝉:谓夜间燃火捕蝉,此比喻招贤为国所用须先修明德行,使匈奴降汉。
- ⑥ 大国:指汉朝。
- ⑦ 月氏(zhī):又作“月支”,古代西域国名,汉初时在甘肃敦煌与青海祁连山间,后为匈奴所败,大部西迁至伊犁河上游。灌羸(yǔ):当为“浑羸”之误,浑羸,《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中都曾提到“浑羸国”。
- ⑧ 民:用为使动,使兵为民。一说“民”当作“泯”,泯灭也。
- ⑨ 信:通“伸”。
- ⑩ 嘿嘿(mò mò):闭口不说话,此指心中不快。
- ⑪ 窃闻句:一本“羸”下有“北”字。
- ⑫ 示武昧利:显示武力,贪图财利。
- ⑬ 隆义渠、东胡:皆当时北方小国名。
- ⑭ 厚贄(zhì):丰厚的礼物。责:求取。
- ⑮ 旁午:纵横交错的样子。这里有纷乱的意思。
- ⑯ 蚤:同“早”,尽早。上文“临事”之“事”指发生战争。

【译 文】

我私下里料想匈奴拉弓射箭的骑兵大约六万人,按五口出一甲兵计算,五六三十,这就是说匈奴有人口三十万罢了,这个人数还不及汉朝一个年俸千石谷米的大县。可是它却敢每年对汉朝进行侵扰虏掠,多次与汉朝抗礼,妨害皇帝德义的施行,确实违背正道。陛下为什么不派一有才能的人尝试着处理这件事,此人将替



陛下用修明德行之法来震慑征服它，朝廷可为此事立一官署，设置一个官员专门主管匈奴之事。如果谁能处理好这件事，即使让此人居千石之俸的职位也可以。陛下如果能听信这样的谋略，就会使汉朝一天天安宁起来，使匈奴一天天危困下去，使汉朝富庶，使匈奴走向衰亡。人驱使犬马前行，是理所当然。如此就必然让匈奴的民众成为汉朝的臣民，定立制度对他们进行治理，会使匈奴和汉人融为一国，让他们分别居于塞外，从陇西一直延续到辽东，各自有自己管辖之地域，并来守卫边疆，让他们防备月氏和浑廆等国的叛乱，让他们所分管的地域成为朝廷直属之郡，然后罢战休边，让天下的军人退伍重新做老百姓，陛下的威势和恩惠在国内外都得到推广布施，四周各国都心悦臣服，那么我的心情便深感愉悦。如果不然，陛下的神威不能实现，我的心里也会愁闷不已。我听说匈奴如今开始衰落，这是我们从它威之以武力诱之以利益的好时机，而此时隆义渠和东胡各国又分别来归降。依我的愚见，匈奴将有举动，我打算带领有才能之人在匈奴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使，让他们从汉朝获取丰厚的礼物，若不取得全面成功就不停止。不然乱纷纷地奔跑于北方边境上的几十万大军，国家从哪里弄到那么多粮食供养他们？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更大危难，又很难获胜。陛下为什么不早做打算？

建国者^①曰：“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②，为此奈何？”对曰：“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③，舜舞干羽而南蛮服^④。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孰敢怙然不承帝意^⑤？”

【注 释】

- ① 建国者：依陶鸿庆说“当为建图者”，即向皇帝提建议者。
- ② 为我狡猾：依陶鸿庆《读诸子札记》说，“我”应在“狡猾”下，连下句读，今



从。狡猾：变乱，乖戾。

- ③ 汤祝网句：据《史记·殷本纪》载：商汤狩猎将四面网撤去三面，并祝告禽兽欲左则左，欲右则右，只有犯命者入网，汉水以南诸侯以汤恩及禽兽，便叛夏从汤。后以此比喻刑政宽大或恩泽广播。汉阴：汉水以南。
- ④ 舜舞干羽句：据《尚书·大禹谟》载：舜为天子时江南荆扬间三苗反叛，舜广为宣扬德教，舞干羽于两阶，七天后三苗果来臣服。干羽：盾牌和羽扇。南蛮：一作“三苗”。
- ⑤ 怱(fēn)然：纷乱无序状。

【译 文】

为国谋划的人说：“匈奴对汉朝不敬重，言辞不驯顺，依靠他们民众，时常做劫略偷窃之事，扰乱我边境，侵扰汉朝，屡行不义之事，行为诡诈不合常理，我们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回答说：“我听说强大的国家凭智谋打胜仗，称王者依靠道义打胜仗，称帝者依靠高尚品德打胜仗。所以商汤狩猎撤除三面罗网施恩于禽兽，当时的汉南诸国都背叛夏桀而投降商汤，舜拿起干盾和羽扇舞蹈表示广行德化而南蛮顺服。现在汉朝在中原称帝，最好是用厚德安抚四周诸国使之归附，行大义广泛地展示给远方之人，那样车船所能行驶到的地方，人的力量能达到之处，没有谁不成为你的统治对象的，谁又敢乱纷纷地不遵行你的意旨呢？”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①，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②？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③，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④，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遭慈母也^⑤。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



当天子之意^⑥。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注 释】

- ① 三表、五饵：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上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见《汉书·贾谊传赞》颜注）
- ② 捍：亦作“悍”，当以作“悍”为长。悍：凶悍。
- ③ 言：陶鸿庆说依文义当作“信”。
- ④ 微远：指不亲近的人。微，幽。
- ⑤ 遘(è)：遇到，意外见到。
- ⑥ 当：合于，适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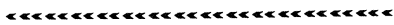
【译 文】

我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用这些条件和单于争夺百姓，则战胜匈奴如同摇动枯木一样。那无道的匈奴单于怎么能凶悍到这种程度且统治这么久？陛下若肯听我的计谋，我将以当时的情势使他们明白天子的诚信，让匈奴的民众信服陛下。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做的事而不能随意改变，即使是梦中答应别人的事，醒后也将信守，这样他们相信陛下已许诺的事，如太阳初生那明亮透彻。所以说听到君王一句话，即使是远处微不足道的人，他也会坚信不疑，就是仇人，他的心情也不会不安的，这样，那么君王的诚信就被理解了。所要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这是一表。我又以事情的趋势晓明和理解陛下的爱，让匈奴自己看自己，都是胡人的面目和状貌，他们自以为被汉天子所爱并召见，就如同弱小的孩子见到了慈母一样，这样说来，爱就明了了，这又是一表。我又将要让匈奴了解陛下之爱好，匈奴自己看自己，他们技能所擅长的和精



巧之处，竟可以适合天子的心意。这样陛下之爱好也就完全知道了，这又是一表。喜欢别人的状貌，喜好别人的技艺，是合于人道的；以诚信为最高的操守，乃帝王之义；爱好有具体内容，已答应他人的事，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兑现，处于十死一生之际，也要去做，这就叫做三表。

凡赏于国者，此不可以均，赏均则国窳^①，而赏薄不足以动人，故善赏者蹕^②，驳辄^③，从而时厚之，令视之足见也，诵之足语也，乃可倾一国之心。陛下幸听臣之计，则国有余财。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④，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参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⑤，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⑥，一餌。匈奴之使者至，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羹馘炙肉具醢醢^⑦，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赏得也。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飨之耳^⑧。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怵憚其所自^⑨，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一餌。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⑩，胡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⑪，吹箫鼓鞀^⑫，倒挈面者，更进^⑬，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莫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⑭。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⑮，人人极极唯恐其后来至也^⑯，将以此坏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⑰，大困京，既有编马^⑱，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困京之畜^⑲，皆过故王，虑出其单于或^⑳，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极极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腹，一餌。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



而后得入官^①。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飡胡人也，大鞞抵也^②，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时人偶之^③。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捣馊之^④，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闲且自为鞞之^⑤。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绶，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悒悒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一饵。故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抃也^⑥。此谓五饵。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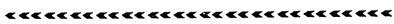
- ① 窳(kuǎn):空。此指国库空虚。
- ② 踔(zhuō)之:意谓先让他受挫折,使之大失所望,再施以恩惠,使之大喜过望。踔:踢。
- ③ 驳辘(líng lì):斥责其过错。
- ④ 家长:匈奴十家设十家长,五十家设五十家长。此为五十家长,下“家少者”当指十家长。
- ⑤ 希心:满心欢喜,高兴,心向往之。
- ⑥ 坏其目:使其目欲(观看欲)向往之。坏:通“怀”,思念,向往。下诸“坏”字同此。
- ⑦ 馐(zì):大块肉。腍:现存各辞书字典均不载此字,卢文弨以为此字同下“肉”字为衍文,今从之。醢醢:肉酱和醋,即代指佐料。
- ⑧ 时时:经常,常常。飡:以酒食招待人。
- ⑨ 馀憚(tú tán):贪图,爱好。
- ⑩ 知识:熟悉的人,故旧。
- ⑪ 但乐:即“倡乐”,歌舞艺人。但“乃”倡”字之误。
- ⑫ 鞞(táo):一种带柄的小鼓。
- ⑬ 倒挈:犹今之翻筋斗。面:假面具。
- ⑭ “使降者”句:一本“降者”前有“使者”。上文“胥强”为侍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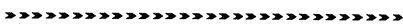
- ⑮ 希盱(xū):高兴的样子。
- ⑯ 极极(jí):同“急急”,迫切,急切。
- ⑰ 邃宇:高大的房屋。上文“富”字,俞樾认为当作“官”,作“官”为馆舍义。
- ⑱ 编马,排列成队伍的马。下文之“阵车”指成队列的车。
- ⑲ 乐虞:高兴,欢乐而安适。困(qūn)京:当作“困仓”,即粮仓,指粮食。畜:同“蓄”,积蓄。
- ⑳ 虑:大略,大抵。或:通“域”,疆域,国土。
- ㉑ 拊循:抚慰,安抚。
- ㉒ 觥(hú)抵:即角抵,一种游戏,角力,摔跤。
- ㉓ 上句“钱”是一种酒器。人偶:彼此相亲爱。
- ㉔ 捣道:腾身翻倒。
- ㉕ 贲(gòng):赐予,给予。
- ㉖ 耘:同“殒”,跃坠。此言匈奴纷纷降汉如叶之坠落一般。

【译 文】

凡奖赏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不可以平均奖赏的,奖赏若同样多,则国库就会空虚,若奖赏太少,就不足以让人动心,因而在奖赏前要先折服他,责其过错,然后再予以重赏使之大喜过望,让人们对奖赏都看得见,说得出,这样才可以使全匈奴人倾心向往。陛下若幸而听信我的计谋,国家必须有余财,匈奴人到汉朝来,五十家之长者一定要让他们穿华丽的衣服,对十家之长一定要让他们穿带有彩色花文的锦缎,并给他们准备带有银饰的车五辆,且对车进行雕画,套上四匹马,加上绿色车盖以显示其高贵地位,并让多骑随其后,使参乘随之侍卫,这种情况即使匈奴的单于出行和回归也不能轻易总是这样。我们可以让匈奴投降的人常常有这样的待遇,并将这些用品赐与他们。使他们全国人听到这种情况,便欢喜地互相转告,人人希望这样幸运,都自我觉得我到汉朝也会受到这样的礼遇,将用这些使他们产生对汉朝倾心向往,这便是“一饵”。匈奴的使者到来或其它重要人物来降,或很多人相聚而来,皇上一一定要召见他们,且赐予他们食物,饭食要丰盛到四五种,更要有羹



汤大块肉、烤肉等肉类,各种佐料也要俱全。这些食物要极为丰盛,置于客人面前,让一个人坐在这里。胡族各色人等要观看一定有百十人,他们中得到赏赐者自然会高兴,一边笑一边吃,这美味都是他们特别喜欢可是却又不曾吃过的。让那些来汉的外族人经常吃到这样的美食,那样全国听说和看到这种情况的,都流着口水互相转告,人人都贪图这样的美食,都认为我如果来汉也将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便用这些使他们产生食物欲,这便是“一饵”。对那些投降者中的杰出人物,或者匈奴使者来时,皇上一定派人把他当作座上客而召见,并让他把其相识者也召来,外族人有要来观看的,也不要禁止。在招待他们时,让二三十女子粉白黛黑,穿着华丽服装在堂前陪侍,并让这些女子们有的相搏击,有的相掩袭,为他们表演胡人的节目,伴他们吃饭。陛下让乐府艺人为之演奏,吹箫击鼓,令他们翻着筋斗和带假面具依次表演,跳舞者时舞时止,时尔又击鼓奏乐,舞起木偶等。终了时,又奏匈奴的乐曲,侍女们携手服侍贵客,先后共服侍过十多人,让那些投降过来的人享受到这些后而为之欢欣。他们国家中听到和看到这种情况的,高兴地互相转告,人人都急急忙忙的恐怕其投降迟了而很快到来,我们将用这种作法来使他们产生闻听欲,这是“一饵”。凡投降汉朝者,又是陛下召见的,则如同应约而来的。陛下一定按时赐与他们财物,一定让他们有高堂大屋,有宽敞的厨房,有高大的粮仓,马棚还要有成队的马匹,车库中还要有摆放好的车辆,而且还要有奴婢、小僮以及家畜等。如果此时大规模宴请外族客人,招待外族使者,那么皇上就要让有关部门帮助备办食物,赐予音乐。使他们住在这里在欢乐程度、物质享受及家畜拥有量方面都超过以往在匈奴时,他们大概都要逃出单于所统治地域,经常得到这种赏赐,并把这些作为他们养家的资本。匈奴就会全国都倾心向往,每个人都急切地唯恐他们之后的人也很快来投降汉朝,我们便用这种物质利益让他们产生食物欲,这便是“一饵”。对于那些来投降的人,皇上一定要经常召见他们,经过安抚以后再让他们到相关部门任职。那



些居高位的外族成年人难以亲近,如果皇上对外族小孩及贵族子女友好亲爱,一定要召见几十倍成年人,赐给他们华美盛鲜的服装,并且他们出行时,给他们侍从相随,平时则要很好地服侍。皇上如果宴请胡人,就要让人做角抵之游戏,皇上招待胡人使者时,就要让力士武士在旁侧陪侍,让胡人小孩能靠近侍者,让胡人中地位高贵者能靠近并陪酒,皇上亲自主持搏击游戏,并赐给他们酒喝,并间或表示亲近慰问之意。平时则给他们华美的服装,并把衣带梳妆用具按时赐给他们。皇上如果抚恤胡人小孩,让他们翻滚游玩,和他们调笑玩耍,再赐给他们烤肉让他嚼吃,拿出好衣服及居处赐给他们。皇上站起,胡人小孩便有的在前有的居后,胡人中有地位的人能够奉酒相待,而出外时就穿官服佩绶带,让有地位的人侍立于前,让多人享受这样的待遇。胡人全国听到和看到这种情况的人,便欢欢喜喜地要得到它,人人都急切地争先恐后很快到来,我们便用此法使他们产生这种占有欲,这便是“一饵”。因而,我们调动起他们的闻听欲、观看欲、饮食欲及对物质的占有欲,这四种欲望已被调动起来,又吸引其不安贫困之心,他们怎能不归附呢?如此一来匈奴人众纷纷到来就如同树之枯叶陨落一样轻而易举。这些就叫做“五饵”。

若夫大变之应,大约以权决塞^①,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②,重相室,多其长吏,众门大夫皆谋士也,必足之财。且用吾人,且用其尊^③,观其限^④,窥其谋,中外符节适缙拘也^⑤。夫戎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⑥,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之^⑦,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连虎狼也^⑧,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连仇讎也^⑨;南乡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⑩!此谓战德。



【注 释】

- ① 以权决塞:用变通的办法解决困厄。权:权变,变通。上文“若夫”为“至于”之义。
- ② 翁主:汉代指诸侯王中与匈奴和亲下嫁女儿者。下文“相室长吏大夫”亦指和亲时相从之人。
- ③ 用:介词,因。
- ④ 限: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以为“隙”字之误,今从。
- ⑤ 中外:指匈奴。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信物。一般是在竹木或金属上刻写文字,剖分为二,两家各执其一,以两片相合为验。繆拘:指相互连属结为一体。
- ⑥ 穹庐:以毡子围成的圆顶帐篷。
- ⑦ 轩:俞樾《诸子平议》以为“擻”字之误,以当为斩杀或为人所取之义。
- ⑧ 连(wú):相遇,遇。
- ⑨ 噩(è):讨厌,害怕。
- ⑩ 顿颡(sǎng):叩头。

【译 文】

至于应付重大变故,大致都要用权变除去困厄,依照适合的方式去办,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切情况。尊重下嫁给匈奴女儿的侯王,重视他们的辅相保傅长吏等相随官员,因为他们的大夫们都是谋士,一定要让他们有足够的家产。而且我们利用自己人,要用其尊位,要看到他们的不足,探寻他们的规划谋略,使者对匈奴各种情况的了解如同符节相合,那样明了。如此看来,匈奴又怎么会长期这样凶悍!所以“三表”已经明了,“五饵”已经明确,那么匈奴上下就彼此背弃不信任,使单于睡觉也睡不踏实,吃饭也不香甜,整天拿着剑拉着弓,蹲在穹庐的角落中,左窥右看,以为周围尽是仇人。匈奴的群臣即使想不逃跑,也如同老虎在后面追赶,他们想不来投降,也恐怕遭遇不测,这就是情势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贵人去见单于,就如同遭遇到了虎狼,他们面向南归顺汉朝,就如同幼



子思恋其慈母；他们士卒见将帅校尉，就如同讨厌见仇人；匈奴人向南投奔汉朝，如同流水从高处流往低处。如此一来，就使得匈奴单于没有臣下可以指使，没有民众做其守卫，那他们又怎能不系颈叩首，请求归降陛下之道义国家呢！这叫做用高尚德行战胜敌人。

彼匈奴见略，且引众而远去，连此有数^①。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②，卖饭食者，美臠炙臠者^③，生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啗臠炙^④，晖潞多饮酒^⑤，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⑥，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显其十余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

【注 释】

- ① 此，刘师培《贾子新斟书补》认为当作“比”。
- ② 屠沽：屠户和卖酒之人。
- ③ 臠(hù)：肉羹。臠(fèn)：切成块的肉。
- ④ 饭：用为动词，吃。
- ⑤ 晖(yǔn)潞：张开大嘴吃喝的不雅之状。
- ⑥ 贵人：匈奴有爵位的人。以：动词，率领，带领。

【译 文】

那匈奴人众被争夺走，单于必将率丁众逃向远方，这种情况并将接连不断地出现。那边关交易处所是匈奴奸诈之人深入内地求取交易之所。希望圣上派遣使者赠重礼与之调剂有无，在此情况下答应他们可到大关市交易货物。使者带回消息后，便于险要处为他们设置关市，以众人镇守汉关之内，而关隘吏卒又足以守护得



住。大约每一关市屠户卖酒者、卖饭食者及肉食和鲜活之物者各一二百人，如此一来，那么匈奴又会附着于长城之下了。这样即使匈奴王要强制他们北迁，他们也必然攻击匈奴王了。按匈奴的饥饿程度，他们一定会对各种肉食肉羹猛吃猛喝，且不顾吃相不雅张大口饮酒，这样匈奴人众逃离匈奴殆尽的情况便立而可待了。这便叫做赏的食物越多愈饥饿，他们的财物被耗费得越多越穷困，汉朝是他们倾心向往的。如此则匈奴贵人若率领千人到来，让他们有二人居于显贵之位；若带领万人而来，便给他们十余人以显贵之位。能够显贵荣耀，是招徕民众的好机会。所以说，远期五年，近期三年之内，匈奴就要灭亡了。这叫做以德胜人。

或曰：“建三表，明五饵，盛资翁主，禽敌国而后止^①，费至多也，恶得财用而足之？”对曰：“请无敢费御府铢金尺帛^②，然而臣有余资。”问曰：“何以？”对曰：“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使上下踳逆^③，天下窳贫，盗贼、罪人蓄积无已，此二族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臣赐二族^④，使崇匈奴，过足言者^⑤。”或曰：“天子下临，人民意之^⑥。”曰：“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⑦。’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憊渠颇率天子之民^⑧，以不听天子，则憊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人之民哉？”

【注 释】

- ① 禽：同“擒”，擒获，捉拿。上文“翁主”指匈奴统治者。
- ② 御府：指朝廷府库。铢金尺帛：形容极少。铢：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 ③ 踳(chǔn)逆：错杂背逆。
- ④ 赐：尽，竭尽，指用尽二族之财。
- ⑤ 过足：很够。言：形容词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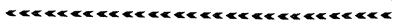
- ⑥ 愆(guǎn):忧虑,担忧。
⑦ 以上诗句见《诗经·小雅·北山》。
⑧ 愍渠:指匈奴。此当为匈奴“屠耆”之不同音译,匈奴以“屠耆”称其左右贤王。

【译 文】

也许会有人说:“建置三表,确立五铢,需要大量财物赐与他们的执政者,直到敌国灭亡之后才能停止,费用极多,哪里获得这么多财物来供给他们呢?”回答说:“我不敢使用朝廷府库中的点滴金钱和货物,可是我还是有办法获取更多财物。”问者说:“怎见得呢?”回答说:“天下有两个富比朝廷势力均等的部族(指吴王濞、邓通),天下就要乱,这比匈奴在边疆制造祸乱还严重,如果国之上下相背逆,天下就会贫穷,盗贼、罪犯也会越聚越多,这便是两部族共存造成的灾祸。皇上如果除掉二族,而不要让他们扰乱国家,天下就会安定富足了。臣下若除去二族,使其为害匈奴,那财物就足够了。”也许有人会说:“天子下临百姓中,人民对此担心。”回答是:“如果不是天子的臣民,圣上又怎么是他们的天子呢?《诗经》说:‘普天之下,没有哪里不是帝王的土地;四境之中,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帝王的臣民。’帝王就是天子,假如是车船所能到达之处,人能走到的地方,即使是蛮夷戎狄之族,哪里又不是天子的统治范围呢?可是愍渠竟然带领天子的百姓,而不听天子的号令,那便是愍渠的大罪。现在天子要安抚他的臣民,是天子的责任,难道仅仅是直接下临到百姓之中吗?”

势 卑^①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②,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



岁致金絮缛彩^③，是人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④。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⑤？

【注 释】

- ① 此文提出汉朝应以全力对付匈奴，以使其成为汉之属国，永不为患于汉的主张。其中多有理想成分。
- ② 遇：谓匈奴应以诸侯身份向汉天子行四季拜谒之礼，实则却不是这样。
- ③ “以汉”句：是说汉朝每年贡奉金银和丝织品。
- ④ 顾：反而，反倒。
- ⑤ 特：一作“持”，以“特”为长。特：竟然。居此：到这种程度。

【译 文】

匈奴对汉朝侵扰、轻视得很厉害，对汉天子也不以礼遇相敬，已成了天下祸患了，而且遗害无穷。凭汉朝的实力却每年向匈奴贡奉金钱丝絮彩色缛帛等，这便是向蛮夷纳贡，这样汉朝反而成了戎人的诸侯国了。情况已卑躬受辱，可是灾祸却并未消除，长此下去何时才算完结？陛下又怎么能忍受以帝王的称号竟然屈居这样的地位？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①，甚窃为执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试理此？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轻权而服也^②，奚宜敢悍若此？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计，半岁之内，休屠饭失其口矣^③。少假之间，休屠系颈以草，膝行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唯上财幸，而后复罢属国之官，臣赐归伏田庐，不复污末廷^④，则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獫猛兽而獫田彘^⑤，不搏反寇而搏蓄菟^⑥，所獫，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玩细虞^⑦，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



【注 释】

- ① 小：一作“正”。《汉书》本传作“众”。
- ② 铨(zhì)权：疑有讹误，故词义不明。
- ③ 休屠：匈奴王之号，此泛指匈奴王。
- ④ 末廷：即末庭，朝堂之末位，这里是自谦。
- ⑤ 獺：即猎之或体。田彘：跑到田间的猪。
- ⑥ 蓄菟：家养之兔。
- ⑦ 虞：思虑，担忧。

【译 文】

我私下里料想匈奴的人众，不超过汉朝的一个县令年俸为一千石的大县，凭着天下这么大的地域却被只有一县之众的匈奴困扰，我私下里替你身边的侍臣羞愧。陛下如果有意摆脱为匈奴侵扰的困境，为什么不让我试着处理此事？那匈奴从前对于古代小诸侯用镰刀收割庄稼那样的办法侵吞之而使之服从，现在却竟敢如此凶悍？如果陛下任用我为主管附属国的官职，来主管与匈奴有关的事，从而执行我的计策，半年之内，让匈奴休屠诸王连吃饭都不得下咽。再稍稍多给点时间，休屠王就会用草捆绑脖颈，匍匐顿首，请求归附陛下了。希望陛下赏赐财物，之后罢免我负责附属国之官职，我便回到农家茅屋，不再占据官位而使朝廷受污，那么我的心便愉悦而满足了。现在不去狩猎猛兽却猎取逃逸到田地中的猪，不去攻打反逆之贼却追赶家养之兔，所猎获岂不太小，所攻打得岂不太急了吗？现在思虑图谋暂时的细小琐事，而不图谋预防大灾大难，不是达到太平的办法。

淮 难^①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陛下为顿颡谢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诘让^②，敷留之罪无加身者^③，舍人横制等室之门^④，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于天子国横行不辜而无谴，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他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⑤，皇帝之令咫批倾而不行^⑥，天下孰不知？天子选功臣有识者，以为之相吏，王仅不踏蹴而逐耳^⑦，无不称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诽谤陛下之为，皇太后之馈赐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诏而弗得见，僵卧以发诏书^⑧，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启章之等而谋为东帝^⑨，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严道以为之神^⑩，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负？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为不当？陛下无负也！

【注 释】

- ① 此文中贾谊以历史为鉴证，力谏汉文帝不要封淮南厉王之子为王，指出若封淮南厉王诸子为王，便是“假贼民为虚翼”，言之凿凿，忠心可鉴天地。
- ② 诘让：责备，责怪。此指未被责罚。淮南厉王曾于汉文帝三年，为泄私愤而椎杀辟阳侯审食其，其后因文帝请求薄太后免其罪，故言不诘让。上文“亡”通“无”。
- ③ 敷留：同“稽留”，停留。
- ④ 舍人：管理皇宫的官员。等室：即“静室”，即皇宫。
- ⑤ 淮南王：此后当脱“于”字。咫（zhǐ）：则，就。下文同。蹂促：犹践踏，违反。
- ⑥ 批倾：排斥，不执行。
- ⑦ 踏蹴（cù）：恭敬，敬奉。
- ⑧ 僵卧：躺卧。
- ⑨ 柴奇、启章：皆淮南厉王刘长之谋士。上“聚罪人”句言淮南王收聚汉诸侯不轨者及罪人。
- ⑩ 严道：地名、今四种省荣经县内。神：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以为“绅”字之讹，今从。绅（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此指流放。



【译 文】

我私下里担心陛下继续封立淮南厉王诸子为王，却不和我们这些臣下仔细讨论。淮南厉王当初悖逆无道，陛下让他到皇太后面前叩头谢罪，由于陛下的请求淮南王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在京城停留的罪责也没有受惩处，其舍人擅闯官室官府之门，也被皇上赦免了，法官也没有捕获他。淮南厉王属下到天子辖地横行犯罪却没受到处罚，还赠予淮南王美女，以车载着大量黄金归淮南。朝廷封在淮南国中的侯邑，都被他迁到他的王国以外的地方。陛下对淮南厉王的恩惠不能说不厚，可是淮南厉王对天子的法令则予以践踏不执行，对皇帝的命令也只表面接受却不照办，天下谁人不知？天子选择功臣中有见识谋略之人，任作他的相和其他官员，淮南厉王不但不恭敬接受反而驱逐了他们，这些朝廷命官没有哪个是不称病离开淮南的，天下谁人不晓？每天都接连不断地放出怨愤的话语，来毁谤议论天子的行为，对皇太后馈赠又违命拒绝不予接受，天子派遣的使者来到淮南也得不到接见，他还躺在床上发诏书，天下谁人不知道？他还招募犯罪分子和行为诡邪不正的年轻人，还同柴奇和启章等人相谋在淮南做皇帝，天下人又有哪一个不知道呢？淮南厉王大罪已经明了，陛下赦免了他的死罪，把他贬到严道当一个被流放者，他走在路上自己病死，陛下又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呢？天下谁又能认为淮南厉王的死是不应该的呢？陛下不要背着这个思想包袱！

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无解细于前事。且世人不以肉为心则已，若以肉为心，人之心可也。今淮南子少壮，闻父辱状，是立咫泣浹衿^①，卧咫泣交项^②，肠至腰肘如缪维耳^③，岂能须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极，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乎。



特曰势未便，事未发，含乱而不敢言。若诚其心，岂能忘陛下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④，报大父与诸伯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马子綦皆亲群父也^⑤，无不尽伤。昔者，白公之为乱也，非欲取国代王也，为发愤快志尔，故挟匕首以冲仇人之匈^⑥，固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⑦。

【注 释】

- ① 浹衿：沾湿衣襟。
- ② 交项：从两面交相淌至脖颈。颈：脖子后部。
- ③ “肠至腰肘”句，比喻因先父的丑行而羞辱惭愧到极点。
- ④ 白公胜（？—前479）：春秋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名胜，后封于白，故以为姓，又称王孙胜。太子建因遭谗奔宋，又奔郑，被人所害。胜亡奔吴。楚平王死，昭王立，白公胜遂归楚，意欲为父报仇。楚惠王十年，袭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惠王，自立为楚王，后为叶公子高所败，自缢而死。《国语·楚下》《史记·楚世家》均有记载。
- ⑤ 令尹子西：子西，楚臣，平王庶弟，楚平王、昭王及惠王时为楚令尹。令尹：楚官职名，大致相当于宰相。司马子綦：子綦，又作“子期”，楚臣，昭王、惠王时任楚司马之职。司马：官职名。亲群父：指白公胜要报仇者，楚昭王、子西等人都是其叔叔们。
- ⑥ 匈：同“胸”，胸部，胸腔，胸膛。
- ⑦ 冀：通“冀”，希望，期盼。

【译 文】

如此看来，则淮南厉王乃是罪人，淮南厉王之子是罪人之子，尊奉罪人之子为王，恰恰只能背上了被天下人议论的名声，却不能从以前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解脱出来。而且如果社会上的人的心不是肉长的就罢了，如果他们的心是肉长的，那么人心以何为是，以何为非便知道了。现在淮南厉王之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听到其父所做的有辱声名的事，就会羞愧得站着泪水沾满衣襟，躺着泪水交相流到脖颈上，甚至会惭愧到如同肠子绞缠到腰和肘的感觉，



怎么会有片刻遗忘呢？他们如果不这样，就不是人了。陛下制定治理国家诏令，而淮南厉王却如此悖命，他的儿子会忘却陛下的好处却仍怨恨陛下贬其父之罪。只是说情况还不适宜，乱事才没有出现，心中隐藏的作乱念头而不敢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内心是真诚地对其父的丑行感到惭愧，又怎会忘却陛下的恩德呢？白公胜为父亲报仇，是向其祖父（楚平王）和众伯父叔父（楚昭王、惠王、子西）等人报仇。令尹子西、司马子綦都是他的亲叔父，没有哪一个人不是被他杀害的。从前白公胜作乱，并不是要夺取楚国政权而取代楚王的位置，他为了发泄愤恨之情满足其报仇的志向罢了，因此他手执匕首直刺仇人的胸膛，本来是为了要杀尽仇人罢了，他本来并不希望自己能存活下来。

今淮南土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安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豫让为智伯报赵襄子，五起而不取者^①，无他，资力少也；子胥之报楚也^②，有吴之众也；白公成乱也，有白公之众也。阖闾富故，然使专诸刺吴王僚^③；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轲杀秦王政^④。今陛下将尊不亿之人，与之众，积之财，此非有白公、子胥之报于广都之中者^⑤，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两柱之间^⑥，其策安便哉！此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愿陛下少留意计之！

【注 释】

- ① “五起而不取”句：言豫让多次替智伯报仇而未成功。据《战国策·赵一》及《史记·刺客列传》载：豫让始事晋范氏及中行氏，名不显，后事智伯，极受厚遇。待赵襄子与韩魏灭智伯后，乃变名姓为刑人，于厕中刺赵襄子未果，赵襄子赦之。之后又漆身为癞，剃眉去鬓以变其容，吞炭为哑以变其音，伏于赵襄子所过桥下谋刺之，未果而自尽。史书只载此二事，不知“五起”句何据。
- ② 子胥：即伍子胥（前？—前484），名员（yún），春秋时楚国人。其父伍奢及兄伍尚被楚平王杀害后，即奔吴，吴封之于申地，又称申胥。为给父兄报



仇，他与孙武共辅吴王阖闾伐楚，五战而入郢都，掘平王墓鞭其尸三百。后吴王夫差败越王勾践，勾践请和，子胥力谏吴王灭越，吴王不听，且赐子胥死。

- ③ 阖闾(hé hū)(前?—前 496):亦作阖閼,即吴公子光。他派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为吴王,任用楚亡臣伍子胥,屡败楚兵,九年入楚郢都。后同越王勾践争雄,负伤而死。专诸:春秋时吴国人。吴公子光欲杀吴王僚自立,置酒席宴请吴王,专诸藏匕首于鱼腹中,趁进献之机刺死吴王僚,专诸亦当场为吴王左右杀死。
- ④ “燕太子丹”二句:燕太子丹因质于秦时不受礼遇和秦将加兵于燕,便派其客卿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未果而荆轲被杀。燕太子丹(前?—前 226)战国末燕王喜之太子,曾为质于秦,后逃归。燕王二十八年,他派荆轲秦谋刺秦王,未遂。秦发兵击燕,燕王杀之献其首于秦。荆轲(前?—前 227):战国时卫国人,称荆卿或庆卿,做燕太子客卿时,被派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以献樊于期头燕督亢地图诈而以匕首行刺,未遂而被杀。政:即秦王嬴政(前 259—前 210):先后灭六国统一天下,自为始皇帝,史称秦始皇。建秦朝后,置秦国为三十六郡,统一法度,采取书同文、车同轨等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位二十六年,死于沙丘。
- ⑤ 广都:指国都大邑。
- ⑥ 两柱之间:指朝堂上。因朝堂上多以柱支撑屋顶,又因荆轲刺秦王时有匕首中柱和绕柱而行之记载,故如此说。

【译 文】

现在淮南之地虽然不大,但黥布曾依靠它反叛朝廷,汉朝能保存下来真是幸事。如果被仇人据有足以成为危害汉中央政权的资本,如果以之封于淮南四子又怎么行呢?即使分割成四份而分封给四个人,四个人就要一心图汉。豫让替智伯向赵襄子报仇,多次行刺而没有成功,没有别的原因,财力和人力都不够啊。伍子胥向楚国报仇成功,是因为有吴国的众军士;白公胜变乱终于成功,因为有白公胜的众部下。阖闾因为资财足,才派专诸刺杀吴王僚;燕太子丹也是因为资财丰厚,才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如今陛下



将提高奸邪不可意测之人的地位(指封淮南厉王之子为王),赐给他们民众,充实他们的财富,这不是让白公胜、伍子胥那样的人在国都中为父报仇,就是让专诸和荆轲那样的人在朝堂上行刺皇帝,那封淮南厉王之子的打算又怎么妥贴呢?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借给贼人军队,给老虎安上翅膀啊,希望陛下稍稍考虑考虑吧!

无 蓄^①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②。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③?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④,何招而不至?

【注 释】

- ① 此文针对汉朝立几十年却蓄积甚少的现实,大声疾呼“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劝汉文帝抑商重农,增加经济实力,体现了贾谊重农务本的思想。无蓄:没有蓄积的危害。
- ② 大命:根本,命脉。
- ③ 何向:向何,做什么。济:成功。
- ④ 怀柔附远:使敌人顺服,让远方之人归附。“柔”《汉书·食货志》作“敌”,今从。

【译 文】

夏禹有十年的粮食储备,所以能战胜九年水涝造成的灾害;商汤有十年的粮食储备,所以能战胜七年干旱造成的灾难。粮食积蓄是国家的命脉。假如粮食充足、财富有余,又做什么会不成功呢?凭借这样的条件进攻敌国,就一定能攻下,凭借这样的条件来防守,也一定坚守得住,依靠这样的条件去征战,也一定能战胜敌



人。使敌人顺服，让远方的人来归附，招谁谁又肯不来呢？

管子曰^①：“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②：“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③。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④，是天下之大贼也^⑤。从生之害者甚盛^⑥，是天下之大贼也^⑦。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⑧，是天下之大崇也^⑨。残贱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⑩，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⑪，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⑫；岁恶不入^⑬，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⑭，而上不惊者？

【注 释】

- ① 以下四句见《管子·牧民》。
- ② 以下四句化自《管子·揆度》。
- ③ 屈：竭尽，用完。
- ④ 本：指农业。末：指工商业。
- ⑤ 残：残害，伤害。
- ⑥ “从生”句：言朝廷对妨害农业生产的情况放纵得很严重。从：同“纵”。
- ⑦ 贼：祸患，祸害。
- ⑧ 汰流、淫佚、侈靡：骄纵淫佚，奢侈浪费。
- ⑨ 崇：略同于上术“贱”“贼”，亦祸害之义。
- ⑩ 泛(fèng)败：倾覆，败亡。泛：通“覆”，倾覆。
- ⑪ 四十岁：此文作于汉文帝二年(前178年)，据汉朝建立二十八年，当依《忧民》篇作“三十岁”。
- ⑫ 狼顾：比喻人们惊慌，如同狼走路有所畏惧常回头看一样。
- ⑬ 岁恶不入：因年成不好而交不了税。入：纳，交税。
- ⑭ 阽(diàn)危：摇摇欲坠状。

【译 文】



管子说：“仓廩粮食充足，百姓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百姓便知道荣辱。”百姓衣食不丰足却能治理得好，从古至今都不曾听说过。古人说过：“一个男人如果不耕种，就有人要因此挨饿；若一个女子不纺织，也会有人因此而受冻。”生产财富有一定时间，可是如果消费它没有节制，那么这种财富就会穷尽。古人治理国家，一切都想得很周密，因而他们的积蓄足以抵御灾荒。如今背离农业生产而依靠经营工商而为生的人太多，这是国家的大祸害。对妨害农耕的情况放纵得太厉害，这是国家的大灾难。骄纵淫佚，奢侈浪费的风气一天天滋长，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这些祸患到处盛行，没有人来制止它，国家将要倾覆，却没有人来拯救它。生产财富的人极少，可是消费它的人却很多，国家的形势又怎么不危急呢？汉朝建立至今将近三十年了，国家和个人的积蓄却都少得让人痛心。因而错过时令而不下雨，老百姓就要惊恐不安；年成不好，交不了税，百姓就会请求出卖爵位和卖掉子女。这些情况传到君王的耳朵里，哪有天下治理到这种危险的地步而圣上却不惊慌的呢？

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①，卒然迁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②？兵旱相乘^③，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羸老易子孙而齧其骨^④，政法未毕通也^⑤，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⑥。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⑦，岂将有及乎？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以为此廩廩也^⑧，窃为陛下惜之！

【注 释】

- ① 恤：赈济，抚恤。
- ② 馈(kuì)：同“馈”，赐人食物。上文之“卒”同“猝”，突然。
- ③ 相乘：交加。
- ④ 罢(pí)：通“疲”。羸(léi)：瘦弱。齧(yǎo)：同“咬”。
- ⑤ 政法：政令法纪。一作“故法”。毕通：通达全国各地。



- ⑥ 疑(ní)者:指图谋夺取皇位之人。疑:通“拟”,比拟。
 ⑦ 试: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主张当作“诫”,为“惊骇”义,今从。
 ⑧ 直:竟然。以:《汉书》无此字,当删。廩廩:同“懔懔”,害怕的样子。

【译 文】

世上出现荒年,是天下常有的事,夏禹和商汤都曾遭受过。如果不幸二千里见方的区域发生旱灾,国家拿什么去救助他们?如果边境上一旦出现战事,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又用什么给他们当粮饷?如果战争和旱灾一起袭来,国家财富用尽。那时有胆量和力气者就会聚集党徒横行抢掠,体弱者和老年人就会相互交换子孙而吃他们的肉。政令法纪未能通达到全国各地,边远地区敢于同皇帝比并者就会相继争相起事。到那时,做皇帝的才惊慌地设法对付,哪里还来得及呢?能够通过使国家富足的途径来使天下安定,却竟然因而造成这样岌岌可危的局面,我私下里替陛下痛惜啊!

铸 钱^①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铅铁及石杂铜也^②,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③,其利甚厚,名曰顾租公铸,法也,而实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将何赖焉?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命细民操造币之势^④,各隐屏其家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⑤,其势不止。为民设阱,孰积于是?曩禁铸钱,死罪积下^⑥,今公铸钱,黥罪积下。虽少异乎,末具也^⑦。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⑧?

【注 释】



- ① 此篇论述法许民间铸钱的种种危害:危害社会安定,危害农业生产,破坏币制,导致百姓偷奸取巧和犯罪,所以要禁止钱的私铸。
- ② 石:程本作“锡”,与文义甚合,今从。
- ③ 微:指杂入铅铁之法精妙。
- ④ 细民:平民百姓。势:指方法、技法。
- ⑤ 报:断决罪人,断狱。
- ⑥ 积下:在民众中判罪。积:报,判决罪人。
- ⑦ 具:一作“甚”。
- ⑧ 且弗:一作“弗且”。

【译 文】

按现行法律天下人可以公然雇佣民众铸钱,敢于在铸钱时掺杂铅铁和使用其他方式偷工减料者,就判他黥罪。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形是,如果不把铅铁锡等混淆在所用铜中,就无利可图,如果掺杂杂物的手法巧妙,所获利就丰厚,虽然名义上说雇人铸钱是合法的,可是实际上都因在原料上掺假而被处墨刑。法律这样,皇上又将依靠什么呢?做事不妥就会招来祸患,而法令有缺陷也会有人利用它做好邪之事,现在让百姓掌握铸造钱币的权力,且人们都隐藏在家中暗自铸造,在这种情况下,要制止住他们为获得厚利而做得很精巧的奸邪之事(即在原料上掺假),即使每天都判人以墨刑,造假的情势也不能制止。这是给老百姓设置陷阱。如何造成了这种情势呢?从前禁止私人铸钱,在民间判死罪的情况非常多,现在政府允许铸钱,民众被判墨刑的也很多。虽然二者稍有不同,也只是细微末节。老百姓正处于危难境遇中,圣上能不拯救他们吗?

且世民用钱,县异而郡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①,将使天下操权族^②,吏急而一之乎,则大烦苛而民弗任^③,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纵而弗苛乎,则郡县异而市肆不同,小大



异用，钱文大乱^④。夫苟非其术，则何向而可哉？

【注 释】

- ① 法钱：依国家法规确定的轻重大小所铸之钱。
 ② 权族：权门，有势力者。
 ③ 烦苛：烦重而苛刻。任：担当，禁得起。
 ④ 钱文：本指钱上所铸文字。此指不同时期所铸钱币之币制。

【译 文】

况且，民间用来交易的钱币，不同郡县间钱币也各不相同：有的地方使用轻薄的钱币，一百枚之外再加上若干枚才相当于法钱（即汉文帝时所铸四铢钱）；有的地方使用厚重钱币，即使一枚顶一枚也不能被接受。如果依法规定大小轻重所铸之钱不能在交易时定为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将使天下管理钱币之权握于权门手中。而由各地官吏随时统一之，那么其规定就会太繁重苛刻，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这样做力量也不够，情势也不允许，即使那种统一办法不苛刻，那么因郡县和市场的不同，小钱大钱同时使用，各种钱币也因而大乱。假如真没有切实的办法，那么又怎么做才行呢？

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①，冶熔炉炭，奸钱日繁^②，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原民陷而之刑戮^③。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④。将甚不祥，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何以圉之^⑤？令禁铸钱，钱必还重^⑥，四钱之粟，必还二钱耳。重则盗铸钱如云而起，则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⑦。奸不胜而法禁数溃^⑧。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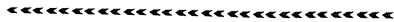
- ① 耒耨(lěi nòu)：翻土耕田和除草农具，这里广指农具和农事。



- ② 奸钱:盗铸钱的情况。
- ③ 原民:朴实诚信之人。原《汉书·食货志下》作“愿”。上文之“怵”为诱惑义。
- ④ 吏民:官吏和百姓。
- ⑤ 圉之: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圉(yù):通“御”,禁止,阻止,防止。
- ⑥ 重:这里指币值提高。上“令禁”一作“法禁”。
- ⑦ 弃市:古代在闹市处决犯人,并陈尸街头示众的刑罚。
- ⑧ 法禁:一作“禁法”。

【译 文】

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就没人干,而开采铜的情况就逐日增多,农民们便放下农具,烧炭炉炼铜铸钱,而私铸的成色不足的钱日渐增加,国铸之足色钱就逐日没有了,善良之人为利益所诱而去做奸邪之事,朴实诚信的百姓也因而陷于遭受刑戮的境地。遭墨刑的人也更多,官吏和百姓就会每天都将争斗。这样的情况是太糟糕了,又怎么对此置之不管呢?国家有了这样的祸患,官吏们必然建议禁止这种情况,如果禁止得不得法,那造成的伤害一定很严重,又怎样防止这种伤害呢?法令若禁止铸钱,钱币币值一定会又提高,四吊钱买的小米,一定回到两吊钱能买到。钱币币值提高了,那么盗铸钱的情况又会风起云涌一样起来,那么弃市之罪又会不足以禁止铸钱了。国家对奸邪之事制止不了而法律禁令也会多次遭破坏。



贾谊新书卷第五

傅 职^①

或称《春秋》^②，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③。教之《礼》^④，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⑤，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⑥，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⑦。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⑧，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⑨，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⑩，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班列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⑪。

【注 释】

- ① 此篇言辅相太子者的职分、任务及后来天子行事时有违事理及身份与辅相者未能尽职尽责之关系，意在说明辅太子者须克尽职守的道理。
- ② 《春秋》：当指楚国史书《梲杌》，又称《楚春秋》。或：有人，此指楚人申叔时，下文所引此人对楚庄王之问可证。
- ③ 革劝：诫止鼓励。
- ④ 《礼》：即《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礼仪制度的汇编。下文之“则”指礼法。
- ⑤ 或为之称：《国语·楚语》作“或教之”。《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共有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多为古代民歌。刘师培以“为之”当置下句“而”字下，今从。

- ⑥ 《乐》：即《乐经》，战国前中国古代乐谱汇编，为儒家经典之一。
- ⑦ 疏：涤除，涤去。填：同“镇”，压。
- ⑧ 故志：古书中记载的成败事情。
- ⑨ 任术：任用官员的办法。下文“纪”为综理之义。
- ⑩ 训典：五帝等先王的著作，多为训诰类内容，故称。
- ⑪ 学：亦作“教”，教导，教育。

【译 文】

有人称《春秋》可以扬善抑恶，戒惧或鼓励人改变不良心性。教人《仪礼》，可使之知道尊卑上下的规矩。有人称说《诗经》可以显扬道德，使人更明志向。教人《乐经》，可以使人荡涤污秽压制住浮躁之气。教给人以古代好的治国言论，使他明了前代的情况，而了解前代君王们为百姓修明德行之事。教之以古代兴亡之事，使之知道历史上的兴废，而引以为戒鉴。教之以任用官员的方法，使之能管理好众官的职事，又知道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准则。教之以古代帝王的典诰，又使之知道族类的亲疏，而有恻隐和顺之心。这就是所谓教给太子圣人的品德。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①，明长复以道之信^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道之孝^③，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侗雅以道之文^④，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教^⑤。此所谓教太子也^⑥。

【注 释】

- ① 惠施：施舍，施人恩惠，施予所需要的人。道：同“导”。
- ② 长复：永不忘记履行诺言，即言而有信。
- ③ 恭俭：恭敬谦逊。



- ④ 恂(xián)雅:即娴雅。
 ⑤ 斋肃:专一虔诚。斋肃亦作“齐肃”。
 ⑥ “此所谓”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说当作“此所谓教者也”,与文意相合,今从。

【译 文】

有人申明通过施人以恩惠教导他忠恕之道,明了许诺就要履行教导他讲诚信,明了衡量什么事合宜教导他做事要合宜,明了人们间的等次差别教导他有礼节,明了恭敬谦逊教导他孝悌之道,明了恭敬谨慎行事而教导他做事成功,明了慈爱而教导他讲究仁德,明了娴雅而教导他爱文明儒雅,明了如何根除祸患而教导他如何才勇武,明了使人正直而教导他如何实施责罚,明了如何匡正品德而教导他奖赏之术,明了专一虔诚之性而教导他如何行教化。这就是所谓教育太子的人应做的事。

左右前后,莫非贤人以辅相之,恂威仪以先从之^①,摄体貌以左右之,制义行以宣翼之^②,章恭敬以监行之^③,勤劳以劝之,孝顺以内之^④,敦笃以固之,忠信以发之,德言以扬之,此所谓顺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贤进不能行。

【注 释】

- ① 恂:同“总”,整饬。威仪:礼仪细节。
 ② 宣翼:大力辅助。宣:普遍。
 ③ 章:同“彰”,表彰,使之显扬。
 ④ 内(nà):同“纳”,接纳,这里用作使动。

【译 文】

其左右前后,都要有贤人辅佐他,整饬礼仪细节之人在前面相



引导,修整仪容服饰使其或左或右合宜,通过规定义行的准则来大力辅佐他,宣扬恭敬而督促他行事适宜,通过辛勤劳作来勉励他勤奋,以孝敬父母之礼节教导他让他接纳,教导他敦厚诚实使之坚持下去,以忠实诚信来激励之,用高尚言语宣扬之,这就是所谓和顺的情况。这便是辅佐太子之人遵循的规则,如果不是贤能之人则做不到。

天子不渝于先圣人之德,不知君国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理^①,不博古之典传^②,不侗于威仪之数^③,《诗》、《书》、《礼》、《乐》无经,天子学业之不法,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古者齐太公职之^④。

【注 释】

- ① 应事:因事之不同而采用不同办法处理。
- ② 典传:古籍,书籍。
- ③ 侗(xián):通“娴”,娴熟,通晓。数:规律,法则。
- ④ 齐太公:即姜太公。姓姜,吕氏,名尚。相传他钓于渭河滨,周文王出猎遇之,相语后,以为有奇才,同车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因号太公望,立为师。周武王即位,尊为尚父。辅佐武王灭商,封于齐,为齐国始祖。俗称姜太公。

【译 文】

天子不知道先圣王之品德,不懂统治理国家管理民众的方法,不明了礼义应匡正之事,不明察处理大事的理法,不通晓古代典籍,不通晓威仪之规矩,对《诗经》《尚书》《仪礼》《乐经》的学习不守先王之义,天子应该学习的知识也没有常规,凡这类东西,都是太师的职责。古代齐太公担任过此职。

天子不姻于亲戚^①,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忠于刑狱,无经于



降揖让无容^④，视瞻、俯仰、周旋无节，妄咳唾，数顾趋行，色不比顺，隐琴肆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⑤，古者燕召公职之^⑥。

【注 释】

- ① 不经：缺乏根据，不合规章。不古：卢文弨及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认为是衍文，今从。
- ② 声：单音。音：众音相和之乐调。中律：合于音律。
- ③ 进退：同上文“趋让”皆即席之礼仪。即席：程本作“节度”。
- ④ 揖让：接见或宴请客人的礼节。
- ⑤ 太保：古代三公之一，位次于太傅。此指周代之官职。晋朝后此官为辅导太子之官。
- ⑥ 燕召(shào)公：周朝支族，因封于召地，故称召公或召伯。武王灭商后，又改封于北燕，故史称燕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事。

【译 文】

天子坐处其位不端正，所受学业不恭敬，受教诲而诵读《诗经》《尚书》《仪礼》《乐经》不合于常规、古法，言语不合次第，所发声音不合音律，将学即席就座礼让之事，前行后退部署调度不按礼节规定行事，在接待客人时没有尊卑贵贱之仪容，观瞻俯仰与人交往没有节度，咳嗽吐唾随意，行走快慢不合规矩且多顾盼，脸色不亲切和顺，时而隐微时而张扬。凡是这些，都是太保的职责，从前燕召公从事过这种职务。

天子燕辟废其学^①，左右之习诡其师。答远方诸侯，遇贵大人不知大雅之辞，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诺之适，伺问小诵之不博不习^②。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③，古者史佚职之^④。

【注 释】



- ① 燕辟:安乐,安闲,安逸。此句一作“天子燕业反其学”。
- ② 伺问:一作“简闻”,今从之。
- ③ 少师:周代始置之官职,为辅佐天子之官。与少傅、少保合称“三孤”。
- ④ 史佚:亦作“史逸”,周初史官。

【译 文】

天子贪图安逸而荒废其学业,又与其左右陪读者相狎违背老师的教诲。这样他回复远方诸侯和接待贵人官员时,便不知道使用很文雅的言辞,在回复左右侍臣时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许诺才合宜,只诵读一些简单内容,对于博大精深内容却不能通读诵习。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少师的职责,古代史佚曾任此职。

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在侧不以度,杂采从美不以章^①,忿怒说喜不以义^②,赋与噍让不以节^③,小行、小礼、小义、小道^④。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⑤。

【注 释】

- ① 杂采:颜色混杂不纯正。
- ② 说(yuè):同“悦”,喜悦,高兴。
- ③ 噍(qiào)让:亦作“谯让”,责备,谴责。
- ④ 小道:《贾子次诂》等认为此下有“不从少师之教”句,今从。
- ⑤ 少傅:周置官职名,与少师、少保合称“三孤”,皆辅佐天子之官。

【译 文】

天子闲居和出入时不依据有关礼法,所饰衣冠佩带不遵礼制规定,身边所用器具不合规章,所用饰物颜色不纯正且过于华美不遵章法,愤怒喜悦又不合义,给予和责备不合礼节,在小行、小礼、小义、小道方面,又不遵从少师的教诲。所有这些,都是少傅的职



责。

天子居处燕私安所易^①，乐而湛，夜漏屏人而数，饮酒而醉，食肉而饱，饱而强食，饥而恹^②，暑而暍^③，寒而懦，寝而莫宥^④，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后，帝自为开户，自取玩好，自执器皿，亟顾还面，而器御之不举不臧^⑤，折毁丧伤。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⑥。

【注 释】

- ① 燕私：饮宴安息。所：俞樾《诸子平议》以为“而”字之误。今从。
② 恹：贪婪。恹：一本作“馁”，谓腐败之食物。
③ 暍（hè，又读 yē）：中暑，为暑热所伤。
④ 宥（yòu）：相待，相陪。
⑤ 举：登记，记录。臧：同“藏”，贮藏，收藏。
⑥ 少保：古官职名，同“少师”“少傅”合称“三孤”，皆辅佐天子之官。

【译 文】

天子闲居或饮宴安逸而和悦，快乐而欢娱，夜间退去侍者而述说不止，饮酒而喝醉，吃肉本来吃饱了，还硬要吃，饥饿而误食腐败食品，热了又晒伤，受冻又身体更弱，睡觉无人陪侍，坐着也无人陪侍，行走时无人伴于前后。皇帝亲自开窗户，亲自拿取玩好之器，亲自拿着器皿，多次回头看后再转过脸，而皇帝所用之器物也没有登记而收藏，以致弄坏或毁伤，所有这些，都是少保的职责。

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会^①，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燕乐雅讼逆乐序^②，凡此其属，诏工之任也^③。

不知日月之不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禁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④，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⑤。



【注 释】

- ① 管籥(yuè):管乐器。
- ② 燕乐(yuè):古乐曲名,此指宫廷之乐。雅讼:即雅颂,指《诗经》之宫廷或祭礼乐曲。上文之“谣”谓无伴奏之歌。
- ③ 诏工:掌管音乐及演奏的官员。
- ④ 眚(shěng):灾害。
- ⑤ 太史:古代史官。

【译 文】

执干戚戈矛羽扇跳舞,管籥琴瑟等乐器的会演及没有伴奏的歌唱,不合于音律,宫中音乐及雅颂之乐有违于音乐之次序,所有这类事,都是诏工的职责。

不了解日月的运行变化是否合于时节,不知道先王的名讳和国家的重要禁忌,不了解风雨雷电能造成哪些灾难。所有这类事,都是太史的职责。

保 傅^①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②,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③? 其故可知也。

【注 释】

- ① 《保傅》通过商周享国日久而秦朝短促灭亡原因的探讨论证了周围环境及教育对太子即日后君主行政的影响,指出了保傅的重要作用:“选左右



圣谕教最急”，因为“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

- ② 二十：当作“三十”。殷自汤至纣共三十一王。《大戴礼记·保傅》即作“三十”。
- ③ 暴：急猝，短促。

【译 文】

殷人做天子三十多代，周朝继续它。周人做天子做了三十多代，秦朝继续它。秦朝人做天子第二代就亡国了。做天子之人的性情并非相差很远，为什么商朝和周朝的国君有道享国这样长久，而秦朝亡国这样短促？那其中的原因是可以探知的。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①，见于天也。过阙则下^②，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③。昔者周成王幼^④，在襁褓之中^⑤，召公为太保^⑥，周公为太傅^⑦，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⑧，曰少保、少傅、少师，与太子燕者也^⑨。故孩提有识^⑩，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⑪，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⑫：“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注 释】

- ① 有司：官吏。古代官员各有职事，故称有司。斋肃：虔敬而专一。见（xiàn）：使……出现、相见。南郊：天子祭天之所。上文“士”指卜人。
- ② 阙：此指宫殿及陵墓。
- ③ 赤子：指婴幼儿。已：一作“以”。



- ④ 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成王年幼而武王崩，成王即位，暂由周公摄政，平管叔、蔡叔之乱，七年后返政于成王。
- ⑤ 襁褓(qiáng bǎo)：婴儿的被子。
- ⑥ 召(shào)公：即《傅职》之“燕召公”。
- ⑦ 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成王年幼即王位，周公辅政七年，成王稍长还政成王。
- ⑧ 上大夫：周王室及诸侯各国，卿以下有大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大夫位次高于其他，此言“三少”即少保、少傅、少师皆在上大夫之位。
- ⑨ 燕：安居，安处，安乐。
- ⑩ 孩提：谓始知笑，可以提抱的婴儿。
- ⑪ 卫翼：护佑，保护。
- ⑫ 下所引孔子言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

【译 文】

古代做君王的人，当太子刚出生时，一定为他举行一个礼仪仪式，让卜人背着他，有司以虔敬的态度戴好帽子让太子到国都之南郊见天日。当路过宫殿或陵寝时便下车，路过宗庙时就小步疾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从太子为婴儿时就用这些事培养他。古代周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时，燕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姜太公做他的太师。太保是保护其身体的，太傅是辅导他品德道义的，太师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对他进行教导的，这些是三公的职责。这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由上大夫充任的，叫做少保、少傅和少师，他们和太子一起安乐居处。因而在婴儿刚懂事时，三公、三少便让他知道孝、仁、礼、义，教导他让他熟悉这些内容，驱逐奸邪之人，不让他接触坏人坏事。因此选择天下正直的读书人及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知识广博而有见识有办法的人，来保护和教导他，并让这些人同太子一起居住相处和出行。因此太子刚生下来就让他见正事，闻正言，走正道，他的左右前后全是正人君子。平时和正人君子在一起，就不能不正，就如同生长在齐国就不能不说



齐国话；平时同不正之人（即奸邪之人）在一起，就不能正，就如同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所以在选取饮食爱好时，一定要先从师学习以诱导之，然后再让他品尝；在做某种事情时，必须先以所乐而引导之，然后再让他去做。孔子说：“自幼形成了习惯就如同天性那样自然。”这便是商朝和周朝长久有道的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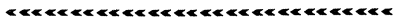
及太子少长，知好色则入于学^①，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②：“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③，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④，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⑤，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⑥。”学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注 释】

- ① 好色：接近女色之年龄。《汉书》本传作“好妃”。《大戴礼记》作“妃色”。
- ② 《学礼》：古《礼经》之篇章名，今失传。下文之“东学、南学、西学、北学”或曰：“东郊、南郊、西郊、北郊”四方之学，或曰四季之学，或曰四代（夏、商、有虞、周）之学。
- ③ 差：次序。诬：欺骗。上文之“齿”指尊重年长者
- ④ 太学：古学校名，即国学。周朝设太学，汉武帝又置，立五经博士。
- ⑤ 不则：不合规则，不合法则。则：礼法。匡：纠正，匡正。《大戴礼记》作“达”。
- ⑥ 辑：和睦。

【译 文】

待到太子稍稍长大以后，知道接近女色时就进学校学习，学校就是进行学习的处所。《学记》说：“君王入东学，就会尊敬父母崇尚仁德，那么就会使亲疏之关系合于次序而恩惠施及亲人；君王入



南学,则知道尊重年长者而崇尚信义,那么就会长幼有序而老百姓也不欺瞒朝廷;君王入西学,则尊敬贤者而崇尚美好品德,那么就会使圣明有智慧居官位而有功者又不会被遗漏;君王入北学,就会尊敬有地位之人而敬奉有爵位者,那么就会贵贱有差别而地位低的不会超过地位高的;君王入太学,则接受老师的教诲向老师询问道理学问,从学校学习完了回来再接受太傅的考核,太傅则责罚他不合礼法的方面又纠正他错误的和没达到标准的,这样就会增加品德和智慧,而治理国家的方法也获得了。这五个方面的学习,皇上已经有所成就,那么老百姓也就变得和睦而快乐了。学习有所成,治国方略已获得,这便是商朝、周朝长久领有天下的原因。

及太子既冠成人^①,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直之史^②,有亏膳之宰^③。天子有过^④,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过书而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善之旌^⑤,有诽谤之木^⑥,有敢谏之鼓^⑦。瞽史诵诗,工诵箴谏^⑧,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⑨;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注 释】

- ① 既冠:已经行冠礼。古代男子到二十岁,要加簪束发,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上古帝王、诸侯之子十九岁即行冠礼。
- ② 司直:纠正过错,监督不良行为,时由太史负责。后世则置专门司直之官,便成为官名。
- ③ 亏膳之宰:对皇帝过错予以劝谏之人。从句意看,有宰夫代行此权。亏:一作“彻”。
- ④ 天子:《大戴礼记·保傅》作“太子”。当从之。
- ⑤ 进善之旌:谓进善言之人所立处之旗帜。此“进善之旌”及下“诽谤之木”皆尧时所设。
- ⑥ 诽谤之木:所讥谤的话语写于此木上。
- ⑦ 敢谏之鼓:欲进谏即击鼓。相传为舜所设。



- ⑧ 工:乐工,乐人。箴谏:规劝、劝谏的话。
⑨ 切而不愧:言平时切磋规劝多有改正,故无大过可愧于心。

【译 文】

等到太子已经行冠礼成为大人,离开了太保太傅的管束教诲之后,就才有了纠正其不良行为的史官,又有主管置备膳食的官员。天子(当作太子)有过错,史官一定要加以记载。史官的职责,如果不能对过错加以记载就要以死相谏,而过错得以记载后负责置备膳食的官员要撤膳以谏,按主膳食官员的职责,不能撤膳则应该以死谏之。因而就有了进善言者所立于其侧的旗帜,有书写议议之话的木版,又设有劝谏者所击之鼓。乐官太史还要讽诵诗歌以规劝,乐工讽诵规劝的话语,大夫出谋划策士人还要传达民间意见。所习之事和智慧不断增长,所以平时所习之事再没有有愧于心的;教化使其美好心性一同形成,所以其心志合于道义如同天然性情一样。这就是商朝、周朝长久有道和长期领有天下的原因。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①,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②,步中《采芡》^③,趋中《肆夏》^④,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⑤,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明堂之位》曰^⑥:“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顺,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⑦。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辅。辅者,辅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⑧。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捷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听朝,则四圣维之^⑨,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⑩。



【注 释】

- ① “三代”三句:言夏、商、周三代国君,春分早晨在东坛迎接初升之日,秋分晚上在西坛迎接初升之月,以表对日月之神的崇敬。三代:指夏、商、周。
- ② 鸾和:车马上的佩铃。
- ③ 《采芣》:亦作《采齐》、《采芡》,古代乐曲名。
- ④ 《肆夏》:古乐曲名。《九夏》之二。
- ⑤ 庖(páo)厨:厨房。
- ⑥ 《明堂之位》:《礼古经》有《王居明堂礼》《白虎通》有《明堂礼》《礼记》篇章名。有《名堂位》,未知所指,或谓《明堂阴阳》之书,已佚。
- ⑦ 道天子:即导天子。道:同导。
- ⑧ 拂(bì):同“弼”,辅助,辅佐。
- ⑨ 四圣:本指品德和某个方面造诣都达到最高境界的颡琐、帝誉、唐尧、虞舜。此指周公、姜太公、燕召公和史佚四个人。
- ⑩ 具:指具有这样的制度和措施,即上言前导后承左充右弼。

【译 文】

按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礼法,春分之日天子要在朝阳刚初升时迎接,秋分在晚上夕月刚升起时迎接,这是为了表明对它们的敬仰。春天和秋季入学时,让年老退职的卿大夫坐于学堂,天子拿酱菜亲自送给他,以表明有孝道。行于堂上时步伐要同车铃节奏相合,堂下慢走的步调要合于《采芣》之乐曲节奏,在门外快走时步调要合于《肆夏》的乐曲节奏,这是为了表明行事有节律。天子对于禽兽,只要看到了它们活着时的样子,就不忍心让它们死,听到它们的鸣叫声,就不想吃它们的肉,所以要远离厨房,这些是为了施恩于禽兽且表明仁爱之心。天子的饮食要依礼而行,撤除时也要依礼乐行事。若不合孝道及礼乐节度,那么太史要予以记载,乐人诵读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再进一步劝说之,负责膳食的官员还要削减膳食,这是敬告天子不能做错事。《明堂位》说:“忠厚仁德而又好学,听闻广博做了事情又慎重。天子如果有疑问须向他



询问,应答没有答不上来的问题叫做‘道’。道就是用正道和正确方略加以指导,此人经常立于天子前面,那便是周公。做事忠诚而又果敢决断,能以善道和义辅佐之叫做辅。辅就是辅助天子的意思,此人常立于天子之左,那便是姜太公。为人廉洁而又正直,纠正天子过错又讽谏邪僻之事叫做‘拂’。拂就是匡正天子的过失,这种人常立于天子之右,那便是燕召公。博闻强记,口齿伶俐,应对敏捷,善于回答问题叫做‘承’。承便是帮助天子记住易遗忘的内容,此人常立于天子之后,那便是史佚。以前周成王在朝堂中央听朝,四位圣贤帮助他,因而他在考虑问题时便没有失算的,而且行事也没有过错。”殷、周两朝享国长久的原因,是他们辅助太子有这样的贤人和措施。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①;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②,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③。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④,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⑤,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

【注 释】

- ① 上:同“尚”,崇尚。告讦(jié):揭发他人隐私,诬告他人。
- ② 赵高:秦之宦者,曾为秦车府令。秦始皇死后,他同李斯矫诏赐公子扶苏死,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不久又杀李斯,自任丞相,独揽秦朝大权,又杀胡亥。后被子婴所杀。胡亥:秦始皇小儿子,秦始皇死后,他伙同赵高、李斯假托秦始皇之命赐公子扶苏死,自立为二世皇帝,不久被赵高所杀。狱:断案。《史记·秦始皇本纪》言“赵高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 ③ 夷:杀害,灭族。三族:其说不一,有人以为“父族、母族、妻族”。有人以为“父母、兄弟、妻子”。还有其他说法,不具。上句“劓”为割去鼻子之刑罚。
- ④ 射人:《史记·李斯列传》:“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



⑤ 艾(yì)草菅(jiān):谓割茅草。艾:同“刈”。菅:茅草。

【译 文】

到了秦代就不是这样,他们的习俗并不崇尚谦辞礼让,他们所崇尚的是诬告揭发别人;他们本来就不推崇礼义,所推崇的是刑罚。赵高教育胡亥的是怎样断案处罚人,所接触和演练的不是杀人给人施肉刑,便是灭人三族。因此他今日即皇帝位,明天就于上林苑中射杀别人,忠心进谏者称之为诽谤,为朝廷献犬计者称之为妖言,他们对待杀人就如同割除茅草那样。难道是胡亥的天性恶吗?是他所接触的学说导致他的行为不合于正理的缘故。

鄙谚曰:“不习为史而视已事^①。”又曰:“前车覆而后车戒。”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是不法圣智也。秦之亟绝者,其轨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覆也。夫存亡之反^②,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③。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④,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蚤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⑤。”此时务也。

【注 释】

- ① 史:一作“吏”。已事:以往之事。
- ② 反:程本作“变”,同于《汉书》,沈本作“故”。当以“变”为是。
- ③ 要:根本,关键。
- ④ 蚤:同“早”,及早。
- ⑤ 此二句为《周书·吕刑》之语句。一人:指天子。兆民:百姓。



【译 文】

俗话说：“不熟悉历史，就应当观察借鉴以往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子翻倒了，后面的车子要加以防备。”那商周二朝享国长久的原因，从他们已经过的事情中可以推知。可是秦朝却不能遵从，是不想仿效那高尚的道德和高超的才智。秦朝急促地灭亡，它的发展轨迹也是能见到的，然而如果不避开，这是后车又要翻倒啊。那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原理，其根本就在这里。国家的命运，握在太子手中，太子如果向善，在于及早对他进行良好的教育使之明了善恶和择取好的辅佐者，心中没有杂乱思想前就事先进行教育，那么这种教化就容易使之形成高尚情操。要明了道德和治国方略以及通晓义理的关键，是教化的功绩。若让他逐渐自然形成习惯的是身边的辅佐者言行影响罢了。那些胡、越之人一生下来发出的哭声是相同的，其嗜好也是一样的，等他们长大后形成的不同习俗，即使给予多次解释也不相通，他们行事即使以死威胁他们也不会改变己俗适应他人，那是长期教育和习惯使他们这样的。所以我说：“择取辅佐者和早通过教育使之懂得道理最急切。”教育得当而辅佐者又正派，那么太子就正，太子正那么天下就会安定。《尚书》说：“一人（天子）有善德，百姓都依赖他。”这是当前的要事。

连 语^①

纣^②，圣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③，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④。夫为人主者，诚奈何而不慎哉！纣将与武王战^⑤，纣陈其卒左臆右臆^⑥，鼓之不进，皆还其刃^⑦，顾以向纣也。纣走，还于寝庙之上^⑧，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纣之官卫舆纣之躯^⑨，弃之玉门之外^⑩。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



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观者，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犹未肯止^⑩。可悲也！夫势为民主，直与民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践盘其躯，而况有其民政教乎？臣窃闻之曰：“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夫牛之为胎也，细若鼯鼠^⑪，纣损天下自象箸始^⑫。故小恶大恶一类也。过败虽小，皆己之罪也。周谚曰：“前车覆而后车戒。”今前车已覆矣，而后车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注 释】

- ① 此篇接连用几个故事说明做君主的一定要从小事开始，仁爱守道，慎重用人，举贤用能，才能事业兴盛，反之就会败亡的道理，文中阐述的人心向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作用的思想，为千古真理。
- ② 纣：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因其骄横无道，在武王等诸侯攻打下惨败，自焚而死。因其为商汤、盘庚等贤明君主之后，故下文言“圣天子之后”。
- ③ 敬慎：恭敬谨慎。骄肆：骄横恣肆。
- ④ 若期：如同事先约定的。不约而若期：当指《史记·周本纪》载：八百诸侯不期会盟津议伐纣事。
- ⑤ “纣将”句：指周武王率诸侯义兵反殷，与纣王兵战于牧野，纣王兵纷纷倒戈，纣战败自杀的事。武王：即周武王姬发，文王之子，联合诸侯伐纣，灭商，建西周王朝，分封诸侯。
- ⑥ 左臆右臆：即左翼右翼，指正面左侧和右侧的部队。
- ⑦ “皆还其刃”二句：指商兵倒戈之事。事见《史记·周本纪》。
- ⑧ 寝庙：即宗庙。
- ⑨ 官卫：卫兵。舆：用车装载。舆或作“與”，通“举”。
- ⑩ 玉门：饰有玉石的门即宫门。
- ⑪ 提：投掷。
- ⑫ 鼯(xī)鼠：老鼠中一种最小的鼠。
- ⑬ “自象箸”句：言纣失去天下是从生活小事开始的。象箸：象牙筷子。

【译 文】

商纣王是圣明天子的后代，他领有天下是理所当然的。然而



一旦他背弃道义,丢弃恭顺谨慎的态度,实行骄横恣肆的行为,那么天下人就如同山的崩塌一样纷纷背离他,就像彼此早已约定好了那样背叛他。作为君主怎么能不谨慎行事呢?当初殷纣王将同周武王交战,纣王将士兵列成阵势,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纣王的军队,都在击鼓进击时不向前冲,而且还掉转武器,回过头来向纣王进攻。纣王逃跑,回到宗庙中,只身打斗而死,左右侍卫都不肯帮助他。他的卫兵用车把他的尸体运走,抛到玉门的外边。百姓来观看的人都踢他,踩他的肚子,踏他的肾肺肝等。周武王派人用帷幕把他的尸体挡护起来,老百姓前来观看的人仍挑开帷布进到里面,向他尸体投掷石头的人还是不停手。真可悲啊!论势力他是皇帝,却与百姓为仇,才有这样灾祸和民愤,当时百姓尚且要践踏其尸体,何况百姓们受了政治教化后又怎么会对待暴君呢?我听说过:“善事不能因为它小就不去做,坏事不能因为它小就认为没有妨害而去做。”牛在刚作胎时,小得就如同鼯鼠,纣王失去天下是从生活奢侈淫逸这样的小事开始的,因而小恶大恶,其性质是一样的。过错即使很小,也是自己的罪过。周代有句俗话说:“前面的车翻倒,是后面车的借鉴。”如今前面的车已经翻倒了,可是后面的车子不知道以之为鉴,对此不能不明察。

梁尝有疑狱^①,半以为当罪^②,半以为不当,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国^③,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曰:“梁有疑狱,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虽寡人亦疑焉。为吾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当狱。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④,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⑤,赏疑则从予。梁国说^⑥。以臣窃窥观之,墙薄咫亟坏^⑦,缿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⑧,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注 释】

- ① 梁:战国时魏国,自其国都由安邑迁到大梁(今开封)后,又称梁国。疑狱:因证据不足等难以判定的诉讼案件。
- ② 当罪:判罪,判刑。当:判决。
- ③ 陶之朱叟:春秋时,越国范蠡,曾辅勾践灭吴,是越王勾践重要谋臣。越灭吴后,便隐于齐之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称陶朱公,因经商成为富商,即下文之朱公。侔:相等。
- ④ 相如:差不多,相当。
- ⑤ 去:免于处罚。
- ⑥ 说(yuè):同“悦”,高兴。
- ⑦ 颺:则,就。亟:很快。
- ⑧ 畜民:即“蓄民”,统治人民。

【译 文】

魏国曾经有一件难以判定的案件,有关官员一半主张判罪,一半主张不判罪,即使是魏王亦疑惑不能决断。魏王说:“陶朱公以普通百姓身份致富,财富多到同国家差不多,这个人一定有奇异的智谋。”于是召请来朱公而向他询问说:“魏国有件疑案,有关官员一半主张应判罪,一半主张不应判罪,即使我本人也感到疑惑,我如何判决这个案子?”朱公回答说:“我是个山野村夫,见识短浅,不懂断案。可是我家有两块白色璧玉,它们的颜色差不多,它们的大小差不多,光泽也差不多。可是它们的价格,一块值千金,一块值五百金。”魏王说:“大小和颜色、色泽都差不多,一块千金,一块五百金,是为什么呢?”朱公说:“从侧面看,其中一块的厚度是另一块的两倍,所以值千金。”魏王说:“好!”因而对难以决断的案件,就免于处罚;对难以断定的是否该奖赏的事,就要予以奖赏,于是魏国人很高兴。由我看来,墙若薄了就容易很快倒塌,丝帛若薄了就容易出现裂缝,器皿若薄了就容易破裂,酒若薄了就容易变酸。东西



薄又能旷日持久的,大概没有。所以领有国家统治民众实施政令教化的人,我认为只有仁厚才行。

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①,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之为善则行^②,鲧、灌兜欲引而为恶则诛^③,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④,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⑤,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任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⑥,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⑦,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⑧,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⑨,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诗》云:“芄芃棫朴^⑩,薪之樵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故臣窃以为练左右急也^⑪。

【注 释】

- ① 引:引导,引领。
- ② 契(xiè):相传为商之始祖,帝喾之子,因帮助夏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之事。后稷:名弃,相传为周的始祖,被舜任为农官。
- ③ 鲧(gǔn):相传为夏禹之父,四凶之一。他奉舜命治理洪水,九年未平,被杀于羽山之下。灌(huān)兜:四凶之一,相传他和共工一起作恶,被舜放逐到崇山。灌:一作“骩”。
- ④ 推侈:亦作“推哆”“推移”“雖侈”“惟多”,夏桀之佞臣。恶来:商纣的佞臣。
- ⑤ 比干:纣王的叔父(一说纣王之兄),相传他多次对商纣王进行劝谏,被纣王剖心而死。龙逢:即关龙逢,夏桀时贤臣,因劝谏夏桀节俭被幽禁而死。下文“隰朋”为齐桓公时大夫,助管仲辅桓公成就霸业。
- ⑥ “任竖貂”二句:言管仲死后,齐桓公被公子开方及寺人竖貂、易牙叛乱囚



禁而饿死，死后蛆虫爬满全身，状极惨。竖貂：亦作“竖刁”，齐桓公时寺人。易牙：亦齐桓公寺人，二人皆受齐桓公宠信，管仲死后，二人勾结公子开方作乱。胡宫：亦作“寿宫”即寝宫名。

- ⑦ 故：如果，假如。
- ⑧ 须：通“颀”，等待。
- ⑨ 缁：黑色。
- ⑩ “芄芄”四句：引自《诗经·大雅·棫朴》，意为：将茂盛的棫朴砍下来，堆积在一起，庄严恭敬的周王，人们都恭敬亲附他。芄芄(péng péng)：植物茂盛的样子。棫朴：皆丛生灌木名。樛(yóu)：堆积起来，备燃烧之用，是一种祭神仪式。济济：庄严恭敬的样子。辟(bì)王：君王，指周文王。
- ⑪ 练：选择，选取。练：一作“谏”。

【译 文】

我又听说，有上等君主，有中等君主，有下等君主。上等君主可以引导地向上，不可以引导他向下；下等君主可以引导他向下，不能引导他向上；中等君主既可以引导他向上，也可以引导他向下。上等君主，尧、舜即是，夏禹、契、后稷与他一同做好事可以，鯀、谦兜要引导他做坏事就予以惩罚，所以只可以同他一起做好事，却不可以与他一起做坏事。下等君主，夏桀和商纣王即是，推侈、恶来前来与他们一起做坏事便行得通，比干、关龙逢要引导他做好事就予以惩处，所以像这样的君主可以跟他一起做坏事，不能同他一起做好事。所谓中等君主，齐桓公即是，得到管仲、隰朋的辅佐，便多次会合诸侯为其盟主，他任用竖貂、易牙以后就被饿死在寝室中，蛆虫爬满身也没有人安葬。所以，如果天性为上等君主，必同贤臣彼此相合，而不贤之人一定远离，国家一定安宁，没有可忧虑的事情。如果天性是下等君主，奸邪之人一定与之相合，贤者必然远离，只有坐等亡国了，堪忧之事多得无法承担。那最可忧虑的只有中等君主，这种人犹同练丝，用蓝染料染它，就成为蓝色，用黑染料染它，就变成黑色，得到好的辅佐者，就能存活，得不到好



的辅佐者就会灭亡,这就是中等君主不能不使人忧虑的关键。《诗经》说:“繁茂的桤树朴树,把它砍下堆在一起待用火烧来祭神。庄严恭顺的周王,左右大臣都趋附于你。”这是说君王的左右大臣每天都善于为君王奔走。所以我才认为选取君王左右大臣是最紧迫的事。

辅 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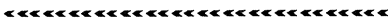
大相上承大义而启治道^②,总百官之要^③,以调天下之宜。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兼领而和一之^④,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国家不治,则大相之任也。上执正职^⑤。

【注 释】

- ① 此篇贾谊具陈汉文帝应置之官职,并规定其所司之职即于不同方面辅佐君主之任务,体现了以百官辅君王治国的理想。文中所称官职多为历史典籍所未载。
- ② 大相:重要的辅相。当为《礼记·曲礼》所言“六大”之长,犹周朝之太宰。
- ③ 总:统领,掌管。
- ④ “兼领”句:言同时统领这几方面的事又把它们合为一个整体。兼领:同时掌管几件事。
- ⑤ 正职:一作“政职”。

【译 文】

大相对上承传大义而开启治国之道,统领百官的职事,来调节天下之事使之适当,端正行为,推广教化,推行礼乐之事,来美化风气习俗,把这几方面的事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彼此相合使天下和平安定。所以说天下诸事失当,国家不安宁,是大相的职责。大



相的主要职责是执掌管理国家的政治典章礼乐诸事。

大拂秉义立诚，以翼上志^①，直议正辞，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②，匡诸侯之过，令或郁而不通^③，臣或戾而不义^④，大拂之任也^⑤。中执政职。

【注 释】

- ① 大拂(bì):重要的辅佐者。拂:通“弼”,辅佐,辅助。翼:辅佐,辅助。
- ② 批:排解,消除,除去。
- ③ 令:法令,法度。郁:郁结,聚积。
- ④ 戾(lì):残暴,蛮横无礼。
- ⑤ 大拂之任:主管政令之官的职责,近于汉朝御史大夫之职事。

【译 文】

大拂执掌大义建立诚信,以辅助君王实现其理想,要直言进谏以使君王保持高尚品行,消除天下的祸患。匡正诸侯的过错,国家法令若有郁结不通达之处,大臣如果有暴戾不合道义的,都是大拂的职责。他要执掌法令执行通达之事。

大辅闻善则以献^①,知善则以献。明号令正法则,颁度量,论贤良,次官职,以时巡循,使百吏敬率其业^②,故经义不衰^③,贤不肖失序^④,大辅之任也。下执事职。

【注 释】

- ① 大辅:义同于“大拂”,重要的辅助之人。
- ② 率其业:尽心自己的职责。
- ③ 故:如果。经义不衰:与道义不合。故:一作“正”。
- ④ 失序:颠倒次序。



【译 文】

大辅听到善言，要向君王汇报，了解到善事要晋谒。申明号令，树立法令规则，颁行器具长短大小的规格，考察评价贤良，排列官职的等次高低，按一定时间巡行考核，使百官尽忠职守，所以与常道不合，贤者和不肖者位次颠倒，都是大辅的职责。对下要执掌经国安民之事。

道行典知变化^①，以为规是非，明利害。掌仆及舆马之度^②，羽旌旗之制，步骤徐疾之节，春夏秋冬用之伦色，居车之容，登降之礼，见规宜谕，见过则调^③。故职不率义^④，则道行之任也。

【注 释】

- ① 道行：负责皇帝出行车马交通诸事宜的官员。典：主管，掌管。
- ② 仆：驾车的人。
- ③ 调(jiàn)：同“谏”，劝谏。
- ④ 故：如果，假如。率：遵循，遵行。

【译 文】

道行要掌管和了解情况的变化，以便为是非做出限定和规则，明了利与害。要掌管赶车人和车马规度标准，以及车羽旌旗方面的规则，车马走行快慢的节度，车马用物在春夏秋冬的不同颜色，坐在车上的仪容，和上下车时的礼节，看到合于规则的做法就要说明，看到过错也要进谏，如果有关驾车者所做不称职不合宜，是道行的职责。

调谕典博闻^①，以掌驷乘，领时从，比贤能。天子出则为车右^②，坐立则为位，承圣帝之德，畜民之道，礼义之正，应事之理，则职以箴^③，刑狱之衷^④，赏罚之诚，已诺之信，百官之经，丧祭之共，戎事之诚，身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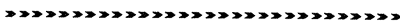
强,则职以谏^⑤。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⑥,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声之适,揖让之容,俯仰之节,立事之色,则职以证。出入不从礼,衣服不从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仇说忘其义^⑦,取予失其节,安易而乐湛,则职以谏。故善不彻^⑧,过不闻,侍从不谏,则调谏之任也。

【注 释】

- ① 调谏(tiáo suì):负责皇帝日常生活及安全保卫等方面工作的官员。谏:劝谏。
- ② 车右:坐于车的右边,负责保卫工作的人,也叫“骖乘”。
- ③ 箴:劝告,规劝,告诫。
- ④ 衷:得当,正确。
- ⑤ 谏(shěn):规劝,劝谏,告诫。
- ⑥ 小臣:一种职位较低的臣子,他们在皇帝出行时执行临时性任务。
- ⑦ 说(yuè):同“悦”,高兴。义:合宜。
- ⑧ 故:如果,假如。彻:为上所知晓,达于上。

【译 文】

调谏主管博闻广见之生活诸事的咨询,执掌车乘情况,统领侍从,遴选贤能之士。天子出行时就担当车右,天子坐立时则侧立侍从,传承圣明君主的高尚品德,统治百姓的方法,适宜的礼仪,行事的理据,以劝谏来克尽职守。刑罚判案要公正得当,赏罚要确实公平合理,已经许诺的事要有信誉,对百官之事的管理要合于规章纲纪,丧事和祭祀的供奉,战争情况的戒备,立身行事要得当合理,对这些要通过劝谏以尽到职责。遇到大臣的恭敬,小臣的恩惠,坐和立的端庄,说话和沉寂次序,声音的适宜,与宾客相的礼节仪容,低头和抬头的礼节,行事的神色态度,都要用劝谏尽到职责。如果君王出入不遵从礼节,衣物服饰不合制度的规定,所用之器物不合规度,迎送客人不合规章,烦闷和高兴时忘了应遵行之义,获取和施与不合礼节,过分安逸享乐,则通过进谏尽到职责。如有善事而不



使帝王知晓,有过错不闻于上,侍从不进谏,那是调谳的责任。

典方典容仪^①,以掌诸侯远方之君,课之班爵、列位、轨伍之约^②。朝觐宗遇、会同、享聘、贡职之数^③,辨其民人之众寡,政之治乱,率意道顺,僻淫犯禁之差第^④,天子巡狩则先循于其方^⑤。故或有功德而弗举,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

【注 释】

- ① 典方:主管诸侯方国贡奉及天子巡狩诸事的官员。
- ② 课(xuàn):抡选,依序排列。班爵:序列爵位。列位:排出位次。轨伍:古代户口的一种编制;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约:准则,差等。
- ③ 朝觐:臣下朝见天子。宗遇:祭祀宗庙。会同:诸侯会盟。享聘:宴享和聘问天子。这是诸侯及方国拜见天子的礼节。贡职:为朝廷效力。
- ④ 差第:谓等级次第。
- ⑤ 巡狩:帝王离开国都到国境内巡行。方:指方国。

【译 文】

典方主管天子仪容,以执掌诸侯及远方方国君王的事情,依序排列班爵、位次、轨伍等方面条约规程,还要负责朝觐天子,祭祀宗庙、诸侯会盟、宴饮聘问等方面的事情,及侯国的贡奉数额等。还要辨识诸侯人民的多少,政治的治乱,并认真实事求是地汇报,还要判定那僻淫逸等违法乱纪情况的轻重等次,在天子巡行时要提前到其应去之地进行巡察。所以如果有功德的没有得到举荐,而有淫邪违犯法纪的没有检举纠查,是典方的责任。

奉常典天^①,以掌宗庙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②,凡山川四望国之诸祭^③,吉凶妖祥占相之事^④,序礼乐丧纪,国之礼仪毕居其宜,以识宗室,观民风俗,审诗商^⑤,修宪命,禁邪言,息淫声,于四时之交,有事于南郊^⑥,以报祈天明^⑦。故历天时不得^⑧,事鬼神不序,经礼仪人伦



不正,奉常之任也。

【注 释】

- ① 奉常:掌宗庙礼仪及教化的官,九卿之一。
- ② 地祇:地神。
- ③ 四望:向四面遥祭四方山川。望:祭山川。
- ④ 妖祥:怪异邪恶和吉祥。占相:根据面相、骨相等判定吉凶祸福。
- ⑤ 诗商:诗歌音乐。
- ⑥ 事:指祭祀上天。南郊:都邑南面之郊野,每年冬至日皇帝祭天之处。
- ⑦ 天明:谓天命。
- ⑧ 历: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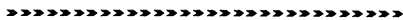
【译 文】

奉常主掌祭天之事,并掌管宗庙和社稷的祭祀,以及天神地祇人鬼,所有山川(五岳、四镇、四渎)四周的祭祀,还有吉凶妖祥占卜看相等事,按礼法有次序地处理礼、乐丧事,国家的礼仪全部合理得当,以识记宗室部族,且要观察民风民俗,审察诗乐,修订法令,禁止歪理邪说,止息淫邪音乐(郑卫之民间音乐),并在四季交互之时,在南郊祭天,以向上天祈福并把受福情况向上天报告。所以如果推算自然变化不合时序,事奉鬼神有悖程序礼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合常规,那是奉常的责任。

桃师典春^①,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②,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方春三月,缓施生遂,动作百物,是时有事于皇祖皇考^③。

【注 释】

- ① 桃(tiāo)师:负责祭祀祖庙的主祭人。
- ② 四民:指士民、商民、农民、工民。
- ③ 皇祖皇考:过世的祖父和父亲,这里指皇帝的先祖先父。



【译 文】

桃师主掌春天祭祀,以掌管国家的民众和士、农、工、商各类人的尊卑之序,用礼义伦理来教导人民。在暮春三月时,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缓缓生长复活,各类生物都要随意而动,这时就要对已逝去的祖父和父亲进行祭祀。

问 孝(阙)



贾谊新书卷第六

礼^①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②。太子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曰：“礼，鲍鱼不登于俎^③，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寻常之室，无奥黜之位^④，则父子不别；六尺之舆无左右之义^⑤，则君臣不明。寻常之室、六尺之舆处无礼，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乱，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⑥，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⑦，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⑧，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⑨。

【注 释】

- ①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贾谊的礼治思想：尊君尚贤、爱民、亲友、建立制度、施恩于动物等，礼之用就是建立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使每个人都在礼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职分中行事。
- ② 太公望：即《傅职篇》和《保傅篇》中的“齐太公”和“太公”。傅：指辅佐、辅导。太子发：即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 ③ 俎(zǔ)：古代祭祀时盛装祭品的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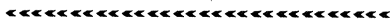


- ④ 奥：屋子的西南角和东南角。因屋子西南角位于屋子深处，故以为尊贵之处。东南角为卑者所居。
- ⑤ 左右之义：《礼记·曲礼》规定乘车时君位在左，卑者由右侧上车。
- ⑥ 辨讼：辨识诉讼案件的曲直。
- ⑦ 班朝：在朝中排列官员位次。班：排列位次。莅官：任职，做官。
- ⑧ 供给鬼神：以祭品飨鬼神。
- ⑨ 撙节：约束，制约，克制。

【译 文】

从前，周文王让太公望作太子姬发的师傅，太子喜欢吃盐鱼，可是姜太公不给他，说：“按照礼节规定，盐鱼不能盛在俎中做祭品，哪里有不合于礼节却可以养育太子的道理呢？”在平常的房间中，如果不分别尊卑之位，那么父子间就没有分别；六尺大的车子如果没有左右之分，那么君臣的尊卑分别就不明确。一间平常的房子，六尺大的车子的位置若没有尊卑之礼，就会上下错乱倒置，父子关系混乱，更何况是一个更大的方面呢？所以道德仁义，没有礼制就不能形成；教诲及好的风俗，没有礼节就不能确定；分辨诉讼的曲直，没有礼法就不能判决；君臣上下及父子兄弟间的关系，没有礼法就不能固定；求学拜师，没有礼制就不能确定其亲密关系；安排朝堂上的位次、治理军队、做官和推行法令，没有礼法威严则得不到遵从；祈祷祭祀及供奉鬼神的祭品，没有礼节的约束，就会不诚实不庄敬。因此君子用恭敬、克节和礼让来明确礼制。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①。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②。礼，天子适诸侯之宫^③，诸侯不敢自阼阶^④，阼阶者，主之阶也。天子适诸侯，诸侯不敢有宫，不敢为主人礼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妇听^⑤，礼之至也。君仁则不厉^⑥，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⑦，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⑧，礼之质也。

【注 释】

- ① 数：定数，规度，规定。
- ② 经：法则，常规，规则。称：指各处于相宜之位。
- ③ 适：巡行到，到……去。
- ④ 阼(zuò)阶：东阶。古代殿前有两个台阶，东面的叫阼阶。主人会见宾客立于东阶，宾客用西阶。
- ⑤ 姑慈：婆母慈爱。姑：指婆母。听：顺从。
- ⑥ 厉：凶暴，暴虐。
- ⑦ 协：和洽，融洽。
- ⑧ 婉：温顺、温柔地进言。

【译 文】

礼是用来巩固政权，安定国家，让君主不失去百姓拥戴的制度规则。君像君、臣像臣，是礼的根本；君主行使威权德政，是礼的内容；尊卑、大小、强弱各有适当位置，是礼的定数。依礼法，天子要爱天下，诸侯爱封国，大夫官吏爱属下，士人百姓各爱自家。当爱而不爱则不能称其为仁，爱得太过就是不义。所以礼是规定尊卑的法则、强弱之名位的。依礼规定，天子到诸侯官中去，诸侯不敢自立于东边台阶上，因为东边的台阶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天子到诸侯之处去，诸侯不敢自住官室中，不敢行主人的礼节。国君仁德，臣下就忠诚，父亲慈爱，儿子就孝顺，兄长爱护弟弟，弟弟也就尊敬兄长，丈夫和蔼，妻子就温柔，婆母慈爱，媳妇就顺从。这些是礼的根本。国君仁爱不凶暴，大臣就忠心不二，父亲慈爱教导儿子，儿子就孝顺，关系也融洽，兄长爱护弟弟对弟弟友善，弟弟敬重兄长且顺从，丈夫温和而仁义，妻子则温柔而正直，婆母慈爱而听



从规劝，媳妇顺从而温和地进言，这些便是礼的重要内容。

礼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诗云：“一发五豝^①，吁嗟乎驹虞。”驹者，天子之囿也^②。虞者，囿之司兽者也^③。天子佐舆十乘^④，以明贵也。餼牲而食^⑤，以优饱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发，所以复中也。人臣于其所尊敬，不敢以节待^⑥，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职，而志厚尽矣^⑦。作此诗者，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良臣顺上之志者，可谓义矣^⑧。故其叹之也长曰“吁嗟乎。”虽古之善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注 释】

- ① “一发”二句出自《诗经·召南·驹虞》。意为：虞人驱逐五头野猪让国君猎杀，而国君只射其一头，诗人慨叹国君有驹虞一样的美德。豝(bá)：母猪。驹(zōu)虞：传说中的义兽。
- ② 囿：帝王蓄养禽兽的地方。
- ③ 司兽：管理野兽所在之囿。
- ④ 佐舆：副车。
- ⑤ 餼：同“貳”。牲：供祭祀或宴享用的牛、羊、猪。
- ⑥ 节：节俭。这里有心不诚之义。
- ⑦ 而志厚尽：一本作“而后志尽”。志：心意，心志。
- ⑧ 谓：一作“以”，“以”亦谓也。

【译 文】

礼是臣下用来侍奉君王的制度。所以《诗经》说：“一箭只射杀五头野猪的一头，君王真是像驹虞一样仁德啊。”驹是天子蓄养禽兽的园林，虞是园中管理人员。天子有副车十辆，以表明地位的显贵。须准备两份牛羊猪的副食才肯吃饭，是为了吃得好吃得饱。虞人围赶五头野猪来等待君王射它们，以便再次射杀。臣下对其所尊敬的人，不敢用节俭来服侍，而是尽其所能来款待，是尊敬到



极点的表现。如果非常尊敬其主人,就要恭谨地对待自己的职责,而且要尽到心意。写这首诗的人,是用这件事深刻地表现出良臣须从主上的心意。良臣顺从主上的心意,可以算作义了,所以他慨叹了良久,说“吁嗟乎”。就是古代善于做人臣子的,也只不过如此罢了。

礼者,所以节义而没不遘^①。故飨饮之礼,先爵于卑贱,而后贵者始羞^②,殽膳下浹而乐人始奏^③。觞不下遍,君不尝羞。殽不下浹,上不举乐。故礼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④:“干肉不腐,则左右亲,苞苴时有^⑤,筐篚时至^⑥,则群臣附;官无蔚藏^⑦,腌陈时发^⑧,则戴其上。”诗曰:“投我以木瓜^⑨,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注 释】

- ① 没不遘(tà):没有不涉及的。遘:原作“还”,今从俞樾《诸子平议》改。
- ② 爵:酒器,这里用为动词,使喝酒。羞:同馐,美味,这里用为动词。
- ③ 殽:同“饔”,美味,美食。下浹:指均用过酒饭。浹:普遍。
- ④ 由余:春秋时晋国人,后辅秦穆公称霸西戎。
- ⑤ 苞苴(jū):包裹的鱼肉,此指赠给别人的礼物。
- ⑥ 筐篚:筐类盛器,方者为筐,圆者为篚。此用为动词指赠送物品。
- ⑦ 蔚(yù)藏:指积储很多物品。
- ⑧ 腌陈:指物品存放得久。
- ⑨ “投我”四句:见《诗经·卫风·木瓜》。此诗本是一首爱情诗,以互赠礼物表示双方相爱。琼琚(jū):佩玉。

【译 文】

礼是用来规定合宜的事情而又没有不关涉到的。所以宴飨宾客的礼节,要先让地位低的人吃喝,之后地位高的人再用餐,各种佳肴都吃过后,乐师才可以演奏。喝酒若不到一巡,国君就不吃,



佳肴不尽吃一遍，君王不让奏乐。所以礼是体恤下级百姓的。由余说：“肉干要分给身边的人，君王就没有吃剩下的腐肉，这样左右的人都会亲近你；君王对臣下常赠予鱼肉等食物，则群臣亲附；官府中没有储存的过多过久的物品，而是常把储存的物品分发给百姓，百姓就会拥戴君主。”《诗经》说：“投给我木瓜，我使用琼琚回报他。不是为了回报，而是为了结为百年之好。”君王给百姓少许恩惠，那么人民就会用整个身心来报答；不敢说是报答，只能说是为了永远友好。古代统治百姓的君主，他们的施恩得到的报答就是这样。

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民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相通，而有十年之积。虽有凶旱水溢，民无饥馑^①，然后天子备味而食^②，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县可使乐也^③。乐也者，上下同之。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飧^④；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报囚之日^⑤，人主不举乐；岁凶谷不登，台扉不涂^⑥；榭彻干侯^⑦，马不食谷，驰道不除^⑧，食减膳，飨祭有阙^⑨。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受计之礼^⑩，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⑪。诗曰^⑫：“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注 释】

- ① 饥馑：饥饿，饥荒，粮食歉收。
- ② 备味：具办食品、宴会，诸味具备。
- ③ 县(xuán)：同“悬”，悬挂。
- ④ 飧(sūn)：晚饭。这里用作动词，吃晚饭。
- ⑤ 报囚：判决犯人，处决犯人。
- ⑥ 台扉：指宫室门窗等。
- ⑦ 榭：这里指练习射箭的地方。彻：通“撤”，撤除，除去。干侯：箭靶。古代



行射礼,要先树“侯”即靶子,以中不中或中数多寡决定胜负。

- ⑧ 驰道:君王骑马的专用道路。除:修整。
- ⑨ 飧(xiǎng)祭:宴饮和祭祀。阙:缺失,缺少。
- ⑩ 受计:接受郡国所上计簿,以了解各地财力情况。
- ⑪ 登谷:粮食丰收,年成好。
- ⑫ “君子”二句:见《诗经·小雅·桑扈》,意为:君子因为有才智者相辅而乐陶陶,是因为他受到上天所赐之福。祐(hù):福,福祐。

【译 文】

国家若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若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紧急;若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百姓耕种三年一定能剩吃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一定能剩够三年吃的粮食;这样连续三十年,就有了十年的积蓄。即使有大旱和水涝之灾,百姓也不会挨饿。然后天子才可以备置佳肴美味来享用,每天都饮宴奏乐。诸侯按时享用美味佳肴,敲击所悬之钟鼓使之高兴。这种快乐的享受,是上下同之。所以礼仪规定,国境中有饥饿之人,君主不吃晚饭;国境内有挨冻之人,君主不穿皮裘;判决犯人的日子,君主不听演奏;荒年收成不好,君主宫室建筑物上不加涂饰;而且还要撤消射礼活动,马不准喂粮食,君王驰马的专用道路也不准修整,吃饭时减少品种,饮宴和祭祀也要减少用品品种。所以礼是君主自我遵守的规章,蓄养百姓的措施。国君接受账簿所行礼仪,两件事要君主亲自跪拜:听到百姓人口多要拜,听到粮食丰收要拜。《诗经》说:“君子乐陶陶(胥),因为受到上天赐的福(祐)。”句中“胥”字是“辅相”的意思,“祐”是大福之义。为百姓的忧愁而忧愁的人,百姓一定为他的忧愁而忧愁;为百姓的欢乐而欢乐,百姓也 因他的欢乐而欢乐。同士人和百姓的关系亲密到了这样的程度,就会得到上天的福佑。

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尝其肉,隐弗



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①，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②；鹰隼不鸷，眊^③而不逮，不出颖罗^④；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⑤，不以火田，不麋^⑥，不卵，不刳胎，不殀夭^⑦；鱼育不入庙门^⑧；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汤曰：“昔蛛蝥作罟^⑨，不高顺、不用命者^⑩，宁丁我纲。”其惮害物也如是。诗曰^⑪：“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皤皤，王在灵沼，于仞鱼跃。”言德至也。圣主所在，鱼鳖禽兽犹得其所，况于人民乎！

【注 释】

- ① 豺祭兽：据说豺在秋天捕杀野兽储备起来以备过冬时，要把所杀之兽摆于四周，如同人陈祭品祭神，故称“豺祭”或“豺祭兽”。实则这是古人的一种观念。下句“獭祭鱼”也是古人的一种主观认识。
- ② 罟(gú)：网。
- ③ 隼(sǔn)：一种凶猛的鸟。鸷：捕杀其他鸟。眊(xī)：怒目而视的样子。
- ④ 颖罗：悬挂的捕鸟网，意为捕捉。
- ⑤ 蛰(zhé)：昆虫冬天蛰伏不动。
- ⑥ 麋(mí)：小鹿。这里泛指幼兽。
- ⑦ 殀(yāo)：杀害，摧折。
- ⑧ 鱼育：鱼尚未长大时。
- ⑨ 蛛蝥(máo)：即蜘蛛。
- ⑩ 高顺：飞得高高的。下文“宁丁”为才被捕获之义。
- ⑪ “王在”六句：见《诗经·大雅·灵台》。诗的大意是：君王在灵囿中，鹿儿们都趴伏在那里。鹿是那样肥泽，白鸟羽毛也那样洁白光亮。君王在灵沼时，满池的鱼翻腾跳跃。灵囿：周朝之园囿名。麀(yōu)：母鹿。攸：是，此。濯濯：肥美润泽的样子。皤皤：洁白而有光泽。灵沼：周代池沼名。于：词头。仞：通“仞”，满。

【译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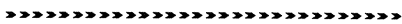


按礼制，圣明的君主对于禽兽，看见它活着时就不忍心看到它的死，听到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因为伤痛而不忍心。所以远离厨房，是仁义的极点。狩猎时不四面包围，不掩杀成群野兽，不射杀栖息在巢穴中的禽兽，捕鱼不把沼泽中水放干，豺不祭过兽，不去捕杀它；獭不祭过鱼，不要去网罗它；鹰隼没长成，只观看而不张网捕杀；草木之叶不零落，就不去砍伐；昆虫不蛰伏休眠，就不用火烧荒；不射杀幼鹿，不取卵，不剖腹取食未出生小动物，不在兽未长大时捕杀它；鱼类未长大不捕捞作祭品，秋天鸟兽未长出毫毛，不猎取食用。捕获它们按节令，使用财物要有节度，那么生物就会繁衍增加。商汤说：“从前蜘蛛结网，不愿高飞，不尽力保全性命的，撞到我的网上。”他害怕伤害动物到了这种境界。《诗经》说：“君王在灵囿，鹿都伏在那里。鹿是那样肥美，毛皮又是那样亮丽，白色的鸟洁白光亮。君王在灵沼，沼中鱼翻腾跳跃。”是说仁德到了顶点。圣明的君主统治区域，鱼鳖鸟兽尚且各得其所，更何况对待人民呢！

故仁人行其礼，则天下安而万理得矣。逮至德渥泽洽^①，调和大畅，则天清澈，地富媪^②，物时熟，民心不挟诈贼^③，气脉淳化^④，攫啮搏击之兽鲜，毒蠹猛蚘之虫密^⑤，毒山不蕃^⑥；草木少薄矣^⑦，铄乎，大仁之化也！

【注 释】

- ① 德渥泽洽：恩德广施。渥：润泽。洽：普遍。
- ② 富媪(yūn)：富裕，富庶。媪：通“缦”，富饶；繁多。
- ③ 挟：心怀。诈贼：欺骗残害。
- ④ 气脉：风气，民俗。
- ⑤ 蠹(chuò)：蜚。蚘(fāng)：吃庄稼的害虫。密：隐蔽，藏匿。
- ⑥ 毒：俞樾《诸子平议》认为是衍文，今从。
- ⑦ 少：始，才。薄：繁茂，茂盛。



【译 文】

所以仁德之人行事依照礼法,就会天下安定,万事万物各得其理义。直至恩泽施于万物,阴阳调和顺畅,就会天空清澈,大地富庶,民风淳朴。善于攫取咬啮的猛兽减少了,有毒蜚人及咬食庄稼的害虫潜藏不出,山上不长草木的情况减少,美哉,这仁德化育万物的结果!

容 经^①

志有四兴^②:朝廷之志,渊然清以严^③;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④;军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厉^⑤;丧纪之志,寥然漭然忧以湫^⑥。四志形中,四色发外,维如^⑦。——志色之经

【注 释】

- ① 本文讲述了立身行事应遵行的各种礼节和行为规范,规定了圣王一举一动的规则,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但却繁複不堪。
- ② 志:心理活动,想法,思想。兴:表现于外。四兴:即下文中四种情况。
- ③ 渊然:水深的样子,此为深邃、深厚的样子。以:而。
- ④ 愉:脸色温和。思:哀,哀愁。
- ⑤ 怫然:愤怒、愤恨的样子。愠然:怨怒、恼怒的样子。
- ⑥ 丧纪:丧事。寥(liáo)然:寂寥的样子。寥:通“寥”。漭然(chóu):郁积忧愁的样子。湫(jiū):凄凉,凄清。
- ⑦ 维如:潭本无此二字,卢文弨认为有缺文。今从潭本,不译。

【译 文】



心理活动而发于外者有四种表现形式：到了朝廷上，就要深沉而庄严；祭祀时，要和颜悦色并悲痛；从事军旅战争之事时，要对敌仇恨愤然，还要庄严而威武；处理丧事时，要寂静沉郁又有凄楚悲伤。这四种情感要表现于内心深处，四种心情要呈现为不同表情。——这便是志色之经。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①，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②，军旅之容，溥然肃然固以猛^③；丧纪之容，恸然惘然若不逮^④。——容经

【注 释】

- ① 师师然：整肃的样子。翼翼然：恭敬的样子。
- ② 遂遂然：思念的样子。粥粥(yù)然：谦卑的样子。
- ③ 溥(bì)然：端庄整肃的样子。固：坚定。
- ④ 恸(yǒu)然：忧愁的样子。惘：悲感。：逮：及，达到。

【译 文】

面部表情有四种表现形式：到了朝廷上的表情为，要庄重恭敬整肃有尚德之色；祭祀的表情是，要思念敬畏恭顺而谦卑；从事军旅活动时的表情是，要庄严整肃坚定威猛；办丧事的表情是，要忧伤敬畏和如同达不到的样子。——这便是容色之经。

视有四则：朝廷之视，端流平衡；祭礼之视，视如有将^①；军旅之视，固植虎张^②；丧纪之视，下流垂纲^③。——视经

【注 释】

- ① 将：贡奉，奉献。
- ② 固植：坚定沉着。虎张：像老虎觅食一样张目而视。



③ 垂纲:谓目光下视帽缨。纲:指帽缨。

【译 文】

看视事物分为四种状况:在朝廷上,要端正平视;祭祀时看东西,要像有所奉献一样;处理军旅之事时,要刚毅沉稳,并如同饿虎觅食一样怒目而视;在处理丧事时,要低垂眼睑下视帽带。——这便是视经。

言有四术: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①,祭祀之言也;屏气折声^②,军旅之言也;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言经

【注 释】

- ① 文言:指连缀成篇的文字或文饰之言。
② 屏气折声:说话压低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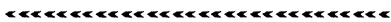
【译 文】

说话有四种方式:言语恭敬和顺,是在朝廷上说的话;言辞文饰不粗野而有层次,是祭祀时说的话;声音低低,是军旅之言;说话时声气不足且犹不尽意,是办丧事时说的话。——这便是言经。

固颐正视^①,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间二寸,端面摄缨^②,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③;因以微磬曰共立^④;因以磬折曰肃立^⑤;因以垂佩曰卑立^⑥。——立容

【注 释】

- ① 颐:头脸,面部。
② 摄缨:手执帽带。缨:结冠的带子。
③ 经立:谓直身正立。



- ④ 微磬：腰稍弯曲的样子。共(gōng)立：即恭立，共：同“恭”，恭敬。
- ⑤ 磬折：像磬那样弯腰站着。
- ⑥ 垂佩：衣帽上的饰物下垂状。

【译 文】

头部端正向前平视，两肩放平脊背端正，两臂弯曲呈抱鼓状，两足间距二寸，脸部端正冠带结住，大腿端正，两脚立稳，体不摇荡不动叫做直立；身体趁势微微弯曲如磬状叫恭立；身子趁势弯曲如磬那样屈曲叫肃立；身子趁势如佩饰下垂（弯曲更甚）状叫卑立。——这便是立容。

坐以经立之容，胫不差而足不跌^①，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②；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③；废首低肘曰卑坐^④。——坐容

【注 释】

- ① 跖(jiǎn)：小腿接近大腿之处。差：齐。跌：交叉。
- ② 共(gōng)坐：恭敬地侍坐。共：同“恭”，恭敬。
- ③ 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 ④ 废首：手向下放置。首：通“手”。

【译 文】

坐着时摆出上文所言正身直立之状态，大腿上端不齐两足不交叉，视线平直叫做正坐；稍稍低头俯视尊者之膝叫做恭坐，抬头仰视时视线不出寻常之间叫肃坐；手臂及肘部向下放置叫卑坐。——这便是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①，肩不下上，身以不则^②，从容而



任③。——行容

【注 释】

- ① 摇掉:摇摆,摆动。
- ② 则:通侧,倾斜。
- ③ 任:当为“往”字之讹,或“行”字之讹。

【译 文】

行走时身体呈现出《立容》中所言微弯曲的状态,手臂不摆动,双肩不上下移动,身子直而不倾斜,从从容容前行。——这便是行容。

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①,肩状若流②,足如射箭。——趋容

【注 释】

- ① 飘然:轻盈的样子。翼然:快捷如飞的样子。
- ② 流:流水,此形容如流水一样呈低平状。

【译 文】

小步快走时身子如《立容》所言微微前倾,显出轻飘飘的样子,两肩平静如流水,两脚疾如射出的箭。——这便是趋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动也,穆如惊倏①;其固复也,旃如濯丝②。——跽旋之容③

【注 释】

- ① 穆(mù):同纆,绕。惊倏:指马因惊吓而疾奔。



- ② 旄:同“纆”,丝相绕。濯丝:清洗丝絮。
③ 畔(pán)旋:周旋进退。

【译 文】

旋转行进身子微微前倾,开始行走时如丝之缠绕忽又如惊马突奔;恢复原位时如清洗缠绕丝絮一样周旋转动——这便是盘旋行进之容。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①,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②。——跪容

【注 释】

- ① 掄(yú):拉,抽,引,伸。右:指右脚。下文之“左”指左脚。
② 纪:准则、规则。

【译 文】

跪时身体微微前倾,抽动右腿下跪,左腿向前而站起,双手有高有低,各自遵循其规则。——这便是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①,凶事上右,随前以举^③,项衡以下^③,宁速无迟,背项之状如屋之氏^④。——拜容

【注 释】

- ① 上:同“尚”,崇尚,以为上。下“上”字同。
② 随:疑为“腿”字之讹。俞樾《诸子平议》以为“骸”字之假,骸即“腿”字。
③ 项衡:即颈项和头部。
④ 氏:当指屋檐。



【译 文】

行拜礼时要使身体呈现出如同磬的形状深深弯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腿伸向前边而抬起，头和颈项向下，动作宁可快不可慢，项背呈现如茅草覆盖的屋檐一样——这便是拜容。

拜而未起。——伏容

【注 释】

拜而未起：此仅一句，下有脱文。

【译 文】

行拜礼未立起时，呈现之状就是伏容。

坐乘以经坐之容，手抚式^①，视五旅^②，欲顾，顾不过轂^③。小礼动，中礼式，大礼下。——坐车之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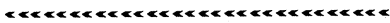
【注 释】

- ① 式：同“轼”，车前供人扶手用的横木——车轼。手抚式以表尊敬。
- ② 五旅：即《仪礼·曲礼上》之“五鬻”，车轮转一周，此指车轮。
- ③ 轂(gǔ)：位于车轮中心连接车轴同车辐的圆木。

【译 文】

坐车之礼用正坐之姿态，手凭车轼，眼视车轮，若要回头看，回头看时不超过车车轂以后。行小礼时只是身体稍动一下，行中礼要凭轼俯身，行大礼要下车——这便是坐车之容。

立乘以经立之容，右持绥而左臂调^①，存剑之纬^②，欲顾，顾不过



轂。小礼据^③，中礼式，大礼下。——立车之容

【注 释】

- ① 绥：古代车上供人上车时手拉住用的绳子。诂：同“屈”，弯曲，屈曲。
- ② 存：察看，看。纬：(剑)鞘，挂剑之具。
- ③ 据：靠着或按着(车轼)。

【译 文】

站立乘车摆出正立之姿态，右手执绥而左臂弯曲，眼看剑鞘，若要顾盼，顾盼时不超过车轂之后。行小礼手按车轼，行中礼凭轼俯身，行大礼要下车——这便是立车之容。

礼，介者不拜^①，兵车不式^②，不顾，不言，反抑式以应武容也^③。——兵车之容

【注 释】

- ① 介者：穿铠甲的士兵。介：铠甲。
- ② 式：同“轼”，行轼礼，即凭轼俯身以示恭敬。
- ③ 反抑式：即反握按着车轼。武容：威武的姿容、威武的雄姿。

【译 文】

按礼制，穿铠甲的兵士不行拜礼，乘兵车不俯身行轼礼，不回头看不说话，反握车轼而以威武姿态与身份相适合——这便是兵车之容。

若夫立而跂^①，坐而蹠^②，体怠懈，志骄傲，躁视数顾，容色不比^③，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注 释】

- ① 若夫:至于。跂:通“企”,踮起脚后跟。
- ② 蹠(pián):脚不正。
- ③ 比:和顺,亲近,亲和。

【译 文】

至于站立时踮起脚后跟,坐着时两脚不放正,身体懈怠,神情傲慢,急躁得多次左顾右盼,脸色不和悦,动和静不合于一定的规矩,随便咳嗽吐痰,急言时滥用叹词,气不顺畅,都是礼节所禁绝的。

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踧小节焉^①,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②,踧大节焉,业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③,无因入之焉。谚曰:“君子重袭^④,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诗》曰^⑤:“芄芃棫朴,薪之樛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

【注 释】

- ① 踧(zhǎn):践,踏,此为实行之义。小节:细小的、无关大体的事情。
- ② 束发:古代男孩子十五岁将头发扎梳成一髻,此指知晓礼乐君臣之礼之年龄。
- ③ 邪放非辟:邪僻的思想和行为。
- ④ 重袭:指言行合于规矩法度。
- ⑤ “《诗》曰”以下四句见《诗经·大雅·棫朴》,言茂盛的棫朴,堆起燃烧以祭神,庄严恭敬的周文王,左右之人都跟随着您。芃芃(péng péng):草木茂盛的样子。棫朴:两种灌木。樛(yóu):堆起薪柴,点火燃起以祭神灵。济济:庄严虔诚的样子。辟王:指君王。

【译 文】



古代儿童九岁入小学,学习实行一些家室中长幼礼节,以读书作文为业。十五岁后入大学,学习礼乐了解关乎国家大义的君臣之礼,以在天下实行义理为己业。因此邪僻的思想和事情就无由沾染到身上。谚语说:“君子做事如果遵循法规防范不轨,小人就没有可能侵害你;正气是一般人的十倍,邪僻之事就没有因由侵袭你。”这就是古人对其所接近的人或行事慎重的原因吧!《诗经》说:“茂盛的槭树和朴木,把它砍伐点燃;庄严恭敬的君王,左右大臣都紧紧跟从着您。”这是说左右之人每天都跟着做好事。

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鸣玉者,佩玉也,上有双珩^②,下有双璜^③,冲牙螾珠^④,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⑤。行以《采芣》^⑥,趋以《肆夏》^⑦,步中规,折中矩,登车则马行而鸾鸣^⑧,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故《诗》曰^⑨:“和鸾雍雍,万福攸同。”言动以纪度,则万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⑩,容貌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临其下,以畜其民。故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亲而重之,下者畏而爱之,民者肃而乐之。是以上下和协而士庶顺壹。故能宗揖其国以藩卫天子^⑪,而行义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⑫:“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⑬。

【注 释】

- ① 文章:礼乐法规、规章。
- ② 双珩(héng):佩上方的横玉。
- ③ 双璜:亦佩玉。
- ④ 冲牙:古代佩玉部件之一。螾(pín)珠:蚌珠,亦作“玼珠”。
- ⑤ 琚瑀(jū yǔ):两种佩玉。
- ⑥ 行:在堂上行走。《采芣》:亦作《采齐》,古乐章名。



- ⑦ 《肆夏》:古乐章名。
- ⑧ 鸾:亦作“𨾏”,车铃。
- ⑨ 《诗》曰以下二句见于《诗经·小雅·蓼萧》,句意为铃声和谐,各种福祿相聚而来。和鸾:泛指车铃。挂在车前横木者为和,挂在车驾上的为鸾。唯唯:《诗经》原作“雝雝”,铃声和谐。
- ⑩ 周旋:回旋,运转。
- ⑪ 宗揖:俞樾《诸子平议》疑为“安揖”之讹,今从之。
- ⑫ 《诗》曰后两句见《诗经·邶风·柏舟》。意为威严的举止仪态不可抛弃。
- ⑬ 容志:外在表现和内心态度。

【译 文】

古代圣明君王安居和出行都各循礼法规则,君子使自己处于辅佐和保卫人员之间,帝王出行时要鸣玉。鸣玉用的是佩玉,上边有双珩,下边有双璜,冲牙和螭珠置于中间,再以琉璃夹杂其间。堂上行走要伴以《采齐》之乐,门外趋时要伴以《肆夏》之曲,堂下漫步要合规则,回转要合规矩。登上车以后赶马前行要鸣铃,铃声响,和声与之应,铃声称和,声音和谐则敬肃。所以《诗经》说:“车铃铃铃响,众福聚集而来。”说的是行动时要符合规则,那么所有福祿就一同到来。所以说:圣明君王在位是可敬畏的,施舍要值得怜悯,进退要有规度,回转要有规则,容貌要端庄值得观视,行事要合法度,德行要值得仿效遵行,音容面貌要让人感到高兴,动作要斯文,言语要有规则文彩,这些用来承接上级,结交地位平等之人,管理下级,统治百姓。所以做到了这些,地位居上者则既敬重又信任,地位相当的人则亲爱尊重,地位低的人则敬畏而爱戴,百姓则恭谨而喜欢,这样就会上下和谐百姓也亲附顺从了。所以能使其国安定和睦来护卫天子,举止行为合宜就值得效法了。有威严值得敬畏叫做“威”,有威仪而值得仿效叫做“仪”。财富富庶得不可计量,百姓多得不可计算。所以《诗经》说:“威严的仪表多种多样(棣棣),不可历数(选)。”棣棣是富足之义,选是众多之义,说



得是待君臣、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各种情况各有其仪容和方式。

子赣由其家来，谒于孔子^①，孔子正颜，举杖磬折而立^②，曰：“子之大亲毋乃不宁乎^③！”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无恙乎！”曳杖倍下而行^④，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⑤，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注 释】

- ① 子赣：孔子的学生，即端木赐，亦作“子贡”。谒：地位低者拜会地位高者。
- ② 磬折：如同磬那样将身体弯曲下来。磬：一种弧形石制乐器。
- ③ 大亲：当指父亲。无乃：古代汉语的惯用格式，相当于“该不会”。
- ④ 曳(yè)杖：拖着杖。倍：同“背”，背朝着。
- ⑤ 倨佝：指身子弯曲。

【译 文】

子赣从自己家中来拜见孔子，孔子面色严肃端庄，手举拐杖身子折曲如磬地站在那里，说：“你的双亲也许很安康吧！”又放下拐杖站在那里说：“你的哥哥弟弟也都好吧！”又拖着杖向上方行进，说：“妻儿等都不会不舒服吧！”因此身体是否屈曲，手的位置高低，面色和声音话语各有不同的适宜对象，是用来区别尊卑和亲疏的。

子路见孔子之背^①，磬折举袂曰^②：“唯由也见。”孔子闻之，曰：“由也，何以遗忘也？”故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

【注 释】

- ①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一作季路。孔子弟子，曾仕卫君，为卫大夫。
- ② 袂(xiù)：同“袖”，衣袖。



【译 文】

子路在孔子身后看到其后背，便身子屈曲如罄举起衣袖说：“仲由拜见先生。”孔子听到子路的话，便说：“仲由啊，怎么把礼节忘了？”所以说什么事情过了头也如同未达到标准，多余了也如同不够。

语曰：“审乎明王，执中履衡^①。”言秉中适而据乎宜^②。故威胜德则淳^③，德胜威则施^④。威之与德，交若缪纆^⑤，且畏且怀^⑥，君道正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⑦。”

【注 释】

- ① 执中履衡：形容做事坚持中庸之道不偏斜。执中：做事中庸。履衡：平衡不偏执。
- ② 言秉中适：说话有所本而不偏激。
- ③ 淳：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当读为“愆”，今从。愆：怨恨。
- ④ 施：一作“弛”，今从“弛”。
- ⑤ 缪纆：互相缠绕，此指容为一体。
- ⑥ 怀：怀柔。
- ⑦ 孔子语，见《论语·雍也》。

【译 文】

俗话说：“对于明王要辨察，行事要不偏不斜走中间路线。”意思是说要坚持中正之道并有充分根据。所以说威胜德则产生怨恨，德胜威则松懈不敬。威同德的关系，互相交融不分彼此，既使人畏惧，又对人施恩，则君道正。“质朴超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超过质朴就会虚浮，既要有文采又要质朴，之后才可以称为君子。”

龙也者，人主之辟也^①。亢龙往而不返^②，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③,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惟蜚龙乎^④,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⑤。故至人者在小不宝^⑥,在大不窳^⑦,狎而不能作,习而不能顺,佻不悛^⑧,卒不妄,饶裕不赢,迫不自丧,明是审非,察中居宜,此之谓有威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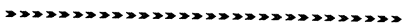
【注 释】

- ① 辟(pi):这里指象征,比喻。
- ② 亢龙:飞达极高处的龙。
- ③ 潜龙:潜伏于水底之龙。
- ④ 蜚:同“飞”,飞腾,飞升。上文之“神”指极高者。
- ⑤ 章:同彰,显现,彰显。
- ⑥ 至人:至高之人。宝:《读诸子札记》以为“塞”之误,今从。
- ⑦ 窳(tiǎo):有空隙,不实。
- ⑧ 佻:宽远缓从容。

【译 文】

龙是人主的象征,亢龙飞走而不返回,所以《周易》说“有悔”。悔是凶事。潜龙入于水底而不出来,所以说“勿用”。勿用就是没有作为。龙的最高者大概算飞龙了,它能够变得极小,能变得极大,能飞腾到极高处,又能潜到最低处。所以我说龙变化无常,能隐蔽能显现。所以品德极高的人在不能容纳之处也不会感到阻塞,在极宽广的空间中,也不会感到空虚不实,对它予以侮慢也不能使之奋起,熟悉的环境也不会感到很舒适,在舒缓处也不昏昏然,在局促时也不任性而为,富饶时也不满足,不得志时也不灰心,明察是非,明辨不偏不倚之道居其宜之处。这就叫做有威仪。

古之为路輿也^①,盖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②,轸方以象地^③,三十辐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



侧听则观四时之运^④。此舆教之道也^⑤。

【注 释】

- ① 路舆：古帝王及诸侯所乘之车。亦作“路车”“辂车”。下文“盖”指车盖。
- ② 橑(liáo)：车盖上起支撑作用的弓形支架。
- ③ 軹：车厢底的横木。
- ④ “侧听”四字据《大戴礼记》补。
- ⑤ 舆教：车子制式的意义。

【译 文】

古代制作帝王及诸侯所乘之车，车盖制成圆形是以天为样式，用二十八根支架是仿照列星，车軹制成方形是仿照大地，做成三十辐条以仿照月亮。所以在车中仰视则看到天上景象，俯视就看到地上景象，向前看能听到车铃应和的情况，侧视能看到四季更替情况，这便是天子之车形制的意义。

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①，二者异□同败^②，其伤必至。故师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齐^③，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④，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劳而身大盛，此圣人之化也。

【注 释】

- ① 业厌：追求功业易满足。上文之“知”，同“智”，智慧。
- ② □：此脱文疑即“失”或“疏”类字。
- ③ 齐(jì)：同“剂”，调节，调剂，度数。上文“施”字为“教诲”义。
- ④ 稍：逐渐，缓慢。一说当为“稽”，为“考核”义。苦：懒惰，懈怠。

【译 文】

作人主者太浅薄则智慧不圣明，太精深则对功业的追求易满



足,二种情况虽不相同但遭受挫折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定会使事业受损。所以为太子和帝王师傅的准则,既要对其(太子或帝王)进行教导,又要适当调节使合于度,要疾徐适当,多少适中。做事急时不要迫切,要舒缓而不懈惰,要减少应减少的,担负起能承受得了的。所以精神不劳顿而身体健壮,这便是圣人的教化之道。

春 秋^①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②,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人问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谴而行其诛,则庖宰、监食者^③,法皆当死^④,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⑤。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⑥。”是昔也^⑦,惠王之后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视听,不可谓不察。

【注 释】

- ① 本文通过九则历史故事,说明君主只有尚德、爱民、循仁道,事业就会发展昌盛,反之,事业就会败落,即“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春秋:记述历史事件。
- ② 楚惠王:楚昭王之子,名章。为白公胜所逐。菹(zū):腌菜,酸菜。蛭:蚂蟥。
- ③ 庖宰:厨师。监食者:负责监督烹调之人。
- ④ 当:判处、判决。
- ⑤ 惟德是辅:只辅助有德之人。是:助词,宾语前置时置于动词和前置宾语间。辅:辅佐,保佑。
- ⑥ 伤:妨害。
- ⑦ 昔:通“夕”,夜间,晚上。



【译 文】

楚惠王吃凉腌菜时吃到一条蚂蟥，便趁势吞咽下去，肚子有疼痛感不能再吃饭了。令尹走进官室问：“君王如何患了这种病？”楚惠王回答说：“我吃凉腌菜吃到一条蚂蟥，想到如果责备厨师而不治他的罪吧，这样就使法令废止且威严树立不起来。如果既责备厨师又加以处罚，那么厨师和监督烹调食物的人依法令就都得被处死，我又不忍心。因此我恐怕蚂蟥被发现，便把它吞了下去。”令尹起身再拜而祝贺说：“我听说‘上天不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者’，君王有仁德，是上天所保佑的人，疾病不会造成伤害。”这天夜里，楚惠王大便时便把蚂蟥排出来了，连本来久存于腹中的病也都好了。所以说，上天看事听事不能说不明察。

卫懿公喜鹤^①，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赋敛繁多而不顾其民，贵优而轻大臣^②，群臣或谏，则面叱之。及翟伐卫^③，寇挟城堞矣^④，卫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贵优，将君之爱鹤以为君战矣。我侪弃人也^⑤，安能守战？”乃溃门而出走^⑥。翟寇遂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故贤主者不以草木禽兽妨害人民，进忠正而远邪伪，故民顺附而臣下为用，今释人民而爱鸟兽，远忠道而贵优笑^⑦，反甚矣。人主之为人主也，举错而不僨者^⑧，杖贤也。今背其所主而弃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语曰：“祸出者祸反^⑨，恶人者人亦恶之。”管子曰：“不行其野^⑩，不违其马。”此违其马者也。

【注 释】

- ① 卫懿公：春秋时卫惠王之子，名赤。因玩物丧志而失国亡身。
- ② 贵优：尊崇优人。优：即俳优，宫中歌舞调笑的艺人。
- ③ 翟：亦作“狄”，春秋时北方部族名。翟伐卫之事发生在鲁闵公二年。
- ④ 城堞(dié)：都城城墙上齿状矮墙。
- ⑤ 我侪(chái)：我们这些人，我辈。



- ⑥ 溃门：这里指打开城门。
- ⑦ 优笑：即俳优，因为这种人是供皇帝调笑的，故称。
- ⑧ 错：同“措”。偃(fèn)：仆倒。这里比喻受挫、失败。
- ⑨ “祸出”句：言造出祸乱的人，灾祸也反害自己。
- ⑩ “不行”二句：见《管子·形势二》，意为：即使不到野外去，也不能违背马的意志。因为马可识途，让马按自己的意志行走，自然会找到归路。比喻遇事要向有经验的人请教。

【译 文】

卫懿公喜欢仙鹤，他喂养的仙鹤中有身穿华美衣服乘坐车子的，这时赋税繁苛而不顾百姓的情况，敬重俳优却轻视大臣，众臣子中有人劝谏，便当面训斥。到了狄人来攻打卫国时，狄兵逼近都城矮墙了，卫懿公流着泪向大臣和百姓跪拜说：“敌人逼近了，士民们要努力保卫卫国啊！”士民们说：“您还是派您宠爱的俳优，率领您的爱鹤去作战吧。我们这些人是被抛的人，怎能保卫国家去打仗呢？”于是打开城门出城去了。狄兵便进了城，卫懿公死在逃跑过程中，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贤明的君王不因为偏爱草木禽兽就伤害人民，接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邪僻诡诈之人，所以百姓归顺依附，大臣乐于为之效命。现在抛弃人民去偏爱鸟兽，疏远忠诚之人却敬重俳优，是非颠倒得太厉害了。人民的君主作为百姓的主宰，要想一切行为不招致失败，依靠的是贤人，如今背弃了他所靠的人民，又丢掉了贤人，遭受失败，不是很正常吗？俗话说：“制造灾祸的人，灾祸也反过来害他。”管仲说：“即使不到野外去，也要让马照自己的意志行走。”卫懿公的情况，就是违背马的意志的结果。

邹穆公有令^①，食鳧雁者必以糶^②，毋敢以粟。于是仓无糶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吏请曰：“以糶食雁，为无费也。今求糶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食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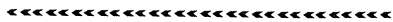
非而所知也^③。夫百姓煦牛而耕^④，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欤^⑤？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⑥？”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

【注 释】

- ① 邹穆公：战国时邹国国君。邹：古国名，原名邾娄，为“邾娄”之合音词。
- ② 食(sì)：喂养。鳧(fú)雁：即鸭和鹅。粃(bǐ)：亦作“秕”，不成熟不饱满的庄稼籽粒。
- ③ 而：同“尔”，你。
- ④ 煦(xū)牛：吆喝牛。煦：口中出气，以嘴哈气。
- ⑤ 而：同“尔”，你。
- ⑥ 择：区别，不同。

【译 文】

邹穆公有命令，喂鸭和鹅一定要用秕谷，不能用小米。这时国家粮仓中没有秕谷，只得向老百姓换，用两石小米换一石秕谷。有关官吏请示说：“用秕谷喂鹅，是为了不浪费，如今向百姓交换秕谷，用两石小米换一石秕谷，再用换来的秕谷喂鹅，那么浪费也太严重了，请允许用小米来喂吧。”邹穆公说：“你算了吧！这不是你所能懂的。那百姓们吆喝牛耕田，晒着脊背除草，辛勤劳苦而不敢偷懒，难道是为了养鸟兽吗？小米是人所吃的最好粮食，怎么能用它来养鸟？而且你知道的是小道理而不是大道理。周时的谚语说：‘口袋漏到粮仓中。’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国君是百姓的父母，拿国家粮仓中的小米送到百姓那里，这难道就不是我的小米了吗？鸟如果吃邹国的秕谷，就不会吃邹国的小米了。小米在国家粮仓和它在百姓那里，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邹国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知道了他们粮食储存和国家是一样的。



楚王欲淫邹君^①，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②。穆公朝观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③。故妇人年无称者弗蓄^④，节于身而弗众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⑤，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⑥，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子之细^⑦，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⑧，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乡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⑨，酤家不讎其酒^⑩，屠者罢列而归，傲童不讴歌^⑪，春筑者不相杵^⑫，妇女抉珠瑱^⑬，丈夫释玦鞬^⑭，琴瑟无音，期年而后始复。故爱出者爱反^⑮，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⑯，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⑰；诸侯有道，守在四邻。

【注 释】

- ① 淫：使动用法，使之淫乱。
- ② 技乐：即伎乐，从事歌舞演奏的人。
- ③ 妻：嫁给，给……做妻。死事之孤：父母死于战争的孤儿。事：王事，战争。
- ④ 年弗称：年龄不相称，不相当。蓄：纳为妻妾。
- ⑤ 骄熙：骄佚嬉戏。熙：同“嬉”。
- ⑥ 自刻：对自己要求严格、苛刻。广民：对民众宽大。
- ⑦ 邹子之细：言邹国之小。邹子：指邹穆公，因邹为子爵国家，故称。
- ⑧ 行哭：即哭泣。
- ⑨ 忧行：走路很忧愁的样子。
- ⑩ 讎：通“售”，卖。
- ⑪ 傲童：游玩的儿童。傲：通“遨”，游玩。上文之“罢列”谓停止屠宰。列：宰割。
- ⑫ 春(chōng)筑：捣米和筑墙。筑：以木板夹土夯成墙。
- ⑬ 抉珠瑱：除去装饰品。
- ⑭ 玦鞬(jué jiān)：指弓箭。玦：能使弓弦容易拉开的器具。鞬：革制箭代。
- ⑮ “爱出者”句：言付给别人爱的，别人也以爱回报他。



- ⑩ “鸣鹤”句：见《易经·中孚·九二》意为：鹤在荫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也相应和。
- ⑪ 四夷：华夏四周少数民族。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译 文】

楚王想让邹穆公淫乱无度，就送给他四个演奏歌曲跳舞的美女。邹君早上看过一次后，晚上便把她们全部嫁给了在战争中死去父母的遗孤。所以女人同自己年龄不相配就不可娶来做妻妾，这样有益于身心健康且不会使妻妾众多。邹君的车子不用皮帛做披挂，给邹君拉车的马不喂谷子和豆子，邹君没有淫荡邪僻之事，没有骄纵嬉戏的行为，饭菜品种少，衣服也不华丽，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民众宽厚，亲近贤者，国家因此太平安宁，且爱民如子。邹国太平，路不拾遗，臣下顺从君意，就如同手听从心的指挥一样。因此凭邹国的弱小，鲁国、卫国不敢轻视，齐国和楚国不能胁迫。邹穆公死时，邹国的老百姓如同死了慈父，痛哭了三个月，四周同邹国相邻的国家，士民面向邹国方向于路上痛哭，人民抱着手很悲戚地走路。卖酒的不卖酒，屠夫们都不再宰杀而回家，玩耍的儿童也不唱歌，舂米打墙的人也放下杵和夯停止了吆喝，妇女们除去饰品，男人们也放下了弓箭，琴瑟没人弹奏，一周年以后才一切恢复正常。所以付出爱的人，人们也会反过来爱他，给别人幸福的人，也会从别人那儿得到幸福。《周易》说：“鹤在荫蔽处鸣唱，它们的同类也相应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所以说：天子有道，其守卫就是边远四周的夷狄之国，诸侯有道，它的守卫是四邻各侯国。

宋康王时有爵生鹳于城之隈^①，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于天下^②。”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③，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骂国老之谏者为无头之棺^④，以视有勇；剖伛者之背^⑤，斫朝涉之胫，国人大骇。齐王闻而



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郟侯之馆^⑥，遂得而死^⑦。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

【注 释】

- ① 宋康王：战国时宋国国君，名偃。《战国策·宋卫策》载此。
- ② 爵：通“雀”，鸟。鹞(zhān)：一种似鹞鹰的猛禽。陬(zōu)：角落。
- ② 伯：同“霸”。称霸。
- ③ 射天：《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宋康王用皮口袋盛血，悬挂于高处，以箭射之，称为射天。
- ④ 无头之棺：盛装被砍头者的灵柩。意为自寻死路。
- ⑤ 伛(yǔ)者：驼背之人。
- ⑥ 郟(ni)侯：周代侯国名，即小邾国，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 ⑦ 得：捕获。

【译 文】

宋康王时，有只雀在城角上生了一只鹞，宋王让太史占卜此事之吉凶，占卜者说：“小雀生下大鸟，一定能称霸于天下。”宋康王异常高兴，于是吞并了滕国，且攻打其他诸侯，攻下了淮北的城池后，就更加自信，想使称霸的愿望很快实现。所以射天鞭地，攻打并焚毁了宋国的社稷，说是以此来威慑天地鬼神使之服从；咒骂告老在家的功臣中敢劝谏者是无头之棺，以此显示勇敢；剖开驼背人的脊背，砍断早晨淌水涉河者的小腿，国人惊骇异常。齐王听到后来攻打他，百姓四散逃逸，都城未能守住，宋王于是逃到郟侯的馆舍中，于是被齐俘获并处死。所以说出现好征兆时去做不该做的事，好征兆就会变成灾祸。

晋文公出畋^①，前驱还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处。”文公曰：“还车而归。”其御曰：“臣闻祥则迎之，妖则凌之^②，今前有妖，请以从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闻之曰：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



政，大夫梦恶则修官，庶人梦恶则修身。若是，则祸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③，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归，斋宿而请于庙曰：“孤实不佞^④，不能尊道，吾罪一。执政不贤，左右不良，吾罪二。伤政不谨^⑤，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务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斋肃不庄^⑥，粢盛不洁^⑦，吾罪五。请兴贤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导百姓，毋复前过。”乃退而修政。居三月而梦天诛大蛇，曰：“尔何敢当明君之路？”文公觉，使人视之，蛇已鱼烂矣。文公大说^⑧。信其道而行之不解^⑨，遂至于伯^⑩。故曰：见妖而迎以德，妖反为福也。

【注 释】

- ① 晋文公：名重耳，曾因献公时骊姬之乱，流亡十九年，后在秦穆公帮助下回晋即王位。为春秋王霸之一。畋：打猎。
- ② 妖：不吉祥，凶兆。凌：进犯。
- ③ 招以妖我：即上天招来大蛇以为我之妖。妖：灾异，凶兆。
- ④ 不佞：不好，不才。
- ⑤ 伤(chi)政：治理政事。谨：严谨。
- ⑥ 斋肃：虔诚恭敬。
- ⑦ 粢盛(zī chéng)：盛于器皿中供祭祀用的供品。
- ⑧ 说：同“悦”，高兴。
- ⑨ 解(xiè)：懈怠。
- ⑩ 伯：同“霸”，称霸诸侯。

【译 文】

晋文外出打猎，在前面开道的人回来报告：“前面有条大蛇，如堤坝一样高，横卧在道路上。”文公说：“调转车回去。”那个赶车人说：“我听说碰到吉祥就迎上去，遇到不祥就进攻它，现在前面有不祥之物，请允许我带领跟随我的人进攻它。”晋文公说：“不行。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天子如果梦见恶事就修道德，诸侯若梦到恶事，就修治政事，大夫若梦到恶事，就治理好官吏，百姓若梦到恶事，就



加强自身修养。如果这样做,那么灾祸就不会到来。现在我行为有过失,而上天招来大蛇向我显示凶兆,我如果攻打它,是违逆上天之命。”于是回去斋戒一宿后向宗庙请罪说:“我实在不才,不能遵从道德,这是我第一条罪状。执掌政权的大臣不贤明,身边的侍从不好,是我的第二条罪状。治理政事不严谨,百姓不诚信,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农业生产搞得不好,使百姓受苦,是我的第四条罪状。祭祀不虔敬庄重,祭品不洁净,是我的第五条罪状。请祖上允许我启用贤明而有才能的人,彰明品德恭行善事,来引导百姓,不要再犯前面的错误。”于是修明政治。过了三个月,梦见上天杀了大蛇,说:“你怎么敢挡住圣明君王的道路?”晋文公醒来后,派人去察看,蛇已经腐烂了。晋文公很高兴,信奉自己行事原则并不懈地实行,终于成了诸侯的霸主。所以说:见到凶兆而以仁德相迎,凶兆反过来变成福了。

楚怀王心矜好高人^①,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②。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③。梁王御,宋王参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④。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⑤,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震动,昼旅而夜乱^⑥。齐人袭之,楚师乃溃。怀王逃适秦,克尹杀之西河^⑦,为天下笑。此好矜不让之罪也,不亦羞乎!

【注 释】

- ① 楚怀王:战国楚威王之子,名熊槐。矜:骄傲。高人:高于人。
- ② 伯王:即霸王。伯:同“霸”。
- ③ 编而先马:排列为前驱。
- ④ 使:随从。随:跟着。上文之“参乘”即负责保卫工作的力士,亦作“车右”。
- ⑤ 为用:为之效力。劝:鼓励。
- ⑥ 昼旅:白天集中成为军队。夜乱:夜间散去。



⑦ “克尹”句与史实不符，未知何据。西河：秦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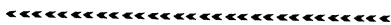
【译 文】

楚怀王傲慢喜欢名高于人，行事无道却要享有霸王的称号。用金属铸成人像诸侯国君的模样，并使大国君王排列成队作前驱，梁王赶车，宋王作参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诸国君王，都如同随从跟着小步疾走。诸侯听说这件事认为不妥，所以兴兵攻打楚国。楚怀王看到士民不肯效力，便征发万人服徭役，要去盗挖国人的坟墓。国人听了震动，白天汇集成军队，夜间便叛乱。齐国军队偷袭它，楚军于是大败。楚怀王逃到秦国，克尹在西河杀了他，（楚怀王的遭遇）被天下人耻笑。这便是高傲不谦让的罪过啊，不是值得羞愧吗？

齐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①。桓公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②，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③。桓公归，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桓公问于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车而令燕君还，乃割燕君所至而与之，遂沟以为境而后去^④。诸侯闻桓公之义，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诸侯，莫不乐听；抚兴天子，莫不劝从^⑤。诚退让，人孰弗戴也！

【注 释】

- ① 翟人伐燕：翟人即狄人（史书所说的山戎）伐燕，齐桓公救燕复其君位之事发生在春秋鲁庄公三十年即公元前664年。而齐侯始霸在公元前681年，与此说不合。
- ② 孤竹：旧孤竹国所在之地。今河北省滦县附近。孤竹殷商时国名，后为齐国所灭。
- ③ 召公：即燕召公，姓姬，名奭。复召公之位就是恢复了燕国的西周诸侯国地位及周朝辅臣之位。



- ④ 沟:挖沟渠作边境之标记。
⑤ 劝从:尽力跟随。劝:勉力。

【译 文】

齐桓公始霸诸侯时,北狄进攻燕国,齐桓公因为燕被侵事而北伐狄人,一直到孤竹才返回,回来后恢复了燕国周朝辅臣之位。齐桓公回齐国时,燕君送桓公,进入齐国国境一百六十六里。齐桓公问管仲:“依礼制,诸侯王相送走出国境吗?”管仲回答说:“不是天子,不送出国境。”齐桓公说:“这样看来那么燕君因为对我的敬畏而失礼了,我担心后代人以为我救了燕国就欺负它。”于是下车让燕君回去,于是割燕君所进入的齐国土地给予了燕国,因而挖沟渠作为边境线之后才离去。诸侯听到齐桓公这样讲道义,虽然嘴上不说,可是心里都敬服他。所以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没有一个诸侯不乐于听他的;扶持周天子复兴,没有一个诸侯不尽力相从的。他诚信而谦让,谁又不拥戴他呢!

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①,诏置酒飧群臣^②,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③,因行践败而去^④。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

【注 释】

- ① 昆弟:兄弟。
② 飧群臣:以酒食招待群臣。飧:以酒食招待人。
③ 陈履状善:把鞋子摆得很整齐的样子。陈:摆投,排列。
④ 践:一作“残”。践败:踢乱。

【译 文】

秦二世胡亥做公子时,有兄弟数人。秦王下诏置办酒肉招待



众大臣，秦王召唤诸公子先赐给食物使归去。胡亥走下台阶，看到群臣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样子，便趁走过之机踩得乱七八糟而离开了。诸侯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叹息的。等到秦二世胡亥继承了皇位，大家都知道天下人会唾弃他。

孙叔敖之为婴儿也^①，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②，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③，天报以福。”人闻之，皆谕其能仁也^④。及为令尹，未治而国人信之。

【注 释】

- ①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楚庄王时曾任令尹，有令名。
- ② 两头蛇：状似有两个头的蛇，据说人见此蛇必死。
- ③ 阴德：暗中积德，暗做善事。
- ④ 谕：知晓，明了。

【译 文】

孙叔敖还是小孩的时候，到外面游玩后回家，忧愁得不吃饭，他母亲询问原因，流着泪回答说：“今天我看到一条长有两个头的蛇，我怕离死期没几天了。”他母亲问：“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回答说：“我听说看到两头蛇的人会死掉，我担心别人再见到它，已经把它杀死掩埋起来了。”他母亲说：“不要担心，你不会死的。我听说，暗中积德的人，上天会用福佑来报答他。”人们听说了这件事，都知道孙叔敖能行仁德。等到他做楚国令尹时，还没开始治理国家，国人都信任他。



贾谊新书卷第七

先 醒^①

怀王问于贾君曰^②：“人之谓知道者先生^③，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④，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不学道理^⑤，则嘿然昏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由，恇恇然犹醉也^⑥。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⑦，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醒也^⑧。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

【注 释】

- ① 此文是贾谊做梁怀王太傅时与梁怀王的一次谈话，通过历史故事说明做君王的任贤纳谏及正视自己之不足的重要性。
- ② 怀王：即汉梁怀王刘揖，汉文帝小儿子。时贾谊为其相。贾君：指贾谊。
- ③ 道：指治国和立身行事的原则、道理。一“知道”前有“为”字。
- ④ 博号：总的说法、称呼，泛称。
- ⑤ 世主：在位一般的君主，当时掌权一般的君主。
- ⑥ 恇恇(tún tún)：浑然无知。



⑦ 寤(wù):同“悟”,醒悟,觉醒。

⑧ 辟:同“譬”,比如。

【译 文】

梁怀王向贾君问道:“人们称懂得治理国家和处世立身等道理的人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贾君回答说:“这只是个总的说法,大者为君主,中者为卿大夫,下者是普通百姓,这些人均可以称先生。至于它更确切的称呼,不应该叫先生,而应该叫先醒。那些当政的君主不学习治国和处世之道,默默地在得失好坏方面昏庸无知,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浑浑噩噩地如同喝醉了酒一样。可是那些贤明的君主却学习请教知识不厌倦,喜欢治国处世之道从不满足,在懂得道理方面非常突出。因此国家不曾太平时,知道怎样让它太平;国家尚未动乱时,便知道出现动乱的原因;国家尚未安定时,知道怎样才能让它安定的道理;国家未出现危机时,知道会发生危机的原因。因此非常清楚地首先觉察到国家存亡的原因了,所以叫做先醒,就如同大家都一样醉了有独自先醒过来的人一样。所以当世的君主有首先清醒过来的,有后醒过来的,还有始终清醒不过来的。

昔楚庄王即位^①,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治而外施教^②,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③。当是时也,周室坏微,天子失制,宋郑无道,欺昧诸侯。庄王围宋、伐郑^④。郑伯肉袒牵羊^⑤,奉簪而献国^⑥。庄王曰:‘古之伐者,乱则整之,服则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与晋人战于两棠^⑦,大克晋人,会诸侯于汉阳,申天子之辟禁^⑧,而诸侯说服^⑨。庄王归,过申侯之邑^⑩,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曰:‘臣斋而具食甚洁^⑪,日中而不饭,臣敢请罪。’王喟然叹曰:‘非子之罪也。吾闻之曰: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伯^⑫,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⑬,不谷恐亡无



日也。吾闻之，世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⑭？’故庄王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智在身而自错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此之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注 释】

- ① 楚庄王：楚穆王之子，名侣或旅，春秋五霸之一。
- ② 治而外：潭本作“辟草而”，今从。辟(pi)草：谓开辟国土。
- ③ 狱讼：即诉讼案件。
- ④ 庄王问宋、伐郑：据《史记·楚世家》载，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楚庄王 17 年（前 597）和 20 年（前 594）。《左传·宣公》十一至十四年亦载此事。
- ⑤ 郑伯：即郑襄公。因郑是伯爵国家，故郑国国君皆可称郑伯。肉袒：脱去上衣露出肢体，以示请罪。
- ⑥ 奉饗：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宣公篇》认为是“奉识”之讹，“识”即“志”字，为郑之国书地图之类。此说合于文意，今从之。
- ⑦ “乃南”句：指晋楚邲之战，这次战争发生在鲁宣公十二年（前 597）。两棠：即邲地，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与荥阳间。
- ⑧ 辟(bi)禁：法令。
- ⑨ 说：同“悦”，高兴。
- ⑩ 申侯：春秋时小国名，姜姓国家，侯爵，故称。后申为楚所吞并。
- ⑪ 斋：即斋戒，古人在祭祀或其他重大活动前，为表虔敬，要沐浴更衣，去除杂念，禁戒葱蒜等带有强烈刺激性食物，不与妻妾同居等活动为斋戒。具食：准备膳食。
- ⑫ 伯：同“霸”，称霸诸侯，做霸主。
- ⑬ 不谷：古代帝王谦称自己，意为不善，不好。
- ⑭ 为：反问句句末语气词。

【译 文】

从前，楚庄王刚即位，自我反省三年，来研究思考行政的得失。之后便摒弃邪僻之臣而任用忠诚正直之士，让有才能者做事有成就以后再任以重要官职，对内治理国家政令，向外拓展土地，并实



行政治教化,因此百姓富足,人民戮力一心,路不拾遗,国家没有诉讼案件。在这个时候,周王朝势力衰败不堪,天子的命令得不到推行,宋国和郑国无道,欺骗蒙蔽诸侯。于是楚庄王包围宋国,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袒露身体表示谢罪诚服,还牵羊奉书向楚庄王献上郑国。楚庄王说:‘古代攻伐它国,如果被伐之国混乱,就要加以整顿,如果被伐之国已经顺服,就要舍弃而不占领,并不是要求得好处。’因此没有接受。于是又同晋国在稍南的两棠发生战争,大败晋军。在汉水之北与诸侯会盟,申明周天子的法令,诸侯都心悦诚服。楚庄王回国时,经过申侯的都邑,申侯向他进献饭食,到了中午楚庄王仍不吃。申侯便请罪说:‘我斋戒以后才准备饭食,非常洁净,时至正午了尚不吃饭,我冒昧地向您请罪。’楚庄王长长地叹息说:‘不是你的过错。我听人说:如果国君是贤明的君王,而又有太师加以辅佐,便可在天下称王;如果国君是中等国君,且有太师佐之,便可为诸侯盟主;如果国君为下等君王,而且大臣又不如国君,则灭亡。如今我是下等君主,而众大臣又不如我,恐怕楚国灭亡之日不远了。我又听说,世世代代都有贤明之人,当今天下必然有贤明之人,可是我单单没有得到,像我这样活着,还为什么要吃饭呢?’因而楚庄王以战争让大国威服,以义行让诸侯随从,忧伤恐惧,智慧圣明而自己以为不够贤明,希望找到贤明之人辅佐自己,太阳到了正中午却忘了吃饭,可以算是圣明之君了。这便叫做‘先醒悟为什么知道存亡的道理’,这是先醒悟过来的。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①,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致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②,衣苴布^③,食藜藿^④,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⑤。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⑥,此后醒者也。



【注 释】

- ① 宋昭公：春秋时宋成公之子，名杵臼。鲁文公八年立，十六年被杀，在位九年。史籍不载出亡、复国事，不知谊之所本。
- ② 革心：改变想法。革：更改，改变。
- ③ 苴(jū)布：粗麻布。
- ④ 饘餼(lín jùn)：粗劣食物。
- ⑤ 谥(shì)：谥号。帝王及有地位的人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表现追加的名号。德圣皆明称为“昭”。
- ⑥ 寤：通“悟”，觉悟，省悟。

【译 文】

从前宋昭公逃亡到了国境，长长地叹息道：‘唉！我知道逃亡的原因了。我披衣而立时，服侍者有数百人，没有不说我美丽的；我施政行事时，朝臣有千余人，没有不说我圣明的。我在朝廷内外都听不到我有什么过错，我因此才到了这种地步，我处于今天的困境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了。’因此便改变心志和行动，穿麻布衣服，吃粗劣食物，白天学习治国为人之道，晚上再研习。两年后，美名传遍宋国。宋国人用车子把他接回来并恢复了他的王位，他终于成了贤明的君主，谥为昭公。已经出亡之后，才觉悟到图存的办法，这便是后醒悟的。

昔者虢君骄恣自伐^①，谄谀亲贵，谏臣诘逐^②，政治踳乱，国人不服。晋师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泽中，曰：‘吾渴而欲饮。’其御乃进清酒，曰：‘吾饥欲食。’御进腍脯梁糗^③。虢君喜曰：‘何给也？’御曰：‘储之久矣。’曰：‘何故储之？’对曰：‘为君出亡而道饥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对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谏？’对曰：‘君好谄谀而恶至言^④，臣愿谏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谢曰：‘臣之言过也。’为间^⑤，君曰：‘吾之亡者，诚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贤也。’虢君曰：‘贤，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对曰：‘天下之君



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独贤也，故亡。’虢君喜，据式而笑曰^⑥：‘嗟，贤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于山中居，饥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块自易^⑦，逃行而去。君遂饿死，为禽兽食，此以亡矣^⑧，犹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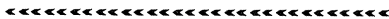
故先醒者，当时而伯；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为虎狼食。呜呼！戒之哉！”

【注 释】

- ① 虢(guó):春秋时诸侯国名,又称北虢,姬姓。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被晋国所灭。自伐:自夸,自我吹嘘。
- ② 诘逐:斥责驱逐。
- ③ 膾(duàn)脯:加有姜桂的干肉。梁糗(qiǔ):干饭。
- ④ 至言:最正确的话。
- ⑤ 为间:不久,一会儿。为:有。
- ⑥ 据式:靠着轼。式:同“轼”,车前部供扶手用的横木。
- ⑦ 块:土块。一本无“易”字。
- ⑧ 以:通“已”,已经。

【译 文】

从前北虢国君骄横放纵自我夸耀,奉承讨好的人受亲近被重用,劝谏之臣被斥责驱逐,政治混乱,国民不顺从。晋军攻打虢国,都城中人不加保卫,国君逃亡,到了草甸子上,说:‘我渴了想喝水。’给他赶车的人进献上清酒。又说:‘我饿了想吃饭。’赶车的人又献上加有姜桂的干肉和干饭。虢君很高兴地说:‘哪里来的?’赶车人说:‘早就储备好了的。’又问:‘为什么要储备?’回答说:‘为了防备您逃亡路上饥渴。’虢君说:‘知道我要逃亡吗?’回答说:‘知道。’虢君又问:‘知道为什么不劝谏?’答曰:‘君王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真话,我想劝谏,又怕在虢国灭亡前我就被杀了。’虢君脸色骤变。赶车人赶快说:‘我的话说错了。’过了一会儿,虢君说:‘我今天亡国,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赶车人回答说:‘您不知道啊,您之所以



亡国,因为是非常贤明的君主。’虢君又说:‘若贤明,是保存国家的条件,现在却亡国了,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的国君都不好,他们都忌恨您单单地贤明,所以才亡国。’虢国君王高兴了,靠在车轼上笑着说:‘啊,贤明本来这样痛苦啊!’于是徒步行走来山中住下,饥渴疲乏,头枕在赶车人的腿上睡着了。赶车人换上土块让他枕着,逃跑了。虢君于是饿死了,被禽兽吃了。这便是已经亡国了,仍然没有悟出亡国的原因,这就是没有醒过来的。

所以先醒的,当时便能称霸诸侯;后醒的,三年之后能复君位;不醒的,头枕着土块死去,被虎狼吃掉。唉!要引以为戒啊!”

耳 痹^①

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②,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败^③,倍道则死^④,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⑤。

【注 释】

- ① 此文通过春秋时期吴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及其遭遇,说明任何人做事都必须顺天循道,尤其是对诛伐之事更应慎而又慎,以顺天道合民意,否则必遭天谴。
- ② 枉:歪曲,弯曲,偏斜,害:祸患。
- ③ 阳:同“佯”表面上,明面。错:通“措”,施予。之:犹于。
- ④ 倍:同“背”,背离,背弃。
- ⑤ 诬:欺骗,欺瞒,蒙骗。

【译 文】

我私下里听说:眼睛看到的是正直而嘴上说偏斜就会出现祸患,表面上说把好处施予百姓却以恶加于人就会出现祸乱,背离正



道就会死亡,遮挡住光线就昏暗,蒙骗神灵又违逆人道,那么上天一定毁坏他要做的事。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①,王杀其父而无罪,奔走而之吴,曰:“父死而不死,则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补^②,则过计也,与吾死而不一明,不若举天地以成名^③。”于是纡身,而乃适阖闾,治味以求亲,阖闾见而安之,说其谋^④,果其举,反其听^⑤,用而任吴国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岁时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尤^⑥,天下服而无御^⑦,四境静而无虞。然后忿心发怒,出凶言,阴必死^⑧,提邦以伐楚^⑨,五战五胜,伏尸数十万,城郢之门,执高兵^⑩,伤五藏之实^⑪,毁十龙之钟^⑫,搃平王之墓^⑬,昭王失国而奔,妻生虏而入吴^⑭。故楚平王怀阴赋,杀无罪,殃既至乎此矣。

【注 释】

- ① 楚平王:名弃疾,又名熊居,史又称楚子居,楚子。楚共王之子,鲁昭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六年死,在位十四年。楚平王杀伍奢及伍尚事在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
- ② 死而非补:意为死又于事无补,即没有用处,没有意义。
- ③ 举:这里是震动,惊动之意。上文之“与”为“与其”义,选择连词。
- ④ 阖闾:吴公子,名光,弑吴王僚自立。
- ⑤ 反:或以为“及”字之讹,今从。
- ⑥ 尤(yóu):同“尤”,怨恨。
- ⑦ 御(wù):同“牾”,违背,抵触。
- ⑧ 阴必死:暗中发誓,誓死而为之。
- ⑨ 提邦:率领全国军队。邦:国家。
- ⑩ 高兵:当指楚国高库所藏武器。
- ⑪ 五藏:为五仓。实:财物。
- ⑫ 十龙之钟:铸有十条龙的大钟,当为楚国重要珍宝。
- ⑬ 搃平王之墓:《史记·伍子胥列传》:吴兵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尸。



⑭ 妻生虏：活捉楚女为妻。

【译 文】

从前楚平王有臣子叫伍子胥，楚平王杀了他父亲伍奢，可是伍奢并没有罪，伍子胥逃奔到吴国，说：“父亲死了，儿子如果不去死，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可是如果儿子死得却没有价值，那么这种为父而死的打算则是错误的，与其我死得不明不白，不如做出惊天动地之事而成就声名。”于是便屈身于吴，这时正赶上吴王阖闾备办酒食招待亲近之人，阖闾召见并安慰他，对他的伐楚谋略感到高兴，肯定了他的举动，接受了他的想法，重用他并委以国家政事。百姓们都听从朝廷命令而没有过错，庄稼都依季节获得丰收而没有收成不好的情况，各级官员都公正无私，上下级都彼此和谐没有矛盾，天下人都顺从而没有违逆之事，国家四周边境都平静没有战争危险。这样之后才表现出心中的仇恨愤怒，发出即使遇到不幸也要复仇的誓言，暗中下定必死的决心，出动全国军队攻打楚国。吴军五战五胜，楚国倒在地上的士兵尸体达几十万，在郢都之门旁筑城，手执楚国高库中各种武器，毁坏楚人仓库中各种财物，毁坏了楚国的十龙之钟，鞭挞了楚平王的坟墓。楚昭王丢弃了国家逃亡，吴军把虏到的楚国女俘当作吴人的妻妾带到吴国。所以楚平王暗藏残害他人之心，滥杀无辜，灾祸才到了这种地步。

子胥发郁冒忿^①，辅阖闾而行大虐。还十五年，阖闾没而夫差即位^②，乃与越人战江上^③，棲之会稽。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饮腑水^④，易子而食。于是履屨戴壁^⑤，号咷告毋罪^⑥，呼皇天，使大夫种行成于吴王^⑦，吴王将许，子胥曰：“不可。越国之俗，勤劳而不愠，好乱胜而无礼^⑧，溪徼而轻绝^⑨，俗好诅而倍盟，放此类者，鸟兽之侪徒，狐狸之丑类也，生之为患，杀之无咎，请无与成。”大夫种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⑩，割白马而为牺，指九天而为证，请妇人为妾，丈夫为臣，百世名宝



因闲官为积，孤身为关内诸侯，世为忠臣。吴王不忍，缩师与成，还谋而伐齐。子胥进争不听，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称善累德以求民心。于是上帝降祸，绝吴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调，置社稷而分裂，容台榭而掩败，犬群噪而入渊，麋衔菹而适奥^①，燕雀剖而虻蛇生^②，食芦菹而蛭口^③，浴清水而遇蚤^④。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⑤，目抉而望东门，身鸱夷而浮江^⑥，怀贼行虐，深报而殃不辜，祸至乎身矣。越于是果逆谋负约，袭剡夫差^⑦，兼吴而拊。事济功成，范蠡负室而泛五湖^⑧，大夫种系领谢室^⑨，渠如处车裂回泉^⑩。自此之后，句践不乐，忧悲荐至^⑪，内崩而死。

【注 释】

- ① 发郁冒忿：释放出郁闷和愤怒。郁：郁结，郁闷。忿：愤怒，悲愤。
- ② 没(mò)：同“歿”，死。
- ③ “乃与”二句：此言吴败越之事发生在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4。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又名防山或栋山。
- ④ 腑水：即腐水，腐肉之水。腑：通“腐”。
- ⑤ 甃(pi)：一种砖。
- ⑥ 唸(yīn)：同“吟”，咏叹，呼喊。毋：通“无”，没有。
- ⑦ 种：即文种，越国大夫，与范蠡一起辅越王勾践雪耻灭吴。
- ⑧ 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以为“胜”为衍文，今从。
- ⑨ 溪徼而轻绝：卢文弨认为“徼”当作“礲”，今从。溪礲：苛刻，刻薄。
- ⑩ 沫(huì)泣：以泪洗脸，形容泪流满面的样子。沫：洗脸。
- ⑪ 菹(zū)：枯草，草。奥：猪圈的角落。
- ⑫ 虻(huǐ)：同“虺”，毒蛇。
- ⑬ 芦菹：泛指青菜。
- ⑭ 蚤(chài)：蝎子之类的毒虫。
- ⑮ “何笼”句：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主张“何”训为“揭”，“投”为“杀”字之讹文，“水”为衍文。据下文“身鸱夷而浮江”，此绝不是投水，故当从刘说。
- ⑯ 鸱(chī)夷：皮口袋。这里用为动词，以皮口袋盛装。



- ⑰ 剉(cuò):挫伤,挫败。这里用为打败义。
- ⑱ 范蠡:春秋楚国宛地人,字少伯。后为越国大夫,越被吴败后,辅佐越王勾践奋发图强,终灭吴国。灭吴后感到勾践之为人,只可与其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去越至齐。经商致富,在陶地长期居住,称朱公。五湖:太湖及附近湖泊。
- ⑲ 系颈:指被捆绑。谢室:即请室,囚禁有罪官吏的房间。
- ⑳ 渠如:即《吴越春秋》之“句如”,越国大臣。回泉:越国地名。
- ㉑ 荐:不断,屡屡。

【译 文】

伍子胥释放出郁闷愤怒情绪,辅佐阖闾做了非常残暴的事。回到吴国十五年,阖闾死去而夫差继承王位,于是与越国在长江上交战。越王败而退居到会稽山上,越王困窘到几乎吃山上野草饮腐水易子而食的程度。于是便毁掉官舍带着玉石宝器,大声喊叫没有罪,且高呼苍天,派遣大夫文种到吴国去讲和。吴王夫差要答应越国讲和,伍子胥说:“不行!越国的习俗,勤劳而不怨愤,喜欢叛乱而不讲礼仪,刻薄寡义而又轻易做出绝情之事,喜欢海誓山盟而又易背弃盟约。像这样的人,是鸟兽的同伙,狐狸的同类,让他们活着就会成为灾祸,杀了他们却没罪过,请不要和他们讲和。”越国大夫文种捶胸号哭,泪流满面满嘴诚信,宰杀白马作为牺牲而盟誓,指九天为证,请求以越国女人做吴王君臣之妾,以越国男人为吴王之臣民,并把越国百世稀有珍宝进献给吴国作为国库积存,越王本人也只身做关内侯,世世代代为吴国忠臣。吴王不忍心灭掉越国,便退兵同越国达成和约,回到吴国谋划攻打齐国之事。伍子胥进一步诤谏而不听,忠言不被吴王采纳。越国同吴国已经达成和约,便对越国内积善累德以争取民心。在这时,上帝降下灾祸,于浙江断绝吴国的昌运,吴国君臣相违逆不和谐,社稷荒废而分裂,君臣意见分歧,于台榭被打败;吴国出现以下异常情况:犬成群地嚎叫着奔入深渊,猪口衔草而跑到墙角处,燕雀卵被分割而毒蛇



出现,吃青菜又多有蚂蟥,用清水洗浴却碰到蝎虫。伍子胥看到情况已不可挽回,便举器械而自杀,让人抠出眼珠放到郢都东门之上,尸体被装入皮口袋抛至江中。他存有残害人的心思而又行残暴,残忍地为父兄报仇而又殃及无罪之人,所以灾祸才降临到自己身上。越王在这时果然违背和约,偷袭吴国,射伤夫差,吞并了吴国,并对人民加以抚卹。战争获胜目的达到,范蠡带着家室归隐五湖之中,大夫文种被捆缚而投入牢房,渠如在回泉被处车裂。从此以后,勾践整日闷闷不乐,忧愁悲伤接连袭来,内脏崩裂而死。

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间^①,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②,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③,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

【注 释】

- ① 广虚幽间:言虚旷而漫无目标。
- ② 重(chóng)袭:层层掩藏。袭:掩藏,躲藏,埋藏。
- ③ 其牧芒:管理天下如茫茫无所知。

【译 文】

所以上天的诛伐,并不是虚旷而没有针对性的(而是针对罪人),即便是在荒远无人之处,即便是居住在乱石的层层掩藏中,它也一定知道谁该诛伐吧!如果人间的诛伐之事合理而诛杀该杀的罪人,即使杀掉三军也不会受追究,如果诛杀不该杀的人,即使杀一个普通百姓,你的罪责上天也知道。所以说:“皇天虽然在极高处,它的闻听却能听到低处的情况,它视天下好像茫无所知,实则看东西却非常明察。”所以凡是一个人自行做事时,不可以不谨慎从事啊。



谕 诚^①

汤见设网者四面张^②，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③？”令去三面舍一面^④，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网，今之人循绪^⑤，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⑥”。士民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而况我乎！”于是下亲其上。

【注 释】

- ① 该篇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的叙述，说明君王的行为对国家政治、对臣民、对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强调君王的诚信、仁爱的重要作用。
- ② 汤：即商汤。
- ③ 桀：夏桀。
- ④ 舍：设置，张设，布设。
- ⑤ 循绪：学习做网之事。循：“脩”字之误。脩，通修。
- ⑥ 犯命：违反劝告，有背上天命令。

【译 文】

商汤看到布网捕禽兽的四面都布上网，并祷告说：“从天上下来的，从地上出来的，从四方到来的，都进入我的网中。”商汤说：“唉呀！都捕捉完了，如果不是夏桀又有谁会这样呢？”让布网人撤掉三面只留一面，并告诉它祷告说：“蜘蛛结网，如今的人们遵行他们留下来的办法，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愿意往高处飞的就高飞，愿意往下的就往下，我请网住那些自投罗网的。”士民听到这些说：“商汤的恩惠施到禽兽身上了，更何况我们呢！”因此



臣民都亲近商王。

楚昭王当房而立^①，愀然有寒色^②，曰：“寡人朝饥时，酒二酌^③，重裘而立，犹愀然有寒气^④，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振饥者。居二年，阖闾袭郢，昭王奔隋^⑤。诸当房之赐者，请还致死于寇。阖闾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赖楚^⑥，曳师而去。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

【注 释】

- ① 楚昭王：楚平王之子，名壬。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515）立，哀公六年（前 488）卒，在位二十七年。房：旁室。古代堂，中为正堂，左右为房。
- ② 愀（qiǎo）然：脸色变动的样子。
- ③ 酌（dàn）：“觶”的异体字，小酒杯。
- ④ 愀（cǎn）然：凄楚的样子。
- ⑤ 隋：古代诸侯小国，旧址在今湖北省隋县。春秋后期为楚国所并。
- ⑥ 赖：占领，占据。

【译 文】

楚昭王面对旁室站着，脸色变作显出寒冷之意，说：“寡人早晨饥饿，当时饮了两小杯酒，穿上两层皮衣站在这里，仍然凄苦感到寒气袭人，我的百姓们又会感到怎么样呢？”当天便拿出国家库房中皮衣给挨冻的人，拿出粮仓中的粮食来赈济挨饿的人。过了两年，吴王阖闾攻打郢都，楚昭王逃亡来到隋国。那些当时被楚昭王在旁室而立时所赏赐的人，请求回到楚国，同吴寇决一死战。阖闾一夜五次搬迁睡觉地点，不能够长期占领楚国，率军离去。楚昭王能回到楚国恢复王位，是由于在旁室站立时对面姓施恩德的结果。

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屣决背而行失之^①。行三十步复旋取屣，及至于隋，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屣乎^②？”昭王曰：“楚



国虽贫，岂爱一踦屨哉^③？思与偕反也^④。”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注 释】

- ① 决眚：指鞋的帮底相连处断裂。
- ② 踦屨：单只鞋，一只鞋。
- ③ 爱：吝惜，舍不得。
- ④ 反：同“返”，返回，回去。

【译 文】

从前楚昭王同吴国人作战，楚军战败，楚昭王逃跑时，鞋帮断裂而在逃跑时丢了。走了三十步后，又回去寻找回那只鞋子，等到了隋国，身边的人问道：“君王又怎么吝惜一只鞋呢？”昭王说：“楚国虽然贫穷，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是想和它一起返回楚国。”从此以后，楚国再没有遗弃东西的习俗了。

文王昼卧^①，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朽骨也^②，速以王礼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视之，信有焉^③。文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吏曰：“此无主矣，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倍之也^④？”士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朽骨，况于生人乎！”于是下信其上。

【注 释】

- ① 文王：即周文王。
- ② 陬(zōu)：角落，脚儿。
- ③ 信：确实，的确。
- ④ 倍：同“背”，违背，背叛，背弃。



【译 文】

周文王白天睡觉，梦见有人登上城墙招呼自己说：“我是城东北脚儿的枯骨，快以诸侯王的礼仪来葬我。”文王说：“好！”醒了之后，唤来官吏去察看，那里确实有具枯骨。周文王说：“尽快用君王的礼仪埋葬他。”官吏说：“这是个不知身份的人，请用五大夫的葬礼埋葬他。”周文王说：“我在梦中已经答应了他，怎么能背弃说过的话呢？”士民们听到这件事，说：“我们的君王不因为是梦中答应的，就违背其对枯骨的许诺，更何况对于我们活着的人呢！”因此臣民们都信赖周文王。

豫让事中之君，智伯灭中行氏，豫让徙事智伯，及赵襄子破智伯，豫让剂面而变容^①，吞炭而为哑，乞其妻所而妻弗识。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卧，见不全身，人谓豫让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仇，何无耻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躯以为智伯^②，何其与前异也？”豫让曰：“我事中之君，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③。夫众人畜我^④，我故众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陷吾以鼎实^⑤，举袂而为礼^⑥，大夫国士遇我，我固国士为之报。”故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

【注 释】

- ① 剂面：割破脸。剂：割破，切坏。
- ② 糜(mí)躯：使身体烂。糜：烂，碎。
- ③ 关：门闩。
- ④ 畜(xù)：同“蓄”，养。这里有对待之义。
- ⑤ 陷：当为“啗”字之讹误。啗：“啖”之异体字，啖：吃，这里用为使动。鼎实：即鼎中所盛食物。实：同“食”。
- ⑥ 袂(mèi)：衣袖。

【译 文】



豫让侍奉中行君，智伯灭了中行氏，豫让转而侍奉智伯，到了赵襄子击败智伯，豫让便割破脸皮改变容貌，吞入炭火使嗓子变哑，他到妻子处讨饭，连妻子都不认识他。于是埋伏起来行刺赵襄子，多次都未成功。赵襄子对此十分担忧，连吃饭也不香甜了，一夜要多次变换睡觉之处，觉得所看到自己的身体都不是全身。有人对豫让说：“您不为中行氏而死，反而侍奉他的仇人，为什么无耻得这样严重？现在却一定要粉身碎骨为智伯报仇，为什么同前面的态度这样不同？”豫让说：“我侍奉中行氏君，他给我帷布当衣服穿，给我门插当枕头。他像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对待一般人的态度对待他。到了我侍奉智伯时，他把自己的衣服分给我，给我鼎中的精美食品吃，他对我也有礼节。智大夫用对待国士的态度对待我，所以我要像国士那样报答他。”所以说“士为了解自己的人而效死，女子为喜爱自己的男人而打扮”，这并不是无稽之谈，所以问题在于主子如何对待臣民罢了。

退 让^①

梁大夫宋就者^②，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梁之边亭劬力而数灌^③，其瓜美，楚麻而希灌^④，其瓜恶。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之瓜之恶也。楚亭恶梁瓜之贤已，因夜往，窃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⑤，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曰：“恶！是何言也？是讲怨召祸之道也^⑥。恶！何称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莫令人往^⑦，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于是梁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⑧，则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具以闻^⑨。楚王闻之，怒然丑以志自愾也^⑩，告吏曰：“微搔瓜^⑪，得无他罪



乎？”说梁之阴让也^⑫，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⑬：“报怨以德。”此之谓乎！夫人既不善，岂足效哉？

【注 释】

- ① 本文以所辑录的两则故事，赞美了谦让和节俭的美好品德，间接批评了损人利己和奢侈享乐思想。
- ② 梁：即魏国，自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迁到大梁（今开封）后，便有此称。宋就：战国时魏大夫，具体生平不详。
- ③ 劬（qù）力：尽力，努力，竭力。劬：勤劳。数（shuò）：多次，屡次。
- ④ 窳（yǔ）：懒惰。
- ⑤ 尉：这里指边邑长官。
- ⑥ 讲：即“构”，结。
- ⑦ 莫（mù）：同“暮”，晚上。每：一作“诲”。
- ⑧ 行瓜：巡视瓜田。行：巡行，巡视。
- ⑨ 具以闻：全部将此事报告给楚王。
- ⑩ 怨然：惋惜状。丑：羞愧。昏：胡涂。
- ⑪ 微：如果不是。表示否定假设。这里是除此以外的意思。
- ⑫ 说（yuè）：同“悦”，高兴，欢喜。阴让：暗中谦让。
- ⑬ 老子：即春秋时楚国人老聃。曾做过周朝藏书室史官。据说今之《老子》即《道德经》为其所作。文中所引语句见《老子》第三十六章。

【译 文】

梁国大夫宋就为边境地区的县令，所管之县同楚国相邻。梁国的边亭守卫者和楚国边亭的守卫者都种瓜，且各有一定数量。梁国边亭守卫者尽量努力经常浇灌，所以瓜长得好，而楚国边亭驻守者懒惰很少浇灌，所以他的瓜长得不好。楚国县令因为梁国边亭瓜长得好，而嫌自己的瓜长得不好。楚国边亭驻守者嫉妒梁国边亭之瓜比自己的好，因此便夜里到梁亭瓜地里，偷偷地掐梁亭之



瓜,均有枯死的。梁亭驻守者发觉了,便向县尉请示,也想偷偷到楚国边亭瓜地里,用掐坏楚亭之瓜加以报复。县尉向宋就请示了这件事,宋就说:“唉!这是什么话?这是结怨招祸的作法。唉!为什么把话说得这样过分?现在我教给你办法,一定要每天晚上派人到楚亭瓜地里,偷偷地为楚亭夜间好好浇灌他们的瓜,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亭驻守者便每天夜里前去,偷偷地浇灌楚亭之瓜。楚亭驻守者早晨巡视瓜田,却都已浇灌过了,瓜一天天长好了。楚国边亭驻守者感到奇怪便察看,原来却是梁亭驻守者所为。楚国县令听说这种情况,非常高兴,便把梁亭驻守者夜间浇瓜之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楚王。楚王听说了这件事,很悔恨,并对自己的糊涂感到羞愧,告诉官吏说:“除了偷掐人家瓜,就没有其他罪过吗?”对梁国边亭暗中谦让感到高兴,便用丰厚礼物致歉,并请求同梁王交厚。楚王时而称赞梁王,认为他诚实,因此说梁国和楚国的交谊,是由宋就促成的。谚语说:“转失败为成功,变祸患成幸福。”老子说:“以德报怨。”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别人既然做得不好,怎么能去仿效呢?

翟王使使至楚^①。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②。上者三休^③,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国亦有此台乎!”使者曰:“否。翟,窳国也^④,恶见此台也?翟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累^⑤,茆茨弗剪,^⑥采椽弗刮^⑦。且翟王犹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⑧,翟国恶见此台也?”楚王愧。

【注 释】

- ① 翟(dí):即“狄”字,当时北方部族名。
- ② 章华之台:楚国台榭名,楚灵王所造,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
- ③ 三休:休息多次。
- ④ 窳(jù)国:贫穷国家。窳:贫穷。
- ⑤ 壤陛:土台阶。累:层,重。



- ⑥ 茆茨(máo cí):用茅草盖得屋顶。茆:通“茅”,茅草。茨:用芦苇、茅草盖得屋顶。剪:修剪,修整。
- ⑦ 采椽:以柞木作的椽子。采:同“栎”,柞木。椽:露在房檐外边的支撑木。
- ⑧ 大佚(tài yì):过于安乐。大:同“太”;佚:同“逸”,安逸,安乐。

【译 文】

北狄国王派使者到楚国,楚王想要向他夸耀,所以在章华台上以酒宴招待使者。上章华台的人要歇息好几次才能到达台上。楚王说:“狄国也有这样的高台吗?”使者回答:“没有。狄国是个贫穷的国家,怎么能看到这样高大的台呢?狄王自己盖的宫室,堂高三尺,土制台阶三层,茅草盖的屋顶都没有修剪整齐,柞木椽子也没削刮。而且狄王尚认为盖房子的人太辛苦,居住的人很安逸。狄国怎么见到这样高大的台子呢?”楚王听后很羞愧。

君 道^①

纣作桎数千^②,睨诸侯之不谄己者^③,杖而桎之。文王桎桎囚于羑里^④,七年而后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于河,民输桎者以手撒之,弗敢坠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狱常拥此^⑤。”故爱思文王,犹敬其桎,况于其法教乎?

【注 释】

- ① 此文阐述了圣明君主应修德顺天爱民的思想及其作用,认为国君应备之德就是“反修之于己”“反求之己”。
- ② 桎:一种木制手铐。
- ③ 睨(nì):斜眼看。这里是窥视到、探听到之义。



- ④ 桎梏:手铐和脚镣,这里用为动词戴上桎梏。羑(yóu)里:古代地名,商代重要监狱设于此,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 ⑤ 狱:指羑里之监狱。拥:这里是戴的意思。

【译 文】

纣制造手铐几千件,窥视诸侯中不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便施以杖刑并给他戴上手铐。周文王曾被戴上手铐脚镣囚禁在羑里之狱中,七年之后才被释放。直到周武王打败了商朝,已经平定了天下,命令商朝百姓拆除手铐脚镣把它投到黄河中冲走,殷民送来手铐的,用手拆除,不敢摔到地上,他们跪到河水中,不敢投掷到水里。解释说:“以前周文王在监狱常戴着它。”因为思念爱戴周文王,尚且还要敬重他所戴过的手铐,更何况对于他推行的法令政教呢?

《诗》曰^①:“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辅翼贤正,则身必安也。又曰:“弗识弗知^②,顺帝之则。”言士民说其德义^③,则效而象之也^④。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爱其死,不惮其劳,从之如集。《诗》曰^⑤:“经始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有志为台,令匠规之^⑥,民闻之者裹粮而至,问业而作之,日日以众。故弗趋而疾,弗期而成。命其台曰灵台,命其囿曰灵囿^⑦,谓其沼曰灵沼^⑧,爱敬之至也。《诗》曰^⑨:“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皓皓。王在灵沼,于仞鱼跃。”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⑩,故禽兽鱼鳖咸若攸乐^⑪,而况士民乎!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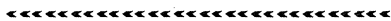
- ① “济济”二句:见《诗经·大雅·文王》,句意为:那众多的臣下,使文王因此而安宁。济济:众多而整齐的样子。士:周朝异姓臣子。
- ② “弗识”二句:《诗经·大雅·皇矣》作“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意为:文王不知不觉地遵循了上帝的法则。
- ③ 说(yuè):同“悦”,喜欢。



- ④ 象之:以之为榜样。象:法式,榜样,典范,规范。
- ⑤ “经始”句及下四句皆见于《诗经·大雅·灵台》,大意为:周王要建造灵台,百姓们都来建造它,没有多长时间便建成了,周王虽然下令说不要太急切,可是百姓却很快到来。经:修建,建造。灵台:周朝台榭名,故址位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攻:建造,营建。亟:急切,急迫。子:通“孜”(依高亨《诗经今注》说),急速,急切。
- ⑥ 匠:专指木匠。匠规:原作“近境”,依《诸子平议》改。
- ⑦ 命:犹名,命名。灵囿(yòu):周朝园囿名,当在灵台附近。囿:古代帝王蓄养鸟兽的园林。
- ⑧ 灵沼:周代池沼名,亦在西安市附近。
- ⑨ “王在”六句:亦见《诗经·大雅·灵台》。大意为:君王来到灵囿中,看到鹿都伏在那里。所有的鹿都那样肥美且皮毛亮丽,白羽毛的鸟那样洁白光亮。君王来到灵沼时,满沼中鱼儿翻腾跳跃。”麇(yōu)鹿:母鹿。濯濯:肥美而润泽。仞:通“仞”,满。
- ⑩ 洽:沾润,浸润,滋润。
- ⑪ 咸若攸乐:都跟着高兴。攸:所。

【译 文】

《诗经》里说:“由于有众多异姓大臣的辅佐,周文王因此得以安宁。”说的是辅佐之人贤达正直,就会自身安宁。《诗经》又说:“文王不知不觉中遵循了上帝的法则。”说的是士民们喜欢周文王的德和义,就效仿他并以他为准则。周文王心里所想的,要去实现的,百姓们就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辞辛苦,跟随他去实行其愿望就如同群鸟集于树上。《诗经》说:“周王要修造灵台”,“百姓们都去建造,不久便建成了。周王曾说不要建造得太急,但百姓们却急忙到来了。”周文王有意建造灵台,让木匠规划它,百姓们听说了都带着干粮络绎而至,询问明白了自己应干的活,就急忙干起来,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所以不用催促他们快做,不用规定时间,很快就建好了。人们给那个台榭取名叫“灵台”,叫那个园囿为“灵囿”,称那个池沼叫“灵沼”,是对周王敬爱到极点的标示。《诗经》说:



“周王来到灵囿，群鹿都安祥地伏在那里。所有的鹿都肥美且皮毛亮丽，白羽毛的鸟儿是那样洁白发亮。周王来到灵沼，满沼的鱼翻腾跳跃。”周文王的恩惠都施到禽兽身上，沾润到鱼鳖身上，所以禽兽鱼鳖才这样娴雅快乐，更何况士民了！

《诗》曰^①：“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圣王之德也。《易》曰^②：“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言士民之报也。《书》曰^③：“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鹄^④，而反修之于己，君国子民者^⑤，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

【注 释】

- ① “恺悌”二句：二句并不出自一首诗，恺悌君子：《诗经·大雅·旱麓》作“岂弟君子”，意为平易近人的君子。岂弟：恺悌之本字，平和近人。民之父母：出自《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其前一句是“乐只君子”，而非“恺悌君子”。
- ② “鸣鹤”二句：见《周易·中孚·九二》，意为：一只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伙伴也跟着和鸣。子：对对方的亲密称呼，这里指其同伴。
- ③ “大道”四句：今本《尚书》无之，当为《尚书》逸文。亶亶：同“坦坦”，平坦。以：用。
- ④ 鹄(gù)：箭靶子。
- ⑤ 君国：统治国家，主宰国政。子民：爱民。子：通“慈”，爱，慈爱。

【译 文】

《诗经》说：“和蔼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说的是圣明君主的德行。《易经》说：“一只鹤在树阴处鸣唱，它的伙伴也随之和鸣。”说的是士民对君王的报答。《尚书》说：“大道平坦宽阔，它距离身体不远，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它，但只有舜才利用它。”如果射不中目标，不要责求箭靶不正，要反过来加强自身修养。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君主，如能反过来责求自己，那么做君主之道就具备了。



贾谊新书卷第八

官 人^①

王者官人有六等^②：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③，六曰厮役^④。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人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谓之师。知足以为砥砺^⑤，行足以为辅助，仁足以访议，明于进贤，敢于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扬美^⑥，谓之友。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⑦，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于乡曲^⑧，道语谈说不忤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业，服一介之使能合两君之欢，执戟居前能举君之失过，不难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贪于财，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谋，君有失过，虽不能正谏以其死持之^⑨，憔悴有忧色，不劝听从者^⑩，侍御也。柔色伛偻唯谏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⑪，厮役也。故与师为国者帝^⑫，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⑬，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

【注 释】



- ① 此文论述君王授官职的标准以及对待各类官员仆役等人的态度,体现了贾谊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
- ② 官人:授人官职。
- ③ 侍御:古代帝王或其他有身分有地位之人的侍从。
- ④ 厮役:为人驱使的奴仆。
- ⑤ 砢(lóng)砺:磨砺,磨,研磨。这里指使人变得敏锐有才干。此及上文“知”同“智”,智慧。
- ⑥ 扬美:传扬美名,使美名传播开。依文例“美”后当有者字。
- ⑦ 死之:为之死,为君效死。
- ⑧ 忤:惭愧,愧。乡曲:即乡里。
- ⑨ 正谏:直言相谏。
- ⑩ 不劝听从:不勉强顺从。
- ⑪ 眇眇(yá zì):指微小的事情。
- ⑫ 为国:治理国家。为:治理,统治。
- ⑬ 伯(bà):同“霸”,称霸,为诸侯盟主。

【译 文】

做君王的人授予辅佐之人官职有六种情况:第一类叫做师,第二类叫做友,第三类叫做大臣,第四类叫做左右,第五类叫做侍御,第六类叫做厮役。智慧足以成为源泉,行为足以成为准则和表率,向他请教问题则能够解答,向他索求则能满足,此人进入他人的家中则是以使人得到尊崇,进入他人国家则足以使这个国家成为他国所尊崇的国家,叫做师。以知识授予人足以使人变得锐利有才干,行为足以辅助君王,仁惠足以成为咨询的资本,其明智足以推举贤人,敢摒退不肖之人,对内辅佐君王可以纠正君王之过失,对外又可以显扬君主之美名,这样的人叫做友。知识计谋足以谋划国家大事,行为足以成为百姓的表率,仁德足以使上上下下都和谐欢乐,国家有法度能够守护得住,国君有难则能为其解除其危难而死,坚持职守节操,刚直得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以私情护短,这样的人便是大臣。修身正行,无愧于乡里,谈吐议论不愧于朝廷,其



智能胜任所担当之事业,担当一个友好使者能使两国国君关系合谐,在国君身边担当陪侍,能够指出君王的过失,不把用自己的死来保卫君王当作难事的人,就是左右。对于财物不贪吝,对于女色不淫邪,事奉国君不敢有二心,在君王身边时不敢泄露君王的密谋,国君有过失,虽然不能直言相谏用死来纠正其过,却能劳苦而有忧愁之色,不勉强听从君命者,是侍御。脸色和悦身体弯曲,只对阿谀奉承,唯命是听,在君王身前身后侍奉君王的人,便是厮役。因此说,同师一起治理国家的可以称帝,同友一同治理国家的可以称王,同大臣一同治理国家的可以为诸侯霸主,同左右共同治理国家的,国家强盛,同侍御共同治理国家的或存或亡,同厮役共同治理国家的,国家的灭亡指日可待。

取师之礼,黜位而朝之^①;取友之礼,以身抚焉;取大臣之礼,以皮币先焉;取左右之礼,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礼,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礼,以令召矣。师至,则清朝而侍^②,小事不进;友至,则清殿而侍,声乐技艺之人不并见;大臣奏事,则徘优侏儒逃隐^③,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左右在侧,声乐不见;侍御者在侧,子女不杂处。故君乐雅乐,则友、大臣可以侍;君乐燕乐^④,则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开北房从薰服之乐^⑤,则厮役从。清晨听治,罢朝而议论,从容泽燕^⑥。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是以听治议论,从容泽燕、矜庄皆殊序^⑦,然后帝王之业可得而行也。

【注 释】

- ① 黜位:离开座位。
- ② 清朝:洒扫朝堂。
- ③ 徘优:宫廷中供君王取乐的歌舞艺人。侏儒:身材矮小的人。
- ④ 乐:演奏。燕乐(yuè):燕私之乐。
- ⑤ 北房:即北宫,王后的宫室。薰服:香薰的衣服,此指妓乐。
- ⑥ 泽燕:安闲快乐。



⑦ 矜庄:端庄持重。殊序:不同的次序。

【译 文】

选择师的礼节,要离开座位朝拜之;待友的礼节,要亲自抚慰之;选择大臣的礼节,要先赐以礼物;选择左右的礼节,要选派使者聘问;选择侍御的礼节,要招他来;选取厮役的礼节,是用诏令召至。师来到时,就要洒扫朝堂以等待之,此时小事不奏请;友到来时,就要洒扫殿堂来等待他,弹奏乐器和歌舞艺人等不与之一起见君王;大臣奏事时,则俳优侏儒要回避,弹奏乐器者和歌舞艺人在一起奏事;左右在君王身旁时,歌舞艺人不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侍御者在君王身边时,男女不可以杂处。所以君王欣赏高雅之乐时,友和大臣可以陪侍;君王欣赏燕私之乐时,左右及侍御者可以陪听;君王进入后妃宫室,听妓乐所奏之乐时,则厮役伴随于侧。清晨听朝,罢朝而议论时,君王从从容容安适快乐,直到晚上进入后宫,欣赏歌妓所奏之乐。因此听朝奏政及罢朝议论,从从容容地享受安适快乐及端庄持重等都有不同次第和场合,这样之后帝王的大业才能通达成功。

劝 学^①

谓门人学者^②,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③。独何与^④?然则舜偃俯而加志^⑤,我僇慢而弗省耳^⑥。

【注 释】



- ① 此篇阐述今之门人学子应珍惜今天的大好学习条件,刻苦学习的道理,文末以“时难得而易失,学者勉之”之警句,作为对门人学子的希望,可谓语重心长。
- ② 学者:求学之人,学习的人。
- ③ 宽徇:通达机敏。
- ④ 与:同“坎”,疑问语气词。
- ⑤ 僇俯(mǐn miǎn):积极进取,努力。
- ⑥ 儻慢(tǎn màn):散漫放纵,贪图舒适。

【译 文】

对弟子及求学的人说,虞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开启人的视听,表达心意,站立行走,虞舜和我的天性等情况相同。可是虞舜却有圣贤的名声,又有英明圣贤君子的实际,而我竟没有传播于邻里的好声音,以及机警通达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虞舜有积极进取的志向,我却放纵安逸而又不能自我省悟而已。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洁^①,则过之者莫不睨而掩鼻^②,尝试傅白黛黑^③,榆狭陂^④,杂芷若^⑤,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⑥,从容为说焉。则虽王公大人,孰能无怵憚养心而巛一视之^⑦。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过之有掩鼻之容也。

【注 释】

- ① 西施:春秋后期越国美女名,传说越国为吴国战败后,越求得美女西施献于吴王,后越灭吴,西施同范蠡归隐。后人以西施为美女之称。
- ② 睨(nì):斜眼看,形容鄙视。
- ③ 傅白黛黑:指修饰打扮。
- ④ 榆狭:卢文昭疑为“陕输”之倒误,今从。陕输:流盼貌。陂(bēi):倾斜不平的样子。
- ⑤ 若芷:香草名。



- ⑥ 佻:同“姚”,美好的样子。
 ⑦ 隤憚(tù tán):忧愁困苦的样子。巔:当为“顛”字之误。

【译 文】

凭西施的美丽还蒙受不洁之名,经过她身边的人没有不斜眼而视并捂鼻以示鄙弃的。她进行粉饰打扮,眼睛顾盼流视,佩花戴草,益于照视,适于巧笑,身态优美心志善良,行为从容为人喜爱。这种情况即使王公大人,又有谁能不感到忧苦哀伤,而又修养心性甘愿一睹其美貌呢?现在凭诸位之才能,而蒙受智慧愚昧之名,我恐怕从诸位身边经过有掩鼻鄙夷之状。

昔者南荣趺丑圣道之忘乎己^①,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②,弥道千余,百舍重茧,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进^③,而后敢问,见教一高言,若饥十日而得大牢焉^④。是达若天地^⑤,行生后世。

【注 释】

- ① 南荣趺:即《庄子》中的南荣趺,传说中的人物。丑:以为丑,耻辱。
 ② 坌(bèn)昌:顶着飞扬的尘土。楚棘:即荆棘。
 ③ 夔(kuí):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夔立蛇进:形容敬畏的样子。
 ④ 大牢:即太牢,牛羊猪各一头。
 ⑤ 达若天地:通达及天地。

【译 文】

从前南荣趺以圣道不及己身为耻辱,所以跋涉山川,穿过荆棘,走过的路程超过千余里,百里一止宿,脚掌磨出层层老茧,却不敢长时间休息。已经见到老聃之后,惊喜得如同见到了慈父,像大雁那样飞行避开影子,像夔那样站立,像蛇那样匍匐前行,然后才



敢发问。聆听到一句高论,如同饥饿十日后而得到一个太牢,这样就如同通达天地,其学说通行于后世。

今夫子之达佚乎老聃^①,而诸子之材不避荣跣^②,而无千里之远、重茧之患。亲与巨贤连席而坐,对膝相视,从容谈话,无问不应。是天降大命以达吾德也。吾闻之曰:时难得而易失也。学者勉之乎!天禄不重^③。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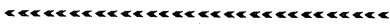
- ① 夫子:指张苍,老聃:即老子。佚:通“轶”,超过。
② 诸子:同学后生。
③ 天禄:天赐的福禄。重(chóng):再次,再来,重来。

【译 文】

现在夫子学识通达超过了老聃,可是你们诸位的才能也不比南荣跣逊色,但没有行走千里之远,脚上结满层层老茧的祸患。亲自同大贤连席而坐,并可促膝互视交谈,娓娓而谈,被问到的问题没有答不出来的,这是上天要降下重要使命而使我辈品德高尚通达。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时机难得却极易失去。学习者一定要努力!上天所赐福禄并不再来。

道 术^①

曰:“数闻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实也,请问道者何谓也?”对曰:“道者,所从接物也^②,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



平素而无设施也^③；术也者，所从制物也^④，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

【注 释】

- ① 本文以问答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道术，并论述了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具体运用，体现了贾子“道为虚，术为用”的思想。
- ② 接物：接触认识和处理外物，包括人事。
- ③ 设施：措置，安排。
- ④ 制物：控制外物。

【译 文】

问曰：“多次听说过道这个名字，而不知道它的实际，请问道说的是什么？”回答说：“道是用来接触处理外物的，它的最根本叫做虚无，它的细微末节叫做术。虚是说它精细隐微，平时没有措置之处；术是用来制约外物的，表示的是动和静的规律和理据。所有这些都是道的内容。”

曰：“请问虚之接物，何如？”对曰：“镜仪而居^①，无执不臧^②，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③，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④，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衅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⑤，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

【注 释】

- ① 镜仪：指行事要有公正的标准、规则。
- ② 无执不臧：做事情没有不执意某事，也无所隐匿。
- ③ 衡虚：指设立的行事标准公正没有私情。
- ④ 清虚：清静虚无。
- ⑤ 鞠：推究，推阐。



【译 文】

问曰：“请问道虚接触外物的情形怎样？”回答说：“平常处事要有严格公正的规度和准则，什么也不偏私、不隐匿，美的和不美的都让它显现出来，它们各自处于相应的位置。处理事情时要像秤称物公平而不徇私情，处事平静，则轻者重者都悬起来，各得其所。圣明君主面向南端正一切，清静虚无，好的声名自然取得，好的事物的实际自然确定，就如同镜子中影和物，如同称的秤和所称量东西一样。事物有裂隙要弥合之，有了正确行为就要按样子去做，对于外物要推究到它的本源，还要广行公平允当。这就是道虚之接触处理外物。”

曰：“请问术之接物何如？”对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①，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②，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举贤则民化善，使能则官职治，英俊在位则主尊，羽翼胜任则民显^③，操德而固则威立，教顺而必则令行^④，周听则不蔽^⑤，稽验则不惶^⑥，明好恶则民心化，密事端则人主神。术者，接物之队^⑦。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故圣人尊之。夫道之详不可胜述也。”

【注 释】

- ① 肃：恭谨，庄严。
- ② 贞：讲诚信。
- ③ 羽翼：比喻身边辅佐者。显：显贵。
- ④ 必：已诺之事就要坚决实行。
- ⑤ 周听：广泛地听取意见。
- ⑥ 稽验：全面考核验证。
- ⑦ “接物”句：意谓术是与外物交接的方式做法。



【译 文】

问曰：“请问道术接触处理外物怎么样？”回答说：“人主仁爱而国内和谐，所以国之士民没有不相亲爱的；人主如果做事合于义，国家就治理得好，所以国之士民则没有不驯顺的；人主如果有礼仪，国内民众就恭谨，所以国之士民就没有不相敬重的；人主如果有诚信，国内民众就坚持操守讲信誉，所以国内士民就没有不忠诚的；人主如果公正，则国之民众顺服，所以国内士民就没有不拥戴的；人主若依法行事，国内人民就有规矩，所以士民没有不为其辅助者。如果推举贤者任职，那么人民就会变得向善，任用有才能之人，政事就治理得好，英才俊士居于官位，那么人主地位就受尊崇，辅助者胜任其职，百姓也会地位上升，操行品德建立，君主威望就会得以建立，教化实行有诺必践，国家命令就会得以推行，广泛听取意见则不被蒙蔽，全面考察检验则不被欺瞒，在上者明白人们之好恶，则民心易接受教化，做事机密则人主神秘。道术是接交外物的原则和方式。凡掌握重要权柄之人做事一定谨慎，推行政令之人一定出言谨慎，这样一来，就很少有过错了。这些便是道术处理外物的根本原则。它作为本源则没有穷尽的时候，它应对变化则运用自如没有理穷之处，所以圣人尊奉它。那道术精深广博，不能详述。”

曰：“请问品善之体何如^①？”对曰：“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嚚^②。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心省恤人谓之惠，反惠为困^③。兄敬爱弟谓之友，反友为虐。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为敖^④。接遇慎容谓之恭，反恭为媠^⑤。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慢。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衷理不辟谓之端，反端为昉^⑥。据当不倾谓之平，反平为险。行善决衷谓之清，反清为浊。辞利刻谦谓之廉^⑦，反廉为贪。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



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以己量人谓之恕，反恕为荒^⑧。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厚志隐行谓之洁，反洁为汰^⑨。施行得理谓之德，反德为怨。放理洁静谓之之行，反行为污。功遂自却谓之退，反退为伐。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⑩。行充其宜谓之义，反义为憍^⑪。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合得密周谓之调，反调为戾。优贤不逮谓之宽，反宽为阨。包众容易谓之裕，反裕为褊^⑫。欣慙可安谓之焜^⑬，反焜为鹜。安柔不苛谓之良^⑭，反良为嗜^⑮。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袭常缘道谓之道，反道为辟^⑯。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勉善谓之慎^⑰，反慎为怠。思恶勿道谓之戒，反戒为傲。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亟见窅察谓之慧^⑱，反慧为童^⑲。动有文体谓之礼，反礼为滥。容服有义谓之仪，反仪为诡。行归而过谓之顺，反顺为逆。动静摄次谓之比^⑳，反比为错。容志审道谓之伺^㉑，反伺为野。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论物明辩谓之志辩，反辩为讷。纤微皆审谓之察，反察为旄^㉒。诚动可畏谓之威，反威为囿^㉓。临制不犯谓之严，反严为轶^㉔。仁义修立谓之任^㉕，反任为欺。仁义诚必谓之节^㉖，反节为罢^㉗。持节不恐谓之勇，反勇谓之怯。信理遂恹谓之敢^㉘，反敢为掩^㉙。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克行遂节谓之必，反必为怛^㉚。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谓道也。

故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这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

【注 释】

- ① 品：各种，各类。体：外部表现形式。
- ② 畷(yín)：愚顽，不慈爱，恶。
- ③ 困：对人刻薄寡恩。
- ④ 敖：傲慢，轻狂，不守规矩。
- ⑤ 媠(xiè)：轻慢，亲近不庄重。
- ⑥ 防(páng)：邪曲，不端庄。



- ⑦ 辞利刻谦:拒绝物利言辞谦让。
- ⑧ 荒:对人苛刻。
- ⑨ 汰:污浊,不高洁。
- ⑩ 戾:凶暴,恶毒。
- ⑪ 懵(méng):昏昧无知,亦作“懵”。
- ⑫ 褊:褊狭,狭隘。
- ⑬ 欣懽:和乐,和悦。温:温和,慰藉。
- ⑭ 良:和悦。
- ⑮ 啮:苛刻,刻薄。
- ⑯ 辟(pì):邪僻,不合于正道。
- ⑰ □□勉善:何本、周本作“佹勉就善”,今从之。
- ⑱ 窵(tiǎo)察:深察,详察。
- ⑲ 童:愚昧,幼稚,浅陋。
- ⑳ 摄次:合于节律,比:齐同,整齐。
- ㉑ 侗(xián):娴雅。
- ㉒ 旄:同“眊”,视物不清。
- ㉓ 囷(yùn):通“恇”,厚重,浑厚。
- ㉔ 辘(zhèn):一作“輶”,輶:软弱。
- ㉕ 任:恩信,以恩德树立威望。
- ㉖ 节:准则,规度,节度。
- ㉗ 罢(pí):无准则,无节操。
- ㉘ 倏(xiān):同“铩”,锋利,锐利。
- ㉙ 掩:隐匿,隐藏。此指畏缩不前。
- ㉚ 怛:优柔寡断,不果敢。怛:一作“怛”。

【译 文】

问道:“鉴定各种善的标准怎样?”回答说:“对子女亲爱并做对他们有利的事叫做慈爱,跟慈爱相反叫做凶顽。子女对双亲亲爱做事对双亲有利叫做孝,跟孝相反的情况叫忤逆。对人亲爱又利人是由内心发出的叫做忠,与忠相反者叫做背。省视和体恤别人



叫做惠,跟惠相反者叫刻薄寡恩。兄长敬爱弟弟叫做友善,与友善相反者叫做虐,弟弟敬爱兄长叫做悌,与悌相反者叫做简慢无礼。待人接物表面端庄叫作恭,与恭相反者叫做亲昵不庄重。待人接物内心虔诚庄严叫做敬,与敬相反者叫做简慢。言行守法不二叫做贞,与贞相反者叫做动摇不定。言语所承诺的能够实现叫做信,与信相反者叫做变易。内心不邪辟叫做端正,与端正相反者叫做邪曲。正当不斜叫做平,与平相反者叫做倾斜。行为善良且内心没有淤阻叫做清,与清相反者叫做浊。对于利益自动拒绝刻意谦让叫做廉,与廉相反者叫做贪。广泛地兼顾而不贪求一己私利叫做公,与公相反者叫做私。正直不邪曲叫做正,与正相反者叫做邪枉。用他人的言行来审视和要求自我叫做度,与度相反者叫做妄。用自己的想法推想别人叫做恕,与恕相反者叫刻求于人。对人恻隐怜悯叫做慈,跟慈相反者叫残忍。志向高远隐居不仕叫做高洁,与高洁相反者叫做污浊。行为合于理叫做德,与德相反者叫做怨。按公德情理行事行为高洁叫做善行,与善行相反者叫做污行。功成主动激流归隐叫做退,与退相反者叫做居功自傲。对人宽厚对自己严厉叫做谦让,与谦让相反叫做贪昧。广泛地爱人叫做仁德,与仁德相反者叫做暴戾。行为适当叫做义,与义相反者叫做昏聩不明。刚柔适当叫做和,与和相反者叫做乖戾。合和得周密严谨叫做调,和调相反者叫做相背离。优待贤者惟恐不及叫做宽泛,和宽泛相反者叫做狭隘。包含容纳万事万物叫做宽裕,与宽裕相反叫做褊狭。和乐能安定外物叫做合和,同合和相反者叫做顽凶不群。安乐和柔不苛刻叫做良,与良相反者叫做刻薄。遵行法理叫做循规蹈矩,同循规蹈矩相反者叫做不遵规矩。遵行常规叫做行正道,与行正道相反者叫做不合于道。广博地纠正自己的奢侈行为叫做俭,与俭相反者叫做奢侈。用度不过当叫做节省,与节省相反者叫做浪费。勤勉为善叫做自励,与自励相反者叫做怠惰。担心有恶行而不行恶叫做戒惧,与戒惧相反者叫做放纵。深深地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叫做智,与智相反者叫做愚。能及时预见和详察叫



做慧,同慧相反者叫做浅陋无知。行为有规章可循叫做礼,与礼相反者叫做无节度。仪态服饰有规度叫做仪,和仪相反者叫做随意无规度。举止行为合理适当叫做顺,与顺相反者叫做悖逆。动和静有节律次序叫做齐整,与齐整相反者叫做错乱。仪态和心志都合于道叫做娴雅,与娴雅相反叫做粗野。辞令适宜叫做典雅,与典雅相反叫做鄙陋。议论事物善于雄辩叫做善辩,与善辩相反者叫做木讷。细小的东西都看得清叫做善于辨察,与善于辨察相反者叫做昏惑不明。行为果决可怕叫做有威势,与有威势相反者叫做窝囊。处理国政时不可犯颜叫做恩信,与恩信相反者叫做软弱。仁义树立起来叫做恩信,与恩信相反者叫做欺枉。仁义确立后一定实行叫做有节操,与有节操相反者叫做无节操。持节出使不害怕叫做勇,同勇相反者叫做怯。坚信正义便行事果决叫做敢,与敢相反就是畏缩不前。对心志操行坚信不疑的叫做诚信,与诚信相反者叫做疑虑不诚。能实行地就实行以实现节操叫做果决,与果决相反者优柔寡断。所有这些都是善的本体,是所谓的道。

所以能坚守道的叫做士,爱好道的叫做君子,深切地了解道的叫做明智者,遵行道的人叫做贤者,既明又贤的人,这便是圣人。

六 术^①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 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②,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③,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④,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



【注 释】

- ① 此文从传统文化中以六为度的观念出发,主张任何事物均以六为准,以六为法,以数度之六解释天地、阴阳、人事万物。其实,所谓诸事以六为度,以六为法,只是一种观念,并无其他科学根据。
- ② 内度:内在的标准。下文之“业”为标志义。
- ③ 外遂:表现于外的形式。
- ④ 六行: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六行”当作“六律”。

【译 文】

德有六理,什么叫六理呢?道、德、性、神、明、命,这六个方面就是德的六理。这六理是无处不在的,已产生的事物这六理存在于所产生的事物之内,因此阴阳、天地和人都把这六理作为自身的标准,这内在的东西要有其外在形式,就叫做六种法则,六法藏于德之内部,就会发生变化而表现于外,这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六术,所以叫做六种行为方式。因此阴阳有六个月的节令,天地有上下四方的情况。人有仁、义、礼、智、信之善行,这六种行为相和则乐兴,乐兴表现为六个方面,这便是六种表现形式。阴阳、天地的运行,不改变这六种情况,所以能与六法相合。人们谨遵循这六种做法,就可以合于六法。

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①,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入之情以之为真^②。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③,谓之六艺^④。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⑤。艺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体六行故也,故曰六则备矣。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



【注 释】

- ① 道:同“导”,教导。至:知道,了解。
- ② 真: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认为“真”当为“慎”,“慎”通“顺”,今从。
- ③ 与:俞樾《诸子平议》认为此“与”为“兴”字之误,今从。
- ④ 六艺:这里指文中所举《诗》《书》《易》《春秋》《礼》《乐》六种儒家经典。
- ⑤ 反合:不合,违背,背离。

【译 文】

然而人虽有六种行为方式,但都细小难以了解,只有先王能辨别。一般人都不能自行了解,因此一定要得到先王的教化,才知道如何去实行。因此先王为天下人设置教化,依据人们具备和缺少的,来加以教导,导之以情,顺其性而施教。因此这样做以六法为根据,以六行为外在形式,以振兴《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经》《乐经》六种典籍的思想内容作为大义,这便是六艺。让人根据这些内容加强自身修养,修养好了就形成六种善行了。六行不正,则又与六法相背离。艺之所以有六个方面,是因为要仿效六法而实现六种善行的缘故,所以说只要达到六个方面就够了。这六个方面不仅仅是六艺的本源,其他的事情也以六为准则限度。

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①。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②,唱和相应而调和^③,调和而成理谓之音。声五也,必六而备,故曰声与音六。夫律之者,象测之^④,所测者六,故曰六律。

【注 释】

- ① 六律:古代用十二个长短不同的竹管审定乐音的高低,把乐音分为十二



类,阳声六类叫六律,阴声六类叫六吕。

- ② 五声:古代五个音阶——宫、商、角、徵(zhǐ)、羽,又称五音。
- ③ 唱和(hè):领唱或领奏之音和随唱伴奏之音。
- ④ 象测:测试审定(音律)的体现形式。

【译 文】

音乐的声音与和声以六为根本,以阴阳的节律为准则。因此一年十二个月,分为阴阳,阴阳各有六个月。因此定声音的乐器用十二钟(即十二律),每钟(律)相当于一个月,其中六种属阴声,六种属阳声,这是区分声音的方法,音律也是由此而产生,所以才叫做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调相调和,以便阴阳、天地及人发生清越美妙的声音,使之同六行、六法之道相合。因此宫、商、角、徵、羽五声,此唱彼和之声相协调,互相协调形成曲调规则叫做音。音阶有五个,必须有六个才完备,所以说音节和曲调应有六个。那定音律,是用声音测试审定,测试的结果有六音,所以叫六律。

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世别离分为六亲^①。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②。何为三庙?上室为昭,中室为穆,下室为孙嗣令子。各有其次^③,上下更居三,庙以别,亲疏有制。丧服称亲疏以为重轻,亲者重,疏者轻,故复有粗衰、齐衰、大红、细红、缙麻备六^④,各服所当服。夫服则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乱也。

【注 释】



- ① 别离：谓子孙繁衍而分出别居。
- ② 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始祖以下同一宗族男性依辈分在宗庙中按奇昭偶穆的顺序排列，左为昭，右为穆。
- ③ 有：以，李本即作“以”。
- ④ 粗衰(cuī)、齐(zī)衰、大红(gōng)、细红、缙(sī)麻：均丧服名，这是按亲疏关系由重到轻的排列方式排列。衰：同“缋”，麻布丧服。红：通“功”，古丧服称“大功”、“小功”。

【译 文】

人的亲属也是以六准则。人有六种亲属，六亲中最初叫父亲，父亲有两个儿子，二个儿子是兄弟，兄弟又有儿子，儿子间为从父兄弟，所以是从父间的兄弟；从父兄弟又有儿子，儿子互为从祖兄弟，所以是从祖兄弟；从祖兄弟又有儿子，儿子又互为曾祖兄弟，所以是从曾祖兄弟；曾祖兄弟们又有儿子，儿子们为同族兄弟，这六种亲属叫做六亲。族亲由一个人开始，后来世世代代才分别出六亲。亲属间如果不是这六种亲人，就失去了根本和末节的区分界限，因此只要达到六的准则就行了。六亲有固定的次序，不可互相超越，如果相超越就会宗族亲属关系混乱，彼此不相亲爱，因此先王设立昭穆三庙来禁止变乱。什么是三庙？上室为昭辈牌位，中室为穆辈牌位，下室为后代子孙的牌位。各自按照次序排列，上下别居；用三庙来相分辨，亲疏有规则。丧服也以亲疏来别轻重，关系亲密者丧服重，关系疏远者丧服轻，所以才有粗衰、齐衰、大红、细红、缙麻的分别，备于六种，每个人都穿戴其理应穿戴的丧服。丧服有所不同，这是先王用来禁止变乱的办法。

数度之道以六为法^①，数加于少而度出于小^②，数度之始，始于微细，有形之物，莫细于毫。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始，十毫为发，十发为釐^③，十釐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备于六，故先王以为天下事用也。

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尽以六为度



者，谓六理，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

【注 释】

- ① 数度：计算数量的单位。
- ② 小：一本作“居”。
- ③ 螿：同前面的“发”都是极小的单位词。螿：一作“螿”。

【译 文】

计算事物的单位也以六为准则。数量从少相加至多而单位词也从小单位开始，计算数量的开始，是开始于细微之量的，有形体的东西，没有比毫更细微的了。因此设置一毫作为计量单位的开始，十毫为一发，十发为一螿，十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单位词具有六种，因此先王把这些单位作为计量事物之用。

事物以六为准则限度的不可胜数。这里所说的六，用来仿效客观事物以六为限度者叫做六理，可以说是阴阳的六节，可以算作天地的六法，可以说是人的六行。

道 德 说^①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②，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写德体六理^③，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踞如窃膏谓之德^④；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康若泝流谓之神^⑤，光辉谓之明；岩乎坚哉谓之命^⑥。此之谓六理。鉴生空窍，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毕离状^⑦。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离状也^⑧。性生气而通



之以晓，神生变而通之以化，明生实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注 释】

- ① 这是一篇哲学论文，论述了道同德、性、神、明、命之关系。道虽无形，却是万物之本源，而诸物生于德，又在德中得以体现，儒学六经是德的具体体现者和记述者，又反作用于德。
- ② 生于：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认为是衍文，今从。上文“诸生”系指万事万物。
- ③ 写：卢文弨认为乃“象”字之误，今从。
- ④ 腍(jū)：干肉。此指玉的内质。窃膏：脂肪，油脂。
- ⑤ 康：同“濂”，水虚盈闪烁之状。泆(lì)：水流动的样子。
- ⑥ 砮(què)：一种坚硬的石头。
- ⑦ 毕离：长短参差的样子。
- ⑧ 离：网罗之丝相连。理离状：俞樾认为是“毕离状”，“理”为“毕”字之讹。

【译 文】

德有六理。什么叫做六理？回答说：道、德、性、神、明、命，这六个方面便是德之六理。世间万物都是由德生出来的，可是众生物中能同人之德性相类似的，只有美玉。同德的六理相类似者，都能在美玉身上体现出来，它们各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这里用美玉来比喻德之六理。玉润和有光泽可以照视形影，叫做道；玉之资质犹如油脂光滑洁白叫做德；厚重而润泽又有胶性的叫做性；玉色如水闪烁而流动叫做神；光亮相照耀叫做明；如岩石结实坚硬叫做命。这就是玉之六理。玉能照视的情况如同眼睛能见物和道德相通，德生出机理，通达到六德呈现长短不齐的样子。六德就是德的六理，理便是网络相连的状态。性长出精气而通于外面使人晓然，精神发生变化而表现外让人了解其变化，聪明生出本体而呈现出智慧，生命生出外在形式确然有规矩。



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①。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②;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也之高也。

【注 释】

- ① 密:密切的联系,紧密。一本无“有信”二字。
② 出:生出,表现出。

【译 文】

德有六个方面的美好品性,什么是六个方面的美好品性呢?回答是: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这六个方面便是德的六种美好品性。道是德的根本;仁是由德衍生出来的;义是德的义理;忠是德的厚重之处;信是用来坚定德的;内部紧密相连是德的高贵之处。

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①。故曰道此之谓道,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所谓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②,《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

【注 释】

- ① 固:通“故”,所以,法:一本作“法纪”,作“法”是。法:仿效,以之为法,以为仿效准则。
② 志:心意,想法。

【译 文】

六理、六美是德生出阴阳、天地、人及万物之母体,所以它成为



被它所生的一切的准则。所以以此为道便称作道，以此为德便称作德，按照这个意思去做便叫做行。所谓按这个意思去做就是德的表现形式。因此要把这些写在版牍和丝帛上叫做《尚书》，《尚书》是昌明这个意思（六理、六美）的著作，《诗经》是表达这种心意的，《周易》是对这种情况进行占卜的，《春秋》是对这种事实进行记述的，《礼经》是体现这种精神的，《乐经》是这种欢快情况的体现。祭祀鬼神，是为了求得福祐；广泛地学习和辩论是为了确立颂德之言论。

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有载物者，毕以顺理适行^①，故物有清而泽。泽者，鉴也，鉴以道之神，模贯物形^②，通达空窍，奉一出入为先，故谓之鉴。鉴者，所以能见也，见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为目，目成也形乃从。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气，莫精于目。目清而润泽若濡^③，无毳秽杂焉^④，故能见也。由此观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润，故曰“泽者，鉴也。”“生空窍，通之以道”。

【注 释】

- ① “道有”二句：“道”下原有“物”字，“理”下原有“和”字，今据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删。
- ② 模贯物形：反映出物体的形状和原物相合。
- ③ 濡：湿润，浸润。
- ④ 毳(cuì)秽：极细小的芜杂东西。毳、鸟兽的细毛，这里为细小义。

【译 文】

道没有形体，平和神秘不可测如神。道能载万物且皆顺应事理适宜于施行，所以物既清澈又润泽。润泽是可以照视的东西，用照视形体而导致神秘不可测度，模拟反映出物之形体，通达如同人体之口目，且以尊奉“道”为主旨，所以叫做鉴。鉴是可以重现出万



物之形的，能看出万物的就是眼睛。道德作用于外物，最精细微小的就是眼睛。因此万物最初具备形体的，最早分辨清楚的便是眼睛，眼睛形成了物体才接着形成。人所依靠的是气，这一切都由于眼睛表现的更充分。眼睛清澈润泽犹如受到浸润，没有丝毫杂物在里面，所以能看得真切。由此看来，眼睛足以辨察道德对事物的润泽，所以才说“泽便是鉴”，“眼睛和口等虽为空窍，却与道相通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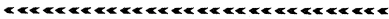
德者，离无而之有。故润则踞然浊而始形矣^①，故六理发焉。六理所以为变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则物得润以生，故谓润德。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②，未变者道之颂也^③。道冰而为德^④，神载于德。德者，道之泽也，道虽神必载于德，而颂乃有所因，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德润故曰“如膏，谓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毕离状。”

【注 释】

- ① 踞：一作“倨”。踞：本指干鸟肉，这里指聚缩。浊而：犹浊然。
- ② 物理：事物的常理，事物的内在本质。
- ③ 未：俞樾《诸子平议》认为乃“夫”字之误，今从。颂：容貌，这里指表现形式。
- ④ 冰(níng)：同“凝”，凝结。

【译 文】

道脱离虚无而到达实有的境地。所以受到润泽就形成内在本质沉聚而具有形体，所以六理就表现出来。六理发生变化而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有其形成的机理。这样万物得到润泽就形成，所以才叫做润德。德是由于发生变化由事物和内在本质而产生的，那变化者是道的表面情况。道凝结后而成为德，而德又为神的载体。



德是道的润泽所施者，道虽然具有神秘的属性，但一定以德为载体，而其之所以有其表现形式，一定有其原因，以发生变化为其变化的内在依据。变化和生成各种事物的原理，都是由道决定的，诸物各有其条理规律而又以德为其载体。德受道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情状。德是润泽的，所以说“发同油脂的叫做德”，“德生理又呈现出与六种德为网络相连的状况”。

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①，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②，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性生气通之以晓”。

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康若涑流不可物效也。变化无所不为，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涑流谓之神”“神生变，通之以化”。

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外内通一，则为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

【注 释】

- ① 专：同“抔”，聚集，凝结。
- ② 晓晓然：清晰分明的样子。

【译 文】

性是道德所造之物。万物各有其形，而道德之精华凝结为一气，由此可知道德润泽而浑厚。沉积粘连形成一体，皆在万物之中，而又于诸物未生之前就存在了，气都聚集其中，所以才叫做性，性是神和气聚合而成的。性确立后，那么神和气都清晰分明呈现出来而通达于物体之外，同外物的感应相应和，所以说“润泽深厚而粘连叫做性”，“性长出气体，通达于外而明晰”。



神是道、德、神、气从性中产生的结果，和乐得如同柔弱的水流动，是任何外物所无法比拟的。它的变化无所不成，事物的常规及众物产生的变化，都由神而化成，所以说“和乐如水的流动叫做神”，“神生变而与外物相通引起诸物的变化”。

明是神和气在内部就没有光华才叫做智，明也会有光亮现于外。外部和内部相通为一体，就有了得失，事物的机理是非，这些都是由智决定的，所以说“有光华相辉映叫做明”，“明生出外部标志，与内在的智相通达”。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度数^①，各有极量指奏矣^②，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岩然有定矣，不可得辞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则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故曰“岩坚谓之命^③”。“命生形通之以定”。

【注 释】

- ① 位分：所处的位置。
- ② 极量：最高限量。指奏：即行为规度，合宜的举止。
- ③ 故曰：此“曰”字原无，据文义补。

【译 文】

命就是万物皆得道德之施舍而生长出来的，诸生物又得到道德的润泽。性、气、神、明及其表现形式的位置、度数，各有其最高限度和合宜法则，这些都是外物受到道德影响所致，并不是嗜好欲望取舍不同才这样的。各种外物受到这样制度的限制，便有了明确的规度准则，是不能推托的了，所以说是命。万物对于命若得不到就不能产生，产生之后就有形体，有了形体以后，道、德、性、神、明便寄托于物的形体中，所以才说“坚定的规度叫做命”。“命



产生万物之形体，命与外物通达后便有明确的规度”。

所道始谓之道，所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①。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义者，理也。故曰“义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养长之而弗离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②，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则有道矣；得而守之，则有德矣；行有无休，则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谓道^③，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诸此言者，尽德变，变世者^④，理也。

【注 释】

- ① 安利：安好而有利，即使之安好而有利。
- ② 信固：坚定，坚决。易：变化，变动。
- ③ 道：读为“导”，下“德”亦得到“德”之义。
- ④ 变世者：“世”当为“也”字之误，今从《读诸子札记》改读“也”。

【译 文】

所能引导之才叫做道，所得到才能生存者才叫做德。之所以有德，是以道为其根本的，所以才说“道是德的根本”。德生育万物又养育万物，那么万物就得以安好而有利。使物安好而有利的，是仁义之行。仁义之行由德生出，所以说“仁是由德而生出的”。德衍生出理，理能确立而与万物相适合，这种适合就叫做义。义就是理，所以说“义是德之相宜之理”。德生育万物，又养育万物而使之生长不相背弃，能使外物得其所宜安好而有利。德对外物忠且敦厚，所以说“忠是德的敦厚处”。德的忠厚，确实坚定而不变易，



这便是德的固定不变的法则，所以说“诚信是德的坚定不变之处”。德由道产生出来而又适宜于理，坚持这个理就合于道，德同道的理紧密相连而不分离，所以能长养万物。万物没有什么不依恃德而生长的，这便是德的极高境界，所以说“密切是德的最高境界”。循道如果没有疏失之处，那就是有道；得到道的真谛而又能坚守住，那就是有德；按照道去做而不停止，那么义行就成了。所以说“依照道去做那就叫做道，遵行这个德便叫做德，按照这种道和德去做了便叫做行”，以上所说的这些，是竭尽了德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理据。

《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①，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②，成人事^③，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欢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乐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则安利之谓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为鬼神能与于利害^④，是故具牺牲俎豆粢盛^⑤，斋戒而祭鬼神^⑥，欲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⑦，此之志者也。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

【注 释】

- ① 循德之理：此“循”字原作“精”，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当为“循”，据文义，以俞说为是，今改。
- ② 节文：节制修饰。
- ③ 人事：人世上的各种事情。
- ④ 与于：施予。利害：偏指利，害无义。
- ⑤ 牺牲：祭祀用的牛、羊、猪。俎豆：都是祭祀时盛祭品的器皿。此指祭祀



所用食物。絜(zī)盛:盛在祭器内的粮食。

⑥ 斋戒:一作“齐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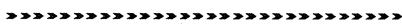
⑦ “故曰《诗》者”二句:此二句与上下文意不谐,当为衍文,故译文不译。

【译 文】

《尚书》,把德之理著述在版牍和布帛上摆设出来让人观看,记载所经历的事,所以说“《尚书》是记载这些事的著作”。《诗经》,记载德之理而阐明其意旨,让人遵行而成就功业,所以说“《诗经》是表达这种心志的集子”。《周易》,辨识人们遵循德之理或不遵循德之理而为其占卜吉凶祸福情况的,所以说“《周易》是占卜这些事情吉凶的”。《春秋》,根据以往之事是否合于德之理,而记述其成败得失,以为后世之人行事时所取法,所以说“《春秋》是记述这些事情的著作”。《礼经》,体现德理内容而写出节制和遵行的威仪规则,成全人世上各种重要事情,所以说“《礼经》是这些事情的体现者”。《乐经》,《尚书》、《诗经》、《周易》、《春秋》、《礼经》这五者之道都齐备了,又皆合于德的要求,与德相合便欢快愉乐,所以说“《乐经》是表示对这些情况欢乐心情的”。人们遵行德之理则安乐有利于身心,这便是福。没有谁不思慕福的,但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可是人心又以为鬼神能够给人以好处(即福)。因此准备牺牲、俎豆及祭祀所用谷物,斋戒之后祭祀鬼神,是为了让鬼神知道自己的心意,让人遵从其旨意而取得成功,并让鬼神予以帮助。所以说“祭祀鬼神是为了求得这样的福祐”。

德之理尽施于人,其在人也,内而难见,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陈之天下,令人观焉;垂之后世,辩议以审察之,以转相告。是故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故曰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

德毕施物,物虽有之,微细难识。夫玉者,真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见也。是以举玉以谕,物之所受于德者,与玉一体也。



【译 文】

德之理完全施之于人，它表现在人身上，为其内质而难被他人完全看见，因此先王把对德的颂扬形诸词语，来说明德之理，在天下陈述出来，让人观看；使之流传于后世，并进行论辩而认真审察，并把其内容互相转告。因此后世弟子跟老师进行请教，广泛地学习以形成通达的智慧，这样就必须明了著述的词语内容以便确立诚心，所以说“广泛地学习和论辩，为了通达其中的文辞”。

德全完施于万物，万物虽然受其施，但具体情况却细小难以知晓。只有玉才真和德相似。德之六理表现在玉身上，明了而易于被了解。因此要用玉来作比喻，万物受德之施的情况，同玉相融为一体。



- ① 鉴于秦暴政虐而很快灭亡的历史教训,贾谊在《大政》上下篇提出重民爱民的思想,并论述了重民爱民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论述了封建统治者所做所为对人民的影响。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
- ② 为命:视为性命。命:生命,性命。
- ③ 不肖:不贤,不才。
- ④ 故:假设连词,如果,下文三“故”字同。
- ⑤ 为:犹“于”也。
- ⑥ 骇:惊恐,害怕。
- ⑦ 粹:单纯,纯粹。下文“必”,一作“又”。
- ⑧ 要(yāo):考察,留意。

【译 文】

听说治理国政者,没有不把人民当作根本的,国家把人民作为根本,君王把人民作为根本,官员把人民作为根本,所以国家把是否有利于人民当作国家安全和危险的标准,国君把是否有利于人民当作享威望还是受侮的标准,官员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高贵和低贱的标准,这便叫做没有不把人民当作根本的。听说治理国政,没有不把人民当作生命的,国家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生命,君王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生命,官员也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生命,所以国家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存亡的准则,君王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昏聩还是圣明的标准,官员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贤明或不肖的标准,这就叫做没有不把人民当作自己性命的。听说治理国政,没有不以人民为功绩的,所以国家把是否对人民有利作为自己的功绩,君王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自己的功绩,官员也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自己的功绩。国家把是否对人民有利当作兴盛和衰败的标准,君王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国家强盛和衰弱标准,官员则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贤能还是不贤能的标准,这就叫做没有不把人民看作自己功绩的。听说治理国政,没有不把人民当作力量



的,所以国家把人民当作力量,君王把人民当作力量,官员也把人民当作力量。所以进行战争如果取得了胜利,那是人民要获胜;向敌人发起进攻若获得成功,那是人民要取得成功;防守若守得住,那是人民要守住的结果。所以率领民众守卫阵地,如果民众不想守住阵地,就没有守卫住的可能;若率领民众进攻敌人,而人民不想夺取,那就没有攻取的可能;如果率领民众出战,而民众不想取胜,就没有取胜的可能。如果民众为了自己的君王一与敌人交战就高兴,一进击就勇往直前地不止息,敌军一定惊恐,战争会因此而获胜。如果民众为其君主作战,一同敌人交战便惧怕,就一定会逃跑,战争会因此而失败。所以灾难和福事,并不单纯取决于天意,而一定取决于民众。唉!要慎重啊,慎重啊!对于士和民众的志向不可不考察啊!唉!要慎之又慎啊!

行之善也,粹以为福已矣,行之恶也,粹以为灾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①;被天之灾,则亦无怨天矣,行自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②。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③。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④,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⑤,而民必胜之。知善而弗行谓之狂;知恶而不改谓之惑。故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呜呼!戒之,戒之!岂其以狂与惑自为之^⑥?明君而君子乎,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然后祸灾可离,然后保福也。戒之,戒之!

【注 释】

- ① 功:成就功业,使之取得功绩。“功”一作“攻”。
- ② 殃:祸害,灾害。
- ③ 夺民时:使百姓错过农事季节。夺:使……失。时:农时,季节。
- ④ 简:简慢,慢怠。
- ⑤ 有迟有速:或早或晚。有:或。
- ⑥ 之:一作“分”。



【译 文】

行为善良就会积聚为福,行为邪恶就会聚积为灾祸。所以受到上天福祐的人,并不是上天要帮助他成就功业;遭到上天降灾的人,也不要怨恨上天,是自身行为不正得到的报应。明知道是善事却不去做,叫做不明智;明知是恶事却不加改正,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上天有固定的福祐,一定赐给有德之人;上天有固定的灾异,一定降给那些让老百姓耽误农事的人。所以对于百姓即使是地位极低的人,也不可简慢,即使最愚笨者也不可欺瞒。所以自古至今,凡与人民为仇敌者,或早或晚,人民一定能战胜他。明知是善事而不去做,叫做狂悖;明知是恶事而不加改正叫做昏庸。那种狂悖和昏庸的事,是圣明的君主应该戒备的,是君子以为愧疚的。唉!要谨慎再谨慎啊!难道要依狂悖和昏庸的标准行事吗?圣明的君主和君子啊,听说善事就如同争抢一般地去做,听到邪恶就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去改正,如此之后,灾祸就会远离,只有这样以后,才能得到上天保祐和福祿。对此要慎之又慎啊!

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①。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②,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哉,戒之哉! 诛赏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③,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④。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⑤,故愚民可劝也^⑥,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 慎其下,故诛而不忌,赏而不曲^⑦,不反民之罪而重之^⑧,不灭民之功而弃之。故上为非则谏而止之,以道弼之^⑨;下为非则矜而恕之,道而赦之^⑩,柔而假之^⑪。故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⑫。故虽昔者之帝王,其所贵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注 释】

- ① 宁:宁可,宁肯。失:错过,漏掉。
- ② 毋:不,没。见:被。
- ③ 立刑:设置刑罚。
- ④ 起:用作使动,使……激奋、奋起。
- ⑤ 倍:同“背”,背弃,违背。
- ⑥ 劝:鼓励,劝勉。这里用作被动,表被鼓励。
- ⑦ 曲:指徇私情赏不当赏者。上文“忌”为怨恨义。
- ⑧ 反:同“返”,重新,重复。
- ⑨ 弼:矫正,纠正,匡正。
- ⑩ 道:同“导”,教诲,引导。
- ⑪ 柔:怀柔,宽柔。假:宽大,宽容。
- ⑫ 则:遵守行为规则。

【译 文】

惩罚和奖赏不能不慎重,所以与其杀掉无罪之人,还不如漏掉有罪者。所以对于给人定罪的事,若有疑问就要以无罪免除处罚,对于有功者的奖赏,若有疑问就要予以奖赏。这样就不会发生没有罪而被惩处,确有功劳而得不到奖赏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啊! 惩处和奖赏一定要慎重,因而古代设置刑罚,用来禁止不良行为和教化懒惰的人。因此对于一个人定罪时若有疑问,就不要马上予以惩处,因而不贤之人会改正,对一个功劳奖赏时若有疑问,却不要背弃奖赏的许诺,所以愚昧的百姓也会得到鼓励,因此国王便有了仁德之声誉,各级官吏也有了善于治政的名声。对罪行有疑问免于惩处,这便是仁德;对赏功之事有疑问时予以奖赏,这便是诚信。对此要慎重啊,要慎重啊! 谨慎地对待臣下,所以惩罚时就不会招致怨恨了,奖赏时不徇私情,对治罪慎重不反复地处罚百姓,就会不埋没民众的功绩而遗弃他们。所以君王做了错事,臣下就能进谏并能予以制止,用正确的原则纠正之;臣下做错了



事,君王就会同情并宽恕之,以正确的原则,赦免他,并感化和宽容他。所以即使有不贤之民,也能教化并使之回到正道上。因而即使是古代的圣王,他们所看重大臣的做法,也不过如此而已。

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闻善则献之于上,知善则献之于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①。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②,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故官有假而德无假^③,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穷困及之。

【注 释】

- ① 理:治理,管理,统治。
- ② 富乐民:使民富而乐。富乐:使动用法。
- ③ 假:赐予,给予。

【译 文】

做臣下的原则是想到了好的治国之策要进献给国君,听到好的治国之策要进献给国君,了解到好的治国之策要献给国君。那人民只有国君才能领有他们,做臣下的要帮助国君管理他们。所以做臣下的以使人民富庶快乐为自己的功绩,以使人民贫穷困苦为自己的罪过。做君王的以了解发现贤能者为圣明,做官员的以爱民为尽职尽责。所以说大臣能尽职尽责,君王便会圣明,这便叫做圣明的君主。所以官职可以赐予,而品德不能赐予,地位有低下者,义务却没有低下者,所以说地位低的尊崇义,地位虽然低下,实则高贵,地位高而不行义,即使地位高,也一定遭受窘困。唉,要慎重对待,要慎重对待啊!如果行为有违于善道,一定会被困窘赶上。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见而不可掩者^①，行也。故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②，贤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③，以为身灾。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灾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荣也^④。无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故行而不缘道者，其言必不顾义矣。故纣自谓天王也，桀自谓天子也，已灭之后，民以相骂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故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之数也^⑤？”不肖暴者祸及其身，则士民皆曰：“何天诛之迟也？”

【注 释】

- ① 掩：阻拦，遮蔽。
- ② 知：同“智”，智谋，智慧。表：表现形式，标识。
- ③ 易：随便，不庄重。
- ④ 荣：指表现形式，结果。
- ⑤ 数：通“速”，快，迅疾。

【译 文】

一说出口而不能收回的是言语；一出现就遮挡不住的是行动。所以说言论和行动是智慧和愚笨的外在标志，是贤和不肖的分别。因而有智慧的人言行都谨慎，认为这样是自身的幸福；愚蠢的人言行任意而行，因此也招致灾祸。所以君子对于应该说的话才去说；行动一定合于常规，然后才去做。唉！慎重啊，慎重啊！行动的权力在自己，决断是非的权力在别人，这是获福或招灾的根本。合于规则，是获福的根本，吉祥是福的表现形式。没有道（即不遵从规



律)一定会失去获福的根本,不吉祥一定会失去福的表象。而行为不遵从规律的,其言论也一定不会顾及到义。商纣王自以为是天王,夏桀自以为是天子,既已灭亡之后,人民竞相唾骂他们。从这种情况来看,地位高不值得借以为尊贵,名号大也不值得借以为显荣。所以说君子的尊贵,是士民使之尊贵,这样才叫做尊贵;君子的富庶,是士民喜欢他,这样才叫做富庶。所以说君子的尊贵,因为把福给了人民,因而士民尊重他;君子富庶,把财物赐予人民,因而士民都喜欢他。如果君子富庶尊贵,到了子孙辈便衰落了,那么士民都会说:“为什么君子的事业衰落得这样快呀?”不贤明暴虐之人,如果灾祸降到他们本人身上,那么士民都会说:“为什么上天对他的惩罚这样晚呢?”

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①,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②,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③。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呜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④;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⑤。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⑥。呜呼!戒之哉,戒之哉!君乡善于此^⑦,则佚佚然协^⑧,民皆向善于彼矣,犹景之象形也;君为恶于此,则啍啍然协^⑨,民皆为恶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是以圣王而君子乎^⑩,执事而临民者^⑪,日戒慎一日,则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⑫。

【注 释】

- ① 简士苦民:对士人怠慢,使人民遭受苦难。
- ② 族:众多,多。
- ③ 适:通“敌”,与之为敌,匹敌。



- ④ 道:指遵道,守道。
- ⑤ 响:回声。
- ⑥ 景:同“影”,影子,阴影。下同。
- ⑦ 乡:同“向”,向往,朝向。
- ⑧ 佚佚然:安然和顺的样子。协:顺从,和顺。佚:一作“失”。
- ⑨ 噶(tùn)噶然:愚蠢的样子。
- ⑩ 而:与,同。
- ⑪ 执事:官员,统治者。临:统治,治理。
- ⑫ 导先民:为民之先导,为民之先。

【译 文】

人民群众是事业万代的根本,是不可欺骗的。凡是居于上位者,怠慢士人而使人民劳苦,那便叫做愚笨;而敬重士人热爱人民,那便叫做智慧。愚笨和智慧,都是依士民的评判来命名的。那人民是为数众多的群体,对他们是不能不畏惧的。人民的力量强大,不可与之为敌。唉,一定要慎重啊而又慎重啊!与人民为敌的,人民一定能战胜它。如果君王行善,那么官员们也一定能行善,官员们能行善,那么民众也一定能行善了。所以说民众无善行,便是官员的罪过;官员若无善行,便是国君的过失。唉,要慎重啊,要慎重啊!如果对于士民,用正道来引导他们,他们就会遵循正道;若用义来引导他们,他们就会遵循义;若用忠引导他们,他们就会遵从忠;若用信来引导他们,他们就会守信。所以做君主的,他发出号令犹如声音,士民遵从实行,就如回声一样;国君从政如同形体,士民跟着去做,如同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唉!要慎重啊,要慎重啊!君王如果在这里做好事,人民就会安然地跟随着去学,也在那里做好事,如同影子跟随形体那样;君王如果在这里做坏事,人民也昏昏然地跟从着在那里做坏事,如同回响应声一般。所以圣明的君王和君子,大臣和下层官吏,一天天地戒惧和谨慎,那么士民也就一天天地戒惧和谨慎了,这就是在人民之前为其做出表率



情况。

道者，圣王之行也；文者，圣王之辞也；恭敬者，圣王之容也；忠信者，圣王之教也。夫圣人也者，贤知之师也。仁义者，明君之性也^①。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创位百年，然后崩^②，士民犹以为大数也^③；桀、纣所谓暴乱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注 释】

- ① 仁义者，明君之性也：依文意此句应在“忠信者，圣王之孝也”之后，译文按陶鸿庆说改易于此。
- ② 崩：本指山倒塌，又指帝王之死，此即后者。
- ③ 大数：即太速，太疾速。大：同“太”。下文“大久”之“大”同。

【译 文】

道是圣明君主的行为准则，文是圣明君主的言论，恭敬是圣明君主的仪容，忠信是圣明君主的教化内容，仁义是圣明君主的品性。那圣人是贤德和智慧的老师，所以唐尧、虞舜、夏禹和商汤，他们治理天下，可称之为圣明君主，士民都喜欢他们，他们都即王位百年以后才死去，士民尚且认为他们死得太早了；夏桀、殷纣王是所谓暴乱之君，士民对他们的统治感到痛苦，他们都是即位几十年就亡国了，士民尚且以为他们统治时间太长了。如果一个诸侯，士民都热爱他，那么这个诸侯国一定会兴盛起来；若士民都把它统治看作苦难，那么这个诸侯国一定会灭亡。所以说，士民是国家所树立的又是诸侯赖以存在的根本，是不能轻视的。唉！轻视根本就不吉祥，要给自己带来祸患。一定要慎重啊，要慎重啊！



大政下

易使喜难使怒者，宜为君；识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①，宜为贵。故曰刑罚不可以慈民，简泄不可以得士^②。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鞭狎狗也^③，虽久弗亲矣；故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弧怵鸟也^④，虽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⑤。渚泽有枯水^⑥，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见于选吏^⑦，吏功见于治民。故观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谓也。故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道而不为^⑧，国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选也，而道不可离也。呜呼，戒之哉！离道而灾至矣。

【注 释】

- ① 识(zhì):同“誌”,记住。
- ② 简泄:简慢不严肃。泄:同“媿”,态度亲昵不恭敬、不严肃。
- ③ 辟(pì):同“譬”,此如。狎:亲近。
- ④ 弧:弓箭。怵:引诱,诱惑。
- ⑤ 毋易:没有不同。毋:通“无”,没有。
- ⑥ 渚泽:沼泽,河泽。水:诸本作“木”,卢文弨认为当作“水”,今从。
- ⑦ 见(xiàn):同“现”,表现。
- ⑧ 不为:一本作“以伪”。

【译 文】

容易被人喜欢,难于使人愤怒的人,适合于做君主;能记住别



人功绩易忘记他人罪过的人，容易显贵。所以说，刑罚不能用来慈爱人民，态度怠慢而不庄重不能招来士人。如果想用刑罚来爱百姓，就如同用鞭子使狗亲近，即使经过再长时间也不会使之亲近；想用怠慢不郑重的态度招来贤士，就如同用弓箭引诱鸟一样，即使时间再长也招不来。所以对于贤士，如果不恭敬就不能得到；对于人民，如果不慈爱，他们就不归附。所以要想让贤士一定到来，人民一定归附，只有用恭敬、忠信的态度，这是古今都不变的真理。池泽中的水可以干涸，可是国中贤士却没有枯竭之时。所以说，只有不能得到贤士的国君，却没有不能求到的贤士；只有不能管理好人民的官员，却没有不能统治得好的人民。君王英明，官员就贤德，官员贤德，人民就治理得好。所以说，看到人民如何便知道官员们的情况了，看到官员的情况便可知国君怎样了。国君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择取官员方面，官员的功劳则表现在治理人民方面。所以说，要考察上面的情况，要从下面的情况考察起，上面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这就是所谓的规律。所以治理国家要依据规律，国家就会安宁；若知道规律而又不依照去做，国家就立不住。所以对治国之政就不能不慎重对待，对官员就不能不择而用之，而对于治国规律又不能背离。唉！一定要慎重对待！背离了规律灾祸就会降临了。

无世而无圣，或不得知也；无国而无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尝无圣也，而圣不得圣王则弗起也；国未尝无士也，不得君子则弗助也。上圣明，则士暗饰矣^①。故圣王在上位，则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故王者衰，则士没矣。故暴乱在位，则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②。故国者有不幸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故自古而至于今，泽有无水，国无无士。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③，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也。



【注 释】

- ① 上圣明：上字原无，依陶鸿庆说补。暗饰：谓未显达时即修身勤德。
- ② 比肩：肩并肩，形容人口稠密或人才众多。上下文两“故”字皆为假设连词。
- ③ 居：留住，处于此。此二句“故”亦假设连词。

【译 文】

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圣明之人，但也许不能了解他们；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贤士，但也许不能得到他们。所以说世上并非没有圣明之人，只是圣明之人没有遇到圣明君主而没被重用；国家不是没有贤士，只是没有遇到君子而不能出来辅助之。如果君主圣明，那么士人就暗中自觉修养性情了，所以圣明君主如果执政，贤士虽然多到百里就有一人，也如同没有一样；如果王者衰落，那么贤士也就消失了。如果暴虐之君执政，即使千里才有一个贤士，也如同多得接踵比肩一样。所以说国家如果不幸，就没有圣明的君王；若有了圣明的君王，那么国家就没有不幸之事，也就不会没有贤士了。所以自古至今，池泽中可能没有水，国家却不会没有贤士。所以说贤士容易产生，却很难访寻；容易招来却很难长期留住。如果访寻贤士不按应循之道去做，即使访遍全国，也不会得到一人；如果寻访贤士遵行应循之道，那么便可在国内访寻到众多贤士。这便叫做贤士容易发现却难以致用。如果对待贤士采取恭敬的态度，那么贤士就一定能留得住；如果对待贤士不遵行应取之道，那么贤士一定会离开。这便叫做贤士容易招来却很难长期留用。

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①，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②，因是民也而为治。故汤以桀之乱氓为治^③，武王以纣之北卒为强^④。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



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贤,吏贤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⑤。

【注 释】

- ① 易政:更改政策法令等。易:更改,改正,变易。
- ② 因是:依靠这个国家。因:凭借,依靠。是:此,这个。
- ③ 氓(méng):民,民众,逃亡投奔的人民。
- ④ 北卒:战败逃跑的士兵,此指投奔归顺的士兵。北:败北,失败。
- ⑤ 政: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当作“谓”,今从。

【译 文】

国君能变易国政却不能更改国家,可变换官员却不能更换人民,因此国君依靠这个国家,实现其安宁;依靠这些人民实现太平。商汤依靠夏桀造反的民众使天下太平,周武王依靠殷纣王的败兵使国家强大。因此百姓安定还是变乱,在于官员的行为,国家的安宁还是危机,在于政治法规。因此,贤明的君主对政治法令要慎重,对于官员要有选择地任用,如此之后,国家便可兴盛起来。所以说,国君如果能行善事,官员们也一定能行善事;官员能行善事,人民也一定能做善事。人民如果不善,那么过错在官员;人民如果有善行,那也是官员们的功绩。如果官员无善行,过失在国君;如果官员有善行,那是国君的功劳。因此,国君圣明官员就贤德,官员贤德人民就管理得好。所以说,如果居高位的人喜欢什么,其下属也一定受影响而仿效之,这便是所说的道。

夫民之为言也,瞑也^①;萌之为言也,盲也^②。故惟上之所扶而为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



不肖之材也^③，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④，忠信饰焉^⑤。故民者，积愚也^⑥。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⑦。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⑧。故王者取吏不妄^⑨，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⑩，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注 释】

- ① 瞑：昏慵，昏聩，无知。
 ② 萌：即“氓”，民众。盲：昏聩，昏慵。
 ③ 材：程本作“杖”，于义为长，译文从之。
 ④ 输：用出，贡献出。
 ⑤ 饰：实现，用得上，施展出。
 ⑥ 积愚：愚笨之人。
 ⑦ 归：归顺，归服，归附。
 ⑧ 见非：被非难。见：被动助词。非：非难，责备。
 ⑨ 妄：随意，胡乱地做。“妄”一作“忘”。
 ⑩ 程：考核，考察。

【译 文】

所谓的“民”说的是“瞑”的意思，“氓”说的是“盲”的意思。所以只要统治者使用或禁止他们，则百姓没有不听从的，所以才叫他们“民氓”“民氓”呀，这是直接以这个词的含义作为他们的名字。那人民是贤者和不肖者依恃的对象，贤者和不肖者都可占有他们，所以贤者得到任用，不肖者隐退，人民的才能因此得以展示，忠信因此得以施展。那人民是愚笨之人，但人民虽然愚笨，圣明的君主录用官员时，也要让人民参加。所以士民称赞的人，圣明的国君就



考核他,看到人民信任他就任用他;如果士民讨厌他,圣明的国君就考核他,看到他受非难就罢免他。所以做国君的不能随便任用官员,一定要让人民发表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选用官员。所以说,人民的意见是考核官员的准则,向人民考察官员,之后根据人民的意见作出抉择。那些民众社会地位最低下,让他们选择官员,一定选择他们所喜爱的人,如果十个人热爱并服从他,他就是十个人的官长;若百个人热爱并服从他,他就是一百个人的官长;若千个人热爱并服从他,他就是一千人的官长;一万个人热爱并服从他,那他就是一万人的官长。而一万人的官长,便可选做卿相了。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①;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谓政之纲也。故国也者,行之纲^②,然后国臧也^③。故君之信在于所信^④,所信不信,虽欲论信也,终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长;使下之道不过于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过于为身,故不肖者之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故不肖者之爱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故不肖者之于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矣;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身,则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⑤,圣王选举也,以为表也^⑥,问之,然后知其言;谋焉,然后知其极^⑦,任之以事,然后知其信。故古圣王君子不素距人^⑧,以此为明察也。

【注 释】

- ① 政治:国政、国事治理得好。政:国政法规等。
② 俞樾《诸子平议》认为“行”后当有“政”字,今从。



- ③ 臧:善,治理得好。
- ④ 所信:即信赖的官员。
- ⑤ 试:验证,考察,证明。
- ⑥ 表:标志,标准。
- ⑦ 极:准则,标准。
- ⑧ 素:平白无故。距:通“拒”,拒绝。

【译 文】

民众是诸侯的根本,教化是推行政令的根本,修道是教化的根本。有了道,然后才可据之进行教化工作;有了教化工作,然后国事才治理得好;国家治理好了,之后人民才可由此受到鼓励而尽心竭力;人民尽心竭力了,之后国家才能富足;国家富足了,之后君王才能安乐。忠诚是臣下的本分,臣下的忠诚,是君王的圣明,臣下忠诚,君王圣明,这便叫做治国之纲纪。国家实行治国之纲纪,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国君信任的是他应信任的人,他所信任的人若不诚实,即使总谈论诚实,一辈子也得不到信任。所以国君对其所信任的人不可慎重对待。侍奉国君之道不超过侍奉父亲,所以用不孝之道侍奉父亲的人,则不能侍奉国君;侍奉尊者之道不超过侍奉兄长,所以用不贤之道侍奉兄长的人,不能侍奉尊者;役使下属之道不超过指使弟弟,所以用不贤之道指使弟弟的人,不能役使下属;与人交往的道理不超过对待自己,所以用不贤之道对待自己的人,是不可以结交朋友的;爱护百姓之道,不超过爱自己的子女,所以用不贤之道爱子女的人,是不可能爱护百姓的;做官之道不超过治家,所以不贤之人治家,是不可以做官的。对于道,如果能用以侍奉父亲,就能用来侍奉国君;如果能用来侍奉兄长,就能用来侍奉尊者;如果能用来指使弟弟,就能用来役使下属;如果能用来对待自己,就可以用来对待朋友;如果能对待子女,就能用来治理百姓;如果能用来治家,就能用来做官为政。所以士人即使是在未做官时,也能对他进行考察,圣明的君王,选举官员时,可以把



这些内容作为标准。询问他以后,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主张,和他谋划以后,使可以了解到他处事的准则,委以职事之后,才可以知道他是否诚信。所以古代圣明君主、君子不无故拒绝他人,因此才能做到明察。

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与徒^①。君必择其臣,而臣必择其所与,故察明者贤乎人之辞^②,不出于室,而无不见也;察明者乘人^③,不出其官,而无所不入也。故王者居于中国,不出其国而明于天下之政,何也?则贤人之辞也。不离其位而境内亲之者^④,谓之人之为行之也^⑤。故爱人之道,言之者谓之其府^⑥,故爱人之道^⑦,行之者谓之其礼。故忠诸侯者,无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无以易爱民也。诸侯不得士,则不能兴矣;故君子不得民,则不能称矣^⑧。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谓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谓之实。故君子讯其器^⑨,任其用,乘其实而治安兴矣。呜呼,人耳,人耳!

【注 释】

- ① 此上二句: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认为当作“国之治在政,诸侯、大夫、士之理,在其与徒”。今从。
- ② “故察明者”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认为当作“故明者察乎贤人之辞”,今从。
- ③ 此句依《读诸子札记》当作“明者乘贤人之行。”
- ④ 据《读诸子札记》此句下当有“何也”二字。
- ⑤ “谓之人”句,据《读诸子札记》当作“贤人之为行之也”。
- ⑥ 府:同“腑”,肺腑,心腑。
- ⑦ 爱民:《读诸子札记》认为当作“敬士”,今从。
- ⑧ 称(chèn):相称,名实相符。
- ⑨ 讯:抛弃,丢掉。

【译 文】



国家治理得好在于治国方略法令等，诸侯、大夫、士的辨察，在于与其交往之人。君王一定要慎重地选择他的大臣，大臣一定要慎重地选择与他的结交的人，所以明智的人一定要辨察贤德之人的言辞，这样可以不出家门就什么都见到了；明智之人考察贤明者的行为，就会不出官府就什么事都知道了；所以做君王的住在国之中央，不出国都，就可知道天下治理得如何，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听到了贤人的议论。君王不离开座位，人民都亲附他，这是为什么呢？是贤人所做之事可作为依托。所以爱别人的道理，说话就要说真心话；尊敬士人的道理，做事要依礼而行。所以说，对诸侯诚信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改变他对士人的尊敬；对君子诚信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对人民的爱。如果诸侯得不到贤士，就不能振兴国家；如果君子得不到百姓，就不是名符其实的君子。所以说，士人能说出道却不能实行，那叫做废物；能实行却说不清楚，那叫做应用；即能说清楚，又能实行的，那叫做名符其实。所以君子抛弃废物，使用能应用的，推重名实俱佳的，国家就太平安定了。唉，这一切，都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啊！

诸侯即位享国，社稷血食^①，而政有命^②，国无君也；官有政长而民有所属^③，而政有命国无吏也；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国无人也。何也？君之为言也，道也^④。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贤人不举而不肖人不去，此君无道也，故政谓此国无君也^⑤。吏之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为非而不敢谏，下为善而不知劝，此吏无理也，故政谓此国无吏也。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近侧者不足以问谏^⑥，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⑦，故政谓此国无人也。呜呼，悲哉！君者，群也，无人谁据？无据必蹶，政谓此国素亡也^⑧。

【注 释】

① 血食：宰杀牲畜取血，用以祭祀，就如同被祭者将血吃下，故称。此指国运久存。



- ② 而:假设连词,若,如果。命:名,这里是徒有虚名的意思。
- ③ 政长:官员,官长。
- ④ 道:一作“考”。
- ⑤ 政:同“正”,恰好,才。
- ⑥ 近侧者:侍御者,皇帝身边的侍者小臣。
- ⑦ 朝假:朝廷所给与的。考度:考核,考察验证。
- ⑧ 蹶:跌倒,失败。素:本来。

【译 文】

诸侯王即位据有国家,社稷享受祭祀,如果政治法令徒有虚名,就等于国家会失去君主;官府中如果有好的官员,人民就有所归属;如果政治法令徒有虚名,国家就如同没有官员;如果官员和士人很多,而政治法令徒有虚名,那么就等于国中没有人了。这是为什么呢?所说的国君实则是道的化身,所以说国君是道的推行者。如果贤人得不到任用,不贤者又不被罢免,这种国君便是无道之人,所以才说这个国家没有国君。官吏的意思是说他是代表理的,所以说官吏是理的执行者。如果君王做错了事却不敢劝谏,部下做好事也不知道鼓励,这样的官吏就没有依理行事,所以才说这个国家没有官吏。官员和士人很多,左右侍者不足以征询意见,由朝廷得来的意见又值得推究考察,所以才说这个国家没有人。唉,可悲呀!君王是聚集民众者,国中无人,又去依靠谁呢?没有能依靠的人,政权一定会倾覆,所以才说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修政语上^①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②。”故服人而不为



仇，分人而不谄者^③，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④，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⑤，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⑥，纪人伦^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⑧，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崑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⑨。

【注 释】

- ① 《修政语》上下通过对古帝王关于实行美政言论的记述，阐明自己的美政主张，这种主张包括君王尊道爱民、行仁政、讲信义，臣民就会尊君忠信，天下才得以太平，实现“治、安、显、荣”之四美。
- ② 此三句出处不明，当为贾子之假托。
- ③ 分人：以物分人。谄：通“斲”，减少。
- ④ 忘：通“亡”，绝断。
- ⑤ 见：被动助词，被。
- ⑥ 经：以之为准则。
- ⑦ 人伦：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
- ⑧ “然后”以下六句：所记事迹多见《史记·五帝本纪》。《绿图》：又称《录图》《河图》，指《周易》之八卦，相传出自黄河之中。积石、流沙：均地名，甘肃临县及青海西宁各有一积石山，流沙在甘肃居延。
- ⑨ 躬道：对于道亲自去实践。

【译 文】

黄帝说：“道就像河流中的水，汨汨不断，流淌不止。”能让人服从却不结仇，分人以财物自身又不减少的，大概只有道了。在天下广泛流传，自身却不绝灭，大概只有道了。因此道高与天齐等，道明与日同辉，道安稳如山。因此，谈论道的人被称作智者，学习道的人被称作贤人，坚持按照道的规定去做的人被称为诚信之人，喜欢道的人被称作仁人，实行道之宏旨的被叫作圣人。道是不能偷



到的,也是不可以虚假实行的。所以黄帝把行道义作为职责,取法天地,建立人伦关系,排列好万物,首先在天下实践诚信和仁义。然后远渡东海,进入长江之中,取到河图,向西经过积石山,走过流沙,登上昆仑山,又于此时回到中原,平安天下。天下太平了,是由于他对道能身体力行。

帝颛顼曰^①:“至道不可过也^②,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③,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弗加弗损^④,天下亦平也。

【注 释】

- ① 颛顼(zhuān xū):传说中的古帝王,号高阳氏。
- ② 过:背离,违背。
- ③ 复迹:遵循前人的规矩。
- ④ “弗加”原作“加而”,依陶鸿庆《读诸子札记》改。

【译 文】

古帝颛顼说:“对正道不能违背,对正义不能改变。”因此后代人要遵循前人规则做法,因此要遵行黄帝之道并加以实践,学习黄帝之道并推崇它,不增加内容,也不减少,天下便太平了。

颛顼曰:“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①,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②,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注 释】

- ① 善善:乐于做好事,以做好事为善。
- ② 恶(wù)恶:讨厌做坏事。



【译 文】

颛頊说：“对于功劳来说，没有什么比远离坏事做好事更好的了，罪恶没有什么比远离善事而做坏事更坏的了。”所以并不是我喜欢做好事就行了，还要遵行行善之道；并不是我讨厌做坏事就行了，而是要厌恶做坏事的人和行为。我这样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只有这样而已。

帝誉曰^①：“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②，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③，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④，而身专其美矣。故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誉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

【注 释】

- ① 帝誉：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五帝之一，号高辛氏。
- ② 与：参与，参加。此“与”一作“学”。已：通“矣”，语气词。
- ③ 学：卢文弨认为当作“与”。
- ④ 器：指善道、善事等。躬：自身。

【译 文】

帝誉说：“按照有道之人的言论去做，便算是参加行道之事了，按照虚浮之人的说辞去做，就等于参加做虚浮之事了，按照仁德之人的操行去做，就等于参加行仁德了。”所以节制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于仁，这样来加强自身修养，自己就会具有美德善行了。所以向上遵行黄帝之道并使之昌明，学习古帝王颛頊之道并实践它，天下也就太平了。

帝誉说：“道德没有比广泛地爱人更高的了，国政没有什么比



大量地给人民带来利益更好的了。”所以说，治理国事，没有什么比讲诚信更重要的了，平治天下，没有什么比行仁义更好的了。我对这些只有慎重而已。

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①，痛万姓之罹罪^②，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③，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是以德音远也。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④，抚交趾^⑤，身涉流沙，地封独山^⑥，西见王母^⑦，训及大夏、渠叟^⑧，北中幽都^⑨，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⑩，好贤而隐不逮，强于行而蓄于志^⑪，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注 释】

- ① 加志：竭心尽力。穷：困窘。
- ② 罹(lí)罪：遭受苦难。罹：遭受。
- ③ 化富：教化广施，使众人受益。
- ④ 雕题：古代南方部族。蜀越：古南方部族名。
- ⑤ 交趾：古代地名。
- ⑥ 独山：《山海经·东山经》有关于“独山”的记载，此“独山”或指此山。
- ⑦ 王母：即西王母，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
- ⑧ 训：教育，教化。大夏：远古国名在今西北。渠叟：古代西戎国名。
- ⑨ 中：驯服。幽都：阴暗之所，寒冷之地。
- ⑩ 焦侥：一作“僬侥”，传说中的小人国。
- ⑪ 蓄(zì)：同“植”，树立，立。

【译 文】

古帝唐尧说：“我牢记着先王治国之事，对所有百姓都尽心竭虑，对百姓遭受灾难感到悲伤，担心各种生物不能顺着本性生长。”所以，有一个百姓如果挨饿，便觉得是我使其挨饿；有一个百姓如



果受冻,便觉得是我使其受冻;有一个百姓受困苦,便觉得是我使他受困苦。仁德若得以推行,义就会被树立起来,恩德广施,受教化的人就很多,因此,不加奖赏,人民却很努力,不予惩处,人民也会自觉接受治理,先宽恕容人,然后再要求百姓去做事,因此美名远播。因而唐尧的教化遍及到雕题蜀越等边远地区,又安抚交趾的百姓,亲历流沙,以独山为疆界,又向西方拜见西王母,教诲一直延展到大夏、渠叟,往北结交幽都、狗国和人身鸟面之国及焦侥诸国,喜欢贤德之人,而又辞退能力差的人,竭力为理想而奋斗而又树立远大志向,在仁德和忠恕方面为人之表率,尧就做了这些而已。

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①,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②,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详取之以敬也^③,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

【注 释】

- ① 接:交往,接交。
 ② 归:归服,归顺。乐:喜欢,以……为乐。
 ③ “故吾”句:一本无“吾”下之“详”字,依文意以无“详”字为胜,今从。

【译 文】

古帝虞舜说:“我竭尽恭敬事奉君上,所以被称作忠;我竭尽恭敬和自己的对手交往,所以被称作信;我竭尽虔敬来役使下属,所以被称作仁。因而我才被天下人所爱戴,天下百姓也才归顺我、喜欢我,我也才被天下君王所看重和信任。我取得这些成绩凭的是恭敬虔诚,我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凭借的也是恭敬虔诚。”所以说,要昌明道义、让人民懂得教化,只有把虔敬的人视作竭忠尽德



者,天下人才会归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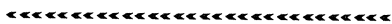
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国,其士万人,而禹一皆知其体^①。故大禹岂能一见而知之也^②? 岂能一闻而识之也? 诸侯朝会而禹亲报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其士月朝而禹亲见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体也。然且大禹其犹大恐,诸侯会,则问于诸侯曰:“诸侯以寡人为骄乎?”朔日士朝^③,则问于士曰:“诸大夫以寡人为汰乎^④? 其闻寡人之骄之汰耶^⑤,而不以语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残道也,灭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于人者,莫大于此也。”

【注 释】

- ① “诸侯万人”下十一字原无,据下文文意及卢文弨意见补。知其体:了解这个人、熟悉这个人。体:形体。
- ② 故:用同于“夫”,发语词。
- ③ 朔日:每月的初一。
- ④ 汰:即“汰”字,通“泰”,侈汰,骄奢。
- ⑤ 其:假设连词,如果,假如。

【译 文】

大禹治理天下时,诸侯有一万个,可是大禹都一一地清楚他们的国情,士大夫多达万人,可是大禹都一一记得他们的情况。难道大禹能见一次面就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难道听到一次他们的情况就能记住吗? 是由于诸侯朝见时大禹亲自作答的缘故,所以大禹都一一地清楚他们的国情;由于士每月朝拜大禹都亲自接见的缘故,所以大禹都一一地知道他们的情况。尽管这样,大禹仍然很担心,诸侯会盟时,就向诸侯询问:“诸侯觉得我很骄奢吗?”每月初一,士朝拜时就向士询问:“诸位大夫觉得我太奢侈吗? 如果听说我奢侈,而又不告诉我,这便是让我败坏道义,毁灭天下的教化,所以我所怨恨别人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



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故鬢河而道之九牧^①，凿江而道之九路^②，洒五湖而定东海^③，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也^④。故禹与士民同务，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

【注 释】

- ① 鬢河：鬢同“环”，环流弯曲之河，指黄河。道：同“导”，输导。九牧：指九州。
- ② 九路：多条水流。
- ③ 洒：疏通，疏导。“洒”一作“澄”。
- ④ 忧务故：《太平御览》卷二十八引作“忧务民”，今从。言为民而忧。

【译 文】

大禹说：“人民没有食物，那么我就不能役使他们；功业虽然成了，可是对人民不利，我就不能鼓励他们去做。”所以把迂曲的黄河疏导到九州，开凿长江使之通达到多条河流，疏导五湖安定东海，人民辛劳却不感到痛苦，是因为功业成了对人民有利。大禹曾经白天没有闲暇吃饭，夜间没有闲暇睡觉，那时他一心为民操劳。大禹和士民一起治理水患，他并不谈论自己的诚信，可是这种诚信却被人了解了。所以说，治理天下，要用诚信来治理。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王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①。故诸君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临而何不见？陵迟而入



渊^②，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举，而君子慎其与^③，然后福可必归，菑可必去也^④。

【注 释】

- ① 贵尚：崇尚，尊崇。贱下：轻视，鄙视。
② 陵迟：渐渐，逐渐。
③ 其与：一本无“其”字，当以有“其”字为是。与“所与，即相交往之人”。
④ 菑：同“灾”，灾祸，灾害。

【译 文】

商汤说：“学习圣王学说的人，就如同面对太阳（可以看清一切）；独自沉思冥想的人，就如同面对火光（只能看到附近的東西）。如果不学习圣王的学说却独自沉思冥想，就如同离开太阳的光明由庭院中走到室内靠近火光一样，只能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见识，而不能获取真知灼见。”因此，圣明的君王和君子崇尚学习圣王的学说，而轻视独自沉思。因此，诸君子遇到贤人就举荐他，遇到贤人就与他交往，就如同攀登泰山一样；遇到不肖之人就推荐他，遇到不肖之人就和他交往，就如同逐渐走向深渊一样。如果登上高山远望，又有什么不能俯视，又有什么看不到呢？慢慢地走向深渊，又有谁不陷入没顶之灾呢？因而圣明的君主对其所推荐的人一定要慎重，君子与人交往一定要慎重，这样做了之后，福祐一定到来，灾祸也一定会远离。

汤曰：“药食尝于卑^①，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②，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③。故使人味食^④，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⑤，然后闻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于言也，必自也听之，必自也择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章^⑥，以数施



之万姓为藏^⑦。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无治安之政者^⑧，虽欲治显荣也^⑨，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显荣不可以虚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爱民以参其极^⑩，非此者则四美不附矣。

【注 释】

- ① 药食：能医病的食品，即药膳、补品。
- ② 药言：能让人改错、利人善行的忠言。
- ③ 道：同“导”，疏导，引导。
- ④ 故：如果，假如。味食：品尝食品。味：品尝，吃。
- ⑤ 味言：仔细品味说的话。味：品味，认真思索推敲。
- ⑥ 数：通“速”，疾，急。章：同“彰”，显著。
- ⑦ 臧：善，美好。
- ⑧ 政：一本作“故”。
- ⑨ “虽欲”句：卢文弨认为“治”下有“安”字，今从。
- ⑩ 参：验证，检验。极：标准。

【译 文】

商汤说：“药要先由卑贱者尝食，然后再送给尊贵者；劝人改过的话要先进见给尊贵者，然后再传达给卑贱者。”所以药食应该由卑贱者尝食，然后再敬献给尊贵者，这是推行教化的一种形式；劝人改过的话先向尊贵者进言，然后再传达给卑贱者，是对民众进行引导的一种形式。如果先让他人品尝食品，然后自己再吃，那么得到的美味就多；如果经过别人仔细品味的话才去听，那么听到的话就少。因此圣明的君主对于人民的言论，一定要亲自倾听，一定要亲自选择，一定要亲自汇集，一定要亲自珍藏于心，一定要亲自实施。对于道以急速获取为英明，对于道以快速实行为成绩显著，对于道以快速地实施到百姓中叫做美政。所以要真正地求取到道不



是靠眼睛而是靠心灵,要真正得到道不是靠手而是靠耳朵,得到道要靠言语,要使道变为行动要靠忠诚,聚集道的精华要靠诚信,树立道要依靠人。如果君王只有想让国家安定的愿望,却没有使国家安定的政策,即使想要使国家安定和显荣,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的安定是不能凭空实现的,国家显荣同样不能凭空取得。因此,圣明的君主尊敬贤士、考核官员、热爱人民要有个明确标准来检验,如果不这样,上述四种美政就不会到来。

修政语下^①

周文王问于鬻子曰^②：“敢问君子将入其职^③，则其于民也，何如？”鬻子对曰：“唯。疑^④。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⑤。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⑥。”周文王曰：“受命矣^⑦。”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⑧？”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曩曩然如日之正中^⑨。”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⑩。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曩曩者，民保其福也^⑪；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修政：即美政。修，即善或美之意。贾谊在此篇中记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同鬻子的问答，讨论治国之策，阐明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古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之谈，贾谊借此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向汉文帝献策。
- ② 鬻子：即鬻熊。传说中楚国的先祖，周文王之师。鬻子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周文王认为他太老了，已不能为国效力了。鬻子回答周文王说：



“国君如果让臣去捕获野兽，追赶麋鹿，已经老而不中用了。如果让臣坐下来谋划国家大事，还很年轻。”于是，周文王拜他为师。自周文王到周成王都曾向其请教治国之策。

- ③ 敢问君子将入其职：敢，这里是谦词，相当于冒昧；君子，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称呼，这里是指那些即将登上国君位置的人；入其职：入，特指入朝；职，职位。请问有才德的人就要入朝登上君主的位置。
- ④ 唯：应答声，相当于“诺”。疑，即惑，有表示说不准之意。
- ⑤ 上世：先代，前代。政：指先代帝王的政令。诏：告诉，指上对下。
- ⑥ 旭旭然：日将出的样子，或太阳刚出来的样子。
- ⑦ 受命矣：相当于“我领教了。”
- ⑧ 何若：用于询问，即如何，怎样。
- ⑨ 曠曠(hàn)然：又作“唵唵”，即阳光普照的样子。
- ⑩ 暗暗然：形容黑暗光线弱的样子。
- ⑪ 保：依靠，依恃。

【译 文】

周文王向鬻熊询问治国之策，说：“请问有才德的人就要入朝登上君主的位置，那么他对于民众来说怎样？”鬻熊回答：“好，但说不准。请允许我用前代帝王的政令告诉君王。前代帝王的政令说：有才德的君主登上国君的位置，那么他对于民众来说，就像刚刚升起的太阳一样。”周文王说：“我领教了。”周文王又问：“有才德的君主已经进入朝堂担任国君的职位，那么他对民众来说怎样？”鬻熊回答：“有才德的君主已经进入朝堂担任国君的职位，那么他对于民众来说就像正午的太阳一样阳光普照。”周文王说：“我领教了。”周文王又问：“有才德的君主已经离开国君的位置，那么他对民众来说怎样？”鬻熊回答说：“有才德的君主已经离开他的职位，那么他对于民众来说，就像要落山的太阳一样昏暗。所说有才德的君主将要入朝登上君位就像初升太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美好品德民众已先听到了；所说已经入朝登上君位像正午的太阳一样阳光普照的原因，是因为民众有他们得以安享幸福的人；所说离开



君主的位置像日落那样光线昏暗，是因为民众失去了教育他们的人。”周文王说：“我领教了。”

周武王问于鬻子曰^①：“寡人愿守而必存^②，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战乎同器^③，而和与严其备也^④。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⑤，谓之文政矣^⑥，诸侯接士而使吏^⑦，礼恭于人者^⑧，谓之文礼矣^⑨；诸侯听狱断刑^⑩，仁于治，陈于行^⑪，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⑫，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周武王：西周的建立者。这一段是周武王向鬻子请教在战争中实行攻、守、战三种方式时君主同民众的关系。
- ② 存：保全，保存。《史记·伍子胥列传》：“包胥曰：‘我必存之。’即与此意同。
- ③ 攻守而战乎同器：原文为“胜乎”《百子全书》“胜乎”作“战乎”，俞樾《诸子平议》亦作“战乎”，俞樾认为此句“言攻守与战也，三者并举。”观上下文及文义，当为“战乎”，从改。同器，器，即用具，引申为方法，这里是指攻、守是战争中的两种方法。全句：进攻和防守作为战争中的两种基本方法。
- ④ 而和与严其备也：和，即和睦，融洽，这里是指君主同民众团结一心；严，即严厉，这里是指君主对民众严厉。而君主同民众团结融洽与君主严格要求民众这两点也应具备。
- ⑤ 政平：平，平和；政，指仁政，即指君主对人和气，施以仁政。
- ⑥ 文政：文治之政；文，即文治，与武相对。
- ⑦ 接士而使吏：接士，结交士人；接，指人交往。使吏，役使官吏；使，役使。
- ⑧ 礼恭于人者：即对人恭敬有礼；恭，恭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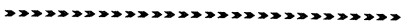


- ⑨ 文礼:即文明礼貌,也就是以礼待人。
 ⑩ 听狱断刑:审察官司判断刑罚。听,断决,处理;断,即判。
 ⑪ 陈:陈述,述说。
 ⑫ 辟:开辟。

【译 文】

周武王向国师鬻熊问治国之策说:“寡人希望在对外的征战中实行防守战略就一定能保全城池,进攻就一定获得,打仗就一定胜利,那么我该怎样做这件事?”鬻熊回答说:“进攻和防守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方法,但是还必须具备君主同民众团结融洽,君主严格要求民众这两个条件。因此说:国家中上下团结一心可以防守,而君主严厉要求民众也可以防守,但是君主严厉要求民众不如君主与民众团结一心防守牢固;国家上下团结一心可以用来进攻,而君主强令民众去打仗也可以进攻敌国,但是君主强令民众去打仗不如君主与民众团结一心在攻战中取得的成果多;国家中君主与民众团结一心可以作战,而君主严格要求民众也可以作战,但是严厉要求不如团结一心的胜利成果大。那么只要上下团结一心就可以了。所以,诸侯发布政策,施行命令时,应该对民众和气地施以仁政,这就叫做文治之政;诸侯结交士人,役使官吏,对人恭敬有礼,这就叫以礼待人;诸侯审理官司,判定刑罚的轻重,用仁慈之心管理刑、狱之事,告诉人们该如何做事,君主如果像这样防守还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进攻不能获得,作战不能取得胜利的话,从古代到现在,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曾经听说过。现在,君王您想要防守就能保全,进攻就能取得,作战就一定能取胜,那么只有像这样做就可以办到。”周武王听了说:“我领教了。”

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①:“敢问治有必成而战有必胜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对曰:“有。政曰:诸侯政平于内而威于外矣,君子行修于身而信于舆人矣②。治民民治③,而荣于名矣。故诸侯凡有



治心者^④，必修之以道^⑤，而与之以敬^⑥，然后能以成也；凡有战心者^⑦，必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⑧，然后能以胜也；凡有攻心者^⑨，必结之以约而谕之以信^⑩，然后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⑪，必固之以和而谕之以爱^⑫，然后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尚父曰^⑬：“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圻圻^⑭，一人有之；万民丛丛^⑮，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⑯，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⑰，唯有道者纪之^⑱，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王子旦：即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子，周武王之弟，故称王子旦。周公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因其采邑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助周武王灭商。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他摄政。
- ② 君子：这里是指才德的君主。舆人：众人；舆，众、多之意。
- ③ 治民民政：第一个治是“治理”，第二个治是“规矩”，也就是安分守己。
- ④ 治心者，即指周武王所问“治有必成”之句。治，征服。心，思考，谋划。
- ⑤ 必修之以道：修，遵循；道，道义，或道德规范。
- ⑥ 而与之以敬：与，对；之，代词，指民众；敬，尊重，有礼貌。
- ⑦ 凡有战心者：即上文周武王问“战有必胜”之心。
- ⑧ 心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修，遵守；政，指国家的政策法规；兴之，兴，倡导，引申为教育；之，代词，指民众；义，意义，道理。
- ⑨ 凡有攻心者：即上文周武王问“攻有必得”之心。
- ⑩ 必结之以约而谕之以信：结，《玉篇》：“要也。”这里也与“修”意相近。约，即指法规的约束。谕，教导；信，诚信。
- ⑪ 凡有守心者：即指上文周武王问“守有必存”之心。
- ⑫ 固：牢固；和：即团结。
- ⑬ 师尚父：即周武王太师吕尚，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年官太师，周代的武官，也称师尚父。他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人称姜太公。



- ⑭ 圉圉:广大,空旷。与“旷旷”意相同。
- ⑮ 丛丛:原意是形容人和物聚集的样子,这里是形容人众多。
- ⑯ 有道:指有道德的君主。
- ⑰ 理之:理,即治理;之,代词,指天下。即治理好它。
- ⑱ 纪之:纪与理意同,即治理,管理。

【译 文】

周武王向周公问治国之策,说:“请问有办法做到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而且对外征讨就一定能取胜吗?有办法做到只要进攻就一定能有所获得而且只要防守国家就一定能保全吗?”周公回答说:“有。前代圣王的政令说:诸侯的国内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就能扬威名于国外了,有道德的君主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举动,就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治理民众,民众就安分守己,并且他的名字被人称赞。因此诸侯凡是有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想法的人,就一定要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且对民众表示恭敬有礼,然后就能获得成功;诸侯凡是有对外征战就一定能取胜想法的人,一定让民众遵守政策法令,而且用道义来教育民众,然后就一定能战必获胜;诸侯凡是有进攻就一定能有所获得这一想法的人,一定让民众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约束,而且要对他的民众表现出诚信,然后就一定能得到;诸侯凡是有防守就一定保全想法的人,就一定要让民众内部协调团结,并且表示出对民众的热爱,然后就一定能保全国家。”周武王说:“我领教了。”太师吕尚说:“对于国家的政令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圣人说:天下很广大,只有一种人才能拥有它;民众成千上万,只有一种人才能统治它。所以天下并不是一家所拥有,而是有道德的人才能拥有。因此,天下,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它,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管理好它,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统治好它,只有有道德的人应该长久的据有它。取得天下难,失去天下容易,得到了也难于常久,却容易丢掉。因此,守天下的人,如果不是用一定的道德准则去治理它就不能长久。所以说,道义,是千秋万



代治国的法宝。”周武王说：“我领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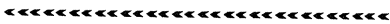
周成王年二十岁^①，即位享国，亲以其身见于鬻子之家而问焉，曰：“昔者先王与帝修道而道修^②，寡人之望也，亦愿以教。敢问兴国之道奈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③。政曰：兴国之之道^④，君思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⑤，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
- ② 先王：即指周武王。帝：即鬻子。帝，可能是“子”之误。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桓公篇》：认为称鬻子为帝，是因为《史记·楚世家》开篇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阳。”故周成王称鬻子为帝。此说虽从《史记·楚世家》所记为证，但未免牵强附会。修道：建立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修，原意是“设”，这里引申为“建立”；道：政治措施或方法。
- ③ 上世：先代，前一代。政：政令，政策。
- ④ 兴国之之道：即指使国家兴盛的方法。
- ⑤ 位：地位，职位。敬：恭敬。

【译 文】

周成王二十岁开始亲政统治国家，他以天子的身份亲自到鬻熊的家中拜访，并且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周成王问：“过去先王同您一起建立了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并且运用它来治理国家，寡人的愿望与先王相同，也愿意听您的教诲。请问使国家兴盛的方法是什么？”鬻熊回答说：“好，但说不准。请让我将前一代君王的治国政令告诉君王。前一代君王的政令说：使国家兴盛的方法是，您考虑出好的治国方法就要实行它，您听到好的治国方法那么就使用它，您知道什么治国方法好就运用它。处在君王的位置上就要恭恭敬敬地经常考虑它，做事诚实不欺才能在君王的位置上坐长



久,这就是能使国家兴盛的方法。”周成王说:“我领教了。”

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奈何①?”鬻熊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②,为人上者恭而仁③,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要:要点,关键。
- ② 敬而肃:尊重而且恭敬。
- ③ 人上:众人之上,这里是那些诸侯及官吏;恭而仁:宽厚谦恭并且仁爱。

【译 文】

周成王说:“请问关于治理国家方法的关键是什么?”鬻熊回答说:“好,但说的不一定准。请允许我将前一代君王的政令告诉您。前一代君王的政令说:做普通的百姓对人应该恭敬有礼,做为众人之上的诸侯等官吏对人要宽厚谦恭而且仁爱,做为君主要尊敬士人爱护百姓,这就是治国之道的关键。”周成王说:“我领教了。”

周成王曰:“敢问治国之道若何?”鬻熊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礼节无以论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谕爱也。故忠信行于民,礼节谕于士,道义入于上,则治国之道也。虽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译 文】

周成王说:“请问治国之道是什么样?”鬻熊回答说:“好,但说不准。请让我将前一代君王的政令告诉您。政令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对上要忠于君主,而中间要尊敬国中的士人,对下热爱民众。



所说对上忠于他的君主，若不是用道义那么忠实于君主就没有凭据；而所说的中间尊敬国中的士人，不用礼节尊敬就无从说起；向下要热爱他的民众，如果没有忠信那么爱护民众就无从谈起。因此对民众诚实有信用，对士人恭敬有礼，对上层人物讲道义，这就是治国之道。即使是统治天下的人，也不过像这样罢了。”周成王说：“我领教了。”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贤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鬻熊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①，闻道志而藏之^②，知道善而行之^③，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敢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⑤。”周成王曰：“受命矣。”

【注 释】

- ① 若：即或。
- ② 闻道：听到或领会某种道理。志：通“识”，记住。
- ③ 知道善：认为是好的。
- ④ 行：品行，德行。
- ⑤ 上人：道德高的人。下人：才能庸劣的人。

【译 文】

周成王说：“寡人听说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在人群中，有道德高尚的人，有品行庸劣的人，有贤德的人，有不贤德的人，有聪明的人，有愚笨的人。请问上下之人该怎么来区别？”鬻熊回答说：“好，但说不准。请允许我将前代君王的政令告诉您。政令说：一般说



来人向来有贱、有贵、有小孩、有老人，听到某种道理就记住它，并将它藏在心中，认为是好的东西就照着做，这是道德高尚的人；听到某种道理而不将它记住藏在心里，懂得了某种道义也不敢照着做，这就叫才能庸劣的人；因此品行好的就是贤德的人，品行低下的就是不贤德的人。因此言辞好的就是聪明人，言辞不好的就是愚笨的人。所以，聪明、愚笨的人用他的言辞来区别。贤德、不贤德的人用他的品行来区别，上下之人凭他的记忆来区别。”周成王说：“我领教了。”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①，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鬻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②，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③。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鬪^④，不私相煞也^⑤。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⑥，而吏积于德^⑦，而民积于用力^⑧。故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仁，而吏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⑨。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⑩，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⑪。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内兴贤良^⑫，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⑬，则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寿者，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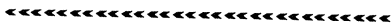
- ① 富且寿：富有而且长寿。下文“若夫”为连词，为“至于”义。
- ② 上位：特指帝王之位。
- ③ 天下不死军兵之事：即天下的百姓不因战争而死掉。军兵之事，也就是战争。
- ④ 鬪(xi)：争斗或争吵。
- ⑤ 煞：即杀伤。



- ⑥ 君积于道:即君主有道德。君,古代称诸侯为君;积;积累;道:道德。
- ⑦ 积德:积累善行。即官吏有善行。
- ⑧ 积于用力:用力,指施展才能。即百姓有使不完的才能。
- ⑨ 夭遏:夭,短命早死为夭;遏:阻止;夭遏,即夭折。
- ⑩ 使民有时:即按照季节役使民众。时,季节;有时,指按季节,有,根据,这里是按照。
- ⑪ 厉疾:即灾疫。厉,这里指病灾或瘟疫。
- ⑫ 则使盈境内兴贤良:就让全国都选用有德行才能的人。盈,原意是“满”,这里是“全”之意。兴,推举,起用;贤良,有德行才能的人。
- ⑬ 作:兴起,这里指不被选用。

【译 文】

周成王对鬻子说:“寡人听说这样的事,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能使民众富有而且长寿。寡人觉得假如像使民众富有这样的事还可以做,如果让民众长寿难道这不是上天决定的吗?”鬻熊回答说:“好,但说不准。请让我将先代圣王的政令告诉君王。政令说: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天下的民众就不会因战争而死去。这是因为诸侯不因私事而互相攻伐,而民众也不因私事相互打仗争吵,不因为私人恩怨相互杀害。如果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那么民众就能免于一死而获得生存的机会。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各诸侯国的君主会有道德,官吏有善行,百姓有发挥不尽的才能。如果妇女穿自己织布做的衣服,男人因为自己耕种而有饭吃,那么民众就不会有受冻挨饿的了。这样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那么民众就会免去第二次死,而再次得到生存的机会。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那么诸侯国的君主就会有仁慈之心,而官吏就会有爱心,而民众就会有顺从之心,那么国家的刑罚就可以废除了,而民众就不会因为受诛杀而夭折。所以说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那么民众就会第三次免于一死,并且第三次获得新生。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那么他就会按照季节来役使



民众,并且有节制地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会有病灾和疾疫发生。如果说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那么民众就会第四次免于—死而且第四次得到新生。因为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就会让全国的官府起用有德行才能的人,用以禁止犯罪等邪恶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富有而且长寿,是圣明帝王的功劳啊。”周成王说:“我领教了。”



贾谊新书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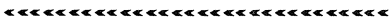
礼容语上(阙)

礼容语下^①

鲁叔孙昭子聘于宋，宋元公与之燕^②，饮酒乐。昭子右坐^③，歌终而语，因相泣也。乐祁曰^④：“过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⑤。心之精爽^⑥，是谓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闻之，主民者不可以媮^⑦，媮必死。今君与叔孙其语皆媮，死日不远矣。”居六月，宋元公薨^⑧。间一月，叔孙薨卒。

【注 释】

- ① 作者通过列举春秋时的几段故事，说明尊崇礼法的意义和重要性。礼容：礼仪法度。容，法度。语：谈论。礼容语即有关礼仪法度的谈论。
- ② 叔孙昭子：即叔孙沫，春秋时鲁大夫叔孙豹之庶子。豹卒，竖牛立沫而相之。昭子为其谥号。聘：聘问，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叔孙昭子聘于宋，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文字有些出入。宋元公：指宋国国君，名佐。公元前 531 至前 517 年在位。燕：饮宴。
- ③ 右坐：上坐。古代崇右，以右为尊。
- ④ 乐祁：即司城子梁，宋臣，亦称“乐祁犁”。



- ⑤ 哀乐:应哀时而乐。乐哀:应乐时而哀。心:心志。
 ⑥ 精爽:精神。
 ⑦ 媮(tōu):同“偷”怠惰。
 ⑧ 薨:古代称侯王死为薨。

【译 文】

鲁国的叔孙昭子到宋国聘问,宋元公与他饮宴。饮酒、奏乐,昭子居上坐,歌乐完毕二人相谈而对泣。乐祁说:“不能呀,国君!这不是应该悲伤的时候。”过了一些时候,乐祁又对别人说:“国君与叔孙都要死了吧。我听说,应该高兴时反倒悲哀,应该悲哀的时候却又高兴,都是丧失了心志。心志的精神,这叫魂魄。魂魄丧失,怎么能活得长久?而且我还听说,国君不应该怠惰,怠惰一定会死去。现在国君与叔孙的言语都很怠惰,死亡之日不远了。”过了六个月,宋元公死了,又过了一个月,叔孙洙也死了。

晋叔向聘于周^①,发币大夫,及单靖公^②。靖公享之^③,俭而敬,宾礼赠贿同,是礼而从^④。享燕无私^⑤,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⑥。

【注 释】

- ① 叔向:即羊舌肸(xī),春秋时晋人,叔向为其字。
 ② 币:缯帛。古代常用作祭祀或馈赠的礼品。单靖公:周王卿士。事见《国语·周语下》。
 ③ 享:同“飨”。用酒食款待人。
 ④ 是礼:古代五礼之一,指接待宾客的礼节。贿:礼品。是:通“视”。《国语》作“视”。
 ⑤ 享燕:即飨宴。无私:无私情。
 ⑥ 《昊天有成命》:《诗经·周颂》篇名。歌颂周成王继承文武之业,周室安定。



【译 文】

晋国的叔向到周室聘问，赠送礼物给周大夫，也给了单靖公。靖公宴请了他，节俭而恭敬。按照待客之礼馈赠礼物，也依礼行事。款待客人时不涉私情，送别时不超出郊的范围，喜谈《昊天有成命》之篇。

既而叔向告人曰：“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有单子以为臣，周其复兴乎？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资^①。’今单子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②，俭也；身恭除洁，外内肃给^③，敬也；燕好享赐，虽欢不逾等，让也；宾之礼事，称上而差^④，资也；若是而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侈^⑤，能辟怨矣。居俭、动敬，德让、事资，而能辟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

【注 释】

- ① 史佚：即太史尹佚，周文王、武王时人。让：谦让。资：通“咨”，商量，咨询。
- ② 崇：高大。虫镂：指在器物上涂饰镌刻的图案纹饰。程本作“雕镂”。
- ③ 肃给：谨敬供给。
- ④ 称：权衡。差：差别。
- ⑤ 重：加上。不侈：不浮夸。

【译 文】

不久，叔向对人说：“我听说：一个王朝不能有两次兴盛。现在周室有单子这样的人为臣，周大概会复兴吧？以前太史佚说过：‘行动的至高境界是谨敬，家居的至高境界是节俭，德的至高境界是谦让，做事的至高境界是多咨询。’这些优点现在单子都具备。房屋不高，用器不雕饰，是节俭；自身恭敬整洁，在朝廷上、自家中都谨敬供给，是恭敬；与人交好，宴饮馈赠，即使特别高兴也不超过



礼所规定的等级，是谦让；待宾之礼，比照上级而有所差别，是咨询。像这样再加上无私的品格，增添不浮夸的优点就能避免不满的产生。家居时俭省，行动时恭敬，德义上谦让，做事时多咨询，又能避免不满的产生，把他任命为卿佐，能不兴盛吗？”

“夫《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谥。’谥者，宁也，忆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不敢怠安，蚤兴夜寐^①，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②，经制度设牺牲^③，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④，各遵其道，故曰有成。顺武王之功，奉扬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国^⑤，歌謠文武之烈^⑥，累九译而请朝^⑦，致贡职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⑧，鬼不厉崇^⑨，民不谤怨，故曰‘宥谥’。成王质仁圣哲，能明其先^⑩，能承其亲，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单子美说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复兴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后，周室稍稍衰弱不坠^⑪，当单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兴。”

【注 释】

- ① 蚤：通“早”。
- ② 文：法令条文。纪：法度。
- ③ 经：创制，治理。制度：指礼俗规范。牺牲：指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
- ④ 懿：称颂。葆：通“宝”，珍爱。
- ⑤ 四荒：四方荒远之地。
- ⑥ 烈：功绩。
- ⑦ 九译：辗转翻译。
- ⑧ 亿：安。
- ⑨ 厉崇：为害作祟。
- ⑩ 明：尊崇。



⑩ 坠:指沦落。

【译 文】

“《昊天有成命》是歌颂周之盛德的。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谥。’谥,即宁静安定;命,就是重新创立制度;基,就是开始创制;夙,就是早;康,就是安逸;后,指帝王;二后即文王、武王。成王就是武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文王有大德而功业未成,武王有大的功业而未达到政治清明。到了成王即位,以仁治理百姓,所以称‘昊天’。不敢怠惰安逸,早兴夜寐,来继承文王的功业。公布法令纪律,整理礼俗规范,摆放牺牲,使国内称颂并珍爱上天之德,各遵其道,所以说‘有成’。承顺武王的功业,发扬文王的德业,国内的百姓、四方的国家,歌颂文王武王的功业,多经辗转翻译而请求朝观,送来贡品以供祭祀,所以说‘二后受之’。这个时候,天地调合、民顺神安,鬼不为害作祟,百姓没有指责怨恨,所以说‘宥谥’。成王质朴仁爱、道德才智超人,能够尊崇其祖父之功,亦能承继其父之德,不敢有丝毫懈怠,来使天下安定,使人民谨敬。现在单子称美《昊天有成命》的旨意,来辅佐周王室。所以我说:‘周室大概会二次兴盛。’”所以周平王死后,周室有了少许衰微而没有沦落,是因正值单子执政。周天子会更受尊崇,周王室也会更加兴盛。”

天晋之三卿郟绮、郟錡、郟至^①,从晋厉公会诸侯于柯陵^②,周单襄公在会^③。晋厉公视远步高。郟錡见单子,其语犯^④;郟犨见,其语讪^⑤;郟至见,其语伐^⑥;齐国佐见,其语尽^⑦。

【注 释】

① 卿:此即大夫。郟錡:郟克子,景公时大夫,驹伯。郟犨(chōu):景公时大夫,苦成叔。郟至:景公时为温大夫,又称温季。三人并称“三郟”。



- ② 晋厉公：名寿曼，公元前 580 年——前 573 年在位。会：盟会。柯陵：今山东东阿县西南。事见《国语·周语下》及《左传》成公十七年。
- ③ 单襄公：周卿士，名朝，食采邑于单。
- ④ 犯：侮辱。此指带有侮辱性。
- ⑤ 讦(xū)：虚夸诡诈。
- ⑥ 伐：夸耀。
- ⑦ 国佐：齐国卿士。尽：达到极限，谓没有隐讳。

【译 文】

晋国的三个大夫郤蒯、郤犇、郤至跟从晋厉公在柯陵与诸侯会盟，周单襄公也参加了会盟。晋厉公高视阔步。郤蒯见单子，言语诡诈；郤犇见单子，言语带有侮辱性；郤至见单子，语言夸耀不实；齐国佐见单子，语言没有遮拦。

单襄公告鲁成公曰^①：“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鲁侯曰：“寡人固晋而强其君^②，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意人故也^③？”对曰：“吾非诸史也，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有祸矣。君子目以正体^④，足以从之，是以观容而知其心。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⑤，其心必异矣。体目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国之大事也，于是观存亡之徵焉。故国将有福，其君步言视听，必皆得适顺善，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⑥，听淫曰离其名^⑦。夫目以处义^⑧，足以践德，口以庇信^⑨，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⑩，既亡则国从之。今晋侯无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晋之宠人也。是族在晋，有三卿五大夫贵矣，亦可以戒惧矣。今郤伯之语犯，郤叔讦，郤季伐；犯则凌人，讦则诬人，伐则捫人^⑪。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⑫，其谁能忍之？齐国武子亦将有祸。齐，乱国也。立于淫乱之朝，而好尽言以暴人过，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尽言，今齐既乱，其能善乎？”



【注 释】

- ① 鲁成公：名黑肱，前 590—前 573 年在位。
- ② 固：卢文弨曰：“潭本‘固’作‘因’。”
- ③ 意：通“抑”，选择连词，还是。
- ④ 目以正体：眼睛是用来端正身体的。
- ⑤ 目不在体：目光不支配身体。即视远。
- ⑥ 爽：差失。
- ⑦ 淫：过度，过分。离：失。
- ⑧ 处义：即视义。
- ⑨ 庇信：护信。
- ⑩ 偏亡：指有以上的偏失。
- ⑪ 揜：通“掩”，遮蔽。
- ⑫ 益：加之。三怨：指上文之“陵、诬、揜”。

【译 文】

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将有祸乱，晋国国君和三郤大概要大难临头了。”鲁成公说：“我因为晋国的原因，以为其国君也很强大。现在您说‘将有祸乱。’请问这是天意呢？还是人祸呢？”鲁襄公回答说：“我不是盲乐师，也不是太史，怎会得知天意？我看到晋君的仪容，听三郤的言谈，觉得他们将有祸乱。君子以眼睛确定行动方向，脚步来跟从，如果观察他的神态即可知其内心。现在晋侯眼望远处而脚步抬得很高，目光不支配身体，脚步亦不跟从目光，他内心一定有别的想法。目光和行动不相配合，怎么能长久呢？会盟诸侯，是国家大事，由此可以察觉存亡的征兆。如果国家将有福，他的国君的行走、言谈、目光、听闻，一定都非常恰当，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了。眼望远处，就是丧失了义；脚步高抬，会失去应有的德行；言谈差失，就会失去信誉；偏听偏信，则会败坏自己的名声。眼睛是用来关注礼义的，行动是用来履行道德的；言语用来维护信誉，耳朵用来辨明是非，所以不能不慎重。在这四个方面有



偏失的国君就会有灾祸，国家也随之遭殃。现在晋侯没有一个方面做得好，所以我这样说。郤氏是晋国的宠臣，这个家族在晋，有三个卿士、五个大夫，地位相当高，但也应引起警觉。现在郤谗言语冒犯，郤犨言语诡诈，郤至言语夸耀。冒犯就会伤害别人，诡诈就会欺骗别人，夸耀自己，就会压低别人。有这样的宠臣，再加上这三个结怨于人的缺点，谁能忍受呢？齐国佐也将受到祸患。齐，是乱国。身处淫乱的朝廷，而喜欢毫不隐讳地揭露别人的过失，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只是善良的人才能接受直言指斥，现在齐国已经很乱了，能有善人吗？”

居二年，晋杀三卿^①。明年，厉公弑于东门。是岁也，齐人果杀国武子。《诗》曰^②：“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视我显德行。”故弗顺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呜呼，戒之哉！

【注 释】

- ① 此晋杀三卿及晋侯被弑之事，《春秋》《左传》认为在鲁成公十七年和十八年。与贾谊之说有异。
- ② 诗句见《诗经·周颂·敬之》。诗意为成王警戒自己要敬天勤学，希望群臣辅佐。思：语气词，无义。止：语气词，无义。

【译 文】

过了二年，晋国杀了郤氏三卿。第二年，厉公被弑于东门。这一年，齐国果然杀了国佐。《诗》云：“警惕呀警惕！天道如此明显，天命不易更改呀！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上下往来行其职事，它每天监视人世。但愿我小子，不能不聪达于警惕之意。每天学习有所积累，以达到光明。辅佐我这个职事，指给我道义以使我昌明



德行。”如果对上天和职事不驯顺不敬重，天下就会不安定，忘却恭敬而怠惰，必被他人钻空子。唉，一定要敬戒呀！

胎 教^①

《易》曰^②：“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③，《诗》之《关雎》^④，《礼》之冠、婚^⑤，《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⑥。素成^⑦，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⑧。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⑨，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⑩，藏之金匱，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注 释】

- ① 胎教：即封建礼仪中指妇女在妊娠时的心中所想的、眼中看到耳中听到的、说的做的都一定要遵守礼仪，使胎儿在母体中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此文用胎教的重要，说明教育太子和选用贤臣的重要性。
- ② 《易》曰：易，即指《周易》；此段文字今本《周易》无，而《礼记·经解》作：“差若毫釐，缪以千里。”
- ③ 《春秋》之元：即《春秋》一书的开始是鲁隐公元年。《春秋》是编年体史籍，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撰写的《春秋》整理加工而成。元，即元年。
- ④ 《诗》之《关雎》：即《诗经》的第一篇为《关雎》。《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原来只称《诗》，自汉代始改称《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
- ⑤ 《礼》之冠、婚：《仪礼》的第一篇是《士冠礼》，第二篇是《士婚礼》。《仪



礼》，简称《礼》，又称《礼经》或《士礼》，儒家的经典之一，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分礼制汇编而成，共十七篇。

- ⑥ 慎始敬终：“敬”，“慎”意相近，都是指慎重。即谨慎地开始而小心地到终了。
- ⑦ 素成：素，即始；成，即终。《大戴礼记·保傅》为“素诚繁成”，戴震认为此段文字结束时“故曰素成”，因此“诚繁”二字是衍文。素成，即指有始有终。
- ⑧ 行义：当为“仁义”之讹误。
- ⑨ 党：族亲。下文之“三族”谓“父族、母族、妻族”。
- ⑩ 玉版：古代用来刻字的玉片。

【译 文】

据《周易》说：“端正他的根本，而万物都能得到治理。微小的误差，可造成千里的差距。”因此有才德的人对事情开始很谨慎。《春秋》一书的开始是鲁隐公元年，《诗经》开始的一篇是《关雎》，《仪礼》开始的两篇是《士冠礼》和《士婚礼》，《周易》开始的两卦是乾、坤，每一本书都是十分谨慎的开始，小心地结束。做事有始有终，谨慎小心为子孙娶妻嫁女，为子孙娶妻一定要选择世代有品行道义的孝悌之家。如果像这样，那么子孙就会仁慈孝顺，不敢做淫荡暴乱的事，亲族中也没有不善良的人，三族之人都会辅助他。因此说，凤凰天生就有仁义的禀性，虎狼天生就有贪婪狠毒的心肠，两者所不同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母亲造成的。唉呀，千万要警惕呀！不要养育乳虎，那样将会危害天下的。所以说有好的开始就一定有好的终了是关于胎教的道理，把这些刻在玉石板上，收藏在金匱中，放在宗庙里，做为后代人的警戒。

青史氏之《记》曰^①：“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②，七月而就葵室^③。太师持铜而御户左^④，太宰持斗而御户右^⑤，太卜持蓍龟而御台下^⑥，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⑦，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⑧，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⑨。东方之弧以梧^⑩，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鸡^⑪，鸡者，东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⑫，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⑬，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⑭，东方射东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余各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亦具，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然后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于天，下毋取于地，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之道也。”正之礼者^⑮，王太子无羞臣，领臣之子也，故谓领臣之子也^⑯。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谓臣之子也。此正礼胎教也^⑰。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⑱，坐而不差^⑲，笑而不喧，独处不倨^⑳，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孝者襁之^㉑，四贤傍之^㉒，成王有知，而选太公为师^㉓，周公为傅^㉔，前有与计而后有与虑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禅于梁父^㉕，朝诸侯^㉖，一天下。由此观之，主左右不可不练也^㉗。

【注 释】

- ① 青史氏之《记》：即右代的一部典籍，名《青史子》，《汉书·艺文志》诸子小说家类下著录为五十七篇，今已不存。
- ② 有身：即指怀孕。
- ③ 萎室：又作“宴室”，即王后分娩前所住的宫室。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注：“有时天子诸侯皆有三寝，称作高寝，路寝、小寝。宴寝即小寝旁的寝室，亦称侧室。”
- ④ 太师：古代乐官之长，商、周、春秋皆设此官。《周礼》列为春官宗伯属官，品级为下大夫。《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倾十二篇于周太师。”韦昭注：“太师，乐官之长，掌教诗、乐。”此处所说的太师即此官，他手拿律管站在宴室的左侧，目的是时刻准备为王后吹奏乐曲，以备胎教。



之需。铜，一种乐器，即律管。

- ⑤ 太宰：夏、商、周三代掌饌之官。《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胎教……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卢辩注：“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属。”斗，量器，古代的装酒或菜的用具。
- ⑥ 太卜：商始设，为六太之一。周属春官，为卜官之长，太宗伯属员，爵位为下大夫，凡遇国家大事，太卜皆命龟卜问吉凶。著：一种草，即著草。我国古代用它的茎占卜。龟，即龟甲，古代用作占卜之具。
- ⑦ 比三月：比，介词，等到。比三月，意思是等到王后进入宴室三个月。
- ⑧ 非礼乐：不附合胎教礼节的音乐。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注：“礼乐，即雅乐。”
- ⑨ 悬弧(hú)：弧，木弓。悬弧：古代风俗，家中生男孩，在门左挂一张弓，满三天后还要行悬弧之礼，叫“悬弧射矢”，用箭射天的四方。此文下面讲了太子出生后的悬弧之礼仪。礼义：即礼仪。
- ⑩ 东方之弧以梧：梧，即梧桐树。即向东方行悬弧礼要用梧桐木做的弓。
- ⑪ 牲以鸡：牲，即祭品。用鸡做祭品。
- ⑫ 棘：酸枣树。
- ⑬ 彘(zhì)：即猪。
- ⑭ 五弧五分矢：即五张弓分别各有五支箭。
- ⑮ 正之礼者：正，原意是修正，这里有规范之意。即负责纠正王太子的行为举止合于礼仪的人。
- ⑯ 羞臣：选择大臣，羞，选用。这段是说王太子不能自己选用大臣。此段文字有讹，后一个“故谓领臣之子”似为衍文。
- ⑰ 正礼：正规的礼法。
- ⑱ 立而不跛：踠，偏，不正。即指站立时身体要直，不偏斜。《大戴礼记·保傅》篇作“立而不跂”，跂(qí)，即踮起脚跟，意思是站着不能踮起脚跟。
- ⑲ 差：斜，即不端正。
- ⑳ 倨：同“踞”，即蹲着。
- ㉑ 襁：用背负婴儿的宽带背负。
- ㉒ 四贤傍之：四贤，即指四位贤者，此指子师、慈母保姆诸人。傍：旁边。
- ㉓ 太公：即姜太公，叫吕尚，又称姜尚。
- ㉔ 周公：周武王之弟，名旦。傅：辅佐。
- ㉕ 是以封于泰山，禘于梁父：所以在泰山顶上积土为坛祭天，在梁甫开辟一



个场所而祭地。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南。梁父：即梁甫山，是泰山的支脉，也在山东泰安市。封，帝王筑坛祭天及四方山岳之神。禘，古代帝王祭祀土地山川。

- ②⑥ 朝：这里为使动用法，即使诸侯来朝。
②⑦ 练：通“拣”，即选择。

【译 文】

青史氏的书《青史子》上记载说：“古时候的胎教，王后怀孕后，七个月时住进宴室。掌管诗、乐的长官太师拿着乐器律管侍奉在宴室的左边，负责王后饮食的太宰拿着量器侍奉在宴室的右边，负责占卜的太卜拿着占卜用的蓍草、龟甲侍奉在寝官的堂下，各官都根据自己的职责侍奉在宴室的大门内。等到王后进入宴室三个月的时候，王后要听的音乐不附合胎教的礼仪，那么太师手持乐器就说没学习过；王后所要吃的东西不是正味，那么太宰拿着量斗便不敢煎调，并且说不敢用这个侍奉王太子。王太子诞生后哭泣，太师便用律管吹奏，说声音合乎某个音律，太宰说该献上某种滋味的食物，太卜说名字该叫某某。然后为王太子行悬挂木弓的礼仪。向东方行悬弧礼用梧桐木做的弓，梧桐树，是用来祭祀东方的一种木本植物，叫春木；行悬弧礼时用鸡做祭品，因为鸡，是用来祭祀东方的祭品。向南方行悬弧礼用柳木做的弓，柳树是用来祭祀南方的一种树木，叫夏木；行悬弧礼用狗做祭品，因为狗是祭祀南方的祭品。在中央行悬弧礼用桑木做的弓，桑树，是用来祭祀中央的一种树；行悬弧礼时祭品用牛，牛，是用来祭祀中央的祭品。向西方行悬弧礼用的弓是酸枣木做的，酸枣树是用来祭祀西方的树，叫秋木；行悬弧礼时用的祭品是羊，羊，是祭祀西方的祭品。向北方行悬弧礼用的弓是枣木做的，枣树，是用来祭祀北方的树，叫冬木；行悬弧礼时用的祭品是猪，猪，是用来祭祀北方的祭品。行悬弧礼时共用五张木做的弓，每张弓分别配有五支箭。用向东方悬挂的弓射东方，用向南方悬挂的弓射南方，用悬挂在中央用的弓向高空



射，用向西方悬挂的弓射西方，用向北方悬挂的弓射北方，向每个方向各射三支箭。东西南北四张弓射完三支箭后，每张弓各剩下两支箭，分别悬挂在都城的东西南北四门的左边；中央悬挂的弓也射完三支箭后，剩下两支箭，挂在社稷门的左边。行完悬弧礼后，太卜替王太子用占卜的方法取名字。向上不要用天上的日月星辰取名，向下不要用地上的名山大川取名，更不要违背民间的乡俗取名，因此君子的名字便难以让人知道而又容易避讳了，这实际上就是天子对下面百姓施加的恩德。负责纠正王太子言行举止合于礼仪的人，王太子自己不能选用，必须用统领百官那个大臣的儿子，叫领臣之子。事情确定之后，统领百官的大臣自己去拜见君王，他的妻子去拜见王后，他的儿子去拜见王太子，这就叫臣之子。这些就是正规礼法规定的胎教。周武王的王后身怀成王的时候，站立时身体要直不能偏，坐着时身体要端正，笑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一个人独居时不能蹲着，即使发怒也不能骂人，这就叫胎教。成王出生后，有仁义之心的乳母喂养他，懂得孝道的保母背负着他，四位贤德的人在一边陪着他。周成王懂事后，周武王选择太公吕尚做他的老师，又选择周公来辅佐他，成王的身前身后都有帮助商议谋划大事的臣子。周成王亲政后，到泰山祭天，并且到梁甫山祭地，使各诸侯前来朝拜，统一天下。由此看来，君王左右的大臣，不能不认真选择。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汤以殷王，而纣以殷亡；阖闾以吴战胜无敌^①，而夫差以之见禽于越^②；文公以晋伯^③，而厉公以见杀于匠丽之宫^④；威王以齐强于天下^⑤，而简公以杀于檀台^⑥，穆公以秦显名尊号^⑦，而二世以劫于望夷之宫^⑧。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故成王处襁褓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也；武灵王五十而弑于沙丘^⑨，任李兑也。齐桓公得管仲^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⑪，称为义主，失管仲，任竖刀^⑫，而身死不葬，为天下笑^⑬。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而削地复^⑭，赵任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⑮，



安陵任周瞻而国独立^⑯，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复反^⑰，齐有陈单而襄王得其国^⑱。由此观之，无贤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⑲，未之有也。是以国不务大而以务得民心^⑳，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贤者而贤者归之。

【注 释】

- ① 阖闾：又作阖庐，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君，名光。因重用楚国的逃亡之臣伍子胥，在一段时间内称霸诸侯，后因与霸占国交战受伤而死。
- ② 夫差：阖闾之子，父死后即位，替父报仇，一举打败越国，但却中了越国的美人计，接受了越国投降，使越国有了喘息的机会，最后吴国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刎而死。
- ③ 文公：即晋文公重耳，他即位后晋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成为天下盟主，被周天子封为晋伯。伯：同“霸”，称霸诸侯。
- ④ 厉公：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名晋曼，骄奢残暴无道，后被引入大臣匠丽氏的家中，被大夫乐书、中行偃幽禁而死。
- ⑤ 威王：即齐威王，名因齐，田氏，一作婴齐。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臧为军师，改革政治，使齐国力日强。
- ⑥ 简公：齐悼公之子，名壬，在徐州被田常杀死。
- ⑦ 穆公：即秦穆公。公元前 659 - 前 621 年在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使秦国逐渐强大，称霸西戎。
- ⑧ 二世：即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用赵高为相，杀李斯，统治手段与其父秦始皇一样残暴，天下大乱，后被赵高和其婿阎乐杀死在望夷宫，秦朝灭亡。
- ⑨ 武灵王：战国时赵国的国君，名雍。公元前 325 - 公元前 299 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实行了军事改革，因国界与胡人相连，故令国人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国力逐渐强大。后传位给其子何，自称主父。其子章起兵争位，兵败后躲入武灵王的沙丘宫，大将李兑围住沙丘，逼他交出其子章，武灵王欲保全章，父子双双饿死宫中。
- ⑩ 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名小白。即位后重用管仲，齐国大治，称霸天下。
- ⑪ 匡：匡正，扶正。
- ⑫ 竖刁：亦作“竖刀”，齐国的奸臣，齐桓公晚年时的宠臣。
- ⑬ 为天下笑：被天下的人所耻笑。



- ⑭ 公子无忌:即信陵君,战国著名四公子之一。魏安釐王之弟,信陵君是他的号。魏安釐王二十七年,他用计得到兵符,杀死将军晋鄙,掌握了统领军队的兵权,出兵救赵,并收复了被秦国割削的土地。
- ⑮ 藁相如:战国时的著名人物,赵国的大臣,赵惠文王时,秦国向赵索取“和氏璧”,藁相如奉命带“和氏璧”入秦,由于他机智勇敢,使“和氏璧”完璧归赵。在公元前 279 年的渑池之会中,他逼秦王为赵王击缶,再一次使赵王免受秦王的污辱。此后赵王文用藁相如,武用廉颇,使秦不敢出兵犯赵。
- ⑯ 安陵任周瞻:安陵,即安陵君,魏襄王之弟。安陵为战国时魏的地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魏襄王将此地封与其弟,为安陵君。秦始皇想用五百里土地换安陵,安陵君不同意。安陵君用周瞻为将,保全了安陵。周瞻:即唐睢,形近而讹。
- ⑰ 申包胥: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姓公孙,申是其封地。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申包胥请来秦师救楚,楚昭王才又返回郢都。反同“返”。
- ⑱ 陈单:即田单。战国时期齐国的将领,临淄(今属山东临淄市)人。初为市吏,燕将乐毅攻破齐国,占领了七十余城,田单坚守即墨不出,后用反间计,使燕子改用骑劫为将,田单用火牛阵打败燕兵,收复失地,被齐襄王重用,做相国,封安平君。《史记》世家有传。
- ⑲ 安危继绝:皆使动用法,使危者安使绝世继续下去。
- ⑳ 务:一定、必须。

【译 文】

过去夏禹凭借夏国的实力而称王天下,而夏桀却因为是夏的帝王而使国家灭亡;汤凭借殷的实力而称王天下,纣却因为是殷的帝王而使国家灭亡;阖闾凭借吴国的强大而战无不胜,天下无敌,而夫差却以强大的吴国反而被越国活捉;晋文公凭借晋国的实力称霸诸侯,被周天子封为晋伯,而晋厉公却因为是晋国的国君被杀死在匠丽的府中;齐威王凭借齐国的强大称霸天下,而齐简公同样是齐国的君主,却被杀死在檀台;秦穆公凭借秦国而扬名天下,而



秦二世胡亥却以秦王的身分被杀死在望夷宫。他们同样是一国的君王，而功绩却不相同，就是因为他们选用了不同的人。周成王在襁褓中便接受诸侯的朝见，这是因为有周公来辅政的缘故。赵武灵王五十岁被杀死在沙丘宫中，是因为他重用了李兑这样的人啊。齐桓公得到了管仲这样的贤臣，他九次聚会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被天下人称为义主。管仲去世后，他宠信竖刁，而死后尸体不能安葬，被天下人所耻笑。同是一个人，荣誉、耻辱同时加在他的身上，也是因为用人的原因。因为魏国有公子无忌而被秦国割削去的土地又能收复，赵国任用了蔺相如而秦国的军队不敢出关入侵赵国，安陵君选用了周瞻而国家获得了独立，楚国有了申包胥而楚昭王才能返回郢都，齐国有了大将田单齐襄王才能保住国家。从这些历史事件来看，如果君主没有贤德的人辅佐，杰出的人才相助，能建立功业确立名声、平定危险、使自己开辟的事业后继有人，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事。因此国家不一定追求大，而务必得到人心，辅佐的人不一定多，而一定要得到贤德的人；能获得民心的国君而民众一定前往追随他，得到贤德之人辅佐的国君，而贤德的人一定归附他。

文王请除炮烙之刑^①，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②，越王不頹旧冢^③，而吴人服，以其前为慎于人也。同声则处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仇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④，七十言说乃听^⑤，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⑥，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趋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⑦，同声于鲍叔也^⑧。

【注 释】

① 炮烙：商纣王使用过的一种酷刑。

② 张网：张设罗网来捕捉；张，张开。垂同“陲”。二垂：边远的地方。



- ③ 颓：原意是坍塌，这里是毁坏之意。
- ④ 鲍叔：即鲍叔牙的别称。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以知人并笃于友谊著称于世，后常以“鲍叔”代称知己好友。
- ⑤ 言说：劝说。
- ⑥ 垂拱：原意是垂衣拱手，形容不费力气。
- ⑦ 趋：归附。
- ⑧ 同声：即指同一个声音，比喻志趣相同。

【译 文】

周文王请求商纣王废除炮烙的酷刑，因此商朝的民众都服从他，商汤施仁德给百姓，就连边远地方的百姓也都拥戴他，越王勾践灭吴后不毁坏吴人的祖坟，于是吴人都归从他。声音相同，那么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也能相应，意志相同那么即使没见过面也相互亲近，有贤德的人在朝中做官，天下的俊杰都会前来归附。凭什么呢？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鲍叔牙认为他贤德有治国之才，比自己有才能，便将他推荐给齐桓公，鲍叔牙七十次劝说，齐桓公才接受他的意见，使齐桓公消除对他的仇恨，并且派他做了相国，将国家的重大事情交给他处理。齐桓公不费力气就接受诸侯的朝拜，这都是鲍叔牙的力量啊！管仲所以归附齐桓公，并且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不安全，就是因为他与鲍叔牙志趣相同的缘故啊。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①，弥子瑕不肖而任事^②，史鳢患之^③，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④，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死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进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⑤，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史鳢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纣杀王子比干^⑥，而箕



子被发而佯狂^⑦；陈灵公杀泄冶^⑧，而邓元去陈以族徙。自是之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⑨，而邹衍、乐毅自齐魏至^⑩，于是举兵而攻齐。棲闵王于莒^⑪，燕度地计众^⑫，不与齐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故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⑬；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注 释】

- ① 蘧伯玉：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名瑗。
- ② 弥子瑕：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卫灵公的宠信之臣。
- ③ 史鳅：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字子鱼，亦称史鱼。生前向灵公荐贤退奸，死后用尸向灵公进谏，在春秋史上有贤名。史是他的官职，鳅是他的名。
- ④ 治丧于北堂：北堂，指室，与正堂相对而言。古代丧礼，始卒于室，小敛于户内，然后将尸体停在堂上。治丧于北堂，则是史鳅死后自贬，欲以尸谏最后向灵公进言。
- ⑤ 徙丧于堂：徙(xǐ)：迁移，即迁移到正堂，行殡丧大礼。
- ⑥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官少师。纣王荒淫无道，比干多次进谏，纣王不听，比干被纣王剖心而死。
- ⑦ 箕子：商纣王的叔伯父，箕是其封地。商纣王荒淫无道，箕子屡劝不听，故装疯。
- ⑧ 陈灵公：战国时陈国的国君；泄冶，陈国的大夫。陈灵公与臣下的遗妻夏姬私通，泄冶谏而不听，被灵公所杀。
- ⑨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一代贤君，即位后招贤纳士，与秦、楚联合伐齐，迫使齐国归还燕国的领土。郭隗：燕国大臣，建议昭王招贤纳士并以礼遇郭隗始。
- ⑩ 而邹衍句：依史实应作：邹衍自齐至，乐毅自魏至。
- ⑪ 莒：古地名，今山东莒县境内。
- ⑫ 度：思量，比较。计：计算。
- ⑬ 宜治：合适统治。宜，适宜。



【译 文】

卫灵公的时候，大夫蘧伯玉贤德却不被任用，弥子瑕不贤德却担任重要官职，史鳅为此事感到忧愁，多次向灵公讲述蘧伯玉贤能，可灵公却不听。史鳅病得很重，临死时对他的儿子说：“我就要死了，死后殡丧之礼就在北堂举行。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将蘧伯玉这样贤德的人推荐给灵公，赶走弥子瑕这样的奸佞，这是不能扶正君主。活着时不能扶正君主，死后就不应该在正堂成大礼治丧，我死后尸体能安置在北堂，对于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史鳅死后，卫灵公前来吊丧，问这是什么缘故，史鳅的儿子将父亲的话说给灵公听，灵公听了之后感到很悲痛，连脸色都变了，说：“我错了！”立刻召来蘧伯玉重用他，又唤来弥子瑕罢斥了他，然后将史鳅的尸体迁入正堂行大敛之礼，丧礼完成后，灵公回宫去了。从此卫国大治，这是史鳅的力量啊。像史鳅一样活着的时候推荐贤才而排斥不贤之人，死了也不停止，又用尸体劝谏的，可以说是忠心长在了。商纣王杀了王子比干，而箕子披发装疯；陈灵公杀了泄冶，邓元率领家族离开了陈国，从此以后，殷商被周朝取代了，陈国被楚国灭亡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杀了比干、泄冶这样的贤臣，又失于了箕子、邓元的缘故。燕昭王得到了郭隗，而邹衍、乐毅分别从齐国、魏国来到燕国，于是，燕昭王发兵攻打齐国。迫使齐闵王逃到了莒，燕昭王比较国士计算人数，燕国不能与齐国相比。可是，所以能使燕国施展心愿达到这种程度，由于得到贤能之人相助的结果。所以，没有长久安定的国家，也就不能永远适合统治民众；获得贤能的人辅佐就能安定昌盛，失去了贤能的人就会危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

明鑑所以照形也^①，往古所以知今也^②。夫知恶古之所以危亡，不务袭迹于其所安存^③，则未有异于却走而求及前人也^④。太公知之^⑤，故国微子之后^⑥，而封比干之墓^⑦。夫圣人之于圣者之死，尚如此之厚



也，况当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注 释】

- ① 明鑑：鑑，即镜子；明鑑，明亮的镜子。
- ② 往古：从前的历史。
- ③ 袭迹：沿袭他人的行迹，遵行前人的做法。
- ④ 却走：即后退之意；却，即退。
- ⑤ 太公：即姜尚，又叫吕尚，周文王、周武王之师。
- ⑥ 微子：商纣王之兄，名启，封国之地为微，故后人称其为微子。商纣王荒淫无道，微子进谏纣王不听，投归周。武王灭商纣王后，复其官职。武庚暴乱后，周公令其代殷，建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记载。
- ⑦ 封：积土为封。

【译 文】

明亮的铜镜是用来观察形貌的，过去的历史是用来了解今天的。知道厌恶历史危亡的事情，又不努力遵循历史上使国家安定稳固的办法行事，那么这就同后退却希望赶上前面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姜太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给微子的子孙分封国家，又将比干的墓积土增高。圣明的人对已经死去的圣明之人尚且如此厚待，更何况现在还活着的人！圣明的人不愿意失掉他们，这是可想而知了。

立 后 义^①

古之圣帝将立世子^②，则帝自朝服升自阼阶上^③，西乡于妃^④。妃抱世子自房出东向，太史奉书西上堂^⑤，当两阶之间，北面立，曰世子名



曰某者三。帝执礼称辞，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与社稷于子者三^⑥。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于三命，曰谨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⑦，太祝以告太祖、太宗与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⑧，太宰以告州伯^⑨，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诸贵已下至于百姓男女，无敢与世子同名者，以此防民百姓犹有争为君者^⑩。

【注 释】

- ① 此文阐述了立太子的礼仪及其意义，而且还论及了商汤、周武王及汉高祖“开利除害，以义继之”德布天下，为后世称颂的情况。
- ② 世子：天子或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太子。
- ③ 阼(zuò)阶：东西的台阶。
- ④ 乡：同“向”，面对，朝向。下同。“于妃”二字，刘师培认为是衍文，今从。
- ⑤ 太史：官名，掌史册典籍事。
- ⑥ 度：授，授予。三：三次，上“名曰某者三”之“三”同。
- ⑦ 太祝：官名，亦作“大祝”、“泰祝”，掌祭祀祝祷事。
- ⑧ 太宰：官名，天官之长，以辅佐帝王治理国家为职事。
- ⑨ 州伯：统治一方或若干部族的长官——方伯。
- ⑩ 犹：介词，因，此指因同名故。

【译 文】

古代圣明帝王将要立太子时，就亲自穿好上朝时所穿的服装，从东阶登上，面朝西。妃子怀抱太子从房中走出面朝东而立。太史手捧书由西阶登上厅堂，位于东西两阶之间，面朝北而立，说太子名叫某某者三次，君主按照礼节规定的内容叙述，对太子命令说，把太祖太宗之庙及社稷传授给你，把这种命令再三称说，妃子说不敢当者两次，对于第三次命令，回答说谨受命，拜谢后退下。太史把这种情况告诉太祝，太祝再向太祖太宗神位及社稷禀告，太史出去再告诉太宰，太宰再转告州伯，州伯把此命令珍藏在州府中。凡是诸皇族贵戚以下直至百姓男女，均不得和太子同名，以此



来防止百姓及皇族贵戚因同名而争夺皇帝之继承权。

夫势明则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皆争为宰相而不奸为世子^①，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争也。今以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后者^②，恣父之所以^③。此使亲戚不相亲，兄弟不相爱，乱天下之纪^④，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让，其道莫经于此^⑤。疾死置后复以嫡长子，如此则亲戚相爱而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义也。民之不争，亦惟学王宫国君室也。

【注 释】

- ① 奸：通“干”，谋求，求取。
- ② “疾死”句：言太子若因病而死，就要另选世子之弟为新太子。
- ③ “恣父”句：指另立太子事任凭皇帝做主。所以：所使，所为。
- ④ 纪：纲常，礼法。
- ⑤ 经：卢文弨疑为“径”字之误，当为邪僻义。

【译 文】

如果情况明瞭了，民心就安定了并且政令出于一，所以人们都竞相争夺宰相之位，却不谋求争做太子，这并不是因为宰相地位尊贵而太子地位低下，是因为太子之位既不能凭才智取得，也不能靠强力抢到。因为现在通常认为了解儿子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父亲，所以太子病死而另立太子，任凭父亲自主决断，这样致使亲人不相互亲爱，兄弟间不互相友善，扰乱天下纲常，使得天下的礼俗丧失，以及尊敬之人而不相礼让，所行之道没有这样违背常理的。如果太子病死便更立嫡长子，这样就会使亲人互相亲爱，兄弟们不互相争夺，这是天下的最高义理，百姓们不互相争夺，也是学习王宫国君家中情况的结果。



殷汤放桀，武王弑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①，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其道之下^②，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③，士卒罢弊^④，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⑤，以天下之无天子。

【注 释】

- ① 功烈：功业，功绩。
- ② “至治”句：潭本作“至秦为不道”，今从。
- ③ 欺：一作“治”。
- ④ 罢：通“疲”。
- ⑤ 治产业：从事农业生产。

【译 文】

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诛杀殷纣王，这是普天下之人都听说过的事。做人臣的放逐其君王，为人臣下而诛杀他的君上，这是天下的最叛逆的行为，可是他们之所以领有天下，是因为他们为天下除去灾祸开启利益，并且又以义承接其后。所以他们的美名被天下人称颂，并一直流传到后代，后人们隐匿了他们的恶名而显扬了他们的美德，树立他们的功业而使之流传到久远的年代，所以天下人都称颂他们为圣明帝王。直到秦朝大为不道之后，天下散乱，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对人少者施以残暴，智者欺骗愚者，士卒疲弊，多为征战而死，老弱之人动乱，不能从物质生产，皆因为天下没有好的天子。

高皇帝起于布衣而兼有天下^①，万方诸侯，为天下辟^②，兴利除害，寝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



之于后世也。故天下犹行弊世德与其功烈风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时而立仪^③，度务而制事，以驯其时也^④。欲变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圣人之所以制也。恶民更之，故拘为书，使结之也^⑤，所以闻于后世也。

【注 释】

- ① 高皇帝：指汉高祖刘邦。布衣：平民，因平民百姓穿粗布衣服，故称。
- ② 辟：君主。
- ③ 相时：审察时机。立仪：确立准则、法度。仪：准则，法令。
- ④ 驯：通“顺”，顺应。
- ⑤ 结：当为“诂”字之讹，从刘师培《贾子新书斟补》之说。

【译 文】

汉高祖从平民中兴起而领有天下，使万方诸侯臣服，为天下的君王，兴办好事除去祸患，消除天下战争隐患，是天下人的最高功德。可是天下还是不能完全明了汉高帝的美德，确立的功业远施于后世，因此天下还流行败世的恶德和功业风俗。作为帝王，没有谁是不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确立法纪制度和考虑具体情况而制定措施的，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要变更古制而改变常规的人，不死也一定灭亡，因为这是圣人所确立的制度。因为害怕人们改变它，所以用书记载下来，使人对改变古制者予以责诂，这也是这些典章法纪传于后世的原因。



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四子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猎，堕马而死，无后。贾生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及武帝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终其家。

旧 跋

长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显然各载史氏者，独屈原以忠愤，贾谊以迁徙，见之文词，磊落相望。今《离骚经》，潭已板行，而谊书独无传焉，诚坠典也。提学漕使给事程公先生暂摄潭事，乃取棧中所藏谊《新书》十篇，俾刻之学宫。

价既承命，窃考谊所著《过秦论》，所陈《治安策》，虽繁简与是书不同，要皆椎轮于斯也。盖谊自长沙召对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数上奏疏，论政事，危言谏议，卓诡切至。若众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则谊之谋谟论建，诚有大过人者。刘向谓为“通达国体，伊、管不能过”，其亦美矣。

然计其源流，率多《新书》所草定，是《新书》之作，乃傅长沙时所为也。然则长沙以是书行，其不宜乎？盖非特足以修坠典之阙，抑亦有补于世，可见先生之用意云。顾遐方无他善本可参校，字多讹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门生从事郎充潭州州学教授南昌胡价谨题。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陈公拨到钱米，刊修板数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修二十九版。



右《贾谊新书》十卷，淳熙辛丑岁，湖南曹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长沙，所论汉事皆于《治安策》及《论积贮谏》、《禁铸钱》者，殆平日杂著所见，而他日总之以告君欤？“三表”“五辑”之说详见此书，谓可坐灭匈奴至信今疑其大言。然不过欲诱致降者，使其众渐空，非谓必以兵胜，以谊奇才，得为典属国以试之匈奴，虽无可灭之理，势须渐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诸侯，施行汉事，后多卒如其说，真洞识天下之势者也。然要其本说，以道为虚，以术为用，则无得于孔子之学，盖不过以智略之资，战国之习，欲措置汉天下尔。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为凿，灵沼得之，此以为梦意，古有此说而传者不同，未必有其实。若于事情，则此事为近之。（见慈溪黄震东发日抄）



附录二

贾子序

《贾子》者，《贾谊新书》也。奚称《贾子》？子之也，《贾子》，贾子作乎？类贾子之言者作也。汉兴，谊文最高古，然谊陈说治理，善据事实，识要奥，一一可措之行，盖管晏之俦焉。故曰谊炼达国体云。

谊文高古最者，太史公业裁之入《史记》矣。后人或摭其创草及他篇简论说，不忍遂捐弃，于是类之称书焉。如《过秦论》，太史公业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余附之后，今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义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杂之一，如《治安策》搀截无复绪理可寻。乃其宏识巨议，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没之矣。

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修焉，时已称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转钞，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烦也，辄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惑，逾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书愈舛缺不可读。弘治间都进士穆得此书于乐平乔公，刻之京师，已复有翻刻者，雇仍舛缺也。予今刻则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质补之也。麟甲凤毛，仅存见于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贾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内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岁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梦阳撰，寓白鹿洞书院。



新书序

余昔承乏选部时，偶于京国书肆中得《贾太傅新书》钞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览，口诵心惟，始而骇，终而不知神与之接，融融漾漾，不知旨之、乐之、咏之、叹之。于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汉室初造，光岳气完之时，通乎天人精微之蕴，穷乎历代治乱之故，洞乎万物荣悴之情，究乎礼乐刑政之端，贯通乎仁义道德之原。故正言竝义，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凿凿乎其有援据。如江河荡溢，而莫测其涯也；如风霆变化，而莫见其迹也；如云霞卷舒，出没晦霭，千态万状，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称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汤盘、周鼎，而毋敢忽耳。

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长沙，郡守陆公以谊谪于长沙，去今千有余岁。国朝既崇祀享之礼，但傅长沙时所著《新书》独无传焉。乃检阅郡斋故椟中，得版刻数十片，计其脱落尚多，因询于予，予即出是本补刻，遂成完书，属予为序。

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纵。汉刘向称“其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班史》痛其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宋欧阳公谓“其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弊坠尔”。苏公论其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此数公者故有定论，诚毋容加喙于其间。

顾其书之在霄壤中，上则为德星、为庆云，下则为朱草、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亏，亘万古犹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学漕使程公版刻之后，三百余祀仅得一陆公补辑残缺？为书再行，是何寥寥？知赏之难也。非惟嘉惠后学，广其见闻，以资博识，慎而择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间如鉴秦俗之薄恶，指汉风之奢僭，请定经制，述三代之



长久,深戒刑罚,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优臣子之礼,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机。凡《忧民》、《傅职》、《官人》、《大政》等篇,皆经济之大略,又有国与天下者之所当鉴也。

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进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伟绩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风。今观是,益可见其知所择,而其蕴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书于端,以识岁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长沙黄宝序。



余所校,据两宋本,而诩所为赋不在书中,则非即陈氏所见者。卷末,传非《汉书》本文,今姑沿其旧,后有复梓者,终当全载孟坚之所撰为得云。皇帝六巡江、浙之岁三月,旧史氏卢文昭书于杭东里之抱经堂。

新书雠校所据旧本

建本

潭本

吴郡沈颀本

李空同本

陆良弼本

程荣本

何允中本

江阴赵曦明敬夫校

余姚卢文昭绍弓父合众本校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丛书编纂整理 (包括资料、版本提供)者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民	丁广玉	于宇堂	于智荣	万成	万礼	万全友	万金来
马方	马一德	马士文	马又宸	马玉笃	马国良	马新生	尤冬克
王铮	王静	王中	王可文	王玉兰	王力波	王彩云	王保国
王连弟	王东忠	王松盛	王柏林	王鹤	王璋玉	王葆霖	王海文
王海君	王鑫野	韦英	韦严	韦爽	韦荣瑞	尤军	尤平
尤延之	毛祥	毛一德	毛祖义	卞玉	卞霞	卞云程	方鹏
方正己	孔凤芝	叶红	田可久	田玉文	田北明	田加致	田俊英
田薇	田稼喜	田嘉英	卢翠莲	史更志	冯月	冯尔刚	冯晋云
冯毓云	边向东	石磊	邢文学	曲若蒙	任环	朱康	朱仲儒
朱晓明	朱试元	朱明文	朱景轩	朱债	朱俊华	朱亮	朱瑾
朱勋	朱煜	关晓娟	关德民	庆凯	祁明俊	华清逸	城希连
刘坤	刘柯	刘广锐	刘晓梅	刘吉祥	刘炳文	刘敏芝	刘国胜
刘庆林	刘祖明	刘乾先	刘孝标	刘秀晶	刘晋臣	刘淑勤	刘鸿达
刘自匪	汤军	许仕波	许海深	孙宏	孙荣	孙丽华	孙林生
孙林华	孙相	孙国文	孙国宝	孙宗英	孙静	杨铁林	杨同策
杨金兰	辛果	辛志凤	李乐渔	李明	李君	李轶	李红学
李玉芬	李恭仆	李克和	李月华	李先耕	李守奎	李铁秀	李德山
杜桂萍	吴智	吴国忠	吴国仁	吴体信	吴林成	吴康泉	吴旋荣
何倩	何颖	何槐昌	何光秀	苏颖	余洋	余琳妹	余和平
余清逸	余靖文	余璋力	余聆玲	余樊会	余晶晶	谷尚书	邹云清
沈葆	沈薇薇	宋海	张成林	张世梅	张林杰	张进平	张铭
张连朋	张景玉	张璇	张玉俊	张玉春	张彪	张国昉	张倩冰
张明福	孟庆祥	孟繁翠	孟繁红	陆景义	陆缘禄	陆长青	陈宏
陈一飞	陈晓伟	陈国庆	陈钦华	邵应培	武汉斌	武隆祥	范嘉

林百章 林胥 罗文化 金铃 金永珍 金泽旺 范子晔 周仁成
周金梅 周任文 周厚砥 周伍杰 周信民 郑义 郑英 郑春颖
郑杰 郑彪 郑一兵 郑同文 郑用武 赵全义 赵全文 赵宗乙
赵定国 赵登云 赵晶莹 费良华 侯绍华 胡元翎 俞小云 俞金宝
俞琳琳 柴华 施华 施娜 胥鹏 洪月成 洪玉琴 贾九海
贾茂林 夏复兴 钱正文 钱正敏 徐秉章 徐送迎 徐志 徐岩
徐静 徐文礼 徐政刚 聂鑫 钱秀银 高亢 高长山 高丽芳
高晓斌 高晓文 高景轩 郭之锐 郭如林 郭敬业 唐文 唐忠
唐英俊 殷秋 黄师遵 黄美珍 黄瑛杰 阎丽 梁延峰 梅运钧
曹东来 曹始成 盛宏 盛光明 崔巍 催仲平 崔嘉凯 龚正
龚德海 彭修文 董昕 董莲池 谢忠艳 蒋玉斌 蒋春来 靳欣
靳佳 靳继君 韩格平 韩建立 韩庶礼 程淑华 鲁仁 靳新
虞新民 詹维勒 藺同翔 潘玉 潘轼 滕滕 魏德海